无名女尸躺在解剖床上，肤色是奶白色的，有些透明。法医佟川坚定不移地打开了女尸的腹腔，容易得像在人体上书写了一个阿拉伯数字……也就在这个时候，佟川听到一个女人清柔的声音说“痛！你好坏！开膛也不给人家打麻药。”

FORENSIC DISSECTION

被解剖的法医

张永军·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FORENSIC DISSECTION

被解剖的法医

无名女尸躺在解剖床上，肤色是奶白色的，有些透明。法医佟川坚定不移地打开了女尸的腹腔，容易得像在人体上书写了一个阿拉伯数字……

也就在这个时候，佟川听到一个女人清柔的声音说："痛！你好坏！开膛也不给人家打麻药。"

佟川愣了愣，向身后看，又猛然转脸看女尸，女尸的眼睛已经是睁开的了，亮晶晶地盯着佟川。

佟川眼睛似乎迷惘了一下，却看到女尸轻飘飘地离开解剖床，站在地上，展开妖娆的笑容。女尸的牙齿是绿色的，佟川打个冷战背部就冒出了凉气。

女尸走向佟川，说："做过的事要还的。"

佟川接连打了几个冷战，在女尸的一击之下，慢慢地跪下了，他的稀疏的头发也披散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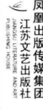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99-3925-4
9 787539 939254 >

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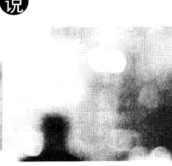
被解剖的法医

张永军·著

侦破悬疑小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解剖的法医 / 张永军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99-3925-4

Ⅰ. ①被… Ⅱ. ①张… Ⅲ.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792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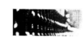
书　　名　被解剖的法医
著　　者　张永军
选题策划　于奎潮
责任编辑　刘洲原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5 千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925-4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佟川坚定不移地打开了女尸的腹腔，容易得像在人体上书写了一个阿拉伯数字。被解剖刀破开的人体腹腔是有味道的，这种味道也不会因为是具美丽的女尸而变化。另外，对于一个时常和尸体打交道的法医来说，他的鼻孔早已适应了各种尸体的味道。

1

公元2006年的7月，是山城最热的7月，热度超过了往年。在这个过于热情的7月的第二个周末，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平常的周末。而对佟川来说，这个周末和平时有点不一样。但也算是正常的，因为佟川需要处理手边的工作。作为一个业务能力很出色的法医，佟川对每件案件都有义务做到尽职。

这个周末，在同事可以下班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佟川也走了，不过没有回家，他去了帝皇洗浴中心，洗澡休闲。但在晚上9点钟时，佟川被刑警队队长助理林豹子打手机叫了回来。因为刚刚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需要佟川尸检。佟川就回来了，来研究这具刚刚在柳条路口桥边树下发现的无名女尸。

无名女尸全裸着躺在解剖床上，肤色是奶白色的，有些透明。女尸修长的两条大腿敞开着，是诱惑男人的那种自然的等待姿势。如果换一个空间，如果女尸不是尸体，她将是可以轻松俘获男人的那种女人。但现在，在佟川的眼里，女尸就是只等待被开膛破肚的青蛙。

佟川目的很明确，他希望在无名女尸的腹腔里找到支持破案的一个说法。因为，佟川在女尸的性器官里没找到代表男性的分泌物。在佟川看来，女尸性器官里没有男性的体液不等于女尸生前没有过性行为，也不等于没被性侵犯。

佟川坚定不移地打开了女尸的腹腔，容易得像在人体上书写了一个阿拉伯数字。被解剖刀破开的人体腹腔是有味道的，这种味道也不会因为是具美丽的女尸而变化。另外，对于一个时常和尸体打交道的法医来说，他的鼻孔早已适应了各种尸体的味道。可是，佟川迟疑了一下，用手背顶了下鼻

子，才坚定地打开了女尸的胃。佟川的目光变得坚定，女尸是严重的胃溃疡患者，且已造成穿孔，而且血液已凝固在腹腔，这也许是女尸的死因之一。

女尸胃里的物质使佟川增加了自信。通过分析，佟川找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在女尸的胃里找到了男性的精液。

佟川叹了口气，凝视着无名女尸的脸，似乎在想入非非，而且嘴角不经意地闪出了一丝笑纹，这个笑容包含了几许不经意的残忍。

佟川把女尸破开的腹腔整理了一下，坐回在椅子上，写好尸检报告。然后走出去，给林豹子打了电话，告诉林豹子他的发现，并建议林豹子最好赶快来看一下，另外他对女尸案的看法也需要和林豹子面谈。最后，佟川告诉林豹子，说看这种女尸可以增长见识。这当然是句玩笑话。

林豹子却在电话里对佟川说："你说的对，但等会。我得和老婆咻嘿一下就来，要不咻嘿一下，老婆可就不让进门了。咱们一会儿见。"

佟川在电话里说："你那破老婆除了胸大、脾气大，还哪好？还咻嘿？那是浪费子弹！"

林豹子在电话里笑骂了一声，就挂了电话。

佟川放下电话，吸了支烟，就回来了。

佟川回到解剖室。在进门时放松了脚步，歪了下脸，那表情是感觉到了什么，就抬右手腕顶顶额头，佟川的额头并没冒汗，只是有点痒。

佟川真的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可是，解剖室里并没有变化，也没什么不对，甚至连气味都没变。不对，是气味有了变化，多了种淡淡的、薄荷的味道，像一个薄荷味道的人走过留下的淡淡的气味。

佟川吸了吸气，下意识地拿起了解剖床上的解剖刀。是的，是薄荷的气味进入了这里，这是佟川敏感并恐惧的一种味道。佟川吸了口气，又想去透口气，而且他的眉头也皱了起来，是看到窗外的夜深了，又悄悄地下雨了吗？是的，窗外的雨水已经悄悄地顺着窗玻璃往下流了。如果雨水是红色的，那弯曲向下或直接向下的雨水，就像被杀的人溅射到墙上、再向下流动的血液。

佟川又突然向身后看，完全是无意识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表明佟川听到了什么声音，而且佟川的眼睛里也闪出了惊讶的光。但是，解剖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讨厌的那个长得像棵豆芽菜的助理女法医不可能这么晚回来凑热闹，这里不可能有其他人。佟川也不可能看到什么，而且也不可能有个薄荷味道的人在晚上跑进解剖室去打扰一个解剖了一具女尸的法医。佟川把握有解剖刀的那只手按在解剖台上，另一只手又抬起顶顶发痒的额头，又吸了吸鼻子，也就在这个时候，佟川听到一个女人清柔的声音说："痛！你好坏，开膛也不给人家打麻药。"

佟川愣了愣，向身后看，又猛然转脸看女尸，女尸的眼睛已经是睁开的了，亮晶晶地盯着佟川。

佟川眼睛似乎迷惘了一下，却看到女尸轻飘飘地离开解剖床，站在地上，展开妖娆的笑容。女尸的牙齿是绿色的，佟川打个冷颤，背部冒出了凉气。

女尸走向佟川，说："做过的事要还的。"

佟川接连打了几个冷颤，在女尸的一击之下，慢慢地跪下了，他的稀疏的头发也披散下去……

2

对于罗祺来说，每个晚上都有可能是一个人独处。罗祺是佟川的妻子。在和佟川结婚后的这两年多来的每个夜晚，时常是一个人睡在宽大的床上，罗祺没有抱怨。罗祺对夫妇间的性事没什么要求。这不是说她性冷淡，不是，她很正常，她只是讨厌佟川在性事上的不正常，这种不正常不是指阳痿、早泄什么的，而是太怪了，怪到她必须用非性器官来应对。再有一个不喜欢，就是佟川身上的味道，用罗祺的话说，你总是把尸体的味道带到床上来。

所以,独处的罗祺只会有轻松的感觉。

在这个周末,罗祺下班后,做了晚饭,看看时间,就知道佟川有可能晚回来或者不回来了。就一个人吃了晚饭,想放松一下好好睡一觉,在洗澡后,习惯性地喝了一杯干红葡萄酒。

在这个山城,葡萄酒具有百年的历史,是山城的名片。

在下雨的时候,罗祺去阳台关窗子。罗祺住在这栋公安小区 3 号楼的 3 单元的 301 室,也就是第三层。

罗祺家阳台的前面是一座山的山坡,山坡上满是各种树木,那里已经形成了这片居民小区的野外公园。罗祺还看到两个人影从山坡的路上跑下来,其中一个女孩边跑边响铃似的笑,还喊:"叫你不抓紧,下面该翘不翘的,整不成了吧!该!活该!"

罗祺听到女孩的笑声,她也笑了笑,想象女孩和男朋友一定被雨淋成了快乐的落汤鸡。

雨越发地下大了。雨滴在窗玻璃上弹出女人用高跟鞋走地砖的声音,声音清脆,令人遐思。通过这场雨,也就知道这座山城就快进入雨季了……

罗祺打了第一个呵欠,关掉了电视机。在床上翻个身,将四肢尽力地伸展,突然有了欲望。这是比较少见的一次正常情感的欲念,不同于以前。她十分渴望佟川能够回来,用正常的方式和她做爱,哪怕只正常一次。并想,那种正常做爱的方式,有多久没有过了?那是原始的需要。别的男人是不是像佟川那样怪呢?罗祺无法证实。但对于佟川的方式,至少她可以说,差不多已经习惯了。

罗祺起身下床,又去冲了下凉,一点点擦干身体,拿起睡衣想穿上又放下,对着镜子照自己的身体。她的身材是接近完美的,皮肤是光洁的,弹力很好。说遗憾只是左胸乳头边上,那里有一圈淡淡的伤疤,像牙齿咬破留下的痕迹。因为喝了酒,那一圈一个点一个点的伤疤变成了淡红色,呆在左胸上像一个遥远的纪念。

这牙齿的伤疤是怎么来到罗祺身上的,罗祺记不起来了,她曾努力去回

忆,也问过佟川,但没有答案。

罗祺摸着伤疤,又打了第二个呵欠,但没有了睡意,就裸着身体,去喝了第二杯干红葡萄酒。第三杯干红葡萄酒喝下去,已经超出两倍平时喝的量了。而此刻的罗祺,在心里更恨起佟川来了。她想,在需要这个小瘦子的时候,他不是不在,就是不行,他不喜欢女性的身体!

罗祺想给佟川打电话,想到曾经和佟川有过约定,如果在下班时间佟川没有电话过来,就是晚回来。如果到了午夜 12 点没电话过来,就是住在单位了。罗祺从不怀疑这种约定的可信度,也不去留意,只是照着执行了。罗祺也不愿意佟川在午夜带身尸体的味道回来。

可是今夜,罗祺怎么无眠了呢? 而且每每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就仔细听,就希望是佟川。她的身体已经湿润了,除了每晚的性梦,罗祺很久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了。

罗祺忍不住了,给佟川发了信息,内容是:我想你了,想和你做爱了! 过了 12 分钟,佟川没回信息。

罗祺生气了,又发了一个信息,内容是:快! 我想了! 保证不皱眉头了! 发了信息,罗祺已经喝到第四杯干红葡萄酒了。可是还是没有信息回过来。罗祺气乎乎地把酒具搬到床上,坐在床上喝第五杯干红葡萄酒。

罗祺的手机在这时突然响了。罗祺冲下床抓手机看,是一条信息,内容是:女尸性感极了,她在怪我不给她打麻药。自己整吧,像做梦那样,你行的。

罗祺叫一声,把手机摔在床上,砸倒了酒瓶,干红葡萄酒洒出来染红了白色的床单,看上去像一摊血。好在溅出的少,因为罗祺几乎喝下了大半瓶干红葡萄酒。罗祺醉了,一边在心里骂着佟川,一边换床单,刚刚把白色的床单扯下床,酒劲上来了,就躺下了,拉过毛巾被缠在腰上就睡着了……

……

罗祺走进一处黑洞洞的地下室,她身上什么也没穿,也没穿鞋子。地下

室的过道七扭八拐的，而且潮湿、阴凉，像住满了老鼠的下水道，不时有老鼠从罗祺的脚边窜过去，又掉头随在罗祺的脚边，边跑边扬头对着罗祺吱吱叫。

阴凉的风也在罗祺的脚下打旋，罗祺的皮肤上起满了鸡皮疙瘩。罗祺似乎清楚自己想到哪个房间，因为罗祺脚下没有犹豫，像是来过这里，并熟悉这里。罗祺在一间房间的门外停下来，眼睛盯在房门上，在黑暗中旋转、闪光，似在盘算是敲门还是推门。而且整个空间都静悄悄的了，安静得像太平间。

除了风，不，除了阴森森的地下阴风从罗祺的脚下向上旋起，旋至罗祺的肩部，将罗祺垂在肩部的头发吹得飘动，整个空间突然没有了活动的东西，包括跟在罗祺脚边的老鼠，似乎老鼠不敢靠近这个房门。

罗祺抬起手想敲门，又收回了手，再次抬起手，手在空中停滞了一下，才慢慢去推门。门很好，无声地慢慢开了条缝，罗祺又停止了推门，把眼睛移到门缝上向里看，罗祺清楚地看到一只手，是一只女人的手，手很美，是纤纤玉手。这只散发着绿莹莹光的手慢慢伸向一个躺在床上的人的脸部，那个躺在床上的人的脸上遮着一块血色的布。血红血红非常醒目的布。血色的布和绿莹莹的手结合成一幅鲜艳夺目的画面，那只手慢慢地、轻轻地，像怕惊醒那个躺着的人，一点点将血色的布从人脸上慢慢抽去，躺着的人的五官慢慢地出现了，罗祺也慢慢地看清了那张脸，罗祺猛然吸了一口气，是丈夫，是佟川！

罗祺把门猛然推开，一下子愣住了，她看到一个白衣黑发的女人，是那只手的主人，那个令所有女人丧失信心的美丽的女人将躺着的佟川扶坐起来。女人的另一只同样绿莹莹的手抬起，这只美丽的手里握着一把解剖刀，解剖刀在佟川的颈间轻柔地划了一个圈。那只手放下解剖刀，合两只手把佟川的头从肩膀上搬下来，佟川脖子上的刀口平滑整齐像个无头的塑像。这时，罗祺叫了一声，扑了过去，扑向佟川。那只握解剖刀的手飞快地挥出，抓住了罗祺的脖子，罗祺和女人目光相对，女人的目光是亮晶晶的，透出柔

情似水的光，女人说，你终于来了，等等！就快开饭了。你需要喝汤。喝了汤就记得我是谁你是谁了。

罗祺的目光下垂，不敢和女人的目光对视，也不敢看女人满口的绿色的牙齿。可是罗祺身体哆嗦了一下，又抬起目光，因为罗祺看到了女人的腹腔，腹腔是破开的，里面的肠在蠕动。

罗祺喃喃地说，喝汤！我要喝汤！我是谁？你是谁？我为什么喝汤……

……

罗祺清楚地听到耳边有人喊叫，那声音很熟悉，是个认识的男人。但他不是佟川。罗祺也听到好几个人的叫声，渐渐地，声音都没了……

……

白衣黑发的女人把罗祺扶到床边坐好。白衣女人说，这是座破石头房子，是野外山坡上的破石头房子。在野外的破石头房子里只能吃野餐。

白衣黑发的女人转过身，一只手摁住佟川的头，另一只握解剖刀的手在佟川的头上划了几下，放下解剖刀，用手顺着划开的皮缝，像剖橘子皮一样，把佟川的脸皮、头皮剖开剥了去，佟川的脸、五官、头皮不见了，只剩下白色的头骨。白衣黑发的女人说，就快好了。你最乖了，总是看我有事不帮忙。

白衣黑发的女人把一口银色的锅放在木炭炉灶上，点燃。白衣黑发的女人说，你怎么就忘了我呢？忘了我这么久呢？我帮助了你，你怎么能够忘了我呢？

罗祺愣愣地，看着白衣黑发的女人，她不知道怎么答话。佟川的无头尸体又一次落在她的眼睛里，没错，是佟川。佟川为了和她口交方便，用药物把下体的毛脱得光光的，像女明星的腋窝。而且罗祺的鼻孔嗅到了奇怪的味道，是白衣黑发的女人把银色锅举到了她的嘴边，说，看，熟了。喝吧，这是汤。是高级珍贵动物的头骨加水加中草药清炖的汤，这种汤不能加盐、不能碰铁器。它是治你的病的，喝吧。

罗祺接连地打哆嗦，扬头大喊，佟川……

……

罗祺感觉到肩膀被人用大力压住，她喊："不！不！我没病！不喝汤！"

罗祺听到有人在她的耳边大喊，她猛然记起了这个声音，喊："豹子！豹子！救我！我……"

罗祺猛地一下坐起，双手紧紧地抱住了身边的人，这个人就是林豹子。

林豹子说："老天爷，你可醒了，吓死我了。"

是的，罗祺醒了。醒了的罗祺发觉她躺在医院的床上，手腕上插着吊瓶的针，她吃惊就是正常的了。她看着林豹子，用眼睛问林豹子她怎么到了医院里？

林豹子扶罗祺躺下，说："不急，你醒了就没事了。等你好一点我再告诉你。"

罗祺向病房里看，没看到佟川，她问："佟川呢？"

林豹子笑笑说："大案，发生了特大案。那小子命好，去省里协助办案了。对了，上周五晚上走的。我想他告诉你了，你准是给忘了。"

罗祺轻轻噢了一声，说："走了，上周五？"

罗祺又奇怪了，看着林豹子问："现在是周几？是周六吗？"

林豹子嘿嘿笑说："是周一。我是周五后半夜把你送来的。别多想了，我找医生去，医生说你醒了就告诉她。"

林豹子给罗祺整了整被子，就出去了。

医生是个长长歪歪扭扭像棵豆芽菜似的姑娘，不看胸前别的牌牌谁看了都以为她不是医生而是护士。

罗祺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医生也这样认为。

豆芽菜医生给罗祺检查了一番，对罗祺笑笑，说："你醒了就没事了。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只是需要在家里慢慢静养。嗯，三个月吧。我可以给你的单位出诊断证明。当然，做轻松的家务啊，过快乐正常的夫妻生活啊什么的都行。只是不能多喝酒，尤其是加了使人过于兴奋药物的酒。这些我一一对你的先生说了，他的一些不正确的嗜好一定要改了。否则受伤害

的还是你。"

罗祺听着有些迷糊,没理解是什么意思。想告诉医生林豹子不是她丈夫,却问出了一句:"你是医生?"

豆芽菜医生点头笑笑,说:"对,我是医生,我叫宋佳岩,你叫我宋医生好了。"

罗祺点点头,看着宋医生却上来了睡意,但又努力赶开睡意,努力坐起上半身,问:"宋医生,我没明白你说的话。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会突然住到这里吗?我记得我只是喝了几杯干红葡萄酒。"

宋医生表情严肃了,站在床边迟疑了一下,说:"是的,表面看是这样的,是比较高级的干红葡萄酒。但是酒里面勾兑了使人兴奋或者产生欲望的物质,那这种葡萄酒就有问题了。"

罗祺的脑袋还是不够清醒,她问:"那么能勾兑什么物质呢?我平时总会在睡前喝一杯的,你也应该知道葡萄酒对女人是有益的。为什么我以前喝没事呢?最多做些好玩的梦罢了,但是谁不做梦呢?"

宋医生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不是一样的酒。但我给你检查的时候,发觉你有胃溃疡,而且你的大脑受过撞击,现在还压迫你的大脑神经。"

罗祺说:"请你别说我的脑袋,这两年总有人拿我的脑袋说事,我恶心死那些人了。我的脑袋没病,我不过在以前出了场意外,住过几天院而已。我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这一次喝的酒太多了。"

宋医生说:"不是这样的,你的大脑的病症是至少两年的旧伤。我不敢说能否在我这里治愈,但我会帮你努力。至于你的胃溃疡嘛……"

宋医生的脸莫名其妙地红了,但咬了咬牙,右手还握了握拢在腹部的左手,才说:"是不正确的性生活的结果。你明白了吗?"

罗祺想了想,想到和佟川做爱时的不正常,说:"那样做也没什么吧?许多夫妻都这样啊。你和你先生不这样吗?再说这和葡萄酒有关系吗?"

宋医生说:"你要相信我,你周五晚上喝的葡萄酒有问题。这并不是因为多喝了几杯。是酒里的其它物质刺激了你的大脑旧伤,你才在四十九个

小时里处在生与死的境界里。相信我,我这样说真的不夸张。你人多漂亮,我想在性生活上你先生总是花样百出吧?但那样总是不行。胃是不能适应那种方式的。总之,改了就好。"

罗祺还是不能理解,又问:"你说我的大脑受过伤?可是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宋医生看着罗祺,生气似的鼓了鼓腮说:"这个问题我们慢慢再谈吧,注意事项你先生都知道了。我看得出他非常爱你,为了你的健康他会做到的。"

罗祺突然想笑,说:"你指谁?谁爱我?送我来的人是我先生的同事。是个傻里傻气的刑警。"

宋医生明显愣了愣,说:"噢,是我看错了。"

林豹子这个时候进来了,把手里的饭盒放在罗祺的手上,说:"快吃吧,小米粥加鸡蛋。我问了卖小米粥的老太太,她说这玩意养你的胃。"

说到养胃,林豹子和抬头看他的罗祺对上了目光,脸一下红得发紫了。他又掉头对"豆芽菜"说:"宋医生,我需要回队里一趟,罗祺你帮忙照顾着。赶个机会你丢了钱包我叫人帮你找回来。回见吧。"

林豹子对罗祺做个吃饭的动作,急急忙忙就走了。

宋医生看着罗祺尴尬地笑了笑,罗祺也尴尬地笑了笑……



两天后,罗祺要求出院了。看宋医生皱着眉头、小脸盘上毫无笑意地给罗祺办出院,就知道罗祺的病没养好。罗祺似乎不知道,也不担心自己,也看不出想念或担心佟川。这两天来,佟川没给罗祺来过电话。林豹子从上次走了就没再来过,林豹子的老婆来看过罗祺几次。

再有就是罗祺单位的领导来过,由于罗祺两年前经历意外后离了记者

的原职，去报社做了文艺版副刊编辑，是个闲职。领导和宋医生沟通了一下对罗祺病情的看法，领导开心地告诉罗祺养好了病可以上班，休息期间工资照发，这没问题。

罗祺却认为，领导打发她在家等于叫她离岗，领导的目的是砍掉不赚钱的文艺副刊。这才是领导真正高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有病才叫她休息的，而罗祺并不认为她的脑袋有病，就盘算着过了三个月之后再说。

本来罗祺想找林豹子叫辆车回家的。想到她是赤裸裸的被林豹子弄到医院又不好意思主动找林豹子了，就是见了林豹子的老婆也像偷了她什么似的不敢正视，就自己叫了的士，回了家。

罗祺进了家门就吓了一跳，从医院带回来的东西也从手里摔到了地上。

她就在家门口给林豹子打了电话，告诉林豹子她家被盗了。

林豹子在电话里告诉罗祺不要着急，不要离开。

罗祺又问了句："佟川回来了吗？"

林豹子在电话里像噎了什么似的突然一阵干咳，说："还，还没，那小子忙啊。你别走开啊。"

罗祺看着无声了的手机，在楼梯上坐下来，想了想给佟川发了信息。内容是：我生病住院又出院了，你几时回来？

罗祺的手机很快就响了，有了信息，内容是：她真的不皱眉头，怎么做都不皱眉头。罗祺愣了愣，就抬左手支撑了脑袋，长长的黑发也垂了下来。她打电话过去，电话里却传出了嘟……嘟……的忙音。

罗祺咬咬牙齿，又发信息过去，内容是：你和谁在一起？发出了信息罗祺就盯着手机屏幕，脑袋里还闪过了一个念头，我为什么发了这个内容？手机响了，罗祺马上看了信息。内容是，我当然和她在一起，她还在怪我解剖她不用麻药。

罗祺嘿嘿地笑了，咬牙切齿地咒骂："这个流氓，奸尸犯！"

罗祺正自恼火的时候。林豹子和一个浓眉大眼的女刑警从楼梯走上来，女刑警罗祺见过，但不熟，也不知道叫什么，看脸色还挺严肃的，和罗祺

打招呼也是用严肃的表情。女刑警帮罗祺提了东西。

林豹子在门口向门里看一眼，抬脚就进去了，说："罗祺进来吧，你家没变化，和我走时一样。"

罗祺还为佟川的信息郁闷着，没能一下理解林豹子的话，就进门了。

女刑警也跟进来了，问："罗祺，这些东西放哪？得了。这些都该洗了，一股病房的味。我帮你放卫生间里吧。"

林豹子接了话说："对，对，马，抓紧时间。"

林豹子看罗祺坐在沙发里还用左手支撑着脑袋，就在罗祺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问："罗祺，现在你的脑袋感觉有问题吗？"

罗祺抬头看林豹子，才发觉林豹子多棱角的脸比几天前小了一圈，而且胡子乱七八糟的。不知为什么，罗祺喜欢粗糙的男人。林豹子的样子看得罗祺心里怦然一跳，也许这一跳的动心透过眼睛传播了，林豹子的心里也是受了感应似的怦然一跳，看着罗祺的目光柔软了。

罗祺说："我的脑袋从来就没事，我现在不高兴。就在想佟川是不是死掉了。"

林豹子的眼皮跳了跳，看看罗祺，又看看在一边坐下的女刑警马二丫。

马二丫的眼皮也是一跳，也看着林豹子。

林豹子说："罗祺，你家没被盗。就是我给你取东西来过两次，那两次是用了你的钥匙。只是送你去医院那次没招了，我自己弄开了你家的阳台窗户。你家的东西不会丢，这可是公安家属区。我本来想着恢复原样叫你看不出来。这一阵太忙，给忙忘了。一会儿我给你收拾，行吧？"

马二丫说："我也帮忙。林助，说正题吧，罗祺没事。"

林豹子说："行，罗祺，你出院时把今天的药吃了吗？"

罗祺说："吃了，我全好了。想说什么你们说吧。不要拿我的脑袋说事就行，要不我猜一下，是佟川出了事，是吗？"

罗祺看见林豹子一脸严肃，又看见马二丫也是一脸严肃，罗祺也愣了，心里慌慌的气息也粗了。

林豹子急忙去给罗祺倒水，想起什么似的说："是几天前的纯净水，这水不能喝了是吧？"

罗祺说："我没事，你就说吧。"

林豹子说："那好，罗祺，我在医院里告诉你佟川去省里协助办案是假的。现在告诉你真相，你不能对任何人说。佟川没去省里，佟川失踪了。"

罗祺说："是啊，我想到了。佟川讨厌和我口交时我皱眉，他就走了啊，和不皱眉的女尸一起走了啊。"

林豹子看马二丫，吓了一跳的马二丫悄悄指指自己的脑门。林豹子知道马二丫是说罗祺怕是受刺激了，脑袋更不正常了。马二丫的这个担心使林豹子更为恐惧，因为林豹子从宋医生那里了解了罗祺的病情，也透露给了马二丫。

林豹子小心地说："罗祺，你别瞎想啊。佟川会找到的，和佟川一起失踪的女尸也会找到的。"

随着林豹子这句话的出口，罗祺彻底惊呆了，脑袋昏昏沉沉的，却有个声音清楚地说："你知道了，佟川真的和女尸在一起，女尸给他口交不皱眉……"

林豹子和马二丫后来说了什么罗祺记不清楚了。罗祺非常镇静地把林豹子和马二丫送出了门，并谢绝了马二丫的好意，没让马二丫留下来帮忙收拾被林豹子弄乱的房间。好像刚刚听到的是别人的故事，并不是佟川的事。

林豹子和马二丫走了。罗祺关了房门，就开始洗住院前弄脏了的那个白色床单，罗祺洗完了白色床单，晾起来时仔细找也找不到干红葡萄酒留下的那片痕迹，就满意地笑一笑。又取出一条白色的床单铺在床上，这一条白色床单和洗了的白色床单是同一色、同一款的，和柜子里其余的六条白色床单也是同一色、同一款的。但在罗祺的眼睛里，这两条白色床单是不一样的，也和柜子里的其余同一色、同一款的六条床单不一样，她也能轻易地分得出来，就是星期一用的和星期二用的、一周七天每天一换，每天用的是每天的，她分得十分清楚，从来不会用错。有时佟川故意弄错，罗祺也能一下

发觉，再修正过来。

洗完了床单，罗祺又洗衣服，把应该洗的衣服都洗完了。盘腿坐在床上想了一会儿，就脱了三角白色小内裤，翻来覆去地看。她本来就是个干净的人，小内裤并不脏，但她还是下了床，在腰间围上条白色浴巾，去仔细洗了小内裤。然后，又开始收拾房间。

这一切都干完了，天也全黑了。罗祺就做了晚饭。在吃晚饭时，罗祺突然放下了碗，在酒柜里取出一瓶干红葡萄酒，非常熟练地开启了，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慢慢喝着，突然放下酒杯，自语说："家里怎么会多了一个小皮箱子，小皮箱子太小了藏不下一具女尸啊，藏不下女尸佟川怎么进去和女尸口交呢?"

罗祺的眉头皱起来，歪着脸，慢慢地站起来，漂亮的眼睛闪闪发光，连白色浴巾松懈落下来成了裸体她也不理会。只在房间里行走，打量着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

罗祺转着眼珠在两室一厅 80 平方米的几个空间内转了几圈、到处扫描以后，她就行动了，边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翻出来，边自语："我记得小皮箱子就在这里，挺沉挺沉的小皮箱子……"



林豹子坐在捷达车的驾驶座上，边吸烟边看着街道对面的靓雅啤酒屋的店门。啤酒屋这一类似酒吧的行业，在山城里已经流行几年了。这条和市政府所在地相邻的街，也叫休闲一条街，而在本地，这条街有个俗称，叫流氓街。

那时是晚上 8 点一刻，气温不那么高了。凉爽了，休闲的人也出门了。流氓街上热闹了起来，啤酒屋的黄金时间也就到来了。

林豹子一连打了几个呵欠，这一阵子林豹子忙极了，也累极了。更要命的是憋闷极了。无名女尸案没能破获，协助办案的法医和女尸一起在解剖室里失踪了。这是嘲笑，这是挑战，这他妈的不是人可以整出来的案件。林豹子又这样思索着定性。

马二丫一手举着一大把流油的羊肉串，一手抓瓶挂水珠的冰镇啤酒跑过来，从车窗递进来。

林豹子接了，说："马，你真好。我刚刚想喝点啤酒，吃点羊肉串，你就送来了，和你搭档真好。"

马二丫说："你等等再说我好。拿来，三十元。"

林豹子说："钱我有啊，五十元的就一张了，在口袋里，自己掏。"

马二丫从林豹子衬衣口袋里掏了钱掉头跑了，回来时一只手举着五六样烤肉串，另一只手抓着一只肥大的烤鸡翅，边走边吃。上了车在副驾驶座上坐下，又掏出一瓶娃哈哈矿泉水喝。

林豹子想想明白过来了，说："我的钱呢？没了。"

马二丫说："我小弟高考落榜，就差三分。读二本不行了只好读三本，读三本得多拿钱啊，我家借了好几万外债。我小弟心痛了，就在开课之前卖羊肉串了。怎么样？我小弟挺男人挺有志气吧？"

林豹子说："行，和我差不多。我以前上警校那会，礼拜天就去打小时工。赚的钱贴补生活费，减轻了劳动人民的家庭负担。那时我是好孩子。"

马二丫说："我就知道你欣赏我小弟这样的，我小弟的第一笔生意就靠你的五十元做成了，你高兴吧？"

林豹子愣了愣，叹口气说："你小弟真比我强，我第一次赚钱是十五岁，是在寒假里，一天赚一块五角七分，和我妈赚的一样多。可是我下周的烟钱变成羊肉串了。"

马二丫嗤嗤笑，说："林助，凭你个老刑警随便在流氓街的啤酒屋里晃一晃，照应一下，别说烟钱，什么钱都有了。我是你的助手，也就跟你借光了。"

林豹子歪着脸看马二丫，目光颇为不屑，又抬手抓抓鼻子，说："明天我

就换助手，你哪热闹哪去。告诉你，我不管别人如何如何，我可是豹子刑警。我穷我不闹心。我……”

马二丫嗤嗤笑，说：“我逗你玩呢。林助，说真的我佩服你才要求做你助手的。”

林豹子也笑了，说：“这样还行，一周没烟抽也值了。”

林豹子突然住了嘴，说：“吴胖子来了。”

吴胖子就在流氓街口出现了。他叫吴家庆，是个二十九岁的胖子，人称吴胖子而不叫名。他小个头，穿着黑色大裤头，挺着大肚子，肩上搭件黑色T恤衫。这家伙一只手上夹着烟，另一只手被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用双手抱着。姑娘长得白白静静秀秀气气的，生了双玲珑细腿。穿着白色小短裙，露肩吊带白色小背心，肩上还挂着一个白色的小坤包。这两人在一起像白天鹅配野猪。

吴家庆和姑娘已经走到靓雅啤酒屋的门前了。林豹子看着吴家庆进去了，对马二丫说：“走吧。”

林豹子和马二丫下了车，尾随吴家庆进了靓雅啤酒屋，窄窄的过道尽头的房间，就是吴家庆的办公室。吴家庆是靓雅啤酒屋的老板。

林豹子似乎并不急于找吴家庆，也不要包间，只对服务员说人还不齐，是朋友小型聚会。然后叫马二丫假装打电话催人。

林豹子瞄了瞄手表，时间过了11分钟。他向马二丫递个眼色，快速向吴家庆的办公室走去，到门口了，轻轻推门，门锁着。林豹子就用肩膀把门撞开了，随后跟进的马二丫向门里看，就冲口“操”了一声，把脸掉了过去跑出门了。但办公室里的场面马二丫全看见了。办公室里的吴家庆站在办公室中央的地毯上，没穿衣服，挺着大肚子，分开双腿，秀气姑娘没脱衣服，扬着脑袋跪在吴家庆双腿之间，秀气姑娘的脑袋被吴家庆双手控制着，在口交。

林豹子的突然闯入，吴家庆和秀气姑娘都愣了，但表情并不害怕。吴家庆打个哆嗦出事了，整了秀气姑娘满脖子。吴家庆打了哆嗦之后，才想起马

上穿衣服。林豹子也就顺手把门关上，但马二丫却推开门又进来了。

吴家庆转着眼珠穿上衣服，又从口袋里掏了555烟请林豹子吸烟，看林豹子点燃了烟才说："豹子哥，找我有事？"

林豹子说："是有事，有人反应你这里搞色情服务。我这次可亲眼目睹啊。你小子想怎么办吧？"

吴家庆说："这我懂，豹子哥，有人冤我。豹子哥眼睛里可不揉沙子，那咱有啥说的，这里没有那事。也不能这样说了，算了，我服了。全凭豹子哥一句话了。"

林豹子说："好，这是你说的。"

林豹子叫马二丫拿出几张照片给吴家庆看，他自己坐下来又点上一支555抽着。

吴家庆把照片摆在大班台上，垂着肥大的脑袋看，边看边抬手抓右边的耳朵，直到他把右边的耳朵抓得通红了，也没说出话来。他突然喊那个出去洗脖子脸的秀气姑娘看照片，林豹子和马二丫才知道秀气姑娘叫那小米。

那小米跑回来看照片，这几张照片就是无名女尸的照片。那小米看了吓了一跳，冲口而出："是她啊，她多牛啊！好好的怎么就死了？"

林豹子抬头看那小米，吴家庆也看那小米。那小米眨眨眼睛嗤嗤笑，说："她的身材真好，我不认识她的。真的。"

那小米的回答太弱智了，就连吴家庆都皱了皱眉头，瞪了那小米一眼。

马二丫的脸严肃了，说："林助，我看就罚款加拘留吧。罚一万元拘留三个月，拘留所的伙食能减肥。"

林豹子点头说："行，吴胖子有钱，也不怕老婆，罚五万，通知家属免去拘留。这小丫头罚一万，拘留三个月吧。"

林豹子又对马二丫说："你先带这丫头去拘留所吧，一会再来接我。"

那小米的脸就吓黄了，去看吴家庆，迟疑了一下说："我是吴总的秘书，我不是小姐。你们不可以整错的。"

马二丫一脚踢过去，踢在那小米的脚上。

马二丫说:"废话什么? 走。"

林豹子又点上一支 555 眯着眼睛抽着,烟雾弥漫在脑袋上翻跟斗,还抬手摸下巴上的胡子。

吴家庆的额头上也冒汗了,对那小米递眼色。

那小米终于说:"我说了吧,她叫秋雨,不是真名,真名我不知道。是干那个的,不喜欢卖下面,喜欢卖上面,反正挺特别吧。她是江苏人,还会写诗。在绿月亮啤酒屋混过。我就知道这些,我们不做一路的事,我们不熟的。我可是本地的。"

马二丫听不懂,问:"什么卖下面又卖上面的? 你不老实是不是?"

那小米急忙说:"没,我可老实了。卖下面就是小姐正常整的主要业务,卖上面是……你刚刚看见了,就那样呗。"

马二丫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胃里往上翻恶心。

林豹子已经一口气吸到了第六支烟,这时说:"吴胖子,你不够意思,佟川病了你也不去瞅瞅,有钱了就牛 B 了。"

吴家庆又抬手抓右耳朵,说:"豹子哥,别逗了。我能认识佟川吗? 说真的,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咱们市年轻的法医大拿。可那小子干的那活和火葬场烧尸的差不多,我怕鬼,我敬而远之。"

林豹子抬头斜视吴家庆,说:"你小子装什么? 佟川是九四届第八中学毕业的你会不认识? 在第八中学九四届你不挺牛吗? 两个挺牛的小子会不认识? 吴胖子,你这德行就是告诉我你俩有事。"

吴家庆嘿嘿笑说:"认识是认识,是两帮。那会小啊,屁大个事也打架。但毕业了就不来往了,也不敢来往了。佟川不是你豹子哥,那小子小时候心眼就黑。嘿嘿,豹子哥咱今天可是瞎说啊。豹子哥吃啥? 你说我请。我回头再上门致谢。咱为人实在,肯定说到做到,那没跑。"

林豹子点了第八支 555。马二丫脸色缓和了,看着林豹子抽烟的架势恐怖,就笑嘻嘻在一边看。

林豹子说:"那真怪了,佟川病了说梦话还喊你吴胖子。我认为你们是

哥们,有特别深的交情。"

吴家庆说:"哪啊,好几年没联系了。以前碰上就点下脑袋就过去了。那小子多尿性,没交情讲,咱不敢联系。豹子哥,咱哥俩今天就随便一说啊。"

林豹子站起来说:"对了,你别往心里去,就一闲聊。但我必须认真问你一句,这小丫头是你秘书?真是你秘书?不是小姐?"

吴家庆说:"是,错不了。我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不找小姐呀。是吧?我说实话我不没儿子吗?迟早和她合法了生个儿子。"

林豹子笑了,说:"行,你和她那个样子整事准生个长尾巴的儿子。"

吴家庆并不在意,说:"那是快餐,我也就是好奇想试试。"

那小米说:"我也是……"

第二章

林豹子抬起右手，伸出食指，比作解剖刀的样子在一下下虚划。林豹子见过佟川解剖尸体时的动态，在那一刻里，佟川解剖刀在手，神态就变了，像一个在尸体上作画的艺术家。林豹子不禁想，佟川是敬业的，用佟川的话说，尸体就是字典，能告诉你你想找的任何字。

1

林豹子开着车，出了流氓街，驶上了新华大街。

马二丫突然笑了，问："林助，过瘾了吧？"

林豹子问："过什么瘾？啊，亏你还记得，那是两头变态的驴。也像发情的驴咬群似的。"

马二丫急忙说："谁问你那个了？我是说你过足了烟瘾了吧？整整九支烟。你行，你只点了一次火。"

林豹子叹口气，说："所以说谁都有弱点。这烟哪，是我大老婆。十三岁就跟着我了，有感情离不了啊。"

马二丫笑笑换了话题说："今天我学了一招，就是抓把柄，像吴胖子那尿性的流氓。我敢说，要是直接问他，他吴胖子绝对不会这么痛快地告诉你。我说你为什么跑流氓街来呢。真的，林助，你挺油条的，难怪李队说你办案不按常理出牌，老惹麻烦。林助，女尸的案子再鼓鼓劲，再找到被偷的尸体就能结案了吧？"

林豹子说："我不知道，我想不通佟川带着女尸会跑到哪去？我就知道一点，想破案就要找到佟川，所以我才从吴胖子下手。而且佟川和吴胖子一直有联系，吴胖子对我撒谎了。我记得罗祺对我说过，她看见过佟川和吴胖子从洗浴中心出来。罗祺似乎害怕吴胖子。"

马二丫说："罗祺为什么会怕一个流氓？"

林豹子说："我知道就好了。后来罗祺叫我等在她家门口，她回来送我东西，她却出了意外。就是那次她摔伤了脑袋，把送我东西的事也忘了两年了。"

马二丫扭脸看林豹子，似乎不理解林豹子后面说的话，林豹子也没再

多说。

到了马二丫住的小区门口，林豹子停了车，说："明天你顺着绿月亮啤酒屋这条线摸下去，找出女尸的社会关系网。佟川留下的尸检报告可以证明女尸的死因是胃溃疡穿孔引起的急性病变反应，没及时治疗才死的。这基本上排除了他杀和自杀的可能性。但女尸的失踪和胃里的男性精液总是让我觉得奇怪。还有，女尸身上除了几百元钱，怎么没身份证明呢？她怎么会坐在树下等死？又不向路人求救。还是在树下和男人口交时突然死了的？还是死后被移尸的？"

马二丫由此想到吴家庆和那小米口交的场面，突然恶心了，唔一声，急忙打开车门跳下车，却在车外哇哇吐了。

林豹子探头看看，说："白瞎了，可惜了你弟弟的烤肉串。"

恶心的马二丫一边对林豹子摆手，一边瞪林豹子，又垂头哇哇吐。

林豹子关了车门，一脚油门就走了。

林豹子没回家，把车开到江边，走下江堤。在江边的鹅卵石上坐下来，借着月光用鹅卵石在沙滩上摆阵。

这种方式是林豹子独特的侦破案件的推理方式。可是，林豹子今晚的推理碰上了障碍，毫无进展，因为林豹子口袋里没烟了，也就没了进入推理之门的媒介。

林豹子就站起来在沙滩上打转，一圈一圈地在脑袋里构想佟川为什么会带走一具女尸。此时的林豹子已经肯定女尸是佟川带走的了。烟，妈的，没烟。林豹子的喉咙里像有小手在抓，他就满口袋找钱，可是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

本来林豹子是有些零用钱的，两个原因使他变穷了。一是在医院为罗祺花了些，二是叫马二丫花掉了剩余的。

现在离下次有零用钱的日子还有七天，林豹子想这可要了老命了。由此，林豹子不想案子了，也没办法想案子了，那想什么，他想老婆，一想到老婆心里忽地又冒了火，就更不想回家了。不禁又努力去想老婆除了把钱看

得太重、把他盯得太严这两个毛病外，其实也挺好的。林豹子始终不理解，一个没钱的刑警的家庭把钱看那么重有劲吗？

林豹子的思维就乱飞了，也没那么强烈地需要烟了，可是烟却找上门来了。

这个时间已经是晚上 10 点了，江边路上的行人已经没有了。周围也静下来了。林豹子却听到距他不远的几棵树的阴影里有人说话，林豹子听了听就恼火了，是两个小孩子在胡搞。

女孩的声音说："不要，痛。"

男孩的声音说："就整一会儿，一会儿就行。"

林豹子就过去了，走近了，也看清了，却不是林豹子认为的那种事。所以说，耳朵听来的不见得是真的。原来是女孩子的手被划破了，男孩子在挤脏血。

但林豹子还是问一句："怎么还不回家？天多晚了。读初中是吧？两个叫家长着急的小王八犊子。"

男孩看着林豹子有点怕，女孩却笑了说："他是我表弟，我们出来看月亮，今晚的月亮多大多亮呀。而且还看到叔叔你了，如果不是为了看你自杀我们早走了。"

林豹子愣了，问："你们想看我自杀？"

女孩说："是啊，你在江边转圈不就是想自杀吗？屈原就是投江自杀的，现在我们吃粽子就是纪念屈原的。"

林豹子说："什么破孩子，什么思维，我是烟瘾犯了。自杀？还等着看自杀。他妈的老师怎么教育你们的。"

林豹子觉得不可思议，心头忽忽向上冒火。

男孩子这时才说："叔叔，我有烟，想抽没火机，现在不想抽了送你吧。"

林豹子迟疑了一下，想到他抽了总比小孩子抽了好，就从男孩手里接过烟。男孩拉着女孩的手就走了。

女孩边走边说："真失望，原来这叔叔不是自杀。他太凶了，不用看清楚

也知道他埋里埋汰的，太凶又埋汰的人才不会自杀呢，噢。"

林豹子听到了也没心情理会了，急忙叼上烟，点燃，猛吸一口，觉得烟质好极了。就仔细看烟的外包装，他吓一跳，在黑暗中，半清楚半猜测地认出是软包中华烟。林豹子摇了摇头，想，现在有钱人真多了。小孩子也可以抽六十元一包的软包红中华了。

一连四支中华烟抽完，每支烟都抽到烧到手指，林豹子才丢掉烟蒂，还想抽，但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林豹子就忍了，想，小破丫头想看我自杀?

林豹子突然愣了愣，不禁想，佟川会是自愿偷走女尸的吗? 偷女尸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女尸身上有什么不能外泄的秘密? 那么佟川为什么又留下女尸死因的检查报告呢? 如果通过 DNA 的比对，是有可能找到女尸胃里精液的主人的，难道这是佟川偷走女尸的原因? 他知道或者认识这具女尸? 那佟川不这样写报告不是可以掩饰吗? 他用偷尸体玩失踪吗?

林豹子嘿嘿冷笑，反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他先前认为是佟川带走女尸显然错了。而且林豹子隐隐约约意识到佟川此时有可能处在危险之中，如果佟川不是偷女尸的同谋，就是被迫的参与者或是被绑架者。因为林豹子是有些特立独行脾气的刑警，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事。

林豹子坐在沙滩上搬鹅卵石摆阵，一块长形的鹅卵石代表女尸，一块尖形的鹅卵石代表佟川，一堆鹅卵石代表解剖室。林豹子反复搬弄代表女尸的长形鹅卵石，得出的答案是女尸不可能离开解剖室。佟川不可能带着一百斤的女尸离开而不被门卫和值班人员发现。而且星期五的晚上谁也没看见佟川离开单位。那么会不会是分解了尸体再带走呢? 林豹子把长形鹅卵石砸碎，摆在代表佟川的尖形鹅卵石的边上。在脑海里组成图像，因为是雨夜，穿着宽敞的雨衣提起伪装的女尸尸块是有可能不惊动门卫出去的，或者根本不用走正门。

林豹子很快又推翻了这一设想，他感觉他已经靠近了答案，但这个答案又瞬间从脑海中远去了。

林豹子站起来给马二丫打了电话，听得出来，马二丫是在被窝里接的电话。

林豹子说："你听着，你马上核实一下检查解剖室的情况，我想女尸和佟川并没离开那里。"

马二丫在电话里叫了一声，说："一目了然的地方藏得了佟法医和女尸吗？再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林豹子轻轻喔喔两声说："那么明天再说吧。"

马二丫把声音放低了，问："林助，你现在在家吗？"

林豹子说："我不在家，回了家看见我老婆我的思维就死了。我现在呆的地方老鼻子好了，是在月亮下面。"

马二丫笑了笑说："原来你在江边呀，那里让你回味起年轻时干的坏事，是吧，这样很好啊，我挂了啊。"

林豹子听马二丫挂了电话，想，这丫头挺聪明，知道月亮下面会是江边。因为林豹子此时呆的江边是一条月牙形的大水湾，也就有人叫这段江为月牙湾。

林豹子走上江堤过公路往车边走，边想着回家好好睡一觉，坐进了车里，启动了车子。林豹子头脑里猛然一亮，想，佟川和女尸绝对不可能离开解剖室。林豹子发声冷笑，就驾驶车向单位驶去……



在林豹子赶回单位的五小时之后，是凌晨3点钟，靓雅啤酒屋的热闹结束了。吴家庆和那小米出来，吴家庆打个呵欠，搂着那小米在门前东张西望。

那小米把坤包往肩上一甩，问："你是回家整你老婆还是去我家整我？"

吴家庆说:"你当我是不倒罗汉。我谁也整不了了,我困死了。"

那小米嗤嗤笑说:"那个埋里埋汰的警察挺逗,他挺男人的,我敢说他就能整。他老婆肯定挺'性'福。"

吴家庆说:"你和他整过? 瞎他妈说,他比得过我吗? 我告诉你,你别提他,提他我闹心,我现在还烦呢。"

那小米说:"你要真行就去我那,咱俩齐心协力才能叫你老婆死心。她才能一脚把你踹给我,你就开心了。"

吴家庆想想说:"也行,他妈出租车呢? 看清楚点打车走。"

那小米也东张西望地找的士,可是没有车。这个时间街上没有人了。再过一个小时扫大街的环卫工人就会出来工作了。

那小米说:"胖子,你怎么是色盲呢? 这要怪你妈和你爸,色盲看不清红绿灯,你多臭屁。要不咱买辆车我开,这天天打的多烦。要不咱用走的吧,要不我背你。"

吴家庆说:"行,明天你去挑车,就要家庭型的,咱有钱也不能装牛B。"

吴家庆说着,就往那小米背上爬。那小米身材高挑,比较细瘦,却挺有劲,居然把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一百四十多斤的吴家庆背起来了。但走了几步,那小米就不行了,说:"胖子,不行了,你比猪还沉。"

那小米说着就站下了。抬手擦额头上的汗,又看着吴家庆笑。这个样子的那小米处在朦朦胧胧里,挺纯真的,也漂亮。吴家庆就搂过那小米使劲亲嘴,又把那小米肩上背心吊带扯下来,去亲那小米的小而尖的乳房。那小米嗤嗤笑,伸手去掏吴家庆的下面。

正忙着,吴家庆的手机响了。

那小米说:"一定是你老婆,不要接。"

吴家庆就不接,却说:"是短信,你看看她说什么?"

那小米从吴家庆的腰间取出手机,却不看内容,先翻后页看号码,轻声说了手机号码的尾号:"5678,这号码不是你老婆,是谁的呀?"

吴家庆马上把嘴巴从那小米的乳房上抬起,一把抢过手机说:"我看,我

看,是哪个王八蛋的。"

那小米看着吴家庆皱了皱眉头。吴家庆的脸上神色不太正常。那小米问:"是谁的短信? 你说呀。"

吴家庆说:"是王八蛋的。算了,你回家吧,两小时后我去找你,记得刷干净破牙齿洗干净小屁股等我。"

那小米嗯了声却迟疑,目光中挺怀疑,对着吴家庆的背说:"胖子,不能带上我吗? 我一个人回家挺怕的。"

吴家庆走了几步,回头摆手说:"找烦是不是? 滚你妈的,快滚。"

那小米又嗯了一声。也赶巧,两辆的士前后过来了,吴家庆都叫停了,叫那小米上了一辆回家,两辆的士前后开出了流氓街,一左一右分开了。

那小米在车里想一想,大胆地做了决定,对的士司机说:"你掉头,跟上胖子的车。我给你一百车钱。"

的士司机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说:"干这个我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二奶,跟胖子去抓大奶啊。反了朝廷了。行,放心吧,他跑不了。"

那小米说:"你瞎说什么? 我才是大奶哪,是新大奶。但我要抓新二奶。"

小伙子的车技很好,再者,在这个时间街上没人车也少,是跟不丢的。那小米睁大眼睛盯着前面的士的尾灯。

小伙子说:"放心,我是谁,他跑不了。嘿,眼珠要掉下来了。"

那小米说:"要你管,他妈的死胖子怎么出城了? 这是去外县我老家的山路哇,他去哪啊? 又骗我,两个小时根本回不来。"

那小米气呼呼对小伙子说:"别看我,我知道我长得好看。你看前面,车钱两百,再看减一百五。"

小伙子说:"其实跟个有点臭钱的男人并不开心。你想啊,那胖子一定老鼻子女人了。是吧? 你不如跟我吧,我有一个你就开心一辈子了。"

那小米翻起白眼珠瞪着小伙子,说:"真蠢,像没见过好看的女人似的。你多赚钱也可以有好多我这样的女人啊。跟你吃你啊。笨蛋。"

小伙子的脸就严肃了。前面的的士停了,停在了去外县的公路边。小伙子也马上停了车,并关了车灯。

那小米笑了一声,说:"行,你挺精的。"

小伙子说:"我属猴啊,你哪?"

那小米说:"猪。"

小伙子说:"多好,小我三岁。我是机灵猴你是旺财猪……"

小伙子看一眼那小米皱起了眉头,又说:"前面的车掉头开走了。你家胖子向水库走过去了。你完了,那是度假村,有钱的人总来。那里面都是外县农村来的漂亮小姑娘,听话还干净。"

那小米的双手一劲往一起握,说:"闭嘴吧你,不是个男人。给。"

那小米从坤包里翻出两张百元纸币扔下,下了车尾随吴家庆走去。小伙子把两张纸币握在手里下了车追了上来,拉住那小米的手,悄声说:"你可要想好了。我想你坏了你家胖子的好事他会不会几脚踹了你。再说我不要你的钱,算帮忙吧。"

那小米停下脚接过钱握在手心里,又歪头想一想,用鼻子哼了一声,下了决心,拍开小伙子放到肩膀上的手悄悄跟了过去。

小伙子停下,迟疑了一下,也跟了过去。

可是,吴家庆却站在度假村的外面东张西望地像等什么人。这样,那小米和小伙子就藏在路边的沟渠里也不能出来。过了半个小时,那时天已经朦朦透亮了,视线能看出挺远。

那小米盯着盯着就奇怪了。吴家庆似乎着急了,在路边打电话,电话好像没打通。吴家庆就甩着手边咒骂边往建在山坡水库边的度假村里张望。有一辆奇怪的白色两厢车就在这时开过来了,停在路边,闪了两下前灯。吴家庆就小跑着过去,但是他又停住了。因为吴家庆看到的是挂了许多纸幡的车。

这时,车门开了,一个穿黑色吊带宽松女裤、赤裸着手臂的女人从车里出来了。吴家庆更愣了,抬手抓头皮。女人像是喝多了酒,一手扶着车门弯下腰哇哇吐,另一只手向吴家庆招手。

在那小米咬牙切齿的时候，那小米看着吴家庆重新起步，屁颠屁颠跑过去，并在裤兜里掏什么。那小米就要探头往前冲，她气得眼珠都要掉下来了。但那小米一下子抬手捂住了嘴巴，她看到在吴家庆靠近女人时，女人的一只手扶住了吴家庆的肩膀，把吴家庆甩得转个半圈，女人的另一只手在吴家庆脖颈间一闪，女人侧一步一推，吴家庆就唔了一声，扑倒了，四肢扑腾了几下，就不动了。

那小米想喊，但嘴巴被小伙子捂住了。那小米和小伙子又看到黑裤女人一手抓住吴家庆的头发，把吴家庆的头提起来，另一只手在吴家庆的脖颈间划了一圈，女人站起时，左手里就提着吴家庆的脑袋。

女人扬脸像是吸气，突然看到了停在远处的的士，目光搜索时就看到了沟渠。女人和那小米、小伙子的目光对上了。那小米看到女人的两只眼睛黑乎乎像两个洞，那小米的头向下一垂就晕了。

小伙子爬起来，抱起那小米掉头跑出沟渠。上了车，启动了车子，掉头向城里开，开着，小伙子额头上沁出了冷汗，小伙子忍不住向左边看。女人的车追上来，并贴上了小伙子车的左边，小伙子看到女人也扭头看他，并对他笑，小伙子看到女人的脸石膏似的白极了，眼睛是大大的两个毛绒绒的黑洞，而嘴巴里满是绿色的牙齿。小伙子叫了一声，猛地一打方向盘，他的车冲出了公路，顺山坡冲下去，又一悬空，再落下来就一头冲进了水库里……

3

林豹子蹲在解剖室的地砖上，双手支撑着下巴在看解剖尸体的床。他在脑海里绘制女尸躺在床上、佟川在解剖的图像。

林豹子想，佟川在解剖时会不会和女尸说话？那可是具漂亮的女尸，是

林豹子从警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尸。

林豹子抬起右手，伸出食指，比作解剖刀的样子在一下下虚划。林豹子见过佟川解剖尸体时的动态，在那一刻里，佟川解剖刀在手，神态就变了，像一个在尸体上作画的艺术家。林豹子不禁想，佟川是敬业的，用佟川的话说，尸体就是字典，能告诉你你想找的任何字。

林豹子站起来，又一次找寻可能漏掉的线索，尽管这个空间已经查过几次了。窗子，正确地说是窗子在风的作用下响了几声。林豹子注视着窗子，窗子的外面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区域，然后是纵向的围墙，纵向的围墙修到石崖处。而横向就没修建围墙，是那面山崖起了围墙的作用，山崖上面是这座山城的标志性的公园，公园建在这座著名的山上。最主要的景观是处距今三百余年的道观，而且在道教中级别比较高，现今香火挺盛。这些不用亲自看，都在林豹子的脑袋里。

但是，窗子又响了一下，林豹子就走近了窗子，发觉有一扇窗子没有关好，百叶式的窗帘的拉线被夹在了窗外，是它被风吹拂着弄响了窗子。林豹子就轻轻拉开窗子，向朦胧的外面看，因为这是解剖室，它处在这座老式的建筑最僻静的一个角落里。而窗外就是更僻静的区域，也是阴森的区域。

林豹子记得，三年前局里给这座老式建筑装修时，解剖室外面的区域是整理过的，是打算修成小花园的。只是居于山崖之下，常年没有阳光，又没人喜欢光顾。现在，解剖室后面的这一区域就变成荒草地了。

林豹子想了想去取了手电，从窗子翻出去，在荒草地上搜索。在搜索到山崖边上时，林豹子用手电去照一座铁制栅栏门，那是座山洞的门。据说，这个山洞是伪满洲国时日本人修的，是存放药品的。现在局里利用山洞存放些旧东西。

林豹子仔细查看了大号铁链和特大号铁锁，又查看了周围，没发现疑点，又掉头看山洞的门。目光闪烁想弄开门进山洞看看。

林豹子办案独特。佟川在女尸胃里找到线索给他打了电话之后，林豹子和老婆咻嘿了一下赶回局里，没找到佟川就认为佟川赶回家了，就给佟川

发了信息，然后和值班的同事打牌赌烟。

过了午夜 12 点佟川还没回来，林豹子就找上门了。叫不开佟川的家门，就跑到佟川家 3 号楼的后面山坡上往佟川家看，看到佟川卧室的灯是亮的，也是安安静静的。就打电话，先前打佟川手机但手机回话说不在服务区。打座机，电话还是没人接听。

林豹子就从一楼阳台爬上了佟川家的三楼阳台，发觉阳台的窗子没关就翻进厨房里了，边往房间里走，林豹子还张嘴喊："川，川，佟川。你小子掉罗祺身子里了。"就走进客厅，看到卧室了。

这样，林豹子就看到了漂亮罗祺的裸体。那会，罗祺这具裸体和女尸差不多。林豹子这种匪夷所思的找人方式，碰巧救了罗棋。

这会，林豹子盯着山洞门上的锁也有了这种冲动。那没办法，他是有名的豹子刑警，他想到就做，绝不客气。可是，林豹子刚刚想发挥小偷开锁的业务能力，他身后就射过来一道电光。

警卫老刘头说："林助，你又捉什么妖呢？"

林豹子说："我要进去看看，你来的正好，开门。"

老刘头说："都是些破烂物件，有啥看头。"

老刘头看看阴影中的林豹子又说："行了，谁叫是你这头倔种呢？"

林豹子嘿嘿笑，接了钥匙开了锁拉开铁栅栏门进山洞了。老刘头没进去，蹲在洞外抽烟。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林豹子出来了，手里还提着一把转椅，说："挺好，真想住里面了，山洞里真凉快。"

林豹子锁了门，提着转椅要走。

老刘头问："这椅子你拿哪去？"

林豹子说："刘叔，我的椅子坏了，磨破了裤子挨老婆骂。你听了也难过吧，我就换这一把了。明天把旧的给你送回来。"

林豹子坐在解剖室的转椅上，在地砖上边滑行边打量室内每个角落边思索，过了一会，就起身走了，这次是回了家……

4

林豹子用钥匙轻轻开了房门，没开灯，摸着黑进了客厅。摸索到沙发就坐下来，想抽烟又忍了，因为在家里他是不能抽烟的。这是老婆的命令，奇怪的是他的抽烟量因为这个命令却更大了。

家里和往常一样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这是老婆的长处，林豹子的老婆晚上睡觉时像只猫似的无声无息还一动不动，有时林豹子怀疑他的老婆是不是在床上死掉了，这和不睡觉时完全不同。

林豹子好多同事抱怨老婆睡觉打呼还放屁，每每这个时候，林豹子就得意万分。这样，林豹子每每晚回来，也不敢弄出声音。也就时常睡沙发。

林豹子悄悄脱了衣服，在沙发上躺下来，想了会案子，就迷糊了。可是老婆却无声无息地过来了，上了沙发，钻进了林豹子的怀里，又一把抓住了林豹子的下面。林豹子也就抱住了老婆。

老婆说："破玩意，总也不翘。你在办什么案子？"

林豹子说："找女尸。"

老婆嗯了一声说："女尸也用找？"

林豹子说："现在不用找了。"

老婆想了一下才明白，就把林豹子的下面握痛了。因为林豹子的下面翘了。

林豹子说："丫头不在家？"

老婆说："她姥姥来了，接丫头去柳条沟过暑假了。要不我敢这样。"

林豹子也就冲动了，翻个身进入了老婆。

老婆说："你怎么了？这次这么厉害？"

林豹子是想起吴家庆和那小米的那一出才厉害了。于是说："是你不厉

害了。"

这句话惹老婆不高兴了，在林豹子肚皮上捣了一拳，捣得林豹子嘿嘿笑。两个人睡觉时还是回到了卧室的床上，不同的是都没穿衣服，林豹子还玩了会老婆的乳房。

林豹子的老婆叫白彩霞，在保险公司上班，是业务员。姓白皮肤长得却黑，但细腻，从不起那些费钱治疗的小东西，也就不用美容。她也不喜欢美容，主要原因是自认为长得俏用不着，也就不浪费。长得黑也就算了，而且还瘦，特能吃肉也不长肉。全身最具特点的是乳房，超出了正常比例的大，三十八岁了还坚挺，像两只注满水挂在胸前的袜子。

当然，这对乳房就是林豹子体现贪婪的战场。

在林豹子醒来的时候，林豹子闭着眼睛去摸那乳房，却摸了个空，睁眼看，老婆不在床上了。林豹子不知道，老婆在昨天突然爱上了晨练，去小区后面的山林里练太极拳去了。

林豹子起身，跑阳台上抽了两支烟，听到门响，赶紧往外吹烟。但老婆白彩霞已经进来了，手里还提着油条豆浆。

白彩霞吸了吸鼻子，瞪了眼林豹子，说："看你昨晚费劲巴拉地努力，今早上就不骂你了。你吃饭吧。"

林豹子松了口气，刚吃了口油条，白彩霞突然问："你长能耐了？说吧，中华烟哪来的？"

林豹子立刻就没了胃口，他的口袋又被老婆翻看了。但还是说了昨晚小男孩给他中华烟的事。

白彩霞说："挺运气的，我告诉你，不明不白的东西不能要，你可是刑警。好在你抽了比小孩子抽了好。快吃饭吧。"

林豹子不禁想起了他的丈母娘，是个破过许多案子的退休的女刑警，但从没升过职，退休了还特批配枪。这一点是退休刑警的功劳和保护自卫的举措。但不能升职是性格造成的，是光荣也是遗憾。有这种老刑警的母亲，自然就会培养出白彩霞这样的女儿。在女刑警退休时，女刑警把女儿介绍

给了林豹子，林豹子就认定了这个老婆。

而在林豹子和白彩霞结婚回门走娘家那天，林豹子的老丈人，退休的老交警喝醉了，拍着林豹子的肩膀说："小子，你娶的不是老婆，是一大捆乱七八糟的绳索。就他妈是绳索，还是铁的。你就快和我一个样了。那不行，你要在家里争斗，男爷们凭什么听老婆的。在单位也要努力升职，送点礼拍马呗。给我记住了。"

林豹子是记住了，不过在家里根本没做到。而在刑警队，在三年前就是队长助理了，什么时候才是林队副，那是没影的事。

林豹子边吃油条边想了很多，白彩霞吃着饭突然说："给你说个事，你记得老杨吧？杨姐，我们单位的杨姐。"

林豹子点头说："记得，打扮得像个小妖精的那个老太婆。"

白彩霞说："对，你总能记住妖精样子的女人，还不分老少。你没病吧你？"

林豹子就打嗝了，被豆浆噎住了。

白彩霞就笑了，说："杨姐的丈夫死了。杨姐贼精明，悄悄地给丈夫买了好多种寿险。她丈夫一死，杨姐就抖了，一下子成富婆了。工作也辞了，准备送女儿去长春读书，她就打算定居长春了。"

林豹子说："这挺好啊，是丈夫的深层次利用，只要是正常死亡就没问题。"

白彩霞不吃饭了，咬着手指头斜视着林豹子，半天才说："老杨的丈夫也真会生病，平时看多健康的一个人。杨姐说在床上一整就是一个小时，可喝了点小酒，睡一觉就死了，一检查，是隐藏性心脏病。你说这病多好啊！"

林豹子彻底没了胃口，站起来穿衣服。

白彩霞说："瞅你什么态度，这不就是闲唠嗑吗？"

林豹子说："得，你也给我买保险，买一百万，我死了也放心了。"

白彩霞说："你可不行，给大烟鬼办保险我不自信。"

白彩霞看看林豹子要走了，又说："等等，时间还早，你用车送我一次。

我打算坐你的车帮罗祺去找房子。"

林豹子收回开门的手，扭脸问："罗祺找房子干什么？她怎么样了？"

白彩霞说："她可不好。等等，我穿衣服路上说。"

林豹子耐住性子等白彩霞收拾好了。一同出了门，坐在了车里，车开起来了，白彩霞才说："今天不怎么热，挺闷的，像要下雨的样子。"

林豹子叹口气，说："说正经的，罗祺找什么房子？"

白彩霞说："我这几天说的都是正经的，你吼叫什么？"

林豹子就踩了下刹车，和一辆车错过去，说："你在前面路口下车吧，几步远的路自己用脚的吧。"

白彩霞说："不行，我现在心情好，我要转一圈。杨姐说了，她走时就要坐车在山城里转一圈，这叫转丢旧的坏心情。哎，豹子，你说罗祺的脑袋是不是毛病大了？我昨天去后山晨练，我听几个老太太说罗祺的家整夜整夜亮着灯。罗祺呢？你听好了，过瘾的来了，罗祺不穿衣服，光着屁股在房间里转圈，她不挡窗帘，在后山山坡上一站，那是一目了然。我就好奇了，去看罗祺，你猜怎么了？"

林豹子问："怎么了？"

白彩霞说："你左拐，走城后街。"

林豹子照办了。

白彩霞又说："罗祺把家里的东西都翻出来了，连被子都用剪刀破开了。整得皮儿片的，整个家像垃圾场。我问，这是干什么呀？罗祺说，找小皮箱子。我又问，找小皮箱子用剪被子吗？罗祺说，剪开被子找了没有才知道不用。我就又问，小皮箱子就那么重要？罗祺说，当然重要了，佟川和女尸在小皮箱子里玩口交……"

林豹子打一哆嗦，猛地踩了一脚刹车，又对着车外一个学生喊："好好走你，跑啥？小王八犊子。"

这一次刹车过猛，把白彩霞的腰闪了。再次启动时，白彩霞皱着眉头说："得了，停吧，你要谋杀亲妻。我下车就去给自己买保险，我死了你和小

丫头成了款爷和小公主我也值了。"

林豹子停了车说:"行,这才是好老婆。"

白彩霞站在路边看着林豹子的车开走了,白彩霞的腰痛得活动困难了,就嘟嘟哝哝咒骂林豹子是个傻狍子,老婆受伤了也不知道。

白彩霞下车的地方在后街,离卫校挺近,自然的也离单位挺近。这几年山城基础建设搞得不错,安居小区都建到山上了。山城街道两侧的平房几乎没有了,街道加宽了,两侧好的位置也就多了许多门面房。

白彩霞呆的地方就有许多门面房,但现在是上班族上班的时间,门面房大多没有开门。白彩霞想找个店铺进去坐一下松松腰的希望也就落空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白彩霞努力沿街往前走。在卫校的侧向街,白彩霞看到了一间店铺正在开门,开门的人是个年轻女人,穿着宽松的白色吊带裤、白色露肩衫,女人的身材比过了时装模特。

白彩霞就被这个精致的女人吸引了,再看店铺的牌子,是"休闲泥吧"四个字。白彩霞就扶着腰走过去了,也和转身向门里走的女人面对面了。

白彩霞问:"我可以进去坐坐吗? 我坐车把腰扭了。"

女人说:"当然,欢迎,请进。"

白彩霞就想,她和罗祺是不同类型的两种精致的女人。脸小小的,五官都小小的,组合在一张脸上居然是完美的。

女人抬头摸了下脸说:"怎么? 啊,我还没洗脸啊,有泥巴吗?"

白彩霞说:"没有,干干净净没有泥巴,眼屎也没有,你长得美我看傻了。"

女人也笑了,扶着白彩霞进了休闲泥吧。又给白彩霞倒了绿茶。出于职业的习惯,白彩霞不关心休闲泥吧是经营什么的,也不多看那些泥制品,她关心人的家庭背景,关心卖保险。这是难得的机会。

白彩霞就问:"你自己经营这个吗?"

女人说:"是啊。"

白彩霞又问:"现在门面房多贵,整泥吧能有的赚吗?"

女人说:“这个小门面是会员登记用的,兼做宣传用。摆摆泥塑样品什么的,泥吧休闲间在后面。我自己的房子,老式的,平房,有些历史了。”

白彩霞说:“啊,我说呢。这点地上怎么玩泥呢?我小时候在河套里玩过泥,是柳条沟那条河。”

女人说:“知道,我还去过,也去过河源头的狼吉沟。”

白彩霞就高兴了,说:“真的?我听说现在狼吉沟里又有狼了。不过没人见过。对了,我是卖保险的,你有想法了可以找我。”

女人的脸上突然闪过了一丝忧虑,说:“我不买保险的,我用不着。”

白彩霞说:“没事,将来用得着了再找我,丢了东西也可以找我。我丈夫是刑警队的队长助理,是神探。”

女人的嘴角展出了一丝笑。

白彩霞说:“你笑起来挺像一个人的,也不是像,是眼睛里面的神采像,都是忧郁的眼神。她啊,我想她的脑袋更加麻烦了,她丈夫是法医,和我丈夫是同事又是好朋友。我想啊,她受伤后,可能又被丈夫的气味整得有些神经了。她不敢在家里住了,叫我帮她找个安静的房子。你说,现在这种破城市有安静地吗?”

女人说:“说的也是。不过我不明白是你朋友她自己要搬出来还是和丈夫一起搬出来?”

白彩霞张张嘴,想说又想忍住,而又非常想说,于是说:“她丈夫那法医长期出差了。我想啊,她也就是想在安静的地方呆一阵,脑袋正常了就会回家的。”

女人笑着说:“挺逗的,和个搞尸体的人生活在一起想想挺恐怖的。我这里安静啊,还能玩泥巴,叫你朋友来吧。像小时候那样玩起泥巴什么都忘了。”

白彩霞说:“没错,我今天回去就叫她来。我也该走了,这腰啊也不那么痛了。”

白彩霞和女人交换名片时,一个姑娘进来了,她是休闲泥吧的工作人

员，叫徐娟，干干净净的一个娃娃相的姑娘。

白彩霞看着女人的名片说："那好，莫小丹，我们再见。"

莫小丹说："你朋友来找徐娟办下手续就行了。我给她对折，当贵宾招待。"

白彩霞很开心，说："那我也来。唉，小时候多好啊，一块泥巴玩一天，开开心心的。"

徐娟在一边笑，说："还是你们行，我们可不行，在幼儿园玩积木长大的。"

白彩霞说："你们不算长大，没经过风雨。像我姑娘更糟，玩电动长大的，幼稚死了。"

莫小丹和徐娟都笑了。

边走白彩霞边想，今早上真是运气，认识了那么精致的一个忧郁气质的女人，闪了腰也值……



第三章

林豹子看着宋美岩，宋美岩歪歪头示意可以拉开冰柜。林豹子把冰柜拉出来，把包裹尸体的袋子打开，林豹子倒吸了口凉气，那具女尸曲着身体，猫样的抱着男尸的脑袋，一只手还压在男尸的一条断腿上，看上去像一个沉睡的双头人。在冷气飘升中，林豹子接连打了几个冷战……

1

林豹子问清楚无头男尸确定是吴胖子后，沉默了一会儿，就开始抱怨马二丫，因为在发现吴胖子的尸体时马二丫没通知林豹子。这时，林豹子带着马二丫驾车赶去吴胖子的死亡现场做第二次搜索。

马二丫坐在驾驶室的副座上，用右手指抠左手的手心。马二丫的手上的皮肤在夏天爱爆皮。等林豹子问起有没有可能是抢劫杀人？又得到证实吴胖子除了脑袋丢了外，上万元现金和手机、身份证都没丢时，林豹子才停止了抱怨。

马二丫回答完了林豹子问的问题，就不抠手心了，说："是李队通知我带上照相机去的，其他人在忙碎尸案、枪击案。李队说你忙女尸案太累了，这个割头男尸案就不用你了。我才没通知你。"

林豹子说："这不能这样定性，李队也不能。我现在认为吴胖子的死和佟川一定有关联，怎么这么巧？这边佟川和女尸失踪了，咱俩刚刚找了吴胖子，刚刚找到了确定女尸身份的线索，吴胖子就死在野外了。这能没有关系吗？"

马二丫说："林助，我也这样想。我想咱们如果把吴胖子的案子一起整过来就得找到证据说服李队。我用女刑警的聪明直觉告诉你，吴胖子的丢头凶杀案也许是咱们碰上的最难破的案子。"

林豹子说："这就是女人的直觉？恭喜你，你幼儿园大班毕业了。"

两人打着嘴仗，就到了吴胖子被杀的现场了。林豹子在较远的地方停了车，招呼马二丫下车。

马二丫说："我们仔细搜索过了，第一现场在前面公路的右边，不是在这里。吴胖子被杀根本没挣扎，老老实实被杀的。当时我们分析了是熟人干

的，这点没有找到吴胖子的脑袋也能确定。”

林豹子摆摆手，就开始沿路搜索。

马二丫奇怪林豹子并不先去看发现尸体的第一现场，而是在较远处一点点大面积搜索。

在马二丫说快下雨了时，林豹子在沟渠的杂草丛里发现了握成一个团的百元纸币，而且看样子是两张。林豹子两只眼睛闪了一下光，叫马二丫小心收在证物袋里，又蹲下来看沟渠对向杀人现场的那面斜坡，那里有些草被压倒了，有四个重点的地点，草多是倒的折断的。

林豹子叫马二丫用照相机拍下来，然后四肢着地跪在沟渠的坡上向吴胖子被杀的地方看，马二丫也蹲下扬头看。

林豹子说：“这就对了，吴家庆被杀时有两个人看到了，那两个人当时的姿势和我们现在一样。”

马二丫说：“你是说他们怕被凶手看见才躲在这里偷看的吗？”

林豹子说：“也对，还有，也许偷看的人更怕被吴家庆看见。”

马二丫说：“是啊，也对。”

林豹子站起来往回搜索，就看见沟渠坡面有一片连泥的草从水泥的沟渠壁上脱离了，过去仔细看了就皱起了眉头。

马二丫说：“是硬底鞋蹬下来的。”

林豹子说：“在沟渠里偷看的应该是两个人，怎么到了这里是一个人了呢？”

林豹子又往前搜索，说：“这里是郊外，是通县城的野外公路，极少有人步行，吴家庆是怎么来的呢？”

马二丫说：“他和一般人不同，不坐朋友的车，当然就是打的士了。”

林豹子说：“就是，所以偷看的这个人不是带吴胖子来的驾车人就可能是的士司机。但是的士司机偷看的动机是什么呢？”

林豹子又在潮湿的路边蹲下来看一道车印，说：“是夏利车，两厢老夏利，轮胎都快磨平了。瞅见没，车是停在这里的，这里同样可以看见凶案现

场。这里是车门的位置，这里有两个人的脚印，有一个是细跟的高跟鞋，是女的。"

马二丫说："下雨了，林助。"

林豹子说："上车，回了。"

在林豹子开车掉头往回走时，坐在副驾驶座的马二丫说："林助，那边的山坡像掉下过车。就是像，几棵小树都撞倒了。"

林豹子嗯了声，开车不停，向前走了一会儿，林豹子突然向后快速倒车，边问马二丫："马，在哪？"

马二丫问："什么？啊，再往后。"

林豹子和马二丫就这样找到了那小米和小伙子的车冲进水库的地方。那时，雨下的很大了，两个人都成了落汤鸡。

林豹子联系了李队，李队带人亲临现场，打捞的结果林豹子不满意。确实是辆两厢的老式夏利车，这种车已经被禁止在山城营运了，这也是小伙子为什么在后半夜出来拉活的原因了。夏利车大头朝下开进水库三十多米的底部，司机是个小伙子，被卡在驾驶座里淹死了。小伙子的尸体被弄出来了，车子暂时没法打捞。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一次驾驶报废车引发的交通意外，也有队友开林豹子的玩笑，说林豹子发现了一起"自杀"式的交通事故。但林豹子不这样看，他上来倔脾气，穿上潜水衣亲自潜下水，在夏利车里找到了一个白色女式坤包……



回到刑警队后。林豹子和马二丫在白色坤包里找到了两部手机，二十四张百元纸币，三张五元纸币。再有就是三包纸巾和一盒十只装剩七只的安全套。但重要的物件是面对折的银质小镜子，展开时一面是小镜子，一面

是那小米和吴家庆的合影。

马二丫笑了笑,说:“这就可以解释了,可惜那小米的手机现在不能用。看来那小米也在夏利车里,她从水里逃了。林助,你分析的没错,是两个人在沟渠里看到了吴胖子被杀。你想啊,女孩子胆小,那小米一定吓晕了,的士司机自然抱着那小米逃跑,下脚重踩下沟渠的草也就可以解释了。只是的士司机为什么尾随那小米去盯吴胖子的梢?吴胖子是和什么人见面呢?会不会吴胖子在度假村里有女人,那小米才跟踪?也可能是那小米和的士司机杀了吴胖子。吴胖子有一堆女人,那小米也不可能只有吴胖子一个男人。我想,我先去度假村调查,顺便找到那小米。”

林豹子看看处在破案兴奋中的马二丫,说:“我去看看尸检报告出来没有。你先去把衣服整干吧。”

林豹子去找女法医,这个女法医是刚毕业分配来的助理法医,被佟川深深讨厌着。她叫宋美岩,长得歪歪扭扭的,像棵豆芽菜。说话是细声细气怕吓死人似的小心。在林豹子找到宋美岩时,宋美岩斜身坐在办公桌前喝茶,翘起的一只光脚尖上挂着一只黑色高跟女式皮质拖鞋,一踢一踢地撞击后脚掌,挺悠闲的样子。

林豹子和宋美岩不熟,见到宋美岩就轻声咳了一声,宋美岩扭脸看是林豹子,细声细气地说:“是林助呀,看报告呀?”

林豹子就感觉脖子里起了鸡皮疙瘩,忙说:“对,有得看吗?”

宋美岩说:“有的呀,多简单的无头胖男尸,一目了然啦。”

林豹子感觉身上的鸡皮疙瘩起了几层了,就想掉头跑掉。宋美岩指指桌子上的报告说:“看吧,有疑问可以问我,喝茶吗?极品绿茶。”

林豹子在椅子上坐下,想起衣服是湿的,怕坐湿椅子忙又站起来,边看尸检报告,边说:“早喝够了,是天然水,全身都喝够了。”

宋美岩说:“就是,你像掉水里了。”

宋美岩自己站起去加了水,问:“看完了吗?”

林豹子说:“看完了。一笔勾巴巴的破字,鸡爪子写的,闹眼睛,一目了

然嘛。"

宋美岩笑了笑,说:"字是给人认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就行,不用写得多漂亮。林助,要我的建议吗?"

林豹子说:"要,法医是尸体的代言人嘛,你说吧。"

宋美岩说:"在我这里你是可以抽烟的。知道吗? 我和佟川不同,因为我也抽烟,不讨厌烟灰。"

林豹子就摸出软包中华烟看了看,说:"我小心藏着,怕淋湿了,还是淋湿了。不过对付着还能抽。"

宋美岩说:"湿中华也是中华呀,好烟哦。"

林豹子对宋美岩的看法转变了,说:"你要是男的我认你当哥们。"

宋美岩就笑了,说:"林助,你听好了啊。我在无头胖男尸上得出了一个有力的结论,你的这个对手,这个凶手是个用刀的高手。正确地说,是个用解剖刀的高手。无头胖男尸的伤口是两处,一处是一刀割开喉咙,被害人最多能发出轻轻的'唔'这样一声。第二刀才是割头,刀在颈椎骨的缝隙中游走,高妙到碰不到骨头。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高明法医或外科医生能够做到这样割头。但我知道古代有个人可以做到。"

林豹子和宋美岩对下目光。

林豹子说:"庖丁解牛。"

宋美岩点点头,说:"对的呀。但是,林队,还有一种你不可能信的解释。"

宋美岩歪歪头,看着林豹子,笑笑说:"就是鬼割的人脑袋呀。"

林豹子不禁打了个冷战。

宋美岩说:"林助,如果我这里多了一具没丢失的,却被认为已经丢失的尸体。你会奇怪吗?"

林豹子愣了愣问:"你说女尸? 是……是佟川解剖的那具女尸?"

宋美岩说:"如果啊,我设想的没错,也许就是那具女尸。还有,那具女尸,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尸。"

林豹子说:"你是认为女尸没离开这里? 我也这样想过,下了大气力在这里找也没找到。你? 你是怎样想到的? 这可能吗?"

宋美岩说:"其实发现问题很简单的,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思考。我在今天早上接手割头胖男尸案时接手了这里。我在处理了无头胖男尸之后,没事了呀,就想一个活人怎样才能从这里带走一具女尸? 我设想了多种可能,但都行不通,也不够高明,他在玩心跳啊。我就又设想,如果一名法医想玩被迫失踪的游戏,用什么办法才好玩呢? 我又想,和女尸一起失踪才比较高深,也容易把我们引入他设想好的游戏里。"

林豹子的脸色变得苍白,咳嗽了几声,心口像被人狠打了几拳。这是他应该想到的。只是没有真正把佟川当成设计者来推断。

宋美岩熄灭了烟,说:"走吧,你跟我来呀。我是第一次推理一个案子,心里也没有底呀。我需要你帮我来证实一下我的设想有没有可能成立。"

林豹子随宋美岩来到解剖室,宋美岩指着存放尸体的一长排冰柜中的一只冰柜说:"林助,这是具男性碎尸,目前还不是全尸。一条腿、两条手臂和一段躯干还没有找到,我设想的结果是,这里是唯一可以隐藏女尸的地方。"

林豹子看着宋美岩,宋美岩歪歪头示意可以拉开冰柜。林豹子把冰柜拉出来,把包裹尸体的袋子打开,林豹子倒吸了口凉气,那具女尸曲着身体,猫样的抱着男尸的脑袋,一只手还压在男尸的一条断腿上,看上去像一个沉睡的双头人。在冷气飘升中,林豹子接连打了几个冷战……

案件急转直下,在技术部门将吴胖子的一部手机和那小米的两部手机进行处理以后,林豹子在吴胖子的手机里得到了一个××××××5678的手机号码。这个号码第一次是以短信的形式出现在吴胖子的手机上,时间是24日凌晨3点12分46秒。内容是:我在度假村路口等你。急!!! 第二次是24日凌晨3点45分47秒,是吴胖子呼叫的电话显示,没有通话时间。

当林豹子得到这个手机号,林豹子反而感到了茫然,这是佟川私人用的

手机号码，除了私交的几个朋友和家人，没几个人知道。

林豹子咳嗽了几声，擦额头上的冷汗。

马二丫说："林助，那小米的两部手机的使用程度不同，一部手机里存了许多和吴家庆往来的短信和通讯记录，应该是面对吴家庆专用的。另一部手机里应该是那小米社会交往的小圈子，通讯簿里的姓名都可能是假名，女尸秋雨的手机号也在其中。"

林豹子说："我去向李队汇报，你等等。"

林豹子向李队汇报后回来，又喊来叫刘铁军的年轻刑警，告诉刘铁军手上的案子先放一放，现在重点是割头男尸案和佟川失踪案。

刘铁军看着林豹子，抬手抓头皮，一脸的不高兴。

林豹子对马二丫说："马，这个案子越来越曲折迷离了。你和刘铁军顺着那小米这条线查下去，一是找到她，二是弄清她和女尸的这个小圈子。我去趟电视台。"

马二丫看着林豹子担忧地说："林助，你是不是病了？你满脑袋汗。"

林豹子说："我？告诉你吧，病怕我。快去吧。"

马二丫叫刘铁军准备走了。

刘铁军问："丫，丫，别急，咱俩谁听谁的？"

马二丫回答："我从头跟的这案子，你是新手当然要听我的，咱俩又都听林助的。"

刘铁军说："幽默。我一口气办了三个半截的案子，现在又成了配张，谁都能打……"

马二丫不耐烦地说："废什么话？走了。"

3

林豹子从电视台出来，坐进车里，就趴在方向盘上了。他真的病了，脑

袋痛得像挨了炸弹的炸。

林豹子在车里挺了一会，想想这样不行，挺不过去整趴窝了就完蛋了，就开车去了医院。在急诊室挂了急诊，就排队等打针。排队等急诊是需要耐心的，林豹子等得心急也正常。

急诊室的门开了，一个病人出来，急诊医生无意中向外看，就看到了满头大汗的林豹子，就迟疑了一下，想打招呼又忍了。加快速度打发了排在林豹子前面的两个病人。等林豹子被喊了号码进来，急诊医生给林豹子听了诊，说："林警官，你是重感，又引起了轻度肺炎。需要卧床治疗。你需要住院。"

林豹子一听就急了，说："心黑了，太黑了，咳嗽两声就住院。你们医院穷疯了吧？我虽是全公费医疗也不能胡整。你别废话，打一针，我忙着呢。"

急诊医生摘了口罩，看着林豹子笑，林豹子说："我当是谁成了黑心医生？原来是小丫头你啊。"

这个医生是长得像豆芽菜的宋佳岩，她说："这周我轮值急诊。知道吗林助，我是医生，黑心你也得听我的。"

宋佳岩写了诊断，说："去吧，住两天我保证你马上可以工作。另外还有罗祺的事和你说。本来我想找你来的。"

林豹子没招了，乖乖地去住了院。脱了湿衣服，换上患者服，觉得也算值，可以晾湿衣服了。然后躺下来，一口气三个吊针打过，林豹子去撒了尿，嗅着尿水中的药味，心说，二百多元，一下就尿出去了。不是全公费，老百姓谁受得了。回来躺在病床上，不一会儿困了，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沉极了，一下子睡进了晚上 8 点，要不是闹肚子林豹子不会早醒。

林豹子醒了，就跑去了卫生间，放出了麻烦回来，就看见宋佳岩和宋美岩坐在病床上等他。

林豹子说："好吗？我老婆没来你俩来了，我不是韦小宝啊。"

宋佳岩和宋美岩嗤嗤笑。

林豹子又说："不对，你俩怎么回事？认识？还是一个妈生的超生游击

队,名字泄了底了。"

宋佳岩说:"林助,我和她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和一对双胞胎兄弟生的姐妹呀。你仔细看呀,我俩是不是挺像的哦?"

林豹子说:"是像,我送罗祺来住院时就感觉宋医生像一个谁,但没想到能像一颗豆芽菜。现在整齐了,两棵豆芽菜。"

宋佳岩和宋美岩又笑,宋佳岩说:"看起来你好多了啊,我们可以谈事了吧? 走吧,去我办公室吧。"

林豹子说:"和你们俩说话起鸡皮疙瘩。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俩有毛病,尤其是宋法医。假如啊,我说假如,假如你们说话去掉呀、嗯、喔、哦的尾音,就没毛病不刺激人的皮肤了。"

宋美岩愣了愣似在回味。

宋佳岩却说:"去你的,你身上本来就全是鸡皮疙瘩……"这句话说得幽默也有错误,宋佳岩的脸一下子通红了。

林豹子说:"这有啥? 男人是泥做的。我身上多了点沙子正常。"

宋佳岩和宋美岩又嗤嗤笑。

宋佳岩说:"这家伙是贫嘴刑警。"

在宋佳岩的医生办公室,宋佳岩先叫林豹子吃了宋美岩带来的食物。然后才给林豹子看 CT 照片。林豹子看着一个个人的大脑的扫描照片,问:"这是罗祺的脑袋吗? 有什么问题吗?"

宋佳岩说:"是的,罗祺的脑部病变使我产生了联想,我就和美岩一起反复研究。这就是想告诉你的原因。我和美岩都认为,不能找罗祺的丈夫来谈的。"

林豹子说:"啊,这样,那你说吧。我和我老婆都应该照顾罗祺。"

宋佳岩把照片中某一个照片放大,说:"简单说吧,罗祺大脑的这个部位受过重创,直接的结果是部分失忆,也就是大脑中储存的部分信息会丢失。而且患者并不认为她已经丢失了部分记忆。在生活中轻易地也体现不出来,面对那一部分过去的事或人时,会表现出似是而非的游离状态,往往一

闪就过去，根本无法去抓住。但日常里会无缘无故地烦恼。"

林豹子抓抓头皮，又点点头表示明白。

宋美岩接了话题说："那么，这个有两年之久的旧创除了丢失了两年前的部分记忆，在现在能引起什么呢？林助，你听好了呀，如果有一种药物刺激了这里，患者的大脑会产生，这么说吧，用怪异景象、怪异境界这两个词吧，患者的大脑一旦进入怪异境界，会产生怪异景象，会引起死亡。在医学上称之为大脑缺氧引起的死亡，或睡梦中窒息死亡。"

林豹子一下想到了救助罗祺时，罗祺表现出的"安静"和"幸福"状态，往深里想象就打了个冷战。

林豹子问："罗祺喝的干红葡萄酒有问题？"

宋佳岩说："不是干红葡萄酒本身有问题，是干红葡萄酒里面被加了其它物质有了问题。"

宋美岩说："林助，你的案子的突破口又多了一个。"

林豹子说："得了，我走了。"

林豹子走了两步，又扭头对宋佳岩说："医生丫头，什么重感？什么轻度肺炎？你就骗我吧，就一小感冒，黑了我二百多元。"

宋美岩说："怎么不知好坏呀？我姐是想既治了病又能叫你好好休息，你是好刑警她才帮你的。下次请我姐吃大餐啊。"

林豹子摆摆手走了。

林豹子驾车行驶在新华大街上，心里在想着佟川。不错，许多线索都指向了佟川，但林豹子有不同的推理。

第一、佟川为什么先藏女尸后失踪？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失踪方式了吗？失踪的动机是什么呢？

第二、如果佟川约出了吴胖子，又杀了吴胖子，他有必要留下吴胖子的手机暴露自己吗？那么会不会是佟川杀人后被的士司机和那小米发现，才来不及进一步处理尸体呢？但为什么来得及割走吴胖子的脑袋呢？的士司机是在什么情况下，在离开现场五百米的地方冲进水库的呢？那是一段直

路，没可能不受外部影响而拐下山坡吧。

林豹子抬左手去揉太阳穴，头脑中闪出了一个镜头，是佟川去卫校讲解肢解尸体的一个镜头，后经佟川对林豹子讲述，才印在林豹子的脑海里。据佟川说，他在 12 分钟里完整地取出了一具尸体的整根脊椎骨，惊呆了听课的学生。

林豹子又想起了宋美岩对凶手的描述，就拍了一下方向盘，他决定调整破案的程序，从佟川开始进入。

林豹子正开着车，马二丫给林豹子来了电话。

马二丫在电话里说："寻找那小米没有进展，我和刘铁军想，那小米是不是也淹死了。水库那么深，那小米游出车再游上岸比较难，刘铁军去水库找线索了。但其他方面有点进展，正在深入了解女尸秋雨和那小米的小圈子。"

林豹子说："好，都会动脑袋了。好，每一个疑问都要盯住解决了，咱是笨人，不是福尔摩斯，多动嘴、多动手、多跑的本事应该超过福尔摩斯。接着整。"

马二丫又说："林助，电视台新闻播了咱们捞出夏利车的事。这不是告诉凶杀有一个目击者没死吗？凶手肯定会追杀那小米的。李队这一招又损又弱智，还说是报废车造成的交通意外呢。"

林豹子说："不是李队说的，是我。你如果不想那小米被杀就先于凶手找到她。"

马二丫似乎吓了一跳，在电话里惊叫了一声，说："林助，你也用这损招啊？缺德冒烟加弱智白痴……"

林豹子声音高了，说："这是迫使那小米主动出来找我们。好了，留心吧。"

林豹子在新华桥头停了车。下了车，进了新华桥头的新华超市。去找了当经理的小姨子白彩云，叫白彩云领着去取了一箱原汁葡萄酒。在路过卖香烟的柜台时顺手抓了两条十元一包的软包人参烟，就要走。

白彩云说："姐夫，这次你付款吗？一共加起来五百多了。这两条烟就两百元。"

林豹子说："你姐来付。我走了。"

白彩云说："姐夫，你就不能揍我姐一顿。揍狠点，夺回哪怕一半、一小半、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经济权？告诉你你揍我姐我和老爸都帮你。"

林豹子说："行，等我忙完这一阵儿有功夫养养力气再揍你姐。你等着瞧好吧。"

白彩云就叹了口气，对收银员说："记我账上，秋后算总账。"

林豹子没回家，把车开到3号楼下。就坐在车里抽烟，感冒刚刚好，抽烟不是味道，林豹子抽了三支也就不抽了。林豹子提着原汁葡萄酒上楼，上了3楼，按响了301室的门，按了三次，林豹子才听到有人走来开门。房里的罗祺透过门镜，看是林豹子，才开了门。

罗祺的这个举动叫林豹子比较放心。林豹子几天没见到罗祺了，这一次看到罗祺吓了一跳。

罗祺整个人似乎小了一号，却穿着红色的泳衣泳裤，挺前翘后，性感极了。身上不行，有酸臭味。长长的黑发多日不洗，都成绺了，像挂在脑袋上的乱草，而且眼角还挂着眼屎。

林豹子冲口就说："你要埋汰死啊，你还是罗祺吗？"

罗祺一本正经地说："是啊，是我啊。我知道我臭极了，你嗅久了就没味了，比尸体味强。进来吧，等你好几天了。"

林豹子有点莫名其妙，进了门，又冲口而出："你反了天啊。"

林豹子看到整个的客厅像个垃圾场，没下脚的地方。四个布料沙发全散花了，零零落落散了满地木料和海绵、布片。

罗祺嗤嗤笑了，说："小心点，别踩到小皮箱子，它可难找啦。好几天都找不到，你别一脚踩坏了，那就更找不到了。你坐柜子上吧，但不能动。"

林豹子在老婆说时还不大相信，又看看卧室，更惨。被子成碎片了，床也散架了，只剩床垫子是完好的。

林豹子说:“行,你创造了奇迹。”

罗祺就又笑了,说:“你来了太好了,我可以睡觉了。好久了,有一个女孩总来我的梦里和我做爱。那多好啊,我喜欢她。可是现在她变了。变成了一个绿牙齿的女孩了,还老叫我喝汤。你别不信啊,是真正的人头骨熬的汤。我不喝女孩强迫我,我怕了一喊豹子,你就来了。”

罗祺又笑了笑,说:“豹子,我不臭了吧?你坐了一会了嗅不到了吧?那就和我做爱吧,我好久没做爱了。然后再口交也行,我保证不皱眉头了。”

罗祺就往下脱泳裤。

这是林豹子想不到的,林豹子走过去抱起罗祺,慢慢地在房间里原地转圈,边说:“做爱,做爱,做了爱再睡,睡了再做爱。”

罗祺嗯嗯几声就睡着了。

林豹子一边抱着罗祺,一边用脚一点点扫开了杂物。把罗祺放在床垫上,又找了比较完整的毛巾被给罗祺盖上,望着罗祺睡梦中的脸吸了吸鼻子,就悄悄在酒柜里把罗祺的七瓶干红葡萄酒用原汁葡萄酒对换了,就走了,走时没有关上灯。

林豹子把车停在自家楼的车位上,抱着葡萄酒的箱子回了家,打了房门才知道老婆没在家,但客厅里的灯亮着。

林豹子坐在沙发上回想抱罗祺的感觉,心里有些隐隐地疼了。一个那么好的女人,只怕要毁了。正乱想着,老婆开了门回来了,瞄了林豹子一眼,问:“吃了饭了?”

林豹子点点头,白彩霞看看放茶几上的葡萄酒的箱子,问:“哪来的酒?”

林豹子说:“你迟早会知道,现在你先别管了。”

白彩霞扭脸望着林豹子,反常地没有追问,脸上还笑盈盈的。这是怪事,这不正常,就让林豹子心里发了毛。看着老婆走过来,看着老婆把自己拽起来,看着老婆在自己的嘴上亲了一口,林豹子的心里更毛了,问白彩霞:“你没病吧?更年期提早来了?”

白彩霞笑了,说:“今天我才知道应该对你放心了。你就是口头上占点

臭便宜。真格的你不行。去吧，你都臭了，好好洗干净。"

林豹子抓着头皮进卫生间洗澡去了。

林豹子洗了澡，光着身子出来时，问："整什么事呢？还关了灯？"

白彩霞在床上说："过来，给你奖励。"

林豹子本来没有整事的情绪，又突然有情绪了，就上了床。白彩霞今晚努力极了，也影响了林豹子，两个人像久别后的相遇。

完事了，林豹子想睡了。

白彩霞突然问："你抱着罗祺那会jj翘了吧？"

林豹子吓一跳，一下明白了。冲口说："你在山坡上偷看？我说你啥好呢，你他妈的缺老德了。"

白彩霞没恼火，嗤嗤笑，说："我看见你去了罗祺家。罗祺一定又是那种样子我能不偷看吗？老公，翘了才正常，没翘才不正常，重要的是翘了也不整才是好男人。"

林豹子心说，真的，真他妈的翘了。正想着，老婆钻怀里了，两个人互相抱紧了，就睡了……



就在林豹子和老婆睡了的同一时间，罗祺一下子惊醒了。眨着幽幽闪光的眼睛四下看，就慢慢起来了，在酒柜边的抽屉里拿出手机，就给佟川打电话，电话通了，嘟……嘟……是忙音。

罗祺自语说："过了12点了，他又不回来了。"

罗祺就去开启了一瓶和干红葡萄酒外观一样瓶子的原汁葡萄酒，没看差不多的商标，倒了一大杯开喝，喝嘴里就皱起了眉头，连鼻翼都气得一扇一扇的。拍了下桌子，自语说："葡萄酒味的糖水，佟川回来了给我换了酒。"

罗祺就满房间找佟川。自然是找不到的,却在酒柜外的地上找到了大半瓶喝剩下的干红葡萄酒。

罗祺一下就笑了,慢慢倒了一大杯慢慢喝一口,把脸扬起幸福地笑,就又喝了一口,一手拿着手机,一手举着酒杯坐在床垫上,给佟川发短信,内容是:我找到酒了,就明天吧,我准能找到小皮箱子抓住你和女尸。她没有我好。信息发走了,罗祺就慢慢地喝干红葡萄酒,眼睛却盯着手机的屏幕,手机闪了闪,响了,有了信息,罗祺急忙看,内容是:宝贝,你该睡了,我在准备给你做汤。乖,好好睡。

罗祺笑了笑,又自语说:“又吓唬我,我还没做梦。”但是,罗祺困了,躺下了,就睡着了……

……

罗祺赤裸着脚,穿着红色的短裙,轻盈地走进地下室。一只一只的老鼠尾随着罗祺的脚往前跑,在一个房间的门前,罗祺停下了,一只只的老鼠吱吱叫着跑开了。

罗祺抬起手想敲门又放下,迟疑时,门开了,一个穿吊带白色裙子的女孩站在门里对罗祺笑。

罗祺也笑,这两个女人的身材五官都是精致的。白裙女孩伸出手,她的指甲是绿色的,罗祺也伸出手,握住了白裙女孩的手,一闪就闪进了房门。

白裙女孩抱住了罗祺,一只手伸到罗祺的背后关上了房门,就亲吻罗祺。罗祺也激动了,也回吻白裙女孩。两个女人的衣服在亲吻中互相脱掉了,罗祺把头仰起来,把胸挺起来,白裙女孩在亲吻罗祺的乳房、小腹、下面。罗祺兴奋地叫,就软倒在小床上了,又一翻身,压住了白裙女孩,亲吻白裙女孩的下面。两个女人像两个相合的四脚板凳,相吸相吻。

罗祺的一条腿踢翻了一只瓶子,清脆脆的颤音使两个女人安静了,都支棱着耳朵听房门,又看着对方嗤嗤笑,又互相亲吻……

罗祺穿上了红内衣、红内裤。斜坐在小床上看着白裙女孩点起了酒精炉,放上了一口银色的锅。白裙女孩甩甩头发,敞开锅盖,翘起小嘴吹了吹

气看看锅里的东西，又盖上锅盖。坐回床上，把头枕在罗祺的腿上，罗祺摸白裙女孩的脸，白裙女孩搬低罗祺的头，两张嘴巴又吻在一起，罗祺的脸向前探，白裙女孩分开双腿，白裙女孩的左腿伸出了床，碰撞了银色锅，银色锅翻了，滚出了一颗胖大的头骨，头骨热腾腾飘着白气……

……

罗祺打一哆嗦，叫一声：豹子！从床垫上一下坐了起来，闪闪发光的眼睛向房间的四周打亮，没有豹子。就低头看下体，红泳裤早就脱掉了，床垫上已然湿了一大片……

罗祺抓着头发想，脑袋越发糊涂，却突然喊："豹子，我和你刚刚做了爱吗？豹子，我给你口交了吗？我没皱眉吧？"

陈锋从帝皇洗浴中心出来的时候看了下表，是午夜12点20分。今晚是好哥们徐成富为一个朋友找他贷款请吃饭、请洗澡，又顺便整了一个小姐。小姐的口技很好，整的陈锋挺舒服。陈锋还奇怪，小姐吞下他的体液时，眼睛上翻看着他的脸眨了一下，亮了一闪，显得挺高潮，为此，陈锋多给了三百元。

在开车前，陈锋抽了支烟，烟没抽完老婆来电话了，陈锋接了电话，对老婆说："没事，玩儿一会，错不了，给他贷一百万。对，回扣十六万，先付的六万在车上。没事，你睡吧。好，我少喝酒。"

陈锋挂了电话又抽第二支烟，烟抽完了不想回家。想去整个牌局玩，就翻手机通讯录，一个人名、一个人名地看，看到了佟川，就敲了一下大腿，想一想，呼叫了佟川的电话，电话通了，但没人接听。

陈锋就自语说："这小子变态升级了，听电话不出声。"

陈锋就改了主意想回家了，在启动了车子驶上滨江西路时，陈锋的手机突然响了，陈锋用耳机接听，问："谁？啊，你啊。尿性啊。打电话不接？整女尸呢吧？我？我在滨江西路上，桥西五十米。好，等你，操，你感冒了？"

陈锋在公路边停了车，抽着烟等。过了大约20分钟，陈锋开车门下了

车,走到车后厢处,往江堤下撒尿,尿还挺足的。尿完了,陈锋靠在车门上抽烟,一边往老江桥上看,这一圈的路灯使用挺有特色,三五秒钟就换一种颜色。不时有车子在老江桥上来回跑。也偶尔有车子经过陈锋的车边往前去。

由于白天下了雨,夜晚就凉爽。陈锋穿着 T 恤半袖有点冷了,又看下表,又过了 10 分钟。

陈锋就打电话催,可是电话打不通了。陈锋叹口气,想和佟川多久没联系了,想不清楚,就又想再等一会儿。

陈锋又叼上一支烟,想点火又忍了,把烟拿在手里玩。正玩着,听到脚步声,是女人高跟鞋敲地的声音。

陈锋转脸看,看见一个穿白色吊带裙子的女人走过来,女人挺调皮,边走,边用脚踢地上的一个啤酒瓶盖。

陈锋眼睛眯了一下,女人的身材好极了,一步一踢动态美丽动人,挂在肩上的小包一甩一甩的。

女人这一脚使劲大了,啤酒瓶盖跑到了陈锋的脚边,陈锋抬脚就踩住了。女人抬头看到陈锋似乎愣了一下,陈锋也看清了,女人长了一张小小的精致的脸。女人笑了一下,加快脚步走过去。

陈锋的鼻孔里嗅到了淡淡的薄荷的气味。在这一刻里,陈锋判断出女人不是做小姐的,但陈锋想试试。

陈锋说:"五百。"

女人回头看眼陈锋,满脸惊讶想问话,但没有开口,也没有停脚。

陈锋又说:"一千。"

女人不停步,陈锋失望了。但冲口说出五千。女人停下了脚,用极优美的姿态转过身,说:"小样,怎么不早说。"

陈锋一下子心疼钱了,心说,妈的还是小姐。

女人走过来歪着脑袋对着陈锋的脸伸出白净净的一只手。

陈锋说:"五百,不干就滚蛋。"

女人笑了笑，说："一分钟一百，不整你就滚你妈的蛋。"

陈锋想，整一下也行。这么精致的女人少见，说："上车，一分钟三十。"

女人说："车外，一分钟五十。"

陈锋咧嘴笑。女人的双手缠上了陈锋的脖子。陈锋的双手翻起女人的裙子，低头找女人的下面。陈锋吸了口气，女人里面什么也没穿，身材美极了。但是，陈锋愣了一下的工夫，他不自主地被女人弄得转个圈背对女人了，还没明白怎么会这样时，女人的右手从陈锋下巴下面划过，陈锋轻轻唔了一声，上半身被摁得趴在了车身上，四肢挣扎抖了几下，就不动了，血就顺着车身往下流。

女人笑了笑，提起陈锋的头，右手从陈锋的脖颈划了一圈。又提起挂在肩上的小包，抖开成了个大包，套上陈锋的脑袋，双手合抱着把陈锋的脑袋从脖子上搬下来，一甩一甩提着，找到那个啤酒瓶盖，一步一踢，一步一踢地向老江桥走去……

5

凌晨 4 点 34 分，林豹子被电话吵醒了，接了电话听了几句就说："好，张大姐，李队不在就得我去。"

白彩霞也就醒了，问："有案子？"

林豹子边找袜子边说："没错。"

白彩霞一下坐起来了，说："换干净的衣服，等等。"

白彩霞光着屁股下床帮林豹子找了衣服，又帮林豹子穿上，在林豹子嘴上又亲出了一个响，说："小心点啊。"

林豹子不习惯了，心里直发毛，说："你没事吧？"

白彩霞说："没事啊，去吧。"

林豹子往车里坐时觉得屁股兜里有东西，摸出看是钱，点了一下是一千二百元。就掉头下车，想还给老婆，要不老婆日后问起准干一架。

白彩霞却从阳台上喊："看到了？零花钱，可劲造吧。"

林豹子有点感动了，却不太明白老婆怎么变了。

林豹子赶到现场的时候。马二丫、刘铁军、宋美岩等等一堆警察都到了。

马二丫汇报说："林队，死者是环卫工人刚刚发现报案的。死者和吴胖子一样，脑袋被割去了。死者身份证显示死者叫陈锋，二十九岁。是银行信贷员。死者的车后备箱里发现现金十一万元，没有丢失。"

刘铁军说："林队，现场四围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线索。但可以证明这是案发第一现场。"

林豹子就向尸体走去，尸体被白布盖上了。林豹子掀开一角看了一眼，问蹲在地上眯着眼睛抽烟的宋美岩："宋，又是那个用刀高手干的？"

宋美岩说："是他呀。林队，死者死亡时间是 12 点到 2 点之间，更精确的时间是 12 点 30 分到 1 点 30 分之间。这家伙也许是疯子，居然四十八小时连割了两个男人的脑袋，刀法用得好极了，他和咱们干上了呀。"

林豹子的身上又起了鸡皮疙瘩，就皱了皱眉头。

马二丫走过来说："林队，死者在午夜 12 点 22 分、12 点 31 分、12 点 57 分都通过电话。我们核实了，12 点 22 分的电话是死者妻子打进的，12 点 31 分是死者打出的，但被叫方没有接听。12 点 36 分是死者接听的，12 点 57 分是死者打出的被叫方没有接听。被叫方的电话号码是×××××××5678。"

林豹子从马二丫的嘴里听出了紧张，他听了×××××××5678 的手机号码心头也是一颤。这还是佟川的电话号码。

林豹子一阵懊悔，为什么在吴胖子死后，没有监控这个电话。是他，他一直不能确信是佟川参与了案子，但至少他应该想到凶手还会利用这个手机号码……

林豹子正思索时，刘铁军说："林队，是不是收队？天亮了人就多了。"

林豹子说:"好,收队。我告诉你们我不是'队',差一大截呢。李队、张队才是'队',这两个'队'知道你们叫我'队',一误会就找我麻烦了,你们嘴上少缺德吧。"

一堆警察听了,愣了愣都笑了。

马二丫说:"林助,你成了林队要请客的。"

林豹子说:"吃你小弟的羊肉串,我请。不是林队也请。今晚吧。也方便咱们聊聊案子。"

刘铁军想说什么,叫马二丫捣了一拳,就笑着闭嘴了……

第四章

林豹子拿了干红葡萄酒的成分检测报告看了。这和宋家姐妹事先的分析一致，长期喝这种被加入其它成分的干红葡萄酒，如果一旦过度，可能引起突发性脑缺氧死亡，或突发性窒息死亡。而在死亡发生后是不容易得到非正常死亡证明的。而且对脑部受过损伤的人更是致命的。由此林豹子想到，上次他救助罗祺的时候，就是罗祺第一次的死亡时间。

1

林豹子真的成了“队”，是“副队”，主持重案工作的“副队”。原副队张大姐升“队”，成了张队。李队升任副局，称李局。林豹子突然升职了，事先又是毫不知情，虽然心里偷偷开心，但也觉得莫名其妙。

李局主持刑警队开会，命令张队、林豹子必须早日破案，否则将引起社会恐慌。他要刑警队组织警力，首先攻破割头凶杀案。

林豹子在会上介绍分析女尸案、佟川失踪案、割头凶杀案是相关联的案件，建议三案并成一案，集中警力破案。自然的，林豹子的建议获得了通过，自然的，由林豹子主持此案……

陈锋的妻子来认尸了。这个女人看到了陈锋的无头尸体才哭，她确定无头男尸就是陈锋。但交待不出陈锋为什么会携巨款午夜出现在偏僻的滨江西路。陈锋的案子将有检察机关介入了，因为涉及了经济问题。但据陈锋的妻子交待，陈锋和佟川没有来往，认不认识不清楚，至少她没听陈锋提起过佟川，也没见过佟川。

然而，距吴胖子被杀已两天了，吴胖子的妻子却没联系上。据别人说，吴胖子的妻子两天前外出了，手机也打不通。而且，在调查中，无法确认吴胖子坐了什么车到的度假村路口，是否是和那小米坐的同一辆车，也没有进展。

林豹子忙到了晚上，放出去的人马都回来了。林豹子就告诉大家可以回家了，明天接着查。他还想赶着去找罗祺，看看在罗祺那里能否弄出关于佟川的社会关系，因为林豹子已经意识到这个案子是围绕着佟川展开的。可是，新老部下却不走，林豹子看到马二丫在抠手心，不时还看他，他才明白过来，就说:“我知道了，老早就上了马二丫的当了。走吧，去吃马二丫小弟

的羊肉串。"

马二丫一下子就笑了。

新抽调的刑警马兴祥冲女刑警方亚男挤挤眼睛,说:"林队,使个大劲吃羊肉串,太那个了吧?"

方亚男说:"就是,我提议,我出一百,咱们AA制请林队吃老金狗的狗肉。"

刘铁军嘿嘿笑说:"我没意见,不过我那份发了饷再出。现在我的口袋比脸干净。"

方亚男说:"去,抠门。你回家吃自己吧,每次都这样。"

马兴祥说:"这家伙在谈四个女朋友,四个女朋友胃口都比较大,他就钱紧。"

马二丫不好说什么了,又抠手心。

林豹子说:"瞧不起我请羊肉串? 我保证,啤酒管够,羊肉串管饱。不过吗,不去我不强迫。马,去叫上宋法医,咱们出发。"

马二丫开心了,去叫了宋美岩。

吃羊肉串的地点还是流氓街。流氓街上到了晚上还是那么热闹。马二丫张罗找了僻静点的角落,招呼大家坐着小圆凳围着小圆桌围成一个圈。就有一个姑娘笑嘻嘻地上串,姑娘白白净净娃娃脸挺好看。

马兴祥就盯上了,说:"二丫妹,你还有个漂亮妹妹啊。嘿嘿!"

马二丫看看姑娘看看马兴祥就明白了,说:"小样,你感冒吧?"

方亚男说:"一看就急眼了,连妹都叫了还不感冒? 二丫姐,咱漂亮妹妹不能找没出息的刑警。"

刘铁军说:"就是,刑警找好点的女朋友比较难,是弱势股。"刘铁军这是有感而发。

马兴祥说:"丧气话。二丫妹家的三丫妹我一定追到手。我可不是弱势股。"

马二丫说:"行,小子,你快追。你追上了我谢你。为了这丫头,我小弟

说不上大学了。两个人要一起从流氓街开始创业。"

马兴祥一下子没电了，说："咱不能和人民群众抢女朋友。算了吧，林队，咱大伙干一个。"

林豹子和马兴祥碰了碰啤酒瓶子。在这种羊肉串摊喝啤酒都不用杯子，也没有杯子，都抱瓶喝。

宋美岩坐在林豹子旁边，忘了喝酒在看一个女人。女人穿件宽松式的白色吊带裤，白色短式无袖衫，独自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喝啤酒，只见女人长发一甩，下巴一扬，就一口气喝进去一瓶啤酒。女人的脚边，已经整齐地放了四个空啤酒瓶了。

宋美岩叹息了一声，心说，这个女人真是精致。上帝太神奇了，把小小的五官放在一张小小的脸上，居然组成了精致的脸。

宋美岩看傻了，歪着脑袋也看直眼了。

娃娃脸的姑娘又往白衣女人的桌子送了一根鸡翅、一瓶啤酒，还坐下来笑嘻嘻地和女人说话。

马二丫这时喊："徐娟，再上三十个羊腰子，这帮家伙需要补腰子。"

这话说得粗糙，白衣女人和其他听到的人一样也笑了，抬头看马二丫这堆人。

徐娟对白衣女人说了句什么，她不动窝，扭头喊："马四，你姐要加三十个羊腰子，加速。"

林豹子也就往徐娟这边看，正看到白衣女人一扬下巴，一口气喝进去了半瓶啤酒，喝啤酒的样子好看极了。

林豹子说："这是女人吗？喝酒的样子漂亮得像只妖精。"

其他人也看。

马兴祥说："真的，真像妖精。咱们马、方、宋三丫头把身上最好的部位整一个人身上也比不过人家半个。这三个丫头是女人吗？"

马兴祥的脑袋同时被马二丫和方亚男的拳头击中了。

宋美岩说："林队，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林豹子说:“我的脑袋也在转啊。你说。”

宋美岩说:“林队,杀死陈锋的凶手会不会是女人呢?”

林豹子一愣说:“说不过去吧? 女人用多大劲才能杀死一个男人,并割下男人的脑袋?”

宋美岩说:“是呀,但我在死者的左手尾指缝里发现了一根细软的头发。12.4 厘米长,头发不是完整的一根,是断掉的,发质很好,应该是会保养的女人的头发。”

林豹子说:“会是从女人头上扯断的吗?”

宋美岩说:“不能确定,比如我吧,有时拢拢头发,手指上就会挂上一根,有时几根。但一般不是断掉的。”

周围的几个人也留意了林豹子和宋美岩的话。

方亚男说:“我也是,头发很容易挂在手指上。”

马兴祥说:“会不会是死者自己的头发? 他老婆说他可是中分式的头型,留中分式头型的男人一般头发细软,而且稀少,就会留的较长,那样才遮丑啊。”

马二丫笑嘻嘻地往刘铁军脑袋上看。

方亚男说:“分析的对。这家伙就是中分发型,也许是他的头发。”

刘铁军摸摸头发也就笑了,说:“我看咱们主攻方向可能错了。林队你想啊,我们得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是啥呀,像没头苍蝇,在凶手后面追,吃屁吗?”

马二丫说:“我同意,我想追查吴胖子的关系网,找出可能杀他的仇人。至于陈锋,我看也许有人知道了割头男尸案,才模拟了杀吴胖子凶手的手法,那应该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谋杀。如果不是谋杀,那十一万元怎么不丢?”

宋美岩说:“我看呀,主抓佟川这条线才是主要方向。”

林豹子说:“咱们好好想想,咱们从头来。我怀疑女尸案和佟川失踪案、割头凶杀案没有直接的关系。女尸案是被利用的道具。整清楚女尸的死因和身份,就可以放手了。但现在还不行,需要宋法医再在女尸上找线索,刘

铁军要尽快把女尸的背景整清楚。马兴祥去查一下黑车，争取找到吴胖子有可能坐的车。马二丫老样子，还从那小米的线找下去。方亚男你也有事，找到吴胖子的老婆。现在看起来我们是一头雾水，这也不能说什么线索有用没用，追下去肯定会柳暗花明。"

林豹子这样说了，就等于吃羊肉串结束了。

马二丫说："徐娟，腰子，腰子。林队，腰子上来了，瓶中酒结束。"

宋美岩整个晚上也没吃多少东西，光抽烟了。这会又看那个白衣女人，白衣女人已经走了。宋美岩就问站一边等结账的徐娟，那精致女人是干什么的？

徐娟一歪脑袋说："玩泥巴的，是我老板。"

徐娟看着大家站起来要走了，又喊："谁结账？两百元整。"

林豹子猛然打了声嗝，说："我。"

马兴祥说："真不如吃老金狗了。"

马二丫嗤嗤笑……

2

林豹子在罗祺家换回来的那七瓶干红葡萄酒不见了。林豹子找一早上了，他记得拿回来时放茶几上了，但找不到了。

林豹子耐着性子等到去晨练的白彩霞回来，就问老婆。

白彩霞说："你还好意思问？彩云说你欠超市的账老爷子给还了。我想这葡萄酒你又不喝……"

林豹子急忙问："你给咱爸了。"

白彩霞说："没有。老爷子爱喝大泉源白酒。那些干红我送新华超市代卖去了，说好了卖了钱放彩云那留你欠账用。"

林豹子差点气疯了，指着白彩霞的鼻子说："那是办案证物。混吧，整吧。等你妈修理你个臭老娘们。什么破脑袋整天钱钱的，去银行和金库睡一块吧。"

林豹子边吼叫边急忙忙冲出门，开车走了。去新华超市找白彩云要那些干红葡萄酒。可是，林豹子去早了，新华超市还没开门，林豹子就坐在车里等。在7点40分的时候，林豹子的车门被一个人突然拉开了，是马兴祥打着呵欠钻进来了。

林豹子看看马兴祥，问："没洗脸咋的？昨晚没回家？"

马兴祥打个呵欠说："是啊，查黑车吗。黑车下半夜才出来跑。我说林队，你别说，我真查到了一个老小子，一下子，全对上号了。但是我想了，也没什么大用。"

林豹子说："仔细说，说全了。别犯老毛病增一句减一句的，快说。"

马兴祥不是刑警科班出身，是特种部队转业的侦察兵分配进公安局的。先进劳改支队当管教，六个月后进警队，然后进刑警队。侦破能力不算突出，格斗枪械能力超一流。平时办案爱主观判断。所以林豹子才提醒他。

马兴祥也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借点烟的工夫，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经过，然后才讲出了找到黑车司机的经过……

昨晚大家吃羊肉串散了之后，马兴祥没走，他是个有耐力的急性子的刑警。他在这一圈转悠，想怎样进入行动。凭以往的经验，马兴祥知道黑车也是分片的，就是一片一片分出拉活的势力范围。不是这一片的不能在这一片拉活。当然，跑在街上拉流动的客是另一回事。

马兴祥虽说刚刚加入这个案子，但知道吴胖子的靓雅啤酒屋在流氓街上，也和同事沟通过吴胖子被杀的案子。情况都是了解的，因此进入工作也比较快。

马兴祥了解一般啤酒屋的营业结束时间是凌晨。马兴祥就推算出吴胖子是在啤酒屋关门后才打车走的，这也和吴胖子的死亡时间应合的。

马兴祥就守在流氓街等到午夜1点钟，其间，也看到一些黑车拉客，他

凭感觉没去调查。

在 1 点 30 分左右，一辆黑车出现了，是辆破旧的两厢夏利车。司机是个大胡子，大胡子下了车，从兜里掏出一个馒头，跑到一家烤串摊前，找了一根铁签子穿了馒头在炭火上烤。

烤串摊的老板说："胡哥，还这么拼命？只吃一个馒头挺不多会儿，来点串就馒头，你开车不给你酒喝，串算我的。"

大胡子说："谢了，这就是活着。为了老婆孩子吃米饭，这值。"

马兴祥认出了这个大胡子，大胡子姓胡，外号大胡子。曾经是一个爱打架的劳改犯。就装作醉酒的样子去拍车门。

大胡子听到了，看来活了，说："等会，等会，还差两口。"

大胡子把剩的小半个馒头塞嘴里就跑回来，招呼马兴祥上了车，使劲咽下馒头，才问："去哪呀兄弟？"

马兴祥说："去度假村。"

大胡子说："兄弟，坐咱这玩意得先给钱。到地上下车你就走，碰上拦车的有人问你就说咱俩是朋友，去玩的。你给二十，咱干这个也真不容易。"

马兴祥说："有这么严重吗？"

大胡子说："你没看电视？我一个小兄弟就送活去度假村，结果开水库里淹死了。这出事了管得就严了。"

马兴祥就给了大胡子五十元的一张纸币，又把手铐丢在大胡子的肚皮上了，叫大胡子自己戴上。

大胡子吓一跳，说："难怪我今天眼皮跳，跳的这个邪乎。我老婆叫我歇几天，可是不行啊。我儿子初中升高中补课要用老鼻子钱了。哎，真不如上火车滚大个，弄个大的，被抓了判了刑我儿子也有钱上学了也值。"

大胡子停了停又说："你这玩意我戴过。咱懂。我不跑，罚款扣车呗，罚完了我还得接着整辆破车接着干。以前劳改是打架，除了这，我不会别的，总得让人活吧？"

马兴祥说："也是，你老婆也下岗了？"

大胡子说："她？我操。压根就没岗。以前的大集体破工人叫岗吗？现在挣俩钱刚够她交自个的社保的。"

大胡子掏出一包皱巴巴的低价黄盒人参烟，抽出一支给马兴祥。马兴祥接了，大胡子说："大哥我给你一百元你放了我得了，我身上就、就一百。"

马兴祥说："你小子真变了，算是改好了。"

大胡子愣了愣，仔细看看马兴祥，说："哎呀我妈呀，是马教。巧啊，马教咱们好几年没见了。"

马兴祥收起手烤，说："你帮我个忙吧，打听个事，要快。就是前天凌晨，就是你那小兄弟淹死的那个时间，还有谁往度假村路口送过客人？"

大胡子挥右手拍方向盘，说："马教，本来我不能说。我还是说了吧，是我往度假村路口送了开啤酒屋的吴胖子。我老早就认识他，在上学时还揍过他。那会他还有叫陈锋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富的和一个小子是一帮的小坏蛋。有个帮名，叫什么小虎队。我老妹那些老实学生叫他们小狗队，吴胖子欺负过我老妹。可那是过去的事了。吴胖子当然记得我了，一路唠了些闲嗑，他下了车给了我两百。我就掉头回家了。那小子有钱了不记仇挺仗义的。"

马兴祥问："就这些？没漏了别的？"

大胡子想想说："马教，我懂了。咱是劳教过的老人，我重新讲。那天快天亮了吧，就 3 点左右，我小兄弟打我手机问我是不是来流氓街兜一下，咱们就来了。就碰上吴胖子和他的小妍。吴胖子要了我和小兄弟的两辆车，叫小妍坐我小兄弟的车回家。吴胖子上了我的车。我和小兄弟各拉各的。我看了电视才知道我小兄弟淹死了，我整不明白他怎么也去了那里。马教，我小兄弟不是小混混，是我家邻居。他就一个妈，没爸。我看他高中毕业就闲着，怕他学坏才帮他花了八千整了辆破车，干这个。马教，我小兄弟的车技我了解，不比我次。那车虽破点，但收拾得好哇，干这个绝对不能出事，车子收拾不好就不行。说他开进了水库，我现在也不信，除非被人撞下去的。现在的交警办案就图方便。一看，定性是黑车，就一堆理由，就结案了。

马兴祥想想觉得没什么可问的了,又问了当年劳教时的几个“大哥”级的人物。

大胡子就说:“马教,咱不了解那几头蒜,也没工夫了解。现在社会啥样了? 别人奔小康我才混温饱,早没那个劲了。”

马兴祥拍拍大胡子的肩膀就下了车。大胡子明白了,急忙下了车还马兴祥五十元钱。

马兴祥说:“我现在是刑警,这是付你的咨询费。记得,开这个玩意小心点,不能喝酒,常常检修车,也告诉你同行这样做,干这个绝对不能出错……”

林豹子歪头看了马兴祥好一会,问:“完了?”

马兴祥说:“完了,就这点事,这不清楚了吗? 是那小米叫的士司机,就是淹死的小伙子,去盯吴胖子的梢,才目睹了吴胖子被杀。林队我下一步配合马二丫找那小米,这是正路。”

林豹子说:“黑车司机那大胡子你就那么放了?”

马兴祥说:“放了。不放了他有用吗? 人家开黑车是不对,但人家也要活啊,咱们警察也得替普通老百姓想想吧。一下子全下岗,不自己找点事干这行吗? 真的林队,我当时想了,抓了罚款扣车,然后呢? 没准又整出个劳改犯。”

林豹子说:“你一下子能找到黑车司机是你运气,看来你是福将,但你这样办案子就别想升职了。”

马兴祥说:“这可未必。你等我助你抓住割脑袋的疑凶,你升‘队’,我还不跟着上蹿一级吗?”

林豹子没吱声,看着新华超市开了门,说:“你去找我小姨子,就说来取我老婆放她那的七瓶干红葡萄酒。快,被人买去了就糟了。”

马兴祥下车就去了,不一会儿,举着一瓶干红葡萄酒回来了,问:“林队,你刚刚说七瓶还是一瓶? 你小姨子就给了我一瓶,她嘴唇上怎么还长黑黑的小胡子,那是女的吗?”

林豹子没接话，下车去找白彩云了，不一会儿，铁青了脸回来，上了车给宋佳岩打电话，问宋佳岩如果正常人喝了罗祺的干红葡萄酒会怎么样？宋佳岩在电话里告诉林豹子，正常人喝了那种酒，会产生短暂的幻觉，会产生欲望，如果在家里，喝了睡觉睡得沉一些，做幻梦，一般无疾病的人也没什么。在其他场所，心脏、大脑有病的人就不好说了。并笑着问："是不是嫂子喝了？"

林豹子说："是我小姨子把其中的六瓶送工商分局一人了。"

宋佳岩说："好玩了，如果被发现了这家葡萄酒厂就倒霉了。"

林豹子挂了电话，又去找了小姨子。叫小姨子马上去把六瓶干红葡萄酒去换回来。否则出事算她的。

林豹子驾车往队里走时，马兴祥举着干红葡萄酒边晃边看，说："林队，佟川会用这玩意害他老婆？这玩意行吗？不会是治性冷淡的吧？我见过罗祺，真是好看的女人，一辈子看不够的那种，和昨晚看到的穿白裤子的女人差不多，都是极品。我听说也相信好看的女人一般都是性冷淡。很简单，林队你想啊，好看的女人性泛滥他们的丈夫就得拼命吧，那不都累死了。"

林豹子心里一动，想，罗祺性冷淡？想想有时阴森森的佟川，这也可以说得过去……

3

此时是早上 8 点钟，白彩霞出门了。她的工作性质不同，也就可以偶尔早退或迟到。此时白彩霞的心情很好，没有因为林豹子的粗口而生几天的气，这和以前的她不一样了，因为白彩霞认为可以对林豹子放心了，因为林豹子拒绝了一个没有男人可以拒绝的女人。这对于白彩霞来说是最重要的。

白彩霞就去找了罗祺。自然的，罗祺家里还是那种样子，罗祺也是那种样子。

白彩霞问："罗祺，你今天好吗？"

罗祺说："和昨天一样好。"

白彩霞说："你不是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吗？我帮你找到了。"

罗祺说："我说过我要找安静的地方吗？你看看我这里，还有其他地方比我家里更安静吗？"

白彩霞笑着点头表示理解，但说："跟我走吧，那是个可以可劲玩泥巴的地方。你总记得小时候玩泥巴吧？想不想去？"

罗祺想一想说："是啊，我好久没玩泥巴了。走吧，还不行，你坐坐等等，我得换身衣服。"

白彩霞把一堆东西搬开，才在一张餐桌椅上坐下，看罗祺穿衣服，心想，她的病更严重了。因为罗祺在一条薄料毛边裤角的牛仔裤的外面又穿上了一条绿色三角小内裤。但罗祺照了下镜子就笑了，说："这是上街，不用穿这个。"

白彩霞说："对，那是穿裤子里面保护宝贝的。"

罗祺说："没用了。昨天晚上我的宝贝就被人偷了。"

白彩霞吓了一跳，想到昨晚罗祺可能是幻觉，因为林豹子没偷她的宝贝，就又笑了，说："不会丢的，也不能丢，你是做了个噩梦。"

罗祺瞄一眼白彩霞，不吱声了。在地板上一大堆衣服里翻出一件淡绿色真丝的宽松套头半袖衫穿上，说："走吧。"

白彩霞在出门时观察罗祺，发现罗祺拎起黑色手袋一出家门就变得正常了，还用手顺头发。

罗祺走着，对白彩霞说："打车吧，这几天老下雨，鞋子会走脏的。"

白彩霞叫了辆车，两个人都坐进后座。白彩霞说了地方，车就开了。

罗祺问："你怎么知道我昨晚做了噩梦？你不在呀。"

白彩霞还没说话，的士司机张嘴就乐了，说："大姐你真幽默，不是

假的。"

罗祺皱皱眉头说:"谁要你多嘴了。讨厌。"

白彩霞说:"好好开你的车,我们俩的男人可是刑警。"又对罗祺说:"等等再说故事,你看恐怖故事看中毒了。"

罗祺抬双手抱住了脑袋,脸上挺痛苦的表情,但不一会儿,就笑了,说:"没事,那个绿牙齿的女人一出来我就喊豹子,她一下就吓跑了。"

白彩霞说:"对,豹子就是打鬼的。"

的士司机忍不住了,说:"两位大姐,我有一故事,我听来的,和大姐的这个故事挺像,也挺好听。"

白彩霞要骂司机。

罗祺却兴奋了,说:"快讲,快讲。我要听。"

的士司机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咱们市卫校,卫校那地上自然多尸体,每年枪毙的人、被车撞死的人、病死的人都送到卫校……"

罗祺说:"这个我知道,不要讲前奏。这不是写小说,讲高潮点,直奔主题。"

的士司机说:"好,卫校丢了一具尸体,是病死的年轻女人的尸体。守夜的老头就去报告校长,告诉校长他看丢了一具尸体。校长带人检查了,确实丢了一具女尸。可是校长发现了问题。为了抓住偷尸体的人,校长悄悄用一种药品涂抹在所有尸体上。如果有东西碰了尸体,接触尸体的部位就会变绿。校长在第二天找来守夜的老头问尸体的事,校长看到守夜的老头的牙齿是绿色的……"

白彩霞听到这,打了个哆嗦。

罗祺睁大眼睛很是兴奋,说:"原来老头偷吃尸体。这叫监守自盗。不对,这叫监尸自吃。快,快,你给我电话。多想几个恐怖故事我给你发表。我是报社副刊编辑。"

的士司机笑了,说:"这故事也是听来的,我不是原创,发表不了的。大姐爱听我再讲一个。咱们这的公墓发生了一件事,公墓用的墓碑刻好了得

给人家扛到墓地去。刻碑的大刘总干这事。有天快黑天了，大刘下班时来了两个人，一男的一女的，叫大刘把一块刻好的碑扛墓地去。男人给了大刘五百元钱。正常的立碑是有讲究、分日子的。大刘就问，这日子不选了？男人说不选了，正是时辰，迟了就进不去了。大刘看在五百元钱的份上就干了。扛了碑往墓地走，可是这个碑太沉了，比平时扛的碑重两倍多。大刘奇怪了，虽说石材不一样轻重也不一样，但也不能差太多呀。但大刘有倔劲，硬是把碑扛山上墓地里去了。可坏了，大刘记得一男一女跟着后面上来的，却不见了。大刘想可能被人耍了，就回来了。走到半路，有一放羊的老头问大刘，被压着了吧？大刘说，是啊，贼他妈沉。放羊老头说，能不沉吗？那碑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大清朝的人。大刘吓了一跳，掏兜找那五百元钱，你们猜咋了？"

白彩霞早被吸引了，问："咋了？"

的士司机说："那五百元钱是冥币，阴间的纸钱。"

白彩霞说："我的妈呀！那后来呢？"

的士司机说："后来两位大姐就到了。下车了，十元。"

白彩霞一下笑了说："小伙子挺幽默的，真到了，罗祺，就是这。"

的士司机说："不小了。今年结婚，五年后我儿子就会打酱油了。"

罗祺也笑了，看上去就是正常人。

罗祺掏出二十元的纸币付车钱，的士司机找钱时在十元钱上写了手机号码，说："我的手机号，随叫随到二十四小时服务到家，大姐记好了。"

罗祺看了看，说："×××××××5677，靠，和我老公差一个号，我记住了。"

当白彩霞带着罗祺进了休闲泥吧面对莫小丹的时候，白彩霞看到莫小丹的目光从她的脸上扫过去，停在罗祺的脸上。那一刻，莫小丹的目光亮了一亮，白彩霞突然感觉莫小丹是认识罗祺的。但看罗祺，又感觉罗祺是不认识莫小丹的……

宋美岩对女尸重新做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林豹子看了说："基本一致，和佟川的尸检报告基本一致。"

宋美岩把头发拢了拢，说："林队，女尸的死亡原因不是他杀、不是自杀，是病态死亡。女尸是一个小姐，长期从事这一行业，而且很变态的了。女尸生前用肛门呀、阴道呀、口腔呀，直接和不同男性的生殖器官长期频繁接触，她的肛肠、食道、胃肠、阴道、子宫都已形成溃疡了，在没有正确治疗的情况下，引发了急性又剧烈的多处溃疡穿孔，这是长期形成的严重病症，一时暴发了，造成死亡了。也就是说，只要证实女尸的身份，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案了。"

林豹子说："不可思议，多漂亮的女孩，怎么干这个。"

宋美岩说："这要问你们男人呀。"

林豹子一下子感觉恶心了。

宋美岩也就笑了，说："林队，我尸检时就在想了，佟川真的很高明，直接就检查女尸的胃。"

林豹子说："怎么，这不行吗？"

宋美岩说："行啊，怎么不行了呀？我和我姐姐研究罗祺的病症时，也研究了罗祺的胃，她也有胃溃疡。"

林豹子的脸悄悄红了，不看宋美岩，却说："你姐对我说过，她把我当成佟川了。"

林豹子马上又明白宋美岩的用意了，问："你是说罗祺的胃溃疡也是这样形成的？罗祺是小姐？开什么玩笑！"

宋美岩嗤嗤笑了，说："看来你和罗祺关系不一般呀。把你急的，我是说呀，一个如此了解那种事的后果的法医，怎么长期要妻子那么做呢？他不会射子宫里吗？为什么要射口腔里，还要求妻子吞下去？你是佟川的朋友和同事，你不觉得这里有隐情吗？那快乐吗？据我所知，射女人嘴里并不快乐。如果对方是小姐，这容易理解，在小姐吞咽的一刹那，男人也许会产生满足感。这是心理变态的呀，面对妻子呢？是快乐吗？你能说吞吃女人的

月经快乐吗?"

林豹子唔一声,掉头就冲出去了,真的恶心了。

可是不行,宋美岩追出门喊:"你回来呀,没说完呀。干红葡萄酒的检测报告你应该去看了吧?"

林豹子想,真的,是该去看了。

林豹子拿了干红葡萄酒的成分检测报告看了。这和宋家姐妹事先的分析一致,长期喝这种被加入其它成分的干红葡萄酒,如果一旦过度,可能引起突发性脑缺氧死亡,或突发性窒息死亡。而在死亡发生后是不容易得到非正常死亡证明的。而且对脑部受过损伤的人更是致命的。由此林豹子想到,上次他救助罗祺的时候,就是罗祺第一次的死亡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他的性格和处理事情的特别,他不会用那种方式进入罗祺家,也就救不了罗祺。罗祺就已经死了。由此又产生了一个疑问,林豹子就又去找宋美岩,说:"宋,宋,据我所知,在罗祺出院后还是喝这种酒啊,她现在没事啊。"

宋美岩说:"这容易理解的呀。"就抬起左手,一一翘起了三根手指,说:"一是,我姐姐在治疗罗祺时给罗祺用了药;二是,罗祺出院后并没有多喝这种酒;三是,罗祺本身已经有了对抗这种酒的抗体;四是,那个想杀死罗祺的人还没来得及在干红葡萄酒里加量。我想呀,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就是呀,想叫罗祺死,又不想罗祺早死。但罗祺的结局也许是必须死。这不说明问题吗? 毕竟是夫妻呀。"

林豹子说:"你为什么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佟川? 不错,佟川是嫌疑犯,但就没有什么别的?"

宋美岩抬头盯着林豹子的眼睛,表情不再是棵豆芽菜了。林豹子有些不敢正视宋美岩的眼睛了,听宋美岩说:"这是一个法医对案情的看法和建议,我不单单是一个法医,还懂心理学。"

林豹子说:"没错,同行总是了解同行的,一个法医总是了解另一个法医的。但我怎么推测,也不认为佟川是杀死吴胖子和陈锋的凶手。"

宋美岩说:"不是他,谁有这么好的刀法和这许多的可疑点? 那么就是

一只鬼割去了两个男人的脑袋。"

林豹子想缓和一下气氛，说："这才好，你说话不再呀呀的了我舒服多了。"

宋美岩却不笑，说："我和你还会吵架的呀，但我和姐姐当你是大哥哥，我不会让着你的。我是相信我的判断的人。"

林豹子说："没错，我也是。可是你想得通佟川作案的动机吗？"

宋美岩说："这需要你去找的呀。"

林豹子说："没错。"

4

女尸的案情又有了新的发现，使案件明朗化了。刑警队的另一个组，接到派出所的报告，派出所民警抓到了一个在城区工商分行取款的人，是个二十一岁的出租司机，叫王金波。原因很简单，王金波用银行卡在银行取钱时，因为数目比较大，王金波长得猥琐，又像是那种总也洗不干净的人，就不像可能有钱的年轻人。在被问到具体数额时无法说出，引起了银行人员的怀疑，当看到保安过来他就跑，被当场抓住。

据王金波交待，银行卡不是他偷的，也不是抢的，是一个姐姐给的。当被问到这个姐姐是什么人时，王金波终于说了真话，使女尸案真正收尾了。

原来，化名秋雨的女尸是六个月前，在城区东部较偏僻的二道区租了王金波家的一处平房，是处独立的一间半的小平房。地点也偏僻，建在山坡上，走石阶才可以上去，也无法把车开到门前。

由于王金波开出租车，秋雨时常打车，就和王金波相处的熟了，也就时常发生性关系。有时，秋雨从城区晚归，会叫王金波去接她。

在秋雨死亡的那天晚上，秋雨提前回来了。因为那天是王金波二十一

岁的生日，秋雨做了许多菜给王金波过生日，两个人喝了些白酒。在晚饭后做爱时，秋雨突然发了病，秋雨在当时意识到了危险，叫惊慌的王金波送她去医院。并告诉王金波如果她有意外，叫王金波把她的银行卡寄给江苏的妈妈，转告妈妈银行密码她妈妈可以想到。她的身份证之类的东西就藏在枕头里。

王金波穿上衣服，也帮秋雨穿了衣服，但就在扶着秋雨外出时拿不定主意了，就借口说扶不了秋雨，他去找个人来帮忙抬。王金波就跑出去了，在外面坐了半个多小时。当终于决定送秋雨去医院时，秋雨自己已经爬出房子了。王金波就把秋雨背下山坡，推进了车里。但那时秋雨已经休克了。如果王金波正常办下去，送秋雨去了医院，秋雨还有被救活的可能。但是王金波以为秋雨死了，想到刚刚和秋雨发生了性关系，怕秋雨的死牵连到他，他就把秋雨带到了城区柳条路口的桥边，把秋雨放在树下，他就逃了，那时是晚上 7 点 24 分，那时下起了小雨。

王金波一连几天在那一带开车跑，也听新闻，发现没有什么事，才去秋雨住处消灭秋雨的东西。也就找到了秋雨藏到枕头里的东西，也在身份证上知道了秋雨叫李艳，是江苏盐城某镇某村的人。这也就可以理解秋雨在可以赚不少钱的情况下，为什么租平房住了。据王金波交待，他本来想把李艳的银行卡寄给李艳妈妈的，但在无意中翻看李艳的记录本时，他改主意了。因为李艳的记录本记录了每一天的收入，近半年的收入大约九万元。王金波也想过通过银行卡自动提款机五千、五千地提钱，又觉得太冒险，不如到银行一下提走，那是冒一次险。当王金波被问到怎样得到李艳银行卡密码时，王金波说，那多容易，妈妈能想到的姑娘的密码不就是姑娘的生日嘛？阳历和阴历我总能对一次……

这个案件的结果是令人遗憾的，宋美岩去和王金波对了一次话，宋美岩问王金波是否喜欢过李艳？

王金波说："没有，我不会去喜欢小姐的。她漂亮，就玩玩呗。"

宋美岩问："你为什么不把她丢在不容易找到的地方？"

王金波回答:“我想快点知道结果,也怕她在车里被人发现。”

宋美岩问:“你和她做爱除了正常性交,用其他方式吗?”

王金波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就三种吗? 都做。可是那天那次,没来得及用正常的方式。她帮我用嘴,她每次都先用嘴,她说过是练技巧,这种方式赚钱多。”

宋美岩最后问:“如果重来一次,你会不会送她去医院?”

这个问题王金波想了足有5分钟,最后点了点头。在宋美岩走时,王金波说:“现在想想,她对我真的很好。警察大姐,我是有期、无期还是枪毙?”

宋美岩说:“你死不了,也有期不了……”

刑警队因为女尸的案子挨了批评。因为在办这个案子时忽略了很多线索,不是银行人员的一句正常的提问,不是疑犯紧张,这个案子的结局不是这样。

但是,之所以这样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佟川的突然藏尸失踪,影响了女尸案的过程。这个观点就是刑警队刑警们的观点。

在挨了批评之后,张队和林豹子并没有上火,也没有转脸批评部下。在张队看来,这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好事。可以放开女尸案这一环了,也说明这一环和佟川失踪案没有关系。下面的重点就是佟川的失踪案了,在张队以及宋美岩等一些人看来,找出佟川,也就找出了割脑袋的嫌疑犯。

但是,办案独特的副队林豹子并不这么看,他是这件案子的执行人,他有不同的想法也正常。

当然,现在也不是定性谁判断对了谁判断错了的时候,一切还都在一点一点的印证之中……

第五章

莫小丹用柄铜制的小圆秤，在几个抽屉里取了些中草药，称好了用量，再把中草药包在一块纱布里。又回到厨房，把纱布包放水盆里用水浸泡了15分钟，再提出来放一边。又从厨房的一只柜子里，取出一只银色的锅，刷干净，再把纱布包放进银色锅里。又摸了摸浸在水池里的方便袋，发觉里面的东西已经软化了，就把方便袋里面的东西倒进水池里，这东西怪模怪样的，但能认出是种野生动物被扒去了皮毛的脑袋。

1

休闲泥吧的休闲场地是一个口字形的大院落，这种院落现在在山城里基本没有了。

莫小丹吩咐了徐娟几句，引着罗祺和白彩霞从休闲泥吧的门面房出来，进入后街，从一个胡同口进去，胡同左侧有一座黑色的铁门，进去就是一座口字形的院落，院落的四个面全是房子。房子属于清末民初时期的建筑，青砖、青瓦，飞檐翘脊。十分明确地分出正房、左右厢房。正房的对面朝北的房子有二百平方米，看起来，在过去是临街的门面房。现在被卫校的楼房遮挡了，这里就是玩泥巴的场地了。

白彩霞看了一圈房子，就惊叫说："莫小丹，你家以前是财主啊。"

莫小丹淡淡地笑着，说："我家不是财主，我母亲是中医世家的继承人，和我父亲同是中医医师。"

莫小丹今天穿了一身淡棕色小方格的唐装，而且是套装式的女式唐装，头发梳成了辫子。配上这种院落，就像清末民初的大户小姐。这身扮相，也是罗祺一下子喜欢上莫小丹的原因之一。

几个初高中生样子的小女生在玩泥巴，每个人都默默地做自己的泥巴制品，看到莫小丹带人进来也不理会，像在做手工课的课堂上一样专心。

白彩霞看了下表，说："我得走了，休息天我再来。小丹，我朋友的情况你知道了，交给你了，我上班去。"

莫小丹看看泥像前神情专注的罗祺，说："好的，你放心吧，我知道我会喜欢她的。"

白彩霞摆摆手就走了。

莫小丹走到罗祺身边，观察罗祺看泥像的反应。那是六尊真人大小的

泥像,看样子泥像的真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娃娃脸的漂亮女孩,这是女孩的六种姿态。

罗祺看着女孩的第五种姿态的泥像,脸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茫然的意味,但一瞬间就过去了。似乎在大脑里想起了什么,又一下子放过去了。这尊泥像是女孩坐在地上支着画夹在野外写生的姿态。但看的不是画夹,而是别处,制作泥像的人是个高手,女孩凝神静气、而又紧张欲喊的神态抓得很传神,看得罗祺发呆了,问:"她,这个女孩眼睛里有东西,她看到了什么?她要喊什么?"

莫小丹说:"也许她看到了发生在野外的罪恶,也许她看到了美丽的自然景观。你说呢?"

罗祺说:"我想是美丽的自然景观,她这么美的女孩不应该看到罪恶。"

莫小丹说:"说的也是。"

罗祺问:"这个女孩是你的哪位学生?"

莫小丹说:"她不是我的学生。她是我妹妹。我和她是双胞胎姐妹。"

罗祺一下子高兴了,说:"加上我呀,我是独生女,我特希望有姐妹,漂亮点的姐妹。今天我能见到她吗?"

莫小丹的眼睛闪过一丝莫名的情绪,眼睛里忧郁的意味更浓郁了,说:"你见不到她的。她死了,非正常死亡。"

罗祺啊了一声,抬起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罗祺换上了莫小丹给她准备的工作服。莫小丹在用水和泥,泥是特制的,摸上去不是很黏。她告诉罗祺,这种泥产在柳条沟深处的狼吉沟。经过晒干、压实、粉碎,在用细筛子筛几次,才可以使用。又告诉罗祺先像小时候玩泥巴那样玩,熟悉了这种泥的泥性才可以制作想制作的东西。

然后莫小丹又说:"今天的午饭和晚饭我请你吧,我好久没留客人吃饭了。"

罗祺就答应了,问:"白彩霞呢?你也请她了吗?"

莫小丹说:"她上班去了,她可是忙生活的人。"

罗祺笑着说:“对,她是。林豹子也是。我现在不是,我有三个月的休闲假期。”

莫小丹说:“三个月呀,你努力一点,可以完成一尊泥人了。”

莫小丹进了正房,走过厅堂进了厨房。在厨房的冰柜里翻出一个黑色的方便袋,把方便袋放进水池里,注满水。就看着方便袋凝了会神,又出了厨房,出了正房,走进了东厢房。那里靠墙摆着一长排棕色的木制大柜子,大柜上全是一个个的抽屉。抽屉的正面用繁体汉字写着中草药的名称。

莫小丹用柄铜制的小圆秤,在几个抽屉里取了些中草药,称好了用量,再把中草药包在一块纱布里。又回到厨房,把纱布包放水盆里用水浸泡了15分钟,再提出来放一边。又从厨房的一只柜子里,取出一只银色的锅,刷干净,再把纱布包放进银色锅里。又摸了摸浸在水池里的方便袋,发觉里面的东西已经软化了,就把方便袋里面的东西倒进水池里,这东西怪模怪样的,但能认出是种野生动物被扒去了皮毛的脑袋。

莫小丹像洗生猪头那样,洗得轻松又仔细。洗好了,把这怪模怪样的动物脑袋放进银色锅里,注上水。又拽出一只带支脚的火炉,在里面加入许多木炭,点燃,坐上银色锅。就关了厨房门,坐在厅堂里看一本书。

时间过了一个小时,莫小丹去看了锅,锅已经开了。莫小丹又加了木炭,再坐上锅,又回去看书。又过了一个半小时,莫小丹又去加入木炭,就走出去看罗祺。莫小丹微微笑了。

罗祺忙碌极了,头发上、脸上,甚至鼻头上都抹上了泥巴,而且脸上汗水纵横,身上的泥巴就更多了。

莫小丹就走过去看,见罗祺用泥制作了一口箱子。

莫小丹问:“这是口棺材?”

罗祺抬头看眼莫小丹,目光中有些不满,说:“不是棺材,是箱子,小皮箱子。”

莫小丹又问:“那么箱子盖呢?”

罗祺说:“不能有盖,有盖就更找不着了。”

莫小丹深深地看着罗祺，伸出三根手指搭罗祺的脉。罗祺嗤嗤笑。莫小丹说："我们是姐妹是吗？"

罗祺笑着说："当然，你真逗。还会诊脉。"

莫小丹说："那你就要听姐姐的，我是认真的。我可以治好你。"

罗祺不笑了，说："白彩霞和你说我什么了吧？其实我什么事也没有，我的脑袋很健康。"

莫小丹说："不听话，我可生气了。"

罗祺嗤嗤又笑，说："你板着脸的样子像只鬼，像只漂亮的女鬼。你的牙齿绿了我就认识你了。好吧，好吧。就听你的吧。"

莫小丹说："你看看你，你才像只鬼呢，是只埋汰鬼。去，去洗澡换衣服，然后咱们就开饭。"

罗祺就笑着跟莫小丹去洗澡了。

莫小丹从洗澡的地方出来时，几个女孩也在洗手了。

一个女孩说："莫姐姐，你做了什么？怪怪的好香啊。"

莫小丹说："我做了药汤，小孩子不能喝的。路上小心啊。这几天在家休息吧，姐姐有大事办。"

几个女孩子答应着，先后走了。

莫小丹才又进了厨房，把银色锅里的汤倒进一只泥制的土罐里，再在炭火上熬。银色锅里的熬汤的东西和纱包被装进方便袋里，系好，放在了角落里。

罗祺这时披着莫小丹的浴巾进了厅堂，问："你家有男人吗，小丹？"

莫小丹在厨房里回答："有啊，就是你。"

罗祺嗤嗤就笑了，在沙发上坐下来说："好吧，我就当你男人，一会就使劲强奸你。你还看小说？是这本《狼狗》啊。我知道是本市一个家伙写的，他特能编。一条狗居然写了四十万字。不过是本好书。"

莫小丹说："对的，我看了两遍了，那条狗更好，为主人报了仇。"

莫小丹一样一样往厅堂摆食物。

罗祺说："我第一次到你家吃饭，不给你干活，下次帮你干。可好？"

莫小丹说:“好,我到你家我也不干活。就这些了,你先喝了这罐汤,再吃饭。”

罗祺看着黑糊糊的泥罐埋里埋汰的,问:“这是什么呀? 能喝吗?”

莫小丹说:“当然能喝。听话,快喝吧,是药汤。补脑健胃的。”

罗祺问:“喝了能睡好觉吗?”

莫小丹说:“我可是中医世家唯一继承人啊,你神经衰弱老做噩梦,你气血两虚性欲减退依靠药物。你还有胃溃疡。这就是治病的,三次之后,你就像我一样有精神了。”

罗祺说:“好,我就喝吧。”

罗祺先尝了一口,说:“没放盐,味怪怪的。”

莫小丹说:“药汤,不能加盐。一口气,喝吧。像个麻烦的小孩子!”

罗祺就一口气喝进去了。用餐巾纸擦擦嘴说,“稠稠的像脑似的,把我肚子都撑大了。”

莫小丹说:“饱了吧? 请你吃饭真容易。”

罗祺看着莫小丹用中指和食指搭在一瓶啤酒的盖上,向上一撬,就掀开了啤酒盖,就吓一跳,说:“你那是手吗?”

莫小丹也愣了愣,说:“啤酒没盖紧吧。”

莫小丹把下巴一扬,嘴对嘴,嗵嗵,一瓶啤酒就下肚了,就剥一只基围虾放嘴里,立时,眼睛眯缝起来,显出了极大的满足感。

罗祺就看呆了,可是罗祺感到困了,想睡了,迷糊中看到莫小丹又一次用手指掀开了啤酒瓶的盖,又一扬下巴,又喝进去一瓶啤酒。

罗祺就说:“床呢? 我困死了……”

2

林豹子得到了马二丫的报告,说在山城行政区域内边境的小镇上发现

了疑似佟川的人，目前此人已经被当地警方监控。林豹子就带着马二丫和马兴祥驱车赶往边境小镇。

在公路上，林豹子把车开得飞快，而且不说话。

坐在后座的马兴祥似乎感觉到气氛紧张，就说："我挺奇怪的，佟川会在清江镇？他过了边境跑到朝鲜也是没用的。那多穷，再说到了那里，不几天就会被送回来。是吧，马二丫？"

马二丫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扭脸看一眼严肃的林豹子，说："要你是佟川是不是往东南亚、俄罗斯逃？"

马兴祥说："要我是佟川我就当法医整天整尸体，哪也不跑。"

三个人又不说话了。马兴祥烟抽多了，这几天咳嗽，不时地咳两声。

马二丫想起了什么，说："林队，我觉得不会是佟川，说不上来具体的，就觉得不对头。你想啊，佟川一米六五的小瘦子，体重不足一百斤，多像南方人。现在全国的流动人口上亿，他往南方城市一钻，学几句南方人的鸟语，过一辈子也不一定被抓住。他懂反侦破，这会想不到？我还奇怪，凭佟川那小样凭什么娶了一个大美女。"

马兴祥就笑了，接了话说："小个头的男人往往生理有优势。马二丫你不信就试试。"

这句话气得林豹子都骂了粗口。林豹子不禁也想，是啊，佟川和罗祺怎么看也是不配的，爱情真是奇怪。

马二丫转头瞪了马兴祥好一会儿，突然笑了，说："难怪你知道大小个之分，原来你自卑。但我可不信，兔子的那个就是比不上大象的那个。"

这句话也把林豹子逗笑了。林豹子说："这是刑警说的话吗？还女刑警。对了，那小米的线索怎么样了？"

马兴祥说："正找哪，我们按那小米的电话线索掏了几个小姐窝了。那些小姐说知道那小米，但不熟，知道她在做二奶。最近没见过那小米，也没联系过。现在我想那小米不是小姐，至少不是李艳那种小姐。这就难办了。"

马二丫说:“我也这么想了。可是那小米明明认识李艳,她电话里那些人也都是鸡,她会不是鸡?想不通,不过有几个还没时间查,我想查下去会有线索的。”

林豹子觉得头大了,说:“难不成你们就转悠着找小姐去了?把思路放远一点,那小米不是小姐会不会是帮小姐拉客的?”

马兴祥说:“对了,这就对了。那小米是吴胖子的小姘,吴胖子是干什么的?开啤酒屋,这能和色情脱开关系吗?我看还得重新找那些小姐。那小米目睹了吴胖子被杀,她就有可能躲到某个小姐的家里。”

林豹子问:“那小米住的地方找到了吗?”

马二丫说:“已经通知了城区街道,正在核实。我说林队,你说这些小姐应该是有钱的人群吧?奇怪她们怎么都住在偏僻的地方,互相间都不清楚底细,只要电话一停,这个小姐就难找了。我和马兴祥的腿都跑细了。”

马兴祥说:“我的腿可没跑细,他本来就细。你不一样,天然的,跑也跑不细。那是大象腿。”

马二丫说:“林队,我不和这家伙一组了,他太恶心了。”

林豹子说:“这正常,谈恋爱之前先挑毛病,挑习惯了就结婚,正路。”

马二丫和马兴祥一下子都不吱声了。

马兴祥和马二丫之间的微妙变化也就是在这几天产生的,这一下叫林豹子挑明了,马兴祥沉默了一会就吹口哨,音还挺单调的,也挺闹心的。

马二丫听烦了,喊:“别吹了。”

马兴祥停了一会,又吹得更起劲了。

马二丫又喊:“停车。”

林豹子问:“咋了?”

马二丫说:“就怪他的声,本姑娘去放水。”

林豹子说:“等等,拐出这道弯,往山坡靠一靠就停车。你别说,我被这家伙吹的也想放水了。”

这里是通向清江镇的野外公路,是山里。林豹子靠边停了车,马二丫下

车钻林子里去了。林豹子和马兴祥在车后撒了尿。

林豹子问:“到什么程度了? 整得这么紧张。”

马兴祥说:“怪我,我和她喝酒了,喝多了。我就看她这个顺眼,像董永看七仙女似的,我就动手了……”

林豹子咧嘴笑,说:“后来被揍了吧?”

马兴祥说:“她告诉你了? 这丫头这事也向领导汇报,太损了吧。我不就摸了下她的脸吗,她顺手一啤酒瓶就砸我脑袋上了。也就是我特种兵出身,硬是把瓶子顶碎了。她没完了,又砸了一瓶子。我酒就醒了。现在就这样了。林队,她也这样汇报的吧?”

林豹子说:“你别冤枉人,她没向我汇报。我了解她,猜到她会揍你。再说,有你这样的吗? 对姑娘动手动脚的,得了,回去给你俩分开,你和刘铁军一个组去。”

马兴祥说:“行,我也省了再挨酒瓶揍了。”

林豹子和马兴祥说话间,马二丫回来了,三个人重新上了车,就一口气开到了清江镇。

这个小镇上的居民大多是朝鲜族人,是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时躲战祸移进中国区域的。现在是中国朝鲜族的居民。接待的边境派出所的警察也是朝鲜族人,姓金。他汇报说,他们怕有意外,已经抓获了嫌疑犯,但是嫌疑犯拒不交待。林队,还是去看看吧。

林豹子、马二丫、马兴祥就见到了这个嫌疑犯,但他不是佟川,是长得很像佟川的一个人,身材、相貌、年纪都像。然而,嫌疑犯听到是山城刑警队的人来了,明显紧张了。在林豹子几句话之下就交待了。

嫌疑犯叫李守奇,是山城二道区人。他之所以跑到边境来,是一个人通过邮局汇款给了他三万元钱,叫他在三天前在边境小镇这里露露脸,然后就去沈阳、大连转一转再回山城。可是这家伙走背字,在小旅店里留恋一个小姐,多呆了一天,就被捉了。

林豹子问:“知道主使你的人是谁吗?”

李守奇说:"咱不知道真人是谁,咱们是在网上认识的,那人网名叫楼兰公主。咱想过用视频见见真人,人家不同意。"

马兴祥问:"你为什么就信了网上的人?到底是怎么交易的?"

李守奇说:"聊天呗,情感聊天呗,我用视频啊。我长得个小点,但我不丑啊。后来和楼兰公主聊上了,她要求视频啊,她就说我和她挺像的。我要求视频她要考验我,咱们就交易了。人家付钱痛快,咱自然同意了。咱也想不到这点破事会惊动你们刑警队。要知道咱可能在这里露一下头,最多住一晚就走。不会住三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呗。没可能这么容易被你们抓住。"

这也就是说,为了三万元,这家伙就算知道犯法也会干。气得马兴祥一脚踹了李守奇一个跟斗。

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不是佟川,割头凶杀案的嫌疑犯终于出招了,对于案件来说,这也是进展。

林豹子三个人,连夜带着李守奇就回了山城……



在晚上5点钟,莫小丹穿着一套黑色的长袖套装,提着黑色的方便袋离开了家,走进露天停车场,在一辆银白色的两厢富康车前停下,开了车门把黑色方便袋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启动了车子。车子开到新华桥时,莫小丹下车在鲜花店买了三束白菊花。重新开动车子,很快,富康车开出了山城城区,过了老江桥,开上了山路,这是条通向南山公墓的路。

莫小丹把车子停在距南山公墓入口处较远的树林里。提着黑色方便袋下了车,从树林的一侧走进公墓,在一个家庭似的公墓前停下来。莫小丹把三束鲜花放在三座墓碑前,她坐下来,把自己隐蔽在静悄悄、阴森森的墓群

里，一动不动像座泥像。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群山上已经罩下了黑色。有一个老人从墓地中转过来，七转八拐地来到莫小丹身边，轻咳了一声，说："今天又是初七。丫头啊，你又来了，我也又来了。但我这回想告诉你，这个世界和我们是不同的，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怕我们总来。"

莫小丹抬头看着老人，她早已满脸泪水，她说："我没办法，我就是想她们。"

老人叹口气说："人啊，人之有情是因为亲情。人之无情也是因为亲情。两年了丫头，每个月的初七你都来。可是呢？有的墓二十年也没人来。人啊，折腾个什么，到头来尽归黄土，带走的只是亲情。"

莫小丹问："那么你呢？两年了，每个月的初七你怎么也来呢？你怎么不怕打扰他们的生活呢？你的亲情也在这里吗？"

老人说："当然，两年前，我在这里找到了我老伴，我想起了许多事来，为什么呢？在我老伴活着的时候，我总是忙，每每她想和我说话，我总是搪塞过去，或者不耐烦，呵斥她。我从来没感觉到她孤独。偶尔的，我把我做过的得意的事讲给她听，她会入神地听，会很开心。而我呢，只是把她当成了一个普通听众，只听就可以的听众。是的，在我喜欢的文学领域，我很成功、很自豪。可是，那一天我老伴消失了，住进这里了，我的身边突然安静了，终于安静了。我并不怎么悲伤，因为人人会死悲伤无益。可是，有一天，我午夜梦回，猛然回首，我追悔莫及。我居然记不起我老伴曾经和我说过什么，我连她的一句话都没有。我纵然拥有再多的文学作品又有何用。于是呢，我在这里找到了我老伴，我每个月的初七就来这里，用一天的时间和我老伴不停地说话。我感到快乐极了。"

莫小丹说："我不是，我只要坐在这里，想着和她们一起生活的事，就难过极了。"

老人说："丫头，这不行。你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你和我不同，你不应该这样。从我的角度来看，人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是为不断的需要、为不

断的妥协而活着的过程。看，我现在想我老伴，我妥协了，常来看她，和她说话，她的音容留在我的脑海里了，她快乐了我就得到快乐了。其实人生也是一个不断为了自己轻松快乐而妥协的过程。能艺术地运用妥协的人，都会是快乐的人，快乐的人的亲朋也会因为他的快乐而感到快乐。丫头，你要相信他们在这里是快乐的。他们也是希望你在你的世界里是快乐的。相信你自己，你会做到向快乐妥协。"

莫小丹说："好的，我会试一试。"

老人说："你看，天边已经黑暗了，这也如同人的心情。只要心里有阳光，就能看到明早的太阳。"

莫小丹笑了笑，点点头。

老人说："我老伴做好饭了，在那边叫我，有时她不高兴我来看你。她不说我也知道，但咱俩是忘年交。"

莫小丹说："好的，告诉她说我祝福她。"

老人说："谢谢，她知道的。"

老人的背影慢慢被墓碑遮去了。莫小丹又坐一个小时，她起来又看了看三座墓，提起黑色方便袋向墓地深处的一片松树里走去。

是的，黑色方便袋里的野生动物的脑袋埋在接连墓地的树林里是最好的归宿。

莫小丹从墓地另一边回到路边树林，在地上拣起块石块装进空了的黑色方便袋里，手一扬，黑色方便袋落在山沟里了。

莫小丹上了车，启动了车子下了山。富康车开过了老江桥，转向了流氓街。在经过徐娟和马四的羊肉串摊时，莫小丹停了车，坐在车里看徐娟收钱、点钱，脸上笑得挺幸福，马四站在一边干活，也笑得挺开心。

莫小丹也感觉到了快乐，她也笑了，就启动了车子，开过去，进了流氓街，然后左拐，拐进一个居民区，那里有几家有名又有特色的饭店。有一家专卖鹅肉包子的饭店是莫小丹经常来的，也时常叫包子店上门送生的鹅肉包子，她冻在冰柜里，想吃时再蒸了吃。

莫小丹下了车走进鹅肉包子店，要求买三十只鹅肉包子带走。因是常客，店主格外照顾，将新蒸的热包子先给了莫小丹。

莫小丹付了钱，就拎着鹅肉包子出了包子店往车前走。刚刚走到车门前，莫小丹的车后扑过一个男人，男人一下子用胳膊缠住了莫小丹的脖子，命令莫小丹不要叫。另一个从鹅肉包子店跟出的男人，跑过来，去抢莫小丹的车钥匙。

莫小丹说："别闹，放手。"

而这时，鹅肉包子店的一个服务员出门看见了，就掉头钻店里了。

莫小丹就动手了，用右肘猛击缠上脖子的男人的右肋，咔嚓一声脆响，那男人叫一声，就泄了力，松了莫小丹捂着右肋往下蹲，又一挺身嚎叫起来。抢车钥匙的男人突然退一步，拔刀就刺向莫小丹的小腹，莫小丹侧了下身，刀从左肋部刺过去了。莫小丹在侧身的同时抬起左膝盖猛顶男人的下体，这家伙叫一声，捂着下体转圈蹦几下，就倒下了。

莫小丹看看装鹅肉包子的食品袋没破，就开了车门，坐进去，启动车子走了。在经过鹅肉包子店门时，从里面冲出了几个人，都扑向了那两个男人。莫小丹从后车镜看了一眼，笑一笑，踩油门加速走了。

莫小丹在露天停车场存了车子，拎出鹅肉包子回了家，把正房几个房间的灯都按亮了。又去厨房熬了小米粥，做了四个小菜，一样样摆桌上，又端上一盆小米粥，放好了两副碗筷。

莫小丹直起腰喊："埋汰鬼，你该醒了，时间到了。"

莫小丹听听没有声音，就进了自己的卧室，可是罗祺已经不在了。莫小丹脸色变了变，掉头想跑进厨房，但又停下，转身笑笑，喊："乖，出来。吃鹅肉包子了。姐姐可要生气了，现在不藏猫猫。"

莫小丹边说边回到厅堂。这次，莫小丹看到她看的那本名为《狼狗》的小说，扉页被翻起了，上面写了字，内容是：小丹，我回家找小皮箱子了。这一觉睡得好极了，绿牙齿的女鬼这次没来。对了，我在房间里找到一把大铁门的钥匙，我留下了，方便随时来。罗祺。

莫小丹看了留字的时间是7点13分。想，难道我计算错了？她大脑的病比我想的严重？那么，三次的汤是不够的，又要整几颗野生动物的脑袋了。另外叫徐成富的家伙就死定了……

莫小丹依旧不能放心，把家里的角落都找了一遍，在莫小丹看来，脑袋时而有毛病的罗祺说不定会整出什么事来。

确认罗祺确实离开了，莫小丹就进了厨房，在冰柜里取出两个黑色方便袋，取出两颗怪模怪样的野生动物的脑袋，都放进水池里缓着，又去东厢房里称了些中草药包在纱包里，拎进厨房，将两颗野生动物的脑袋放进水池里仔细清洗。然后都装进银色的锅里，再放进中草药纱包，用炭火慢慢熬。

莫小丹站在那看了一会儿，就进了厅堂，坐下来看那本小说《狼狗》，一个小时之后，莫小丹去厨房往火炉上加了木炭。又回到厅堂坐下来看《狼狗》，又一个小时之后，莫小丹看完了《狼狗》。合上书静静地想了一会，就上网了，拉下收藏夹，点击开“小丹老屋”的博客，在博客里写出了这样一段话。

莫小丹为什么写出这样一段话？没有人猜得出。

我看了一部叫《狼狗》的小说，小说的作者和我同是山城人。这部小说我看了三遍……

这部小说虽然残忍，虽然惊心动魄，但这部小说也是写那些生来就具备狼狗性格的男人和女人的。

小说中这些人物所承担的一切，都是以他们的性格为出发点，去做他们喜欢承担的事、或者不喜欢也要去承担的事、或者不能不去承担的事、或者被动受制于他人被迫承担的事，这些人物做这些事是必然也是宿命。

正是以上种种必然去做的事，才体现了和宿命紧紧相关的“信任”。而这个“信任”的特质，有些人是不具备的。所以，在《狼狗》这部小说里，主要的主题就是“信任”和“宿命”。

也就是说，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付出信任和收获信任。这就像狼狗一样，付出了信任，才能体现完美的勇气。

所以付出信任不易，得到信任也不易。而且信任可以改变宿命，也可以使你走向宿命。现在在我们的周围，人对人不都像主人对狼狗那样吗？你对我好我才能骗你，骗你就像骗条狗。谁会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呢？谁不都在牢记着对别人的好呢？这真是不行的……

是的，作者是按照这一思路创作的这部小说，他的主题就是"信任""宿命"，如果，在那一天，在那一刻，她救助的人可以救助她……我的妹妹的命运就会改变!!! 我的妹妹像狼狗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了一个陌生女孩。陌生女孩得救了，而我的妹妹……这也许就是命运。那么，那些人也将面临自己注定的命运，也包括我自己……

莫小丹看着博客中的这段话，眼泪慢慢从眼角流出来了。她吸了下鼻子，下了网，关了电脑，又进了厨房，把银色锅里的熬汤用的野生动物的脑袋取出来装进黑色方便装里，放在一边，又将中草药纱包取出来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把锅里的汤倒进两只泥罐里，再套上干净的白色方便袋，放进冰箱里。

莫小丹拍了拍手，就提着黑色方便袋出门了。去露天停车场开了车，直接去了南山公墓，把黑色方便袋里的东西埋进了松树林里……

4

罗祺慢悠悠地走上楼，慢悠悠地和一个邻居打招呼。开了房门脱了鞋子坐到了床垫上，就给佟川发了信息，然后盯着手机屏幕看，眼睛一眨也不眨，可是这次佟川没有回信息。

罗祺的脸上表现出了忧伤，她想，佟川真的离开她了。她的心忽地一下轻松了。可是，这又是毫无理由的。罗祺抬手拢拢头发，又用力拽了一下头

发,她不明白是终于意识到了佟川真的走了才轻松了还是其他的原因。

罗祺想了想就给林豹子打了手机,打通了,罗祺直接问林豹子,她问:“佟川失踪有结果了吗? 豹子你告诉我真话。”

林豹子在电话里告诉罗祺,他在回山城的路上,佟川失踪是肯定的,是否牵扯了其它案子现在不能说。他叫罗祺自己照顾好自己,并对这件事保密,总之佟川会找到的,遇事找白彩霞。说完就挂了。

罗祺举着手机愣了一会儿,就把佟川这几天和她交流的信息转发给了林豹子。不一会儿,林豹子打来电话说,佟川的手机一直在使用,但这不一定就是佟川自己发的。他有可能被人控制了,但也有可能控制了别人。你相信我,会给你个明确答案的。

罗祺在电话里说:“好的,我听你的。”

罗祺虽然这样说,但她的思维不自主地往佟川失踪的问题上转,这和几天前的大脑思维是不同的。就连罗祺自己也没意识到这种不同。

罗祺感觉到饿了,可是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找了半天,就是原汁葡萄酒,在罗祺以前看来,这是佟川偷偷回来给换的。但现在她忘记了这件事,只是不爱喝这种原汁葡萄酒而已。可是还有好的满意的,就是被林豹子忽略的那大半瓶干红葡萄酒,它还有半瓶,就躺在床垫上。

罗祺像找到了宝贝,倒了一大杯,慢慢喝。在喝第二杯的时候,罗祺抓起手机看,有如神助一样按了一串电话号码,电话通了,一个小伙子的声音传出来:“你好,我将真诚地为你服务。说吧,到哪里接你?”

罗祺愣了愣,才想起是早上的那个的士司机的手机号码,这号码和佟川的号码只差一个号。

罗祺突然开心了,说:“是我呀,我想听你讲鬼故事。放心,我付钱的。你可以来我家吗?”

小伙子的声音:“看来我交好运了。说吧,你家在哪?”

罗祺说了地址。

小伙子说:“马上到,我带个胖鸡腿给你吃,不算钱。”

罗祺听小伙子挂了电话，就把手机丢一边，把酒杯放在床头柜上，就去照照镜子，把头发弄得乱乱的。又满墙看，看到了窗帘，就过去拉上。但是，罗祺没有理会满房间乱七八糟的物品。就踩着这些物品干完了这些，又把卧室的灯调暗，又去洗了手脚，回到床垫上抱着枕头坐着等……

门铃响了，罗祺一下从床垫上跳起来，去开了房门。小伙子举着一个麦当劳的食品盒在门外看着罗祺笑，一口牙齿白白的。

罗祺也笑，一口牙齿也是白白的，请小伙子进房。

小伙子一脚跨进客厅，就叫了一声："我操！你和我妈一样啊！"

罗祺冲口就笑了，问："真的呀？你妈会像我这么漂亮吗？那么我在哪可以见到你妈呢？"

小伙子说："见我妈？操，她在精神病院。"

第六章

吴胖子的老婆不同意陪王文化睡觉，钱也不多付。两下就僵持住了，王文化就以将照片交给吴胖子为威胁，吴胖子的老婆反而外出了，王文化联系不上了。王文化用手机给吴胖子的老婆发了最后通牒，王文化就在信息中指定今晚 10 点来找吴胖子，如果吴胖子的老婆给三万，还可以成交，除去五千先付的款，多给的五千等于吴胖子的老婆出钱他找小姐的替代费。

1

早上8点，莫小丹的门铃被方亚男按响了，莫小丹出来开了门，见是一个穿着普通的、表情挺精干的年轻女人，手里还拿个黑皮包，认为是收水电费的，就说："啊，你好。进来吧，水表在北房。"

方亚男走进了院，说："真够大胆的，不怕我是坏人？"

莫小丹有点莫名其妙，说："我还是坏人呢。你干什么的？"

方亚男亮出证件，莫小丹才知道来的是女刑警，莫小丹说："刑警？你？啊，你好。找我有事？"

方亚男说："是有事，刑警来了当然有事。要是小打小闹的事就片警来了。知道吗？昨晚我就来了，你怎么那么晚还不在家？"

莫小丹说："那可是隐私，我可以不回答吗？"

方亚男上下看看莫小丹说："你这小样的隐私肯定不少，不方便说可以理解，但下面的问题你必须回答，你昨夜8点15分去过鹅肉包子店吧？就是流氓街里边四五小区的鹅肉包子店。"

莫小丹就微笑了，说："去过，我买了三十只鹅肉包子啊。"

方亚男歪歪脑袋看看莫小丹，说："真看不出来。行，是你就行，跟我走吧！"

莫小丹说："原来这样啊，我知道了。我可以不去吗？我是遭到了抢劫，但我现在没事了。"

方亚男咧嘴笑了，说："你不懂刑法吗？你得证明被人抢劫，调查核实才能立案执行。否则你就是故意伤害罪了。你真行啊，漂漂亮亮居然下手那么厉害。那两个家伙一个肋骨断了两根，另一个……"

方亚男忍不住就嗤嗤笑了，说："只怕断子绝孙了。"

莫小丹吓一跳，说："不会吧？我没使劲的。那好，我需要带我昨晚穿的衣服，那上面有被刀刺开的洞。"

方亚男说："行，证物应该带上。"

莫小丹和方亚男正说着话，白彩霞走进门了，她是来找罗祺的，看见方亚男就喊："亚男，你也来玩泥巴？"

方亚男说："队嫂，我忙死了，玩什么泥巴！"

白彩霞拉着莫小丹的手往一边拽开几步，悄悄问："罗祺呢？没起床？"

莫小丹说："呆会再说罗祺，这有公事，方警官叫我去刑警队有个案子要核实。我去拿证据。"

白彩霞看着方亚男皱了下眉头。

方亚男说："队嫂你放心吧，你朋友没大事。"

白彩霞说："正好，我要去找豹子，借你的车一路去吧。"

方亚男说："行，我来时，我们林队趴桌子上正打呼呢，队嫂去送温暖，这不能不开方便之门。请吧。"

方亚男引着莫小丹和白彩霞出了胡同，走到一辆三菱越野车跟前，方亚男拍了一掌车顶，把趴在方向盘上打呼的刘铁军惊醒了。

刘铁军抬起头，又抬手揉眼睛，嘟哝："这是什么事？小打小闹片警管不就得了。我说假男人就你多事，咱这一阵多忙。"

方亚男让白彩霞坐副驾驶座上，她和莫小丹坐后座上。方亚男说："少废话，接了案子就得管。"

刘铁军说："是呀，这案接得幽默。就你那破舅舅，报警就报警，偏偏向你报警。显摆他外甥女是刑警。那天我高兴了去吃你舅舅的鹅肉包子。我吃十一个再吃一个再拿十个，我不给钱，我……"

刘铁军就听到了莫小丹忍不住冲出口的笑声，也听到了白彩霞冲出口的笑声。

刘铁军先看了眼白彩霞说："队嫂，你可越来越漂亮了，还是咱林队会养老婆。"又扭头看莫小丹，说："我见过你，你喝啤酒的样子真是绝了。"又吸吸

鼻子说："你用薄荷味的香水？哎，有品味，你有男朋友吗？"

刘铁军的脑袋突然被方亚男敲了一记。

方亚男说："开车！多少女朋友了？想老婆想疯了你。"

刘铁军启动了车子，上了路，说："谁叫我和一个假男人搭档呢，难受啊。"

方亚男不生气，却笑了，说："队嫂，你别信他，这家伙就一老娘们脾气，见女人就黏黏乎乎的。"

刘铁军说："她是嫌疑人，问问有没有男朋友也是正常范围，没准那两小子是你舅舅用鹅肉包子打的。我可不信她一个大姑娘有那功夫。哎，啤酒女孩你记着，不是你干的你就不认，刑警队是讲证据的地方。"

莫小丹又忍不住笑了。

白彩霞说："铁军，找个时间去嫂子单位，嫂子刚带了两新手，全是大本毕业，给你介绍认识。"

刘铁军说："行，可是队嫂，咱可先说好了，找你们办保险的，像林队那样每月饷银全交我可不干。"

白彩霞愣了愣，扭头看方亚男。

方亚男说："队嫂，别听他瞎说，你的形象在刑警队贼高大。女人是过日子的，经济大事当然得掌握了。"

刘铁军说："得，得得，这不逼着男人整歪门邪道吗？我就知道那么多戴大檐帽子的精英趴下成了罪犯，都是那种老婆逼的。"

方亚男说："那是男人没本事，被女人比下去了。"

刘铁军四下看看，说："不咬了，好男不跟女斗，一张人嘴咬不过三张……"

刘铁军扭脸看见白彩霞都举起了拳头，就嘿嘿一笑说："咬不过三张我妈的嘴行了吧。"

车里的三个女人都笑了，却没明白都被刘铁军绕进去了。

刑警队到了，几个人下了车。

白彩霞和莫小丹说了几句，径直去找张队去了。

刘铁军说:“这是证据吧,给我,我去技术科鉴定。对了,你叫什么?”

莫小丹说:“我叫莫小丹。”

刘铁军喔了一声就走了。

方亚男带莫小丹去做笔录,正一问一答之间,一个满头大波浪卷的女人突然冲过来,抓住莫小丹的头发就往莫小丹脸上拍巴掌。被莫小丹反肘撞破了鼻子,莫小丹的头发也被女人抓下了一绺。

两个女人就被马二丫拉开了,那女人张牙舞爪地破口大骂,骂莫小丹是破鞋。莫小丹气得秀眉倒立,脸色通红。

方亚男拍桌子喝令女人闭嘴,这女人根本不在乎,抓脸上的鼻血往莫小丹脸上甩。马二丫恼火了,把那女人的手一下背在身后,给铐上了。

这女人反而笑了,说:“好,好,姑奶奶我她妈就带上这玩意过日子了。”

这女人就是抢劫莫小丹两个人中用刀的那家伙的姐姐,那家伙被莫小丹那一膝盖重创了下体,目前正在治疗,是否变成太监尚不清楚。

另一个家伙的父母比较冷静,只动嘴,嘟嘟哝哝地要求严惩凶手,并赔偿他儿子的一切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他们已经咬定莫小丹是以不正当手段引诱年轻人并伤人的不道德的女人。

其实关于这个案件,方亚男和刘铁军都掌握了,鹅肉包子店的老板,也就是方亚男的舅舅,是他直接向方亚男报的案,也是他提供的莫小丹的住址。经他证实,莫小丹在鹅肉包子店等了 10 分钟,然后拎了包子离开。当时,两个嫌疑人也在包子店里吃包子,其中一个先于莫小丹离开,另一个付了钱尾随莫小丹离开。

另据包子店服务员证实,她看到先出去的那个人抱着莫小丹的脖子,后出去的人在抢莫小丹手里的东西,是什么看不见。后来的一些人证实,他们冲出去时,两个嫌疑犯已经倒在地上了,他们在地上拣到一把刀,在先一个出去的人身上搜出一把刀。

这样,莫小丹衣服上的刀口就是重要的证据了。莫小丹错在离开了,这一点是给了嫌疑人家人反咬的机会。他们认为,这不是抢劫,而且抢劫动机

不明，他们是受害者。应该要求莫小丹负刑事责任并经济赔偿。

正这样吵时，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进来，挺倨傲的样子，指着女人问："谁他妈铐的？她是犯人吗？你们是刑警队还是黑社会？"

这话挺损，马二丫站起来刚想说话，方兴祥接了话，说："我铐的，她现在就是罪犯，在刑警队打人，就是犯法。应该处十五天拘留。咋的，你不服？"

男人冷笑，说："你不认识我？在我这别装。用我给李局打电话吗？你看着我，我叫徐成富。"

林豹子从外面进来，说："都去工作，这女的就是在刑警队打人的女人？行，马二丫带她去安静，你有权审查她四十八小时。"

马二丫拽起那女人就走。

女人说："老公，就是她铐的我。"

马二丫说："走，快点。"

徐成富斜视着林豹子，说："豹子，不给面子是不是？真让我给李局打电话？"

林豹子说："你是来报案的？"

徐成富说："不是，就我小舅子那点破事。这女的抓起来不就完了。她伤了人了，多简单……"

林豹子摆摆手说："你在教我办案？请你马上出去。"

徐成富下不来台，说："官升脾气长啊。"

马兴祥推了徐成富一把，说："走吧，等请吃饭啊？"

徐成富退到走廊里，不走了，打电话。

林豹子问方亚男："都清楚了吗？"

方亚男说："基本清楚了，就等证物鉴定了。"

林豹子说："去催催。"

方亚男就去了。

林豹子看了看坐着的莫小丹，问："你当过兵？"

莫小丹说："是的。"

林豹子问:"特种部队?"

莫小丹说:"通讯部队!"

林豹子皱了皱眉头,说:"是我想错了。"

刘铁军小跑回来,说:"林队,鉴定报告在这里。那俩小子是抢劫,她是正当防卫。"

林豹子对嫌疑人之一的父母说:"我们已经弄清了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你们的儿子将由警方收监。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请回吧。"

嫌疑人之一的父亲说:"可是我们的儿子确实是受害者啊,算是抢劫也是抢劫未遂。那伤多重,这怎么收监呢?"

林豹子说:"如果当事人不勇于反抗,你儿子就是抢劫犯,甚至是抢劫、强奸杀人犯。你这种父亲真是失败。"

嫌疑人之一的父亲说:"不管怎样我会上诉法院,我儿子才二十三岁,不能这么毁了。"

马兴祥笑了一声,说:"你儿子早就毁了,毁在你或者他自己的手里。你生的儿子是个垃圾。"

嫌疑人之一的母亲气得浑身发抖。

方亚男说:"你们回去吧,我们是依据事实办案,并且欢迎你们监督。"

刘铁军突然喊:"林队,李局电话。"

林豹子接了,说:"是,是,报告李局,林豹子不在。"

林豹子就挂了电话,几个部下看着林豹子发愣,林豹子说:"愣着干什么? 林豹子就是不在,干正事去。走了。"

张队陪着白彩霞从队长办公室出来,徐成富就上去搭话,张队听完了,说:"我不认为刑警队处事失据,李局也不会不按原则办事。你请回吧,四十八小时后来接你夫人吧。"

徐成富说:"那我见见我老婆行吗?"

张队说:"这不是我管的事。"

方亚男笑嘻嘻地说:"张队,他们跟林队办案去了,我不知道那女人关在

储藏室还是卫生间。"

徐成富盯了方亚男一眼，在看到莫小丹时，徐成富愣了一愣，因为莫小丹看着他微笑。徐成富就走了。

白彩霞和张队告辞，又问方亚男："亚男，莫小丹可以走了吗?"

方亚男说："可以，不过在嫌疑人定案之前不要离开本市。"

白彩霞和莫小丹走在街上。

白彩霞说："你看我干吗？要谢我？我没帮你的忙，我也不能帮你这种忙，你不用谢我。我就是找张姐卖保险，叫张姐给老公买寿险，张姐决定买了。这一天又有工作成绩了。"

莫小丹就笑了，心说，这个人可以做朋友。

白彩霞说："去哪？去你家吃你一顿吧，顺便看看罗祺怎样玩泥巴。"

莫小丹说："罗祺不在我家，昨晚走的，说回家找小皮箱子。怎么你没见到她吗?"

白彩霞说："坏了，罗祺不在家啊？我今早去找她叫不开门，打电话也不接，她会不会又犯病？这个臭女人真叫人担心。"

莫小丹说："那打车去她家看看。彩霞姐你对朋友可真好。"

白彩霞说："是呀，我和豹子都喜欢罗祺，这是缘分。"

莫小丹和白彩霞打了的士赶到罗祺家，在罗祺家门口，就听到罗祺在房间里说："今后你别来了，昨晚是意外。再说，你多贱啊，你贱死了，你把我的东西放那么整齐，我怎么找小皮箱子？你又抱走了我那么多东西……"

白彩霞就按门铃，门开了，罗祺看到白彩霞和莫小丹挺高兴。但白彩霞看到罗祺的房间变了样子也吃一惊。罗祺的房间变得整洁了。

白彩霞冲口就问："你一直在家收拾房子?"

罗祺说："是啊。"

白彩霞又问："那我叫门你知道?"

罗祺说："是呀。"

白彩霞声音高了，问："那你为什么不开门不接电话?"

罗祺脸红了，笑着说："因为不方便！"

白彩霞说："不方便？你藏男人了？"

罗祺歪歪脸嗤嗤笑。

莫小丹也笑了。

2

罗祺不方便开门的原因就是因为的士司机，那个小伙子。

在昨晚，小伙子一边看着罗祺吃炸鸡腿就干红葡萄酒，一边收拾卧室里满地的东西。小伙子对于罗祺的异常并没有表示出害怕。

罗祺突然说："你小心点，别踩坏了小皮箱子，我总也找不到的小皮箱子。"

小伙子说："你慢慢吃，我看到小皮箱子就告诉你。小皮箱子跑不掉的。这里、那里都要收拾干净。来客人帮你找小皮箱子人家好有地方坐，不坐好了怎么找呢？"

罗祺就在床垫上坐直了腰，眼睛转了转就放下炸鸡腿，起来和小伙子一起收拾。也就是把没损坏的东西归位，把损坏的东西整齐放好准备丢掉。

在快收拾完房间时，罗祺仔细上下看看小伙子，说："我不干了，你比我干得快。你都出汗了。"

小伙子就去卫生间洗脸，出来看着罗祺笑。

罗祺说："一会和我做爱光洗脸怎么行，你应该洗澡，要好好洗下面。"

罗祺就推小伙子去洗澡，小伙子抓着头皮，进了卫生间。等小伙子洗完澡出来，罗祺坐在床垫上，只穿着红色的胸衣和红色的三角小内裤，守着两杯干红葡萄酒看着小伙子笑。

小伙子看着胸挺腹平双腿修长的罗祺，又冒汗了，说："大姐我可不是鸭

子,我就是一普通开出租的。没找老婆之前我不能浪费子弹。"

罗祺嗤嗤笑说:"我比你要找的老婆好。过来,别婆婆妈妈的,我想先听你讲鬼故事。"

小伙子迟疑一下,就坐床垫边上。

罗祺说:"喝酒。以前我和我老公这样喝酒,他老叫我喝他却不喝。他不用喝性欲就强,还特变态。"

罗祺和小伙子碰杯,小伙子就干了一杯干红葡萄酒。

罗祺说:"你很勇敢,比我老公敢喝,还有一杯。"就把自己的那杯给了小伙子,小伙子似乎在压抑着,一口又喝了。罗祺拿酒瓶倒时,发现干红葡萄酒瓶空了,就指点小伙子去拿原汁葡萄酒,小伙子去拉罗祺的手,罗祺也就抱住了小伙子的脖子,两个人吻一起了。自然的,就做爱了。

罗祺说:"我飞上天了,老高老高了。好久没这样做爱了,真爽。"

小伙子说:"我也是,我也想了。你不嫌我穷我就娶你当老婆。"

罗祺说:"你几岁?"

小伙子说:"二十三,二十四吧!差七天二十四。"

罗祺说:"我二十七,做你老婆也不算大,也挺好。还可以去精神病院看你长得像我的妈。真的挺好。可是我有老公,就当不成你老婆。你知道吗,我们这次是意外,是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意外。"

小伙子说:"我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不走我还会整你,我忍不了了。"

小伙子又上去了,这是第四次了。两个人又飞上半空,又落下来。

罗祺说:"这几次感觉好极了,你没我老公壮,但和我配套,所以感觉才好。"

小伙子听了差点哭了。

罗祺说你不走了,给我讲鬼故事。我不能睡觉,我感觉绿牙齿的女鬼就在等我睡觉,她逼我喝汤,我看见的,喝起来像脑似的。

小伙子看罗祺眼睛睁得大大的四下看,而且闪光,他有过照顾精神病妈妈的经验,他不害怕,就使劲亲罗祺,说:"好,你听我讲,你的绿牙齿的女鬼没我的鬼厉害,你不用怕。我的鬼出来你的鬼就投降了。"

罗祺嗤嗤笑，把小伙子抱紧了。

小伙子就讲了第一个鬼故事……

小伙子说:“在咱们这的南山公墓，这两年每个月的初七就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去公墓，她每次都是下午6点钟到公墓。每次都坐在三座墓前，她只流泪不说话。每次在6点30分时就有一个老头会从公墓深处走出来和姑娘说话。这没有什么，两个人在公墓相遇说话唠嗑挺好的，也不影响别人。但姑娘和老头不知道，每次他们说话时，他们的身边都会有一大群鬼在听。每次老头和姑娘说完话老头就先走，姑娘后走，那群鬼会跟着姑娘，把姑娘送出墓地，因为他们希望姑娘下个月的初七还来。有一天，姑娘在初七去公墓去迟了，在走进公墓时，看到老头在对着姑娘平时坐的地方独自说话，姑娘才知道老人是鬼。”

罗祺说:“那后来呢?”

小伙子说:“后来姑娘还是每个月初七就去，而且从不迟到。在姑娘看来，和鬼做朋友，比和心中有鬼的人做朋友好。现在姑娘和鬼交往整整两年了。有一次姑娘被一辆车子碰飞了，姑娘落地却没事，但司机吓坏了，姑娘就安慰司机，说她没事，是她的一群老朋友接住了她。”

罗祺说:“我不信，你编的吧?”

小伙子在罗祺嘴上吻一下，说:“是真事，因为撞了姑娘的司机就是我，而那天是初七，姑娘刚从公墓出来。”

罗祺说:“这群鬼朋友真够朋友。”

小伙子说:“所以我信这世上有鬼，我就从不害怕鬼。鬼并不害人，害人的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你想见鬼，你就左手点一支烟、右手点一支烟，嘴里再叼一支烟，全点燃了，你在午夜时在街口一站，你就堵住鬼的路了，鬼过不去，鬼就让你看见了。”

罗祺嗤嗤笑，说:“你骗我，我不试。不过说真的，鬼没有心里有鬼的人可怕，就像我老公，他就心里有鬼，就被他藏在小皮箱子里，还有一具女尸，她和我老公躲在小皮箱子里口交。”

罗祺一下子坐起来，说："我得找小皮箱子，我记得小皮箱子藏在哪了。"

罗祺就往床垫下走。

小伙子说："找东西要先穿鞋，光脚怎么找？"

罗祺在床垫边上坐下来，说："我穿鞋？我不穿鞋，现在，我想干什么来着，想起来了，现在我在听鬼故事。"

小伙子把罗祺拉床垫上，说："抱着我的脖子，这样才是听故事。"

"我再讲一个故事，你知道咱们市医院吗？"

罗祺说："知道，你讲故事要直奔主题。"

小伙子说："对，咱们医院妇科有个护士，是个接生能手。有一天晚上，她快下夜班了，正在换衣服，门被敲响了。她出去看，是一个老婆婆，老婆婆说她女儿难产，破水了。护士一边联系医生，一边随老婆婆去看。护士记得她走进了一个黑乎乎的病房，护士叫人开灯。产妇真的难产，生命也有危险。护士就用侧切的方式帮产妇产下了一个婴儿。护士回来准备下班，护士却看到自己正在值班室里穿衣服。"

罗祺问："自己看到自己？"

小伙子说："对，护士自己看到了自己。"

罗祺说："那以后呢？"

小伙子说："护士就掉头找那间病房，病房还在。可是产妇、婴儿、老婆婆都不见了。护士又回来，又看到自己在送老婆婆出门，老婆婆扶着产妇，产妇怀里抱着婴儿。她们从护士身边走过去，还回头向站在门口的护士摆手告别。这一下护士才昏倒了。护士被赶来的医生救醒了，医生问护士难产的产妇在哪？按病床看，没有难产的产妇啊。护士说了经过，医生说护士是去阴间接了一次生，本来也有他，他不被信任没能成行。"

罗祺说："听上去医生挺遗憾的。"

小伙子说："就是，所以信任是最重要的。"

罗祺问："还有吗？"

小伙子说："故事还是子弹？"

罗祺把脑袋往小伙子腋窝里钻，说："子弹。"

小伙子说："那就机关枪扫射。"

小伙子和罗祺又做爱。

罗祺说："我的小肚子痛了。"

小伙子说："我还有最后一发子弹了。"

罗祺说："那先留着，你讲故事，你怎么这么多鬼故事？"

小伙子说："如果你有个精神病的妈，你也会讲鬼故事。"

罗祺嗤嗤笑，说："你妈真好。"

小伙子说："在咱们山城通向金沟的路边，有一座漂亮的房子，是栋两层小楼，可是没有人住，是为什么呢？"

罗祺说："是呀，为什么呢？"

小伙子说："我问你呢。"

罗祺说："是呀，我问你呢。"

小伙子一下子翻上去，压着罗祺说："调皮，最后一发子弹让你中奖。"

这一次小伙子整的时间很长，罗祺也异常兴奋，两个人都是大汗淋漓，小伙子脸上的汗雨点似的落在罗祺的脸上。

罗祺说："这一发不是子弹，是飞毛腿导弹。我爱上你怎么办呢？"

小伙子说："那我就幸福死了。"

罗祺说："我也是。我问你那为什么，是为什么人不敢住那座小楼？"

小伙子说："主人盖好了那座小楼，住进去就出事了，主人不是死了。在主人睡觉时，总听到有人说，你压到我了，是我先来的。后来，主人请了几个人在小楼里睡觉，那几个人也都听到有人说，你压到我了，是我先来的。你加了盖也不行。"

小伙子停了话，说："我去喝水，我的头痛极了。"

罗祺说："好的，没开水就喝葡萄酒。"

小伙子去喝了自来水。小伙子回来，重新抱着罗祺，说："说完这个故事我们睡吧。天快亮了。"

罗祺说:"天亮了绿牙齿的女鬼就不来逼我了,我们就睡一觉养养子弹。那后来呢?"

小伙子说:"主人和那几个人一商量,就动手从火炕往下挖,挖了三米多深,挖出一具尸骨。看骨头和随葬品是个女尸骨。主人就把女尸骨移山上去了。"

罗祺问:"这样就行了?"

小伙子说:"当然不行,主人再睡觉时,醒来就发现自己睡在院子里。还听女尸骨说:'我走你也走。'"

罗祺说:"对呀,人不能不讲理的。女尸骨说的没错。那小楼现在怎么样了?还没人住吗?"

罗祺等等小伙子不回答,翘起上身看小伙子的脸,发现小伙子睡着了。罗祺翻个身,背对着小伙子也要睡了,又感觉小伙子从后面抱住了她,用一手一脚压住了她,她就说:"你压到我了。"

在迷糊中,罗祺听小伙子说:"我走你也走。"

罗祺嗯了一声,就睡着了……

是白彩霞按的门铃把小伙子先惊醒了,小伙子第一反应就是翻身爬起来穿衣服,并推推罗祺。

罗祺也醒了,对着小伙子嘘了一声。两个人趴在床垫上不动,白彩霞就又打了电话,罗祺自然也没接。听着脚步声下楼了,再听没声音了,两个人才起来。

小伙子把损坏的东西一趟趟丢出去,又给罗祺买了早餐就走了。

罗祺又睡觉到中午,被小伙子的电话吵醒了,在和小伙子说电话时,白彩霞和莫小丹就来了……

3

割头凶杀案的线索在吴胖子这条线上有了进展,吴胖子的家里和靓雅

啤酒屋这几天一直有人监视。而这种监视今天有了效果。

在晚上10点左右，有一个衣着普通，但很怪的中年男人出现了，这中年男人怪的是穿的衣服不对，是春秋才穿的夹克。中年男人在靓雅啤酒屋门外不时向里窥探。平时吴胖子也不怎么管事，啤酒屋有专门的领班打理，而方亚男为了早点找到吴胖子的老婆和找到那小米的线索，就利用吴胖子的手机和靓雅啤酒屋的领班保持联系，也就是说那个领班是方亚男的线人。

在初时，中年男人没引起啤酒屋领班的注意，直到中年男人忍不住进去打听吴胖子，说有东西送给吴胖子，而且不见到吴胖子不给东西，才引起了领班的注意。领班把中年男人带到经理室，叫等着，就报告了方亚男。

方亚男和刘铁军第一时间赶到了，把中年男人带回了刑警队。经过讯问搜身，得知中年男人叫王文化。从王文化的夹克左袖子里搜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九张吴胖子嫖小姐的照片。嫖小姐的方式大多是披着浴巾，坐在沙发上让小姐口交。但有一张照片是多人的，就是吴胖子、陈锋、徐成富披着浴巾搞小姐的照片。另外在徐成富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在照片上只露出了小半个身子，是个比较瘦小的人，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有下半身，在做爱。

这张照片才是令方亚男高兴、刘铁军兴奋、林豹子吃惊的照片。可是，随着对这张照片的放大分析，更令林豹子吃惊的事发生了，照片上的那小半个比较瘦小的人，和佟川极为相似。而且照片上这人的左手放在女人的头上，无名指上戴的戒指，和佟川的结婚戒指一样，都是黄金、铂金旋转缠绕形状的。这一发现，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曙光。

在随后对王文化的审讯中，林豹子等人又是失望的，王文化只认识多人照片中的两个人，一个是吴胖子，一个是徐成富。他认识吴胖子是需要，认识徐成富是因为徐成富是山城最大洗浴中心的老板。王文化对照片上疑似佟川的人根本没有印象。他之所以去偷拍吴胖子，是吴胖子的老婆雇佣的。

据王文化交待，吴胖子的老婆知道吴胖子嫖小姐又养小姘，就想得到证据，在离婚时多要财产。

那么，问题又出来了，王文化为什么不将这些照片给吴胖子的老婆呢？是王文化在偷拍了这些照片之后胃口大了，费用从三万元涨到四万元，外加要吴胖子的老婆陪他睡一宿。

吴胖子的老婆不同意陪王文化睡觉，钱也不多付。两下就僵持住了，王文化就以将照片交给吴胖子为威胁，吴胖子的老婆反而外出了，王文化联系不上了。王文化用手机给吴胖子的老婆发了最后通牒，王文化就在信息中指定今晚 10 点来找吴胖子，如果吴胖子的老婆给三万，还可以成交，除去五千先付的款，多给的五千等于吴胖子的老婆出钱他找小姐的替代费。

然而吴胖子的老婆根本没音信。其实，据王文化交待，他见了吴胖子他也不会给吴胖子照片，会说些别的搪塞过去。吴胖子和徐成富是什么人啊，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他就是想弄回那俩钱，结果鸡飞蛋打了。王文化还说，其实吴胖子的老婆特不好斗，他忙了半天就像挤牙膏似的给了五千元，为拍到好照片，吴胖子去嫖，他也得去，都搭进去了。他怕吴胖子的老婆最后不给那二万五才加码的，想不到还是输了。

可是，事情急转直下，王文化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来了信息，方亚男就看了，说："那女人真是只母狐狸。"

林豹子看了内容乐了，内容是：你被死胖子揍了吧？找死，敢加我的码？告诉你我就是要你去找死胖子，要死胖子知道我有证据。还要告诉你，在我看照片的时候，其中一张照片我用手机翻照了。这种照片有一张就够了。

林豹子正看间，又一条信息发过来了，内容是：你还自称侦探吗？色狼、流氓，吃你自己吧！

林豹子就用自己的手机给吴胖子的老婆打了电话，这次，吴胖子的老婆接了，问林豹子是谁，林豹子说希望你来刑警队确认一具疑似你丈夫的尸体。吴胖子的老婆不信，骂一声"你妈的骗我"，就挂了电话。

刘铁军请示了林豹子，把中年男人暂时带出去了。

方亚男说："我想这只女狐狸根本没离开本市。"

林豹子说："看着电话，她会打过来。"

果然，座机响了。

方亚男接了，说："对，这是刑警队。"

对方支支吾吾问有没有一具男性矮胖子的尸体？

方亚男恼火了，说："你丈夫就算是头猪也是你的丈夫。你能让他没人认吗？什么？找父母认？他父母有你熟悉没了脑袋的他吗？我正式通知你，你马上来刑警队，否则你就是疑凶。"

林豹子看方亚男重重地放电话，就笑了，说："我和方亚男盯会，男马和女马回家休息。你们这一组要抓紧了。"

马二丫说："什么女马和男马，你不是给我们重分组吗？"

林豹子说："什么重分组，案件复杂了，牵扯的人多了，危险性也多了。原组不动，回去吧。"

马兴祥歪了歪脸想说话。

林豹子就说："别找烦，回吧。"

方亚男笑着看马二丫和马兴祥走了，说："林队，我和刘铁军查吴胖子、徐成富这一小圈子吧，这张照片上两个人是死人了。疑凶会不会就在其中？"

林豹子此时也这样想，但他仍然感觉不那么简单，他想不出佟川作案的动机。但他说："行，照你的思路整下去，不过查这个徐成富要用脑子去碰。他老婆还关着呢，没饿着吧？"

方亚男说："饿不着，送了方便面和纯净水。开始还不喝不吃，装牛，刚刚又送去，连汤都喝光了。"

林豹子笑了，说："足够她记一辈子的了，明天就放了吧。"

方亚男说："明天中午放，中午人多，再让她记一辈子。我现在想起她和她老公那德行就想咬人。借这件案子正好教训这种臭德行的人。"

方亚男看林豹子去倒水，说："林队，给我也倒一杯。林队，我觉得徐成富这里有戏，陈锋的案子我了解了一下，大概涉案金额三千万。他们在照片上这样，徐成富和陈锋能干净？"

林豹子说:“我们这次掌握的线索,也要和反贪局交流一下,你办一下这事。”

林豹子又说:“茶放多了,这一宿想睡也不行了,你的也是。别瞪眼,给你倒茶就不错了。”

方亚男嘿嘿笑说:“林队,李局今天一共来了六次电话,话里话外叫放人。张队顶住了。你说,徐成富那样,咱们李局会不会?”

林豹子说:“用脑子去办,不能用猜的。”

林豹子刚刚点上烟,张队进来了,把林豹子往办公室叫,林豹子说:“正好张队,我想汇报案子的进展和想法。”

林豹子随张队进了办公室坐下。

张队说:“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林豹子说:“得了,大姐,你先说,我不说了,都几点了,你说完我送你回家。我明天再汇报。”

张队说:“我是从家里来的,我和你可把李局得罪了。李局电话打我家去了,说什么人一挪窝说话就不好使了。我烦了,回来看看。”

林豹子说:“这怪李局,怎么结交那些玩意。真气人,咱明天放人?”

林豹子想想又说:“得,马上放。”

林豹子出去叫方亚男去放了徐成富的老婆。又进办公室向张队汇报案件的进展和设想。同样的,那张多人的照片让张队沉思了半晌。

张队说:“豹子,陈锋的案子牵连少不了。记住了,我们是刑警,破的是割头凶杀案。要用脑子处理其他的。”

林豹子说:“明白。”

吴胖子的老婆带着吴胖子的父母一起来认尸了,哭哭闹闹地确认了没头的吴胖子的身份。

在方亚男对吴胖子老婆的询问中,吴胖子的老婆确认吴胖子认识佟川,他们曾经是校友,少年时来往较多,走上社会就没什么来往了。但是吴胖子的老婆讲了一件事,令方亚男和林豹子留心了。

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的五月的一天，吴胖子回家让老婆拿出二十万，吴胖子老婆不给，吴胖子发了脾气把家砸了，说这钱是救命的，不是胡搞的。骂老婆同时又骂佟川不地道、卡脖子。后来吴胖子的老婆给拿出了十万。这件事吴胖子的老婆就记在心里了。不够的那十万吴胖子怎么整到的，吴胖子的老婆不知道。那二十万元和佟川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给了佟川也不知道。

在这件事情问过后，吴胖子的老婆也顺嘴说了她不知道吴胖子有多少钱，除了经营靓雅啤酒屋之外还干什么。她和吴胖子是各干各的，她主要经营两个服装店。吴胖子的老婆还确认了徐成富、陈锋、董修文是来往密切的朋友，在青少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并有个“小虎队”的外号。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属虎的，而同班级的其他同学都是属兔的。

方亚男让吴胖子的老婆指认那张多人照片中的人，吴胖子的老婆似乎并没见过这张多人照片，她先愣了一下，看得很是仔细，她指认了陈锋和徐成富。但被方亚男指着问到那个只有下半身、正和女人做爱的人是不是董修文时，方亚男发觉吴胖子的老婆目光闪烁，又恨又爱的表情，但吴胖子的老婆反问：“给你看个男人的屁股你能认出他是谁吗？没准你连你老公的屁股都认不出来。”

方亚男一下子被顶得张口结舌了，差点挥了拳头。

冷眼旁观的林豹子问：“你没见过这张照片吗?”

吴胖子的老婆说：“这东西我一辈子都不要见，没见过。”

林豹子就又把王文化照的其它几张照片一张一张摆在吴胖子老婆面前，吴胖子的老婆说：“你们刑警队还收集这玩意啊，爱好就去干啊。一百元就够了，省得眼热。”

林豹子却不生气，又拿出王文化的手机给吴胖子的老婆读她发入的信息。

吴胖子的老婆说：“那怎么样？我找人收集证据怎么了？我搞这些也间接地帮了你们的忙。”

林豹子突然指着多人照片上的那面屁股，问："他是谁?"

吴胖子的老婆说："董……我不知道，没准是你呢？都那么瘦。"

林豹子却笑了，说："方，带她去冷静冷静。四十八个小时之后，吴胖子的财产可能就被哥哥姐姐搬光了。"

吴胖子的老婆知道这种事不太可能发生，但是被留在刑警队四十八个小时可能会误了事。就说："我再看看，我第一次看到这张，那色狼当初没给我看这张，没准那色狼想敲诈别人呢。"

吴胖子的老婆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死胖子、董修文还有他老婆一起去大连海滩游泳，董修文从礁石上出溜进海里，小腿肚子划了个大口子，这不，有道疤，他可能就是董修文。"

吴胖子的老婆又说："刑警大哥、刑警小妹，放我走吧，我丈夫死胖子留下一堆事呢。以后我保证随叫随到。"

方亚男说："你的话可信吗？真有事你再玩失踪上哪找你去?"

吴胖子的老婆说："那不一样，我是给那色狼下套，他也给我下套啊，像这张高级流氓和小姐的合影他就没给我看。"

方亚男看看林豹子，林豹子点点头。

方亚男说："你记住你说过的话。你可以走了，但你的问题还没有结束。"

吴胖子的老婆又扫了眼那张多人照片，就走了。

方亚男说："林队，我还奇怪你一下一下给他看证据，原来另有企图。"

林豹子说："对付这种软硬不吃的女人，就得抓痛处。她提供的线索很重要。你通知刘铁军，带王文化回家搜其他照片。吴胖子的老婆提醒我们了，那家伙手里一定还有其他照片。"

方亚男说："林队，吴胖子的老婆和董修文一定有男女问题，董修文会不会是杀吴胖子的人？他再嫁祸佟川？可是还有陈锋，这说不通的。"

林豹子说："咱们的名言是什么?"

方亚男说："咱们不是福尔摩斯，咱们更要比福尔摩斯多跑、多问、多

动脑。"

林豹子说:"就是这样。"

林豹子的手机响了,林豹子接听了,说:"好,我没走,我马上过去。"

方亚男问:"是队嫂?"

林豹子说:"她?我老婆这会早去梦周公去了。是宋美岩,她有了新发现,我过去瞧瞧。"

方亚男说:"林队,我盯着行,也顺便上网找找李守奇说的楼兰公主。不过林队,你觉得宋法医这丫头的工作劲头和工作作风像谁?"

林豹子说:"是啊,这丫头是工作狂,是穿女装的佟川。"



第七章

录像里，有一个学生提问题，在这个学生的后面座位上，有一个女孩左手五指岔开支撑脑袋，盯着佟川在听课。这个女孩的样子很像莫小丹。可惜，宋美岩和林豹子都没注意到。

1

白彩霞这时并不像林豹子说的在家里的床上梦周公。不是，她现在睡在莫小丹的床上梦周公呢！

今天中午，白彩霞就和罗祺一道随莫小丹去了莫小丹的家。

理由很简单，是莫小丹说的，现在中午了，罗祺家里连纯净水都没有，总不能喝自来水吧？就跟我走吧，我家里有鹅肉包子，在晚上还可以做药膳给你们吃。如果彩霞姐不怕老公抓床单，晚上就和罗祺住我那，有泥巴给你们玩。而明天、后天彩霞姐是不上班的。

白彩霞就和罗祺跟着莫小丹去了莫小丹的家。在午饭后，她们三个一起动手以白彩霞为原型制作泥像，整到后来白彩霞和罗祺就看莫小丹独自表演了。

在接近下午5点钟的时候，白彩霞的泥像塑好了。

莫小丹说："等阴干吧，彩霞姐就可以搬走了。只要不摔、不砸、不受潮，就不会变化。"

白彩霞兴奋地看着自己的泥像，又担忧地说："我家太小了，往哪放呢？"

莫小丹说："这个我可帮不了你了。"

罗祺和上次弄泥一样，这次又弄了满脸满身泥巴，她说："放庙里吧，这多像观音大士。"

白彩霞就推了罗祺一把，说罗祺瞎说。

罗祺突然往脸上抹泥，又坐在泥堆上，说："我也像，我像龙女。观音大士旁边的龙女。"

莫小丹就笑。

白彩霞悄悄对着莫小丹指指自己的头，又指指罗祺。莫小丹知道白彩

霞是指罗祺脑子的病，莫小丹皱了皱眉头。

罗祺站起来又往身上抹泥，又说："我想起来了，龙女是站在观音身边的，不是坐在观音身边的，她是侍女不能坐着……"

罗祺停了话，抬头看白彩霞，突然问："龙女站在观音左边还是右边?"

白彩霞说："右边，左边是散财童子。"

罗祺说："不对，左边是佟川。就是佟川。"

白彩霞说："对，对，是佟川。"

罗祺又笑了，说："知道吗? 佟川的老婆和一个讲鬼故事的小伙子做爱了，但没口交。嘻嘻，佟川不知道。"

白彩霞吓了一跳，莫小丹就看着白彩霞，悄悄指指自己脑袋。

莫小丹说："你们再玩一会，我做饭去。罗祺你记得洗澡的地方吗?"

罗祺说："我记得，在西厢房的厕所里。"

莫小丹说："你记忆力真好，一会玩完了带彩霞姐去洗澡吧。"

罗祺说："好的，我的记忆力一向很好，可我就是找不到小皮箱子了。"

莫小丹去洗了手，换了衣服，去厨房弄吃的，她把冰箱里的一只泥罐取出来在火炉上熬。想了想又重新找了只泥罐，又做了一种药膳汤。又做了些小菜，一样样摆在餐桌上，回去喊罗祺和白彩霞洗澡吃饭。

罗祺答应着却在泥堆里不出来，被白彩霞拽出泥堆，不情愿地去洗了澡。等两个人洗了澡披着浴巾进入厅堂，莫小丹已经把两只泥罐摆上桌了。

罗祺坐下说："又喝这个汤，好了，看我的。"就伸手端一只泥罐。

莫小丹说："错了，是埋汰的那只。干净的这只是彩霞姐的。都喝吧。"

罗祺说："对的，上次就是埋汰的这只。"

白彩霞好奇了，看着罗祺。

罗祺已经一口气喝光了，放下泥罐说："这次少了，我还可以吃饭。"

罗祺指一下白彩霞说："你喝吧，像脑似的，治胃溃疡的药膳。"

白彩霞也就喝了，说："味道怪怪的全是药味，真治胃溃疡?"

莫小丹说："你的不是，是暖卵巢的。我把药方给你，日后自己做。"

白彩霞冲口问:"真的?"

莫小丹说:"真的,家传的秘方,是谢你的。"

白彩霞又说:"罗祺喝的真治胃溃疡?"

莫小丹说:"真的,你没见她气色好些了吗? 再喝一副,就更有效果了。对好多病西医是不行的,西医不能治本。"

罗祺说:"你不喝啤酒了吗? 喝吧,你喝啤酒的样子好看极了。"

莫小丹说:"今晚不喝啤酒,是怕你们受刺激,你们喝了药膳不能再喝酒。"

三个女人边吃边聊,吃到了晚上 8 点。

罗祺突然说:"我困了,我去睡了。"就自己进了莫小丹的卧室,去睡了。

白彩霞说:"我帮你收拾了吧? 我也该走了。"

莫小丹说:"走,去哪? 今晚你走不了了。明天我开车带你们去哈泥河深处,那是哈泥河源头,河里可以捉鱼摸河蚌,然后野餐。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里没有人,可以光屁股洗河澡。"

白彩霞说:"真的呀? 河蚌我知道,东珠就是产在咱们这的河蚌里的。行,那咱们快收拾,都早点睡。嘿嘿! 终于有机会叫臭豹子找不到我了,真开心。我决定明天不带手机了。"

莫小丹说:"对,让他着急。不过他是个好刑警。很男人味的好刑警。"

白彩霞说:"那是,要不我能叫我妈把我嫁给他?"

莫小丹和白彩霞都笑了……

莫小丹叫白彩霞和罗祺一床睡,她去睡在了妹妹以前的房间。听着白彩霞睡着了,莫小丹翻出一部手机,这是,佟川的手机。

她想开机看看罗祺又发了什么信息,她也想给罗祺再发信息,但又忍住了,她很懂通讯,她知道刑警队已经在追踪这部手机的信号了,这是不能大意的。她想了想,走出房间,进了北房,找了工具把手机分解了。又走出了大门,走到街上,把手机的小部件分别丢在了三个垃圾箱里,明天一早,这些垃圾就进入垃圾场了。

莫小丹边走边想，这部佟川的手机完成使命了。这一切真是宿命，在她思索如何正常地接近罗祺、正常地认识罗祺的时候，白彩霞把罗祺带来了，看来是老天爷给了她公平。当然，在莫小丹想来，就算白彩霞没有带来罗祺，她还是有法子认识罗祺、取得信任，并给罗祺喝用野生动物的脑袋熬成的汤的。

不管怎么说，莫小丹又想起了《狼狗》里的主要故事，这就是宿命，做了的事是要还的……

莫小丹回到房间刚刚躺下，就看到罗祺悄悄摸进房，莫小丹不动声色，在黑暗中悄悄看着。

罗祺又悄悄摸到床边，悄悄地掀开毛巾被钻进来，悄悄贴近了莫小丹躺好了。

莫小丹才问："你怎么过来了？"

罗祺说："我就过来了，她不行，我摸她，她没有反应，安静得像只鬼。"

莫小丹说："我也会让你失望的。"

罗祺说："我就想靠着你，你不像鬼。我给你讲鬼故事吧。讲一个漂亮女人每个月的初七就去公墓和老头鬼唠嗑的故事。好吗？"

莫小丹说："我知道这个故事。那个老头不是鬼，他是个写小说不成功受了刺激的精神病人，他也没有妻子。他在公墓里看到一个中年女人的墓很久没人管，他就认中年女人当妻子了。就每个月的初七去给中年女人讲他写的小说。好了，闭上眼睛，睡吧，你真像我妹妹。"

罗祺说："那个老头怎么不要个活着的妻子呢？我真想不通。"

莫小丹拍拍罗祺的背说："过不久你会全部想通的，现在你正走在通向想通一切的路上。"

罗祺说："那我能找到小皮箱子吗？"

莫小丹说："能的，丢了的东西你全都能找到。"

罗祺说："可我不想找到佟川，我把自己给了别的男人了。"

莫小丹说："别瞎想了，佟川你也会找到的。你不过多有了一个男人而

已，比起那些男人，你已经吃亏了。”

罗祺想了想，抱紧了莫小丹，两个人抱颈而眠……

天亮了，莫小丹和罗祺被白彩霞叫醒了。

白彩霞喊：“你们没事吧？”

莫小丹说：“没事啊。”

罗祺说：“就是，就是没事啊！”

白彩霞把脚一顿，说：“没事你两个亲嘴。”

莫小丹和罗祺吓了一跳，都坐起来了。

白彩霞又喊：“看看，光了屁股吧。这什么和什么吗！要我当电灯泡。”

莫小丹记得昨晚梦中和妹妹在一块。罗祺呢，做梦和小伙子在一块。罗祺和莫小丹互相看看。

莫小丹说：“没男人就没事。”

罗祺说：“昨晚小丹不睡在这啊。”又问白彩霞：“昨晚你怎么走了呢？我抱着你睡着的啊。”

白彩霞明白了，看着莫小丹指指自己的脑袋。莫小丹笑了，她知道，罗祺的脑袋就快正常了，那两副给罗祺喝的汤起作用了，因为罗祺会撒谎了装失忆了。

白彩霞说：“算了，我去洗脸买早餐喂你们的肚子。”

白彩霞出去了，罗祺就看着莫小丹笑，说：“你的味道像极了薄荷，佟川最讨厌薄荷味了，不过我最喜欢了。”就搬过莫小丹的脸在嘴唇上吻了一下。

莫小丹也回吻了罗祺一下，说：“昨晚你整了我吧？”

罗祺嗤嗤笑，突然往床下跳，站直了又说：“我终于知道我有双性恋倾向了，上学时同学说我还不信。我真开心。”

在早餐后，莫小丹和白彩霞准备野餐的用品，罗祺在整一个野营帐篷，她支撑开看看，再收拾好。

莫小丹在厨房的冰箱里拎了泥罐出来，把里面的用野生动物的脑袋熬成的汤加热后倒进保温杯里，自己背在身上——这是在中午给罗祺喝

的——又叫白彩霞和罗祺各自带好东西，就去露天停车场取了车，三个人坐车里就上路了。

那时是早上9点钟。

白彩霞在车上问："我们几点能回来？"

莫小丹说："明天下午回来。"

罗祺说："太好了，今晚可以喂蚊子了。"

白彩霞有点担心怕林豹子找她，但又想想，说："我就疯这一回，他怪我我就和他干架。哎，我家臭豹子也失踪一下子不回来就好了……"



林豹子去见宋美岩，推开宋美岩的门就说："你要抽死啊，也不放放烟。"

宋美岩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烟蒂扔烟缸里，烟缸里有水，烟蒂吱一声就灭了。

宋美岩说："林队，这次咱俩还吵架吗？"

林豹子说："吵什么架？哥尊重你的观点，保证不吵架。嘿嘿……"

宋美岩说："你别笑了呀，什么破声，这可是半夜呀。"

林豹子说："对，你这里这个时间全是鬼。"

宋美岩说："林队，你还记得佟川是什么样的发型吗？"

林豹子说："哪能忘呢？那小子的头发少，往后脑勺上梳，溜光溜光的。我还开过他玩笑，说他的头发别致，苍蝇踩上去都会闪了腿……"

林豹子突然住嘴了，脸色也变了，问："陈锋手指上的头发是佟川的？"

宋美岩嘴角刚展出一丝笑，又瞬间严肃了，她瞪着林豹子。

林豹子冲口而出："不会吧？你没整错？"

林豹子看宋美岩睁大眼睛瞪他，他又说："好妹妹，让我看看。"

宋美岩把在显微镜下的头发切片对比叫林豹子看。

林豹子说:"真是一样啊。"

宋美岩说:"我从佟川的工作服上找到了他的头发,和陈锋手里的头发对比,不论血型、发质,无不一致。也就是说,死者陈锋手里的头发就是佟川的呀。这是没有疑问的了。林队,下一步怎么办在于你了。但愿你对得起我的时间。"

林豹子看看连日来熬得越发像颗豆芽菜的宋美岩,说:"会的,我会尊重每一个伙伴的时间。你这丫头,快成了缩水的豆芽菜了。"

宋美岩说:"还有一个疑点也破解了,你跟我来。"

林豹子跟着宋美岩去了解剖室,从冰柜里拉出陈锋的尸体,又拉出吴胖子的尸体,叫林豹子看脖颈上的刀口。林豹子看不大明白。

宋美岩说:"你记得就行,都是从左向右开始下刀,这是一个法医养成的、无法改变的习惯。让我们再看佟川去卫校表演解剖的光盘。"

林豹子又跟着宋美岩回了办公室,宋美岩打开电脑,放入光盘,让林豹子看佟川在卫校讲授解剖课的录像。

当佟川割一具尸体的时候,宋美岩说:"你看,认真看呀。"

是了,佟川是从左向右开始下刀。林豹子长长叹口气,把手支在了下巴上。

录像里,有一个学生提问题,在这个学生的后面座位上,有一个女孩左手五指岔开支撑脑袋,盯着佟川在听课。这个女孩的样子很像莫小丹。可惜,宋美岩和林豹子都没注意到。

宋美岩说:"林队,就这样吧。我姐姐今晚夜班,我要去陪她呀。你请便吧。"

宋美岩取出了光盘,丢桌上,关了电脑,站起身去换衣服。

林豹子说:"我在外面等你,我送你去吧。我也吹吹风,我这脑袋变成酱缸了,乱套了。"

宋美岩说:"谢谢你了。酱缸里的大酱是配大葱吃的呀,我可不是大葱。

我自己走，我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要你送，我呀没那个福气，也怕再次坏了心情。”

林豹子没电了……

林豹子周六中午回了趟家，老婆白彩霞不在家，林豹子没在意。正睡着觉被马二丫来电话叫走了，就没注意老婆是不是夜不归宿。

周日下午，林豹子回家想好好休息一下，才发觉老婆根本没回来，因为床没收拾，其他也没变化。

林豹子就打白彩霞的手机，白彩霞的手机通了但不接听。林豹子想了想就往罗祺家打电话，也是没人接。

林豹子就跑到罗祺家按门铃，但没人开门。林豹子想，罗祺也不在家，这两个老娘们去哪了？就下了楼问楼下的老太太。

老太太说："这两天天气好了，无风无云呀，我就整天坐在大院里看景。我看到老李家小丫头坐在石凳上看有图的大书，看到老金家大小子和一个小丫头在树后亲嘴；看到老牛头又领个小媳妇回家就拉窗帘，看到老徐太太卖了一大堆破烂，但我就是没看见你媳妇。"

林豹子说："嗨，这弯拐的，那你看见罗祺了吗？"

老太太说："知道，不就是爱光屁股在屋里晃的法医的小媳妇吗？没见。但我见了一个开出租车的小伙子一连三个晚上开车来找她。第一晚，天大亮了上上下下丢了些东西才走。第二晚，小伙子举一把红花来的，没见到人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了。第三晚，小伙子举了两把红花来的，没见到人等了两个小时才走了。我就想啊，想明白了。法医老不在家，法医的小媳妇为啥老光屁股呢？就等小伙子送花来，干吗呢？就那事呗。不干白不干是吧？你呀，有媳妇就别惦记了，添乱不是吗？两个追一个，不打架吗？"

林豹子才猛然想起这老太太是前局长的老婆，脑筋不正常，就说："您哪，净瞎说。"

林豹子掉头要走。

老太太又说："我可没瞎说，我可为你好。你可不能老不回家，你媳妇胸口那两奶子多大，一步四颤，来回晃悠。你不常回来捏吧捏吧，别人可就捏吧了。你可不能怪我不告诉你。"

林豹子快步走了，回到家坐下，又打老婆电话，老婆还是不接，就泄气了。因为白彩霞虽然脾气厉害，但这是第一次夜不归宿。

林豹子看看天快黑了，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又觉得不应该有事。这时门开了，白彩霞开了门，屁股朝前倒着往房里走，罗祺正着往房里走，两人抬着一个东西。莫小丹也抱一个木制圆板凳似的东西，看到林豹子就笑。

白彩霞还喊："豹子，快帮忙，好沉的。"

林豹子过去抱起了这个东西，问："这是什么？老娘们就能捉妖。这两天你去哪了？干什么不接电话?"

白彩霞说："等等说去哪了，我先看看放哪。"

白彩霞在客厅里看看，指着衣柜边说："放这。豹子抱住了，小丹先放了木垫你再放手。"

莫小丹把木垫放好，林豹子就把东西放木垫上。

白彩霞叫林豹子离开点，说："豹子，你别激动啊，看。"

白彩霞就把东西上的布掀开了。

林豹子说："他妈的，像，太像了。快给咱妈送去，太像她老人家了。"

白彩霞愣了。罗祺和莫小丹也愣了。

林豹子说："这两天你就在莫小丹的泥巴屋整这个?"

白彩霞说："是啊，不光整这个，还去哈泥河野营去了。那没人，就我们三个。我们光屁股洗澡也没男人看，不骗你。"

林豹子说："得，得，你那身材光屁股也没人想看。你们坐，难得家里有莫小丹这样的高雅客人，我老婆的品位也跟着莫小丹学得高雅了，好……"

林豹子的手机突然响了，林豹子接了，听了，就说，"好，好。我马上到"。

林豹子对莫小丹摆摆手，说："莫，多呆会。"他就走了。

白彩霞看看泥像，又看看莫小丹，说："他说这东西像我妈？我有这么老了吗？豹子的眼珠有问题了吧？"

罗祺说："我看就像你，豹子是气你。算了，我和小丹走了，你自己慢慢欣赏吧。"

白彩霞说："天就黑了，好歹喝口水呀。"

莫小丹摆摆手，说："走了，不喝了，真累了。回家好好睡一觉。走了。"

莫小丹和罗祺出来，下了楼，就看见林豹子把一个举了三束玫瑰花的小伙子叫车上拉走了。

罗祺冲口说："坏了，豹子抓走了给我讲鬼故事的他。"

莫小丹说："他会有事吗？"

罗祺说："不会吧？他又没犯法。"

莫小丹说："那就听天由命吧。"

罗祺说："真讨厌，他为什么还来？豹子揍他一顿才好。"

莫小丹启动了车子，跟上了林豹子的车子，跟到刑警队，看到小伙子下了车，急急忙忙跑了。

莫小丹说："好了，没事了。"

罗祺说："是啊，他什么也没对豹子说才算没事了。"

莫小丹带罗祺回了家。罗祺坐着发了阵呆，才决定给小伙子打电话，她想知道林豹子问了什么。可是小伙子却不接听了。罗祺更是不能放心了，于是又打，还顿脚骂人，小伙子还是不接听电话。

罗祺气得把手机拍在餐桌上，就骂："操，讨厌鬼。"手机却突然响了，是小伙子发来的信息，内容是：求你现在别找我了，你等我赚笔钱找你。我爱你！

罗祺看着手机屏幕好一会，说："他说爱我。靠！怎么会这样？你说他和豹子能说什么？我还能自自然然见豹子么？我一直当他是哥哥的。他知道我那样一定会对我失望的。"

莫小丹说："那以后就不要叫他失望了。"

罗祺皱着眉头在屋里转圈，边转边说："我怎么那么贱啊，讨厌死我了。"

罗祺抬手抓头发，突然站住了，对莫小丹说："小丹！小丹！我想起来了，我们野营的地方我以前去过。我记起来了，还有、还有，还有一个女生失踪了。还有、还有，后来，后来女生被发现了。她早就死了。我！我！佟川！佟川……"

莫小丹一把抓住罗祺的手紧紧握着，莫小丹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但莫小丹努力控制，努力控制，轻轻地，用柔柔的声音问："你想起来了？真的有个女孩失踪了吗？"

罗祺看着莫小丹，突然又笑了，说："你怎么哭了？你的手可真有劲，抓痛我了。我刚刚说了什么？对了，我想我应该警告一下小伙子，绝对应该叫他死了心。"

莫小丹眼睛里闪了道光，知道自己的失态影响了罗祺，就叹口气，说："我想，那个刑警已经叫那个小伙子死心了。你不用担心了。"

罗祺说："对的，豹子一向是有办法的。只是豹子不要知道真相才好。这才是我关心的。你说，他会告诉豹子和我睡觉的事吗？"

莫小丹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做了恶事是要还的。你看这本小说吧，它描写的就是宿命。我去做饭。"

莫小丹把那本《狼狗》递给了罗祺，就换了衣服去做饭了。

罗祺正看书的时候，听到大门被人敲响了，罗祺抓着书跑出去，就喊："下毛毛雨了，小丹，收衣服。"

莫小丹也从厨房跑出来。

罗祺却对着大门说："有门铃不按敲什么门？不礼貌。"

莫小丹说："是谁？"

门外的刘铁军说："是我，刘铁军，我来看看莫小丹。"

罗祺轻轻对莫小丹说："我知道他，是个傻了吧唧又小气巴拉的刑警。"

莫小丹轻松笑了，就去开了门，说："是你？你好。找我有什么事？"

刘铁军抬手抓头发，莫小丹看他头发挺少的，又笑了。

刘铁军说："我，我……"

莫小丹说："有事进来说，进来吧。"

刘铁军嗓门高了八度："行，我坐会。"

罗祺向门外瞅瞅，问："就你一个人?"

刘铁军说："就我一个，我偷闲转过来的。"

刘铁军打量房子，说："一看就是东北老户，这房子就是文物。"

莫小丹给刘铁军倒了杯茶，说："本来想请你喝啤酒，但你在工作，就喝茶吧。"

刘铁军说："喝啤酒可比不过你，白酒还行，能和你比比。就喝茶吧，反正今晚又不能回家了。"

罗祺说："听你说话挺逗的，你和小丹坐着，今晚我做饭。"

罗祺就放下书，进厨房了。

莫小丹和刘铁军没有话了，刘铁军就顺手拿起了那本小说，翻翻，就握手里，看莫小丹。

莫小丹说："你手机响了。"

刘铁军说："没事，一会就不响了。我……"

莫小丹说："你的手机又响了，是你们队里找你吧?"

刘铁军说："是吧，我走了。"

刘铁军从裤兜里掏出一支白玫瑰，只是短短的一个白花头，但却吓了一跳似的愣一下，才说："送你吧，我没别的意思。过来看你安不安全。鹅肉包子店被砸了，查了一下是两帮小混混喝酒打架。我想是徐成富叫人干的，你没事不要出门了，有事打我电话。"

莫小丹笑着说："行，这朵白花是花钱买的专门送我的吗?"

刘铁军忧虑了一下，说："不好意思买花，我可是偷偷在一人家的花盆里揪的。"

莫小丹忍不住就笑了。

刘铁军看呆了。

莫小丹说："你等等！"

莫小丹从皮包里取了一沓百元纸币说："你拿着，买花用。"

刘铁军愣了愣，说："嗨，我可不是买花的。我走了。"

刘铁军手里握着那本小说往外走。

莫小丹说："你怎么不懂事呀，我不想你再揪人家的花给我送花。你领了饷银再还我也行的。"

刘铁军头也不回，说："那我领了饷银再给你买花。"

刘铁军就顶着小雨点走了，坐进了车里，摇下车窗玻璃时才发现手里还握着那本书，就拍了下脑袋。手机又响了，刘铁军接听了就喊："刚刚拉了，在卫生间怎么听电话？我正盯着呢。帝皇，对，我没回家，靠着呢。"

刘铁军往车外一转脸，又一愣，看见莫小丹趴在车门上瞪着他。

莫小丹说："原来你刚刚从卫生间出来，是女卫生间吧？你开口就说谎，难怪你找不到老婆。"

莫小丹把手顺进车窗，又说："书拿来，罗祺没看完呢。你这坏家伙，顺手拿东西习惯了吧？"

刘铁军递出了书，说："其实，我……"

莫小丹顺手把白色玫瑰花头丢进车里，说："去下一个女生卫生间用吧，去公墓用更好。丧气！"

莫小丹掉头就回去了，还抬手挡着额头，因为雨下大了。

刘铁军把车窗摇上，又抬手拍自己的脸，自语说："我怎么昏头了，我记得我买的是一朵红玫瑰呀，怎么变白花了？见了鬼了。"

刘铁军的手机突然又响了，刘铁军把白花丢出车去才接听，听一个人在电话里说："刘，过来谈谈好吗？"

刘铁军说："你谁呀？"

对方在电话里说："靠，听不出来？你过来就知道了，李家大院。三十分钟到。"对方电话就挂了。

刘铁军敲着方向盘想一想，他知道李家大院，是吃农村大锅菜的农家饭

馆。刘铁军想不去,但又好奇,因为他似乎记起了打电话的这个人。如果是这个人,这个人叫他去就是有因由的,看来条件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人是徐成富。

刘铁军看了看表,已经过了5分钟,就启动了车子,往李家大院赶。

李家大院在山城北边,倚山靠水的一个村子里,通向村子的路建在高高的江堤上,江堤的坡挺陡,下面就是江。这条江,把山城一分为二。

刘铁军驾车穿过山城城区,从滨江西路过去,就到了山城北边,那里有座铁路两用桥。在刘铁军往桥上开车时,车子突然放了声响屁似的,接着就熄火了。

刘铁军骂了一声,顶着雨下车打开机器盖看,没发现有毛病,就骂一句"破车"。往路上看,想找个人帮忙看看,也赶巧了,后面一辆的士开过来。刘铁军觉得这辆的士跟了自己一路了,心里就犯嘀咕。

的士停了,司机喊:"车咋了?"

刘铁军说:"别废话,过来给看看。"

的士司机是个小伙子,小伙子下了车,给看了看,几下给修好了,又上车给试试,说:"行了。"

刘铁军盖上机器盖往车上上,小伙子往下下,两人挤一块一错身,刘铁军枪套里的枪就到了小伙子手里了,刘铁军一点没察觉。

小伙子说:"试试,没错。"

刘铁军说:"你小子,行,谢了。"

刘铁军就把车开过了桥,向右拐上了去李家大院的江堤路。然而,刘铁军的车子在下坡向左拐时,突然失灵了,拐不回来了,车子向左转大了,冲向江堤,刘铁军打方向盘踩刹车也不灵了,车子载着他,斜着冲下江堤,冲进了江里。

刘铁军的前胸被方向盘顶了一下,很痛,但他却并不慌乱,他趁着车里有空气时猛吸气,等车体全部浸入江水里,停下了,才摇车窗。因为车子进入江底,被水包围,水的阻力大,是不容易推开车门的。

刘铁军摇下车窗把水放进车内，就憋住气，从车窗往外钻，刚刚钻出脑袋和肩膀，他的双肩就被两只手按住了，刘铁军挣扎着，双手在乱抓，口鼻里憋不住气了，就不断冒出气泡，慢慢地，他的双手垂下去了。那两只手又把他推进了车里……

3

在刘铁军死在江里的同一时间，罗祺和莫小丹正在吃饭。罗祺听莫小丹讲刘铁军顺手揪花又顺手摸书就笑，说："幸好你看不上他，否则他顺手把你送出去，又顺手带一个女人回来，你就好看了。"

罗祺唉了一声，又说："这家伙真是的，怎么送女人白花？他真是傻了吧唧的脑子进水了。"

莫小丹说："其实他也挺好的，可能谈恋爱老受打击，才在面对心仪的女人时变得傻里傻气的了。"

罗祺说："他也太那个了吧，像我老公似的，头上的毛没几根，我老公和他一样，头发少。"

莫小丹听罗祺说佟川的头发，就想象缠在陈锋手指上的头发会给刑警造成多大的麻烦，就笑了，说："说说，你怎么会喜欢一个头发少的老公？"

罗祺说："告诉你吧，他不只头发少，下面的毛毛更少，但很大。我老公就像瘦驴子。"

莫小丹说："那做起来感觉很充实很棒吧？"

罗祺说："棒什么？我是马呀。我有了讲鬼故事的小伙子我才知道，马就得找马。唉，我老公不回来也挺好，就再去找小伙子。你说，小丹，我老公为什么会失踪？"

莫小丹说："是干了恶事怕惩罚跑了吧？执法的人也不全是好人。"

罗祺说:“也许吧,但我想不通他会舍得离开我。他从高中时追我,一直追到大学毕业,又追到工作。在结婚那天,我们才第一次做爱。”

莫小丹说:“那么多年追你,他对你真的挺诚心的。”

罗祺说:“也不是吧,我不是处女他就变了呀,那次没有血呀,可是我不知道我会不是处女,但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他不信,这家伙阴险极了,总是冷不丁地问一句,我前面那男人是谁? 我不知道,也没有啊……”

罗祺突然停下话题,说:“小丹,我们说到哪了,刚刚的话题是什么? 好笑的话题吧? 你在笑啊。”

莫小丹说:“在说你不是处女。”

罗祺笑了,说:“你嫌我不是处女? 那你是吗? 我昨晚用手指整你,你舒服吧? 还装睡。”

莫小丹突然害羞了,就一扬下巴喝啤酒。

罗祺说:“你害羞的样子更好看。我也喝啤酒。”

莫小丹说:“你不怕醉就喝。你还想不到你老公为什么失踪吗?”

罗祺喝了几口啤酒,和莫小丹一样用瓶嘴对嘴喝,呛了一口,咳嗽了几声,说:“不知道,我好久不问他的事了。我和我老公后来 AA 制,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莫小丹说:“他会不会在外面有女人? 或者违心地办了案子害了好人?”

罗祺摆摆手说:“我都不知道,不过他变态。把下面的毛整得像电影明星的腋窝,一根毛也不剩,作什么用呢? 整我嘴巴,知道我为什么不怀孕吗?”

莫小丹问:“他不能使你怀孕? 还是你有问题?”

罗祺一口气又喝了几口啤酒,手一甩,说:“我怎么怀孕,他每次都射我脸上,嘴里。他变态。但我不相信他在外面搞女人。你想外面的女人有我这么好吗? 想怎么就怎么? 宋医生说我胃溃疡就是他变态的后果。”

罗祺突然吸了下鼻子,就哭了,又吸了吸鼻子问莫小丹:“我告诉你这些隐私,你会嫌弃我吗? 骗骗我也行。”

莫小丹就站起来，把罗祺紧紧抱住了。她也流泪了。

莫小丹和罗祺抱一起正哭的时候，莫小丹的座机响了，莫小丹不想接，罗祺抱着莫小丹的腰也不松开。过一会，莫小丹的手机响了。接着座机又响了。

莫小丹说："乖，让我看看谁的电话。"

罗祺放开了莫小丹的腰。

莫小丹看了电话显示，说："是刑警队的。"

罗祺说："是豹子吧？问我就说我睡了。"

莫小丹就把电话打回去了，马上那边就有人接了，莫小丹说："对，是我。你是方警官？对，刘警官来过，就是你说的这个时间，天刚黑。我记得他说在卫生间、帝皇、在靠着。对，然后我离开了，我没看到他是否离开。我和谁在一起？啊，和罗祺。对，是我自己送的刘警官，他告诉我要小心。就这些，好，再见。"

莫小丹挂了电话，看着罗祺，罗祺也看着她，莫小丹说："刑警队找不到刘大刑警了，他会去哪呢？"

罗祺嗤的笑了一声，连鼻涕都冲出来了，说："刑警队闹鬼了，又丢了一个执法的人。"

莫小丹用手帮罗祺擦脸上的泪痕，说："是呀，又丢了一个，都是少头发的。"

罗祺又笑了一声，说："我懒了，去看小说睡觉了。我今晚自己睡。"

莫小丹吻了吻罗祺说："好吧，半夜跑过来就揍你屁股。"

罗祺就拿着《狼狗》小说，去莫小丹的房间躺床上看小说去了。

莫小丹收拾了桌子，去悄悄看了罗祺，罗祺把小说翻开挡在脸上，莫小丹知道罗祺又在悄悄哭。

但对于莫小丹来说，这正是需要的，是她给罗祺喝的汤起了作用，罗祺丢失的那部分记忆，和受损的脑部功能正在恢复。

所以罗祺才有了断断续续的正常的情感反应。但是莫小丹对于能否达到目的，仍是没底……



第八章

林豹子全都看到了，也认出了那个小伙子。但是林豹子蹲在暗影里抬手支撑下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林豹子身后，莫小丹的车停在黑暗里，莫小丹在看着林豹子，她看不到罗祺翘起屁股和小伙子做爱。

1

林豹子在一张张看刘铁军从王文化家里搜回的照片,照片有十四张。另外还有一些底片。

林豹子说:“王文化真有点干间谍的头脑,拍了这么多光屁股居然没被事主发现。”

方亚男说:“那是他还没来得及去敲诈,否则这家伙可能就死了。我都看了,这十四张照片上没有董修文。经过这两天的调查,董修文和吴胖子、陈锋、徐成富处于游离状态,在这几天中并没有接触。而且在吴胖子被杀的那天,董修文一直在医院照顾动手术的妻子,他没有作案时间。在陈锋被杀那天的上午,董修文去找过陈锋,向陈锋借了三万元。他写的借条一共有三张,日期时间都明确,三次一共借了十一万五千元,借条是在陈锋的办公桌的一个笔记本里被发现的。在陈锋被杀的时间里,董修文没有离开过医院,也就没有作案时间。”

林豹子说:“董修文在这四个人当中经济条件是最差的吗?他不是工商所的一小官吗?”

方亚男说:“我当时也这样想,在调查时得知董修文在两年前的五月份出了点事,知情人说他借贷炒股蒸发了八十万,其中有公款。董修文为还款卖了他老婆娘家留下的房产,另外还借了一笔钱。从那以后就不行了,后来他老婆又被确诊患了肿瘤,董修文基本上靠借钱过日子了。林队,在这四个人当中,董修文和陈锋关系最铁。陈锋和徐成富关系最铁,吴胖子比较孤立。这四个人在中学时期就是一帮,叫什么“小虎队”。我看陈锋和吴胖子的死和董修文没有关系。但林队,这两年帮助董修文最大的不是陈锋,而是吴胖子的老婆黄金菊,董修文和黄金菊是情人关系。”

方亚男笑了笑，说："这也可以理解黄金菊猛然看到董修文嫖娼的下半身有多惊讶和愤怒了。"

林豹子回想起吴胖子的老婆黄金菊当时的表情也笑了。

方亚男说："这些是我们间接了解到的，还没有找董修文证实，他老婆可能没几天可活了，我和刘铁军不想去打扰。林队，我想有必要的话，过几天就直接传讯董修文，他一定知道另外一些情况。"

林豹子说："行，我想他们四个人和佟川一定有利益相关的事。方，你注意调查一下董修文炒股蒸发八十万的事，我想这八十万不一定是炒股蒸发的。你想啊，两年前咱们市许多药业上市，有关系的人能买到多少原始股，转手不就赚几倍，董修文会整不到原始股、在股票上栽跟头吗？"

方亚男说："林队，你是说董修文蒸发的这八十万和吴胖子向他老婆要的那二十万有关系，也就是说和佟川有关系？"

林豹子说："我想也许有关系，事情都发生在两年前的五月份，有点巧吧。这个案子越来越深了，咱们每一条线索都抓，往大里抓。你知道吗？宋美岩在悄悄调查佟川的经济情况，也许会有收获。"

方亚男笑了说："宋美岩这丫头应该转过来当刑警，查案子表现的能力不比我差。对了，林队，我叫我表弟用李守奇提供的信息上网钓楼兰公主，可是没有效果，而且网上有太多个楼兰公主，到底谁是雇佣李守奇的楼兰公主，她不主动出现，一时半会可找不到。"

林豹子说："我想过这个问题，楼兰公主如果再不使用这个网名，这条线就算断了。假如你是嫌疑犯，你成功地使用了李守奇，你的目的达到了，你还会使用楼兰公主的网名理睬李守奇吗？这是其一；其二，同样的一招你会使用第二次吗？"

方亚男说："这么说放弃查找楼兰公主？"

林豹子说："对，放弃。我们不要管那条网上的线了，你叫你表弟上网时稍加留意就行了。"

林豹子又看桌上的那些照片，拿起一张看，问："方，刘铁军这两天就干

了这一件搜查这些照片的事?"

方亚男说:"刘铁军一直监视徐成富,另外处理了鹅肉包子店被砸的事,他认为是徐成富主使两帮小混混在包子店吃饭,引发口角,开打时顺势砸了包子店。现在刘铁军在等派出所的调查报告。"

林豹子又展开看那些照片的底片,是举在眼前对着灯光看。

林豹子说:"怎么有张照片毁掉了,少了中间的一块。还挺会毁,留一个用火烧出的窟窿。"

方亚男说:"是啊,我也奇怪,王文化这样整是为了不整断底片。也许那一张照废了才毁掉了。"

林豹子说:"这不合逻辑吧? 有必要把一张坏的在底片上毁掉吗? 这一张照片照了什么? 刘铁军怎么解释?"

方亚男说:"刘铁军没解释,把照片给马二丫看了,丢我这里就走了。在给你电话后,我给刘铁军打了三次电话才通,他说在拉屎,在卫生间没法接电话。林队,你应该批批这家伙了。这家伙有点盯不住老溜边。"

林豹子把照片全取出来,一张一张和底片对,说:"都是那几天拍的,看来王文化干这种事是临时的。"

方亚男说:"审讯时王文化交待过,他以前在山上公园照过相。他也交待在帝皇洗浴中心他有个内线。"

林豹子说:"这个底片有问题,王文化还关着吗?"

方亚男说:"刘铁军处理的,王文化问题不大,也许罚了款放了吧。"

林豹子说:"联系一下,叫他马上来警队。"

方亚男愣了愣,问:"叫谁?"

林豹子说:"我觉得这里有事,叫刘铁军马上回来。也联系一下男马、女马,叫男马、女马找到王文化带回警队。"

方亚男还在发愣。

林豹子说:"你对着灯光仔细看,这是用烟头烧的,而且有烧焦的卷边,再用指甲整去。也就是在烧底片时比较急切,好像时间不够用。这就有问

题了，王文化急于弄掉这一幅照片，他为什么不用剪刀直接剪掉呢？”

方亚男说：“是啊，那样少一张照片和一张底片也可以有说辞推掉，为什么烧窟窿？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方亚男就联系了马兴祥，叫马兴祥和马二丫赶去王文化家里找王文化。又打刘铁军手机，却打不通了。

林豹子问：“方，刘铁军可能去哪呢？”

方亚男和刘铁军搭档日久，了解刘铁军，就一口气打了四个刘铁军瞄上正追求的姑娘的电话。有一姑娘说，她和刘铁军一起吃了晚饭，在7点钟就分开了，刘铁军有任务，不知道能去哪。另三个姑娘都说今天没见到刘铁军。

方亚男说：“完蛋了，这四个姑娘说不出刘铁军在哪，我就没招了。”

林豹子也没招了。

方亚男突然笑了，说：“我再试试，这家伙没准去追新目标了。”

方亚男就打了莫小丹的座机和手机，得知刘铁军来过，又走了。

方亚男说：“不行了林队，这家伙兴许回家睡觉去了。打电话没用他不会接。用不用查一查他的车停在哪？可是林队，这家伙偷懒也可以理解，这一阵子咱们累惨了。”

林豹子说：“算了，等他回来吧。你也走吧。我今晚盯着。”

方亚男问：“队嫂找到了？”

林豹子说：“那能丢吗，她自己回来的，那不用找。她和罗祺、还有莫小丹去野营了，还整回来一座我老丈母娘的泥像，像观音大士似的，挺漂亮。”

方亚男说：“队嫂和罗祺整一起会半疯，再和莫小丹整一起，就全疯。林队可别怪我不提醒你。”

林豹子说：“我相信我老婆，没半疯全疯的。罗祺和莫小丹都是好女人。你回吧。”

方亚男说：“对了，徐成富的内弟，就是抢劫莫小丹被莫小丹顶伤了下体的那小子，终于治不好成太监了。徐成富和另一个小子的家属已经起诉到

法院了，我把案宗转过去了。法院是不是立案就这几天就有信了。咱们刑警队也是被告，理由是执法不公、滥用刑法、非法拘禁。"

林豹子说："这事咱不去理会，张队会解决。我想法院不会立案，被抢劫的被害人反抗伤人遭起诉，那正当防卫就是空谈。你回吧，越说越多了。"

方亚男走了，林豹子倒了杯茶，坐在办公桌前，在纸上写了个大大的川字，在川字下面写了吴、陈、董、徐四个字。放下笔，站起来，一边喝茶一边低头看这五个字，一边思索。时间过得就挺快。

那个时候雨下得小了，不久又停了。

林豹子觉得闷就去开了窗子。窗子的后面就是山崖，山崖上的树木在黑暗中晃动。林豹子一支一支地抽烟，直到把嘴抽苦了才回来坐下看桌上的五个字。不可否认，这件案子是林豹子从警十几年来碰到的最棘手的案子。尽管，两起无头男尸的最大嫌疑人都指向佟川，但林豹子仍然觉得有疑点，具体是什么疑点，他又无法理得清楚。在林豹子思索的时候，马二丫和马兴祥带着王文化进来了。

马二丫说："林队，有吃的吗？"

林豹子说："没有，我也饿了，你回家吃去。男马留一会。"

马二丫想一想出去了。

林豹子没废话，直接问王文化一共照了几张照片。

王文化说："不到一个卷，就二十四张。上次你们搜去了九张，刘铁军拿去了十五张。真没了，我没加洗，底片刘警官也拿去了。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是头一次干这个。我改了，我真改了。这种钱两头怕，不好赚。"

马兴祥笑了，说："这家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过来的，是个小红卫兵，小时候留下的口头禅，改不掉。"

林豹子叫王文化看照片，王文化一张一张看了，说："少了一张，真少了一张。可是、可是，刘警官不会整丢吧？"

林豹子又给王文化看底片。

王文化看了说："这咋的了，我没烧窟窿啊，我真没烧窟窿啊。我没必要

烧窟窿啊。"王文化嘟嘟哝哝要哭了。

林豹子说："你认得那张照了谁吗？"

王文化说："我记得，但不认得那人。我不是去照他们的。后来想照一个是一个，好叫吴胖子的老婆相信我在努力干，给钱顺点不是。丢的那张照的是个矮个子，挺有肉的，左肩膀上有颗黑痦子，上面有毛。是面对小姐的半张脸，在舔小姐的小肚子。还有一个小姐躺着，一边用脚勾男人的屁股，一边打电话。"

林豹子问："小姐你认得出吗？"

王文化说："印象模糊了，那的小姐都差不多，像专门挑的，一样高，一样瘦，一样的长头发。有时穿上小护士样的短式服装，看上去都差不多。"

马兴祥问："你没记错，是十五张吗？"

王文化说："那我说的这张哪去了，我没必要留一张照片再烧底片啊。"

这时马二丫进来了，把一堆东西放桌上，说："羊肉串，啤酒，我请客。吃吧。"

马兴祥说："林队，还是马二丫好是吧。"

林豹子说："又撩闲，又想挨啤酒瓶揍了。"

马二丫说："吃饭还看这玩意，多恶心。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

马兴祥说："底片你看了吗？"

马二丫问："我当然看了，有照片的是二十四张。"

马兴祥又问："那照片呢？"

马二丫说："照片是刘铁军拿着一张一张给我看的。"

马兴祥又问："然后呢？"

马二丫说："你查户口啊，讨厌。"

林豹子说："丫，你看时底片上有这个窟窿吗？"

马二丫说："是用火烧的？没有啊，我看时没有这个窟窿。"

林豹子叫王文化回去，告诫王文化不要讲出这件事，并随叫随到。王文化愁眉苦脸地走了。

马兴祥看着林豹子，马二丫也看着林豹子，两个人的表情都挺严肃。林豹子就打刘铁军的手机，手机打通没人接，说不在服务区。打住宅的座机电话也没人接，又叫值班人员查找刘铁军的车的位置，值班人员报告说，刘铁军的车在定位系统上消失了，无法确认具体位置。

林豹子隐约感到刘铁军可能出事了，说："女马看家，男马跟我走。"

林豹子驾车开到街上，皱着眉头沉默着。

马兴祥问："林队，刘铁军有这个必要毁张照片？他的目的是什么？王文化描述的那人矮个子，不是他呀。"

林豹子说："我在想，是刘铁军在给马二丫一张一张看时才突然认出了那张照片上的人。那个人一定可以带给刘铁军什么好处，刘铁军才临时决定拿走那张照片，再毁了那张底片。我为什么这样推断，是因为如果刘铁军有时间，他可以干得不留痕迹，不会用烟头烧这么笨。"

马兴祥说："这就是说，刘铁军在拿到照片时并没留意，在给马二丫看时，才突然认出照片上的那个人是谁才开始做的。难怪要用烟头烧了，在当时他没剪刀，也没时间从容去干。但林队，如果你不看底片，他就混过关了不是吗？这他妈的，他为了谁呢？这是我碰到的最乱七八糟的案子。"

林豹子说："也许是一个叫刘铁军怕的人。找到刘铁军再说吧，这件案子越来越他妈的麻烦了。那小米有线索了吗？"

马兴祥说："有了，有一个在绿月亮当领班的小姐见过那小米，咱们就可以确定那小米没淹死。那女孩说那小米星期四那天突然来找她，向她借了一万元，然后就不见了。我们已经监控了，有了消息那小姐会告诉马二丫。"

林豹子说："那盯住了，调查到现在，只有那小米见过杀死吴胖子的疑凶。她的线索太重要了。"

说话间，林豹子和马兴祥到了刘铁军的家。刘铁军不和父母住一起，一个人住在按揭的两居室里，地点在山城西边，靠江边新开发的月亮居小区里。可是，刘铁军没在家。林豹子用小偷开锁的本事整开了刘铁军的房门，房里没有刘铁军，搜寻确定刘铁军这几天没回来过。

马兴祥说："刘铁军会去哪呢？这小子添乱啊。"

在回刑警队的路上，车子开到流氓街的街头，遭遇红灯，林豹子停了车。

马兴祥说："林队，瞅瞅。马二丫小弟小两口生意挺好，这小子怎么不上大学了呢？真的，他的女朋友真是不错。眼热呀。"

林豹子没吱声，却看到罗祺在流氓街口从一辆出租车里下来，快步跑进街口食品店里去了。林豹子在街边停了车，探头看，不一会，罗祺出来了，手里拎着一个方便袋，急急忙忙往流氓街里走。

马兴祥说："林队，看哪个美女哪？也指给我看看。"

林豹子说："你开车回去，我看看我妹妹去干什么。"

马兴祥笑了，说："大姑娘能干什么，找男朋友呗。"

林豹子下了车，尾随罗祺走进了流氓街深处……



莫小丹去睡觉的时候，又去自己的房间看了罗祺，罗祺侧身躺床上在看小说。莫小丹就没打扰罗祺，回到妹妹房间，上床躺下了。在快睡着的时候，莫小丹听到罗祺的手机突然响了。

罗祺接了手机悄悄说话，先说不去不去就不去，你走你走我身上钱不多。后来说别哭别哭我知道你想我我去吧也帮你弄些钱。

莫小丹看到罗祺开了房门向床上看，就假装睡着了，罗祺就从莫小丹的皮包里取了一些钱，又轻轻关了门，然后出了大门。

莫小丹也起来了，穿了衣服出去，见罗祺已经走进胡同了。莫小丹关了大门。从胡同另一头跑出去，那速度快得令人吃惊。到了露天停车场，莫小丹启动了车子，在街口看到罗祺打了辆出租车走了，莫小丹就开车跟上。

在流氓街口罗祺下了车，莫小丹也停了车，罗祺进食品店买了东西出来

往流氓街里走，莫小丹开车跟进，却看到林豹子已经跟上了。莫小丹在街边停了车，想了想，慢慢把车开动，慢慢跟了上去……

罗祺根本不知道身后跟上了林豹子，林豹子也不知道身后跟上了莫小丹。

罗祺走进流氓街深处一片平房的区域，就站下了，往四下看，正看着，一棵树的后面闪出一个人，从后面抱住了罗祺，罗祺吓一跳，但没叫，因为罗祺知道这个人是的士司机小伙子。

小伙子把罗祺转过来就亲吻罗祺，罗祺也亲吻小伙子。两个人亲吻得越来越疯狂。小伙子就推着罗祺靠到那棵大树后，把罗祺摁得弯下腰去，小伙子褪下罗祺的裤子，从罗祺的后面就进入了罗祺的身体。

罗祺忍着不叫，又迎合着……

林豹子全都看到了，也认出了那个小伙子。但是林豹子蹲在暗影里抬手支撑下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林豹子身后，莫小丹的车停在黑暗里，莫小丹在看着林豹子，她看不到罗祺翘起屁股和小伙子做爱。

终于，小伙子的子弹射了，就提上裤子。罗祺也提上了裤子，系好。回身抱吻小伙子。

小伙子却退开一步，问："带来了吗？"

罗祺说："我身上只有几百，我从小丹的皮包里拿了几百，够了吗？"

小伙子急了，说："你老公不是法医吗，你会没有钱？我要钱是逃命的。快，把包给我，银行卡密码告诉我。快点。"

罗祺愣了，说："你认为我很有钱吗？你真的认为我很有钱才找我的？不是因为要出远门了想我才找我？"

小伙子说："是是是都他妈是，但我现在是逃命。你必须帮我整钱。"

罗祺害怕了，往后退，身后是树，又往一边退，说："你叫什么？你没说过。你为什么要逃命？我可以找豹子帮你，他是刑警队长。我真的没有钱，我每个月只有一千多元。"

小伙子扬手要打，说："神经病，谁信你。包拿过来。"

罗祺说："这是买给你吃的，包里就是手机、纸巾，没有银行卡……"

小伙子动手了。

林豹子站起来喊了："钱小帅，操你妈，站着别动。"

林豹子就走过去，然而，叫钱小帅的小伙子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个东西向林豹子一甩，砰！就响了。

林豹子一个虎扑扑一边，罗祺惊叫着抱脑袋蹲下了。

钱小帅扭头就跑，林豹子哼了一声，从地上支起上身，抬手开了一枪，就又扑倒了。正跑的钱小帅像被打了一拳似的，顿了一顿，歪着身体跑进黑暗里了。

罗祺完全惊呆了，呆了半天看见一个人扑向了林豹子，才想起扑过去。那人就喊："罗祺，快报警。"

罗祺却说："小丹，我怎么办……"

林豹子说："记住了，你是被那家伙劫持的，不能说那个事……"

林豹子就晕了。

莫小丹抓过罗祺的手机报了警，就和罗祺把林豹子抬车上送到了医院。医院急诊值班的医生又是宋佳岩，马上就给林豹子安排了手术。

在林豹子上了手术台时，马兴祥、马二丫也赶来了，他们没有抓到钱小帅，但是，钱小帅用来枪击林豹子的枪被马兴祥在现场找到了，枪上有血，也确定钱小帅是拿枪的右手臂中了枪。这把枪马兴祥和马二丫都认识，是刘铁军的配枪。而且弹匣里只剩下了五颗子弹，也就是说，钱小帅一共射出了三枪，射林豹子一枪，另两枪射谁了呢?

马二丫给罗祺录口供时，莫小丹和罗祺一块录的。

莫小丹说："我和罗祺来流氓街吃羊肉串，罗祺内急，那周围没有侧所，罗祺就去流氓街深处方便，是黑天嘛，也没办法才这样啊。罗祺就被人持枪抢劫了。我是久等她不回来才下车去找的，就听到枪声了，是两声枪声，我当过兵，我知道是手枪的枪声。"

罗祺说："我刚要蹲下小伙子从树后抱住了我，我给他钱啊，几百几百都给他了啊，他又要银行卡又抢包。豹子就突然喊钱小帅站着别动。钱小帅，

就是那小伙子先开枪了，豹子倒地了，也开了一枪。小丹也跑过来了，就报警了。豹子不会死吧?"

马二丫把笔拍纸上就吸鼻子哭了。

马兴祥说："他妈怪我，林队说去看妹妹去见谁，我过后才想起林队只有三个姐姐没妹妹。现在想想八成是林队发现了钱小帅，这小子以前是个神偷，劳教过三年。你说，马二丫，我跟上去多好，我还这样想了，谁知道和你小弟唠了几句我就开车走了，忘了跟去。"

马二丫说："你是一头最大最蠢的驴，林队不叫你跟着是看你太累了。林队爱说没影的事、爱用莫名其妙的招术支开我们你不了解吗?"

罗祺紧紧握着莫小丹的手，在打哆嗦。

随后张队来了，方亚男、宋美岩也来了。又过一会，李局带着司机也来了。

张队和李局商量接不接林豹子的家属?

身材矮壮的李局说："你沉住气，忘了林豹子是谁了? 那是古怪的豹子刑警，豹子刑警命大。咱们再等等。"

过了一个多小时，手术结束了，两个护士推着林豹子出来，一帮人围上去。

一个护士说："闪开、闪开，你们全是细菌，病人怕你们。"

宋美岩问随后出来的姐姐宋佳岩。

宋佳岩说："林警官没生命危险，子弹打穿了肺部。很快会好的。"

莫小丹拍了拍罗祺的脸，但罗祺仍紧张。莫小丹又亲了亲罗祺的脸。看得马兴祥直反胃，马兴祥开始认为莫小丹和罗祺是一对同性恋。有这个感觉的不只马兴祥，还有宋美岩。宋美岩还奇怪这个喝啤酒的女人怎么会在这里?

方亚男悄悄对宋美岩说了经过，又对宋美岩说："这两个女人都是咱队嫂的死党，那个哭的、又遭抢劫的就是佟川的漂亮老婆。"

宋美岩真的吃一惊……

3

林豹子醒了，睁开眼睛就看到白彩霞看着他，眼泪一对一双往下落。林豹子想笑，但牵扯了伤口，咳了两声。就又看到罗祺的一双眼睛也是一双一对往下掉泪，又想笑，又牵扯了伤口就又咳了两声。

这时，病房的门开了，宋佳岩医生走了进来，看林豹子醒了就说："舒服了吧？你的破肺子埋汰极了，不过很健康，没有肺癌，烟你还可以使劲抽。"

林豹子说："我想了，我有女人缘，除了我老婆，你们对我都好。"

宋佳岩就笑了。

白彩霞也笑了，擦了泪说："这家伙这样就是快好了。"

宋佳岩问："排气了吧？一堆人等着你吃东西呢。"

林豹子说："排了，被窝都臭了。罗祺，回去吧，眼睛都是红的。我和老婆说说悄悄话，好长时间没说悄悄话了，你回吧。"

罗祺和白彩霞拉拉手、和宋佳岩说了再见就走了。

宋佳岩给林豹子检查了一下，关照了几句也走了。

在晚上 6 点钟，莫小丹来了，来给林豹子送药膳汤。

林豹子看见莫小丹就对莫小丹竖了竖大拇指，说："行，莫老妹行。当过兵，救了我一命。"

莫小丹笑了，说："你才厉害呢。中枪了还能后发制人。彩霞姐，给他喝汤，咱们来个中西结合，西外中内。包他好得快。"

白彩霞信服莫小丹，就给林豹子喂了莫小丹带来的汤。

莫小丹问："罗祺呢？"

白彩霞说："回去了，在这不眠不睡的人都熬臭了。豹子叫她回去了。我看她一觉能睡二十个小时。"

莫小丹说:“你也是,你也臭了。你也回去休息一下,我替你一会。”

白彩霞问林豹子:“我臭了吗?”

林豹子说:“老婆味总那样,嗅不出来。”

白彩霞说:“那我洗个澡再回来?小丹守你一会。”

林豹子说:“行,我就想说说话,谁留下都行。一会儿男马、女马、方,她们都能来。莫老妹就可以走了。”

白彩霞就走了,莫小丹收拾了保温饭煲出去洗,在洗涤室碰到一个男人,男人没精打采地在洗女人的内衣裤。这个男人就是董修文,他老婆在这条走廊对面的重病区住院,他却走了几十米远在这边洗老婆的衣服。莫小丹似乎认识董修文,在洗保温饭煲时,目光总是瞄向董修文的脖子。

董修文发觉了,抬头看了莫小丹一眼,又低下头去。而那一眼,却是使别人心悸的一眼,没什么生气的一眼,像是已经被生活压倒了的男人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一眼。

莫小丹问董修文:“你家里谁病了?”

董修文说:“我老婆。”

莫小丹问:“什么病?”

董修文说:“肿瘤晚期。”

莫小丹轻轻啊了一声。

董修文说:“不到两年,什么都没了。也许是报应啊。”

莫小丹问:“你做过恶事?”

董修文想了想,说:“算吧,但有几个人没做过恶事呢?”

莫小丹问:“后悔吗?”

董修文说:“无所谓后悔,人的命天注定。”

莫小丹想了想,问:“你老婆还有几天?”

董修文说:“医生说了随时。”

莫小丹说:“那你还洗这些烂内衣,去给她买新的穿啊。”

董修文说:“我们买不起什么了,她停药就死。但总不能停药吧?”

莫小丹也就无语了。

董修文端了盆站起来，说："我好像见过你，那又不对。那个像你的人死了十年了。"董修文从莫小丹身边走过去了。

莫小丹慢慢地眼睛红了。

莫小丹拎起保温饭煲从洗涤室出来，听到有人叫她，回身看是马二丫，马二丫也拎着一只保温饭煲，问："林队吃了饭了？"

莫小丹说："是的。"

马二丫说："我紧跑慢跑还是晚了，给林队午夜吃吧。"

说着，两个人进了病房。

林豹子看到马二丫就高兴了，说："马，马，快坐。你们忙死了吧？"

马二丫说："是啊，张队和大家一起忙。宋美岩游说张队通缉佟川。对了，林队，那小米找到了，可是林队，那小米说杀死吴胖子的是个女鬼。"

林豹子愣了，说："会不会是人假扮的？什么样的女鬼？"

马二丫说："那小米说女鬼穿黑色吊带宽松女裤，赤裸着手臂，从车里走下来，弯腰吐，招手叫吴胖子过去，一转，吴胖子就倒了，脑袋就被女鬼捧手里了。"

这时，林豹子看了看莫小丹。

莫小丹明白了，说："你们谈工作，一会彩霞姐就会来，我先走了。"

林豹子说："莫老妹，你的汤不好喝，全是药味。下次带只肥点的烤鹅来。"

马二丫说："有你这样的吗？林队。"

林豹子说："这有啥？莫老妹是我的救命恩人，问她要东西吃才对路，要不她白救我了。知道吗，将来我要还命的，再赚一只烤鹅吃也不过分。"

马二丫嗤嗤笑，说："真的，靠罗祺送你到医院你也许真完蛋了。莫小丹真是你的救命恩人。"

莫小丹笑笑就走了。

莫小丹开着车往家走，车开得很慢，在想刚刚听到的这个消息，想，那个女孩没有和的士司机一道淹死，她终于出现了。下面该怎么办呢？莫小丹拍了拍方向盘，想去找罗祺，但又知道对罗祺是急不得的。也许，喝了三副汤的罗祺瞬

间就可能恢复失去的记忆，也许仍然无法恢复失去的记忆。莫小丹就打消了去找罗祺，她也知道，凭警方现有的线索想最终找到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警方是找不到两颗人头和佟川的。这不是莫小丹的自信，而是可能的事实。

在这一刻里，莫小丹放弃了割掉徐成富和董修文脑袋的打算。她通过对警方的观察预测到，徐成富和董修文会给警方制造障碍，这些障碍最终可以把她在案件中的痕迹抹掉。她希望的结局也会一点一点由警方为她办到。莫小丹就加快了车速。

莫小丹回到家里，把大门关好，也把房间的窗帘全部拉上，从妹妹的床下拉出一只皮箱，把里面的黑色吊带裤、黑眼圈面具、绿色的牙齿套和一枚戒指拿出来。又找出熬汤的银锅和那两只泥罐，还有为取头发留下的佟川的头皮，都装进一只大的黑色方便袋里。在起身时，莫小丹又停下了，弯腰把那枚戒指又拿了出来，重又放进皮箱里。因为莫小丹想到这枚戒指也许还能利用一次。然后，就拎起黑色方便袋出了门，开了车，向南山公墓驶去。

莫小丹还在南山公墓边的老地方停了车，从树林里走进了公墓深处，在公墓里的一处荒地里，用泥罐焚烧了带出来的这些东西。然后，把泥罐砸碎了，把灰扬了，把银锅用火里外烧得红红的，埋在了一座老坟里，再把泥罐的碎片扔进了山谷里。

莫小丹就来到三座墓碑旁，坐了下来。那时天完全黑了，莫小丹的周围围上了晃动闪亮屁股的萤火虫，也有蚊虫，但莫小丹不大理会这些飞虫，安静地坐着想事情。莫小丹刚刚坐了有半个小时，正在想还有什么漏掉了会有麻烦的事，一个黑影慢慢地从石碑之间闪出来，慢慢地靠近了莫小丹，慢慢地咳了一声，说："今天不是初七，你来了我也来了。"

莫小丹说："是啊，想了就来了。"

那人又说："其实我根本就没走。"

莫小丹说："那为什么你不走，怕不能来才不走吗?"

那人说："不是。我在等你来帮忙。"

莫小丹说："行啊，你说，我帮你。"

那人挺高兴，说："我知道只有你肯帮我，我就不走等你。跟我来吧。"

莫小丹站起来跟着那人走，借月光看背影，这个人还是上次的那个老人。老人慢慢引着莫小丹来到公墓深处，方向是北边。这里的坟墓都是老坟，有的坟已经没人管了，老人在一处老坟墓前站下，说："我和你小声说话，我老伴知道我老去找你说话她生气了。她见过你在西边埋东西，也见过你在西边烧东西，她说你太漂亮了克亲人，不叫我和你说话。可是我们是忘年交的好朋友啊，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老伴就真生气了，可严重了，也气死我了。我老伴也找了一个忘年交在说话。"

莫小丹说："这很好啊，你不用生气啊！"

老人把手一甩，说："不好！我和你是忘年交多么纯粹，没抱一块的吧？没亲嘴吧？没睡一块吧？"

莫小丹说："是呀，忘年交不能那样，那样不好。"

老人一拍大腿说："好啊，对呀，可是我老伴呢？和忘年交抱了，亲了。"

老人吸吸鼻子就哭了，说："还一块睡了。"

莫小丹拍着老人的背安慰说："你看错了吧，你老伴不可能那样。"

老人又一甩手，说："你不信咋的？你看啊，捉奸就要捉双。"

老人就伸手扒坟，莫小丹再看这个坟是刚刚翻过泥土的，也就是说，这如果不是座新坟，就是刚刚填上土的老坟。就说："你这样不好吧？"

老人不停手，突然说："捉住了，是脚，还趴我老伴身上……"

老人一使劲，从坟里拽出一具尸体，莫小丹一下子吃了一惊，仔细看，说："刚死的人。你看见是谁埋的吗？"

老人说："我老伴带来的啊，你信了吧？你说我离婚吗？"

莫小丹说："我看你错了，我认得他。他住在山路边的小沟里，你认识那个小沟的，有青蛙叫的小沟，就在山路边。他就住在哪，他媳妇也住在那，你把他和媳妇分开是不对的。难道你看上了他的小媳妇？"

老人双手乱摆说："从一而终、从一而终，我绝没有非分之想。"

莫小丹说："真的？我的忘年交可不能骗我。"

老人把胸一挺,说:"绝不骗忘年交。"

莫小丹叹口气,说:"那么他怎么办呢?他睡了。我是女生不能背他回去,可怎么办呢?"

老人说:"好办哪,我送他回去。"

莫小丹说:"你真是识大体,我就知道你这样的才配你老伴喜欢。我在这和你老伴下棋,你快去快回。"

老人说:"得令呀!"

老人亮个架势,在原地转一圈,抓起尸体,背着就走了。

莫小丹用手捧土把这座坟恢复原样,看上去像家人来填过土一样。莫小丹干完了,又等了一会,老人气喘吁吁回来了,问:"我老伴的棋艺如何?"

莫小丹说:"你老伴输了棋睡觉了,我也该走了。"

老人说:"好,好。安睡了就好。后会有期。"

莫小丹从公墓的另一边转出去,开了车下山到了流氓街,想去鹅肉包子店买鹅肉包子,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回了家。

莫小丹关了大门,首先在妹妹的房间里又查找了一下,又进厨房查找有无遗漏,突然感觉房里有人,就慢慢地向自己的卧室慢步靠近,莫小丹嗅到了一股汗酸味和汗脚味,就说:"祺,是你吗?"

莫小丹推开了房门,看见罗祺躺在床上,张开四肢,睡得正香。莫小丹捂了下鼻子摇摇头……

莫小丹猜到罗祺离开医院并没回家,而是到江边或什么地方静思去了,而罗祺有莫小丹家的钥匙,回到莫小丹家是最自然的事。

莫小丹确认,除了放在皮箱里的那枚佟川的戒指,佟川的一切不利的东西都清除了,才回到妹妹的房间睡觉,但好半天也睡不着,就起来找了本书躺着看书,直到有了困意了才熄灯睡觉。

午夜时候,莫小丹被惊醒了,听声音是自己的卧室传来的。就开了灯,走到自己的卧室,开了门就听到罗祺在嘟哝说什么,就开了灯,看到罗祺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眼睛大睁着,眼珠乱转,在嘟哝:"你别找我,你不是想我

的，我没有钱啊。"

罗祺双手又乱甩，又躺下了，嘟哝着又睡了。

莫小丹关了灯，在黑暗中悄悄笑了，心说，做了的事要还的。

莫小丹又回去躺在床上，没有睡意了，就想心事，在快到凌晨的时候才睡着了。莫小丹醒了时感觉身边有人，就睁开眼睛看，看到罗祺坐在身边，满脸忧伤地在看着自己。

莫小丹就起来了，问："睡得不好？"

罗祺点头说："她来了，她又来找我了。我可能要死了。"

莫小丹问："谁？别瞎说，有我哪，我保护你。我可是特种兵，什么也不怕。"

罗祺说："没用的，她是鬼呀，还长了一嘴绿牙齿。"

莫小丹小心地问："那你想起什么了么？你认识她吗？"

罗祺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认识，但不知道她叫什么。"

罗祺双手捂脸上哭，突然说："我想起她也想起了一件过去的事。我不敢想的事。我……"

莫小丹问："可怕的事说出来也许就不可怕了。你……"

罗祺哭着摇头……



马二丫能找到那小米可以说是有准备的巧合，因为在马二丫把那小米手机上的人全联系一遍没有结果之后，马二丫还是盯住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绿月亮啤酒屋的领班，化名月儿的女孩。通常这种当领班的女孩就是老板的二奶或小姘。

马二丫盯上月儿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那小米的两部手机里，都保留着和月儿的通话记录。

马二丫找月儿谈了三次话，月儿才交待了和那小米见过面、并借钱的事。但那小米却不是马二丫抓到的，而是月儿带着那小米去找马二丫的。

那么，那小米为什么会听月儿的？又为什么不在从水库逃生后就报案呢？这里是有原因的。

那小米最初是有恐惧的，因为她在逃生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吴胖子的老婆黄金菊，她认为是吴家庆的老婆黄金菊叫人杀了吴胖子，那么再杀她也是自然的了。她就躲在了月儿提供的房子里。这个月儿并不是那小米的外人，她和那小米是姨姐妹，在现今独生子女的家庭，姨姐妹和亲姐妹是差不多的，那小米也是月儿带出道的。

月儿是个精明的女孩，在和马二丫的交锋中，多少了解了些案子的情况，又悄悄观察靓雅啤酒屋在吴胖子的老婆黄金菊的整顿之后，经营一切如常，就判断出吴胖子的死和吴胖子的老婆黄金菊没有关系。她还主动找吴胖子的老婆黄金菊为那小米说情，吴胖子的老婆黄金菊在接管靓雅啤酒屋之后，不知受了什么种类的打击，突然变得同情起当二奶或小姘的女人了。就给了月儿五万元叫月儿转给那小米，并叫月儿转告那小米，吴胖子已经死了，她和那小米之间两清了。

这是那小米能随月儿去刑警队找马二丫的原因。

那小米随月儿到刑警队时是下午 3 点钟，马兴祥、方亚男，还有张队都旁听了。但在那小米说出一切经过之后，就一口咬定是女鬼杀死了吴胖子。因为在回想中发现，吴胖子并不认识女鬼，等的也不是女鬼，而是某个约他的认识的人。而且女鬼开的车是白色的鬼车，车上挂了许多白纸幡。那小米说她是农村出来的，她认识那是鬼车，就是有钱人做法事烧给死人的那种车。在逃跑时和的士司机一道看见了驾车的女鬼，女鬼的眼睛是毛绒绒的大黑洞，脸色白极了，笑起来满嘴绿牙齿。

那小米还说开始她也不认为是鬼，认为是吴胖子的老婆叫人杀的吴胖子，她才躲起来的。现在回想，不是吴胖子的老婆干的就只能是女鬼干的，因为吴胖子的出现破坏了女鬼的好事，因为天快亮的时间就是鬼必须回家

的时间,要不吴胖子怎么那么容易就死了。吴胖子打架好厉害的。

那小米看马二丫、马兴祥、张队都不信,一下泄气了,说:"不信好啊,那去抓凶手啊。没我的事我走了。"

但是,旁听的方亚男说:"你还不能走,我们要做个试验。"

方亚男和张队耳语了几句,就去找宋美岩。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方亚男和宋美岩一起回来,把几张图挂墙上叫那小米看,那小米就指着第三张图说:"这张最像女鬼,只是个子高了。"

宋美岩取了画纸,问女鬼的身高、体型,那小米想了想,又看看马二丫、再看看方亚男,没看年老腰粗的张队,又看看陪她来的月儿,说:"身高像月儿,体型像我,阴沉沉的气质像她。这个她就是指宋美岩。"

马兴祥就笑了。

宋美岩说:"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体型像你,也就一百斤,气质像我,明白了。"

那小米说:"身高不对,应该再高点,一米六八的样子。"

宋美岩很快画好了图,叫那小米看。

那小米说:"像,差不多,你也像见过女鬼。"

宋美岩又画了一张图,叫那小米看。

那小米说:"怎么是个男人?"

那小米仔细看看又说:"这家伙戴上长发,穿上吊带裤,就更像了。要这样。"

那小米拿过宋美岩的笔,在原有男人图上画画,用笔手法极为灵活,并不在宋美岩之下。宋美岩和其他警官都吃了一惊,她们想不到一个胖男人的小姘还是个少女画家。

那小米说:"这个男人就是凶手了。"

那小米叹口气,又说:"也许他不是,个子不对,也许还是女鬼干的。"

马二丫就叫那小米和月儿回去了,大家都看那幅图,脸色都挺沉重,也在等张队拿办法。

宋美岩说:"我相信证据,这些证据都指向佟川了呀,我建议全国通缉佟川,捉到佟川割头凶杀案也就告破了,我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叫他认罪伏法的呀。"

方亚男说:“还有刘铁军的失踪有重大嫌疑,他毁的到底是什么照片?值得他玩失踪吗?这件案子和割头凶杀案有没有关系还须证实。”

马二丫说:“宋法医,那小米说你们的画像身高不对。”

宋美岩说:“佟川一米六五,扮装女鬼要穿女装、要穿高跟鞋的呀,不就一米六八了吗?”

马二丫说:“可是林队认为还有疑点,还不能专门指向谁。”

宋美岩说:“我查了佟川的财产,佟川在两年前突然多了存款两百万呀。另外还为他的妻子罗祺买了高额寿险,受益人也是佟川呀,佟川是有谋杀妻子骗保的嫌疑的。还有呀,这两百万元,在佟川失踪的第二天,被人通过网上银行转存去长春的一个账户,追踪查访下去,发现那是个假身份办的账户,账户已经被注销了呀。钱当然提走了,谁提走的呢?一定是佟川自己了。林队也不否认佟川有谋害他妻子罗祺的图谋的呀,林队也在调查。只是我个人认为,林队在佟川的这件案子上带有私人感情,摇摆不定……”

马二丫打断宋美岩说:“等等宋法医,我问你,你了解林队多少?什么林队摇摆不定,靠一张图、一根毛发和你的臆断就定性谁是凶手?那你就去捉呀,还要我们刑警调查什么。”

方亚男说:“都冷静冷静,这件案子在林队看来还有太多不能正确判断的地方,还须调查线索,才能整合。这个观点我们是同意的,而且也感觉到这件案子并不只是割了两个人的头那么简单。所以宋法医的观点,下通缉令通缉佟川我们不能同意,那会引起社会混乱。老百姓要是知道这座山城里住着一个爱好割人脑袋的法医,那不乱套了。张队你说怎么办?”

张队说:“你们都有道理,是否通缉佟川,得局里下决心。佟川毕竟是法医,知法行凶居民会骂也会怕。各自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吧。马兴祥、马二丫主要去找钱小帅,他中了枪,应该跑不出山城,我来找刘铁军,反了他了。都行动吧,但要注意休息和安全,像林队那么拼命显个人英雄主义也不见得好。我现在去局里汇报。”

第九章

钱小帅落网了，中了枪的钱小帅根本跑不了。他到处躲了几天，伤口发炎他就发高烧，就病了。也许是想到自己快完蛋了，但还想拼一下，就去二道区的一家私人诊所掏出几千元钱治伤。他的枪伤也就暴露了，被医生和护士以治疗为名，把他绑在手术床上，医生就报了警。

1

这一周以来，罗祺一直住在莫小丹的家里。不怎么和莫小丹说话，胃口也不好，也不去医院看林豹子，除非莫小丹主动和罗祺说话，罗祺一般不主动开口。而且不洗脸、不洗脚，更不洗澡，也不出去，天又热，身体自然的越来越有味道。

每当莫小丹看罗祺的时候，罗祺就低下头看小说，莫小丹不看罗祺，罗祺就双目发直，似在沉思。

莫小丹每天晚上去给林豹子送一次药膳，莫小丹是希望林豹子快点好起来去办案。莫小丹为什么这样做，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一天，是周一，罗祺反常地早早起来了，把莫小丹的卧室好好收拾了一下，又帮莫小丹去洗衣服。

在莫小丹去准备早餐的时候，罗祺晾好了衣服，又洗了两个小时的澡，洗完澡又换上了莫小丹的衣服，就是那套女式浅棕色小方格唐装，也把头发梳成了辫子。看上去又清雅又漂亮。但罗祺没有胃口吃早饭，坐在沙发上看那本《狼狗》。

莫小丹一个人吃了饭，又收拾了桌子，也坐下看一本书，但是莫小丹看不进去文字，几天来，莫小丹总想问罗祺为什么不说出她心里的事，也没听她再提起去找小皮箱子。莫小丹又不能直接问，在莫小丹观察下来看，此时的罗祺处在暴风雨的前夜，她是否在作思想斗争？但也许罗祺的大脑还有问题，还需要喝汤。莫小丹还需要继续观察下去。

莫小丹必须更安静，绝不能使罗祺发现什么。这是正确的办法，因为她此刻并不知道，罗祺在她的神奇的汤的作用下，大脑功能正在恢复之中，那丢失的记忆也已经快回来了。也就是说罗祺也许已经不再有精神方面的失

常了，罗祺极可能已经正常了，可是却看不出她要行动的样子，这一点让莫小丹有些困惑……

在中午的时候，罗祺还是没吃饭，只吃了两个苹果，又不停地看小说。然后是晚上，还是没吃晚饭，又吃了一个苹果。

在莫小丹上床睡觉的时候，罗祺就放下小说也脱了衣服，却爬到莫小丹床上了，把自己的头靠在莫小丹胸前，也躺下了。

莫小丹吻了吻罗祺，抱紧了罗祺。

罗祺悄悄流泪了，说："那个女鬼真的不来找我了。一个星期的梦里都不来了，她一定知道我想起她和发生的事了。"

莫小丹说："不要胡思乱想了。睡吧。"

罗祺说："我在小说里读懂了一句话，就是'做了的事要还的'，这是宿命。"

莫小丹说："是啊，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罗祺说："是的，我是逃不掉的。"

莫小丹说："那就说出来，说出来会好过些。"

罗祺说："我……我头晕，想不出头绪。我……"

莫小丹有些激动，气息也粗了。她想劝罗祺说，可是又忍住了。她担心问急了会出问题，而罗祺似在皱眉思索。她说："头晕就……还是别想了，睡一觉会好的。"

罗祺却摇头。

这时，莫小丹的座机电话响了。

莫小丹起身去接了电话，听了听，说："在，你等等。"

莫小丹说："祺，你的电话，刑警队打来的。"

罗祺问："是豹子吗？"

莫小丹说："是。"

罗祺说："他的伤没这么快好吧。"

莫小丹摇摇头。

罗祺就接了电话，听了听，突然顿脚喊："我不去见他，我不认识他。豹子，豹子你要帮我。"

罗祺就举着电话哭了。

这时大门的门铃响了。

莫小丹说："豹子叫你去见谁？"

罗祺说："那个小伙子，钱小帅。他被抓住了。"

莫小丹叹了口气。大门的门铃又响了。

莫小丹说："去吧，我陪着你。"



钱小帅落网了，中了枪的钱小帅根本跑不了。他四处躲了几天，伤口发炎他就发高烧，就病了。也许是想到自己快完蛋了，但还想拼一下，就去二道区的一家私人诊所掏出几千元钱治伤。他的枪伤也就暴露了，被医生和护士以治疗为名，把他绑在手术床上，医生就报了警。

而那时，钱小帅心劲也过去了，就处于昏迷状态了。

这样，钱小帅被警方送到了医院，被救活了也被捕了。但是钱小帅什么也不说，在警方的思想攻势下，钱小帅提出要见一见罗祺，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会说出警方想知道的事。

这是林豹子找罗祺的原因。

在警车上，林豹子和罗祺坐在后座，方亚男在开车，莫小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问林豹子现在的身体怎么样了？

林豹子说："是奇迹，宋医生说是奇迹。因为我好得太快了。但没有气力，也不能抽烟，手术的线还没有拆。我是偷跑出医院办案的。"

林豹子嘿嘿笑，又说："我还得谢你，莫老妹，我听你彩霞姐说才知道你

是中医名门的后人，你的药膳帮了我。但我怕宋医生哭鼻子，就没告诉她我莫老妹天天给我吃药膳的事。宋医生认为自己医术太高了，这几天特牛，像下了金蛋的小母鸡，叫她知道了不好看，就又成豆芽菜了。”

莫小丹也笑了。

方亚男说：“莫，你什么时候给我整一个药膳，我有胃病。”

莫小丹说：“这好办，你们的胃病是工作上的特殊性造成的，等哪天吧，但你以后吃饭应注意些，一般的胃病也能养好。”

林豹子对罗祺说：“你不用怕，就见一面，有豹子哥帮你哪，豹子哥懂你，这就是为了破案。”

罗祺说：“你要知道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不过豹子，佟川抓到了吗？”

林豹子说：“还没有，佟川这小子藏得深啊。”

罗祺说：“我有佟川的犯罪证据。”

林豹子和方亚男都吓了一跳，方亚男往路边打方向盘，一脚刹了车，回头看罗祺。

罗祺又说：“就是我找的那个小皮箱子。”

方亚男叹口气，没兴趣听了，她认为罗祺的精神病又犯了，就正常驾驶了。

林豹子也是这样认为，说：“好，你接着找小皮箱子，找到再叫我去看。”

罗祺说：“行，我一会就能找到小皮箱子了。”

莫小丹冷眼旁观，就知道林豹子和方亚男不信罗祺的话，还认为罗祺的脑袋不正常，说的是疯话。而她也不能尽信，她也拿不准罗祺的病了。

林豹子说：“你这一阵子去医院了吗？宋医生又给你检查了吗？”

罗祺说：“我才不去医院呢。我讨厌看到宋医生。她见到我一笑我就想到口交，然后得病。要不就跟小丹一起去看你了。”

林豹子说：“这不行，你听话，找个时间去检查检查。”

罗祺把头转一边，不理林豹子。

林豹子说：“不听话哪天要挨揍了。”

罗祺嗤嗤笑了。

林豹子的话叫罗祺感觉林豹子真把她当成不听话的妹妹了。

刑警队到了。

在审讯室里，罗祺见到了钱小帅，钱小帅被铐在椅子上，他的右臂上包着纱布。他看到罗祺就哭了。

罗祺咬着唇，看着钱小帅不吱声。

钱小帅说："我什么都没说，我就想看一看你。另外求你每年去看一次我妈，另外我想把我的器官都捐出去。大小脑捐给你，兴许能治好你。另外，我死定了。"

罗祺把脸转到一边，还是不吱声。

钱小帅吸吸鼻子，深深地看着罗祺，说："来生我一定是大款，来生我一定娶你当老婆。"

罗祺就低下头，就哭了。

钱小帅突然喊："林豹子，操你爸，我说了吧。"

钱小帅交待的事情真的吓了所有人一跳。

钱小帅说："你们知道我除了是神偷，还懂汽车机械吗？我可是在劳改队汽修厂学的这手绝活。尿性吧？你们知道李文杰吗？"

林豹子咳了几声，说："你别废话了，快交待吧，别浪费时间了。"

钱小帅嘿嘿笑，说："你知道是李文杰答应给我十万元，叫我在刘铁军的车上做手脚吗？"

林豹子和方亚男、马兴祥愣了愣。

林豹子紧着眉头，说："李文杰为什么叫你在刘铁军的车上动手脚？你又是怎样动的手脚？"

钱小帅伸手要烟，马兴祥给了他烟，又给点上。

钱小帅说："我不知道李文杰为啥叫我这样整刘铁军，但我照着李文杰的吩咐做了。我开车跟着刘铁军，刘铁军去了鲜花店买了一朵红玫瑰，他只

要了短短的一个玫瑰花头。而我给他换了一朵白玫瑰的花头。这蠢刑警居然不知道。我这样做是想他快点被女朋友赶出来。我看着刘铁军进了一家的大铁门，就在他的车上做了小手术，他的车在拐左大弯时，就会拐大了，手脚不灵的车手急忙间就收不回来。我又好奇，也不明白干这样一下就能赚十万，我就看着刘铁军从大铁门出来，在车里又和车外的一个漂亮女的磨叽了一会，他接了电话开车就走了。我就跟上了，那会雨下大了。刘铁军的车在上桥时，突然熄火了。而我也大约猜到李文杰叫我整刘铁军车的目的了，就是叫刘铁军出车祸。正好，刘铁军的车熄火了，我就去帮忙了，就顺手摸了他的枪。我为什么这样干呢？是我得防备李文杰一手，这小子心黑手狠，没准不给我钱。刘铁军又开车走，拐上左边江堤路，那是大下坡，刘铁军的车就拐了左，就回不了右了，他就把车开进了江里，沉了底了。"

方亚男忙问："在什么地点？"

马兴祥说："是去李家大院的那段江堤吗？"

钱小帅说："没错，就是那。你现在去没用，他早死了，七八天了，身上的肉都会被蝲蝲蛄吃没了。"

林豹子问："你怎么知道刘铁军死了？"

钱小帅又要求点烟，林豹子叫马兴祥给点上烟。

钱小帅说："我看见刘铁军的车下了江沉了底，他人就没游上来，却看到李文杰从江里爬上来。这小子号称潜水青蛙，水性好啊，我就明白他事先躲江里干什么了。正好啊，我要钱啊。我就找上李文杰了。可是这家伙歇过了劲就拿刀杀我，我身上有刀伤为证，我就用刘铁军的枪给了他两枪。"

林豹子说："你杀了李文杰？那么李文杰的尸体呢？"

钱小帅说："我把李文杰埋南山公墓的一座老坟里了。我得快跑啊，没准李文杰的人会追杀我。"

林豹子问："你帮李文杰作案，会不知道为什么谋杀刘铁军吗？"

钱小帅说："我不知道李文杰为了啥非整死刘铁军不可，但我为啥帮李文杰是有非帮不可的理由。"

林豹子问:"什么理由?"

钱小帅说:"我无意中认识了一个女的,我爱上她了。她像我妈有点精神病。我爸爸在我上小学时就走了,我从小照顾我精神病的妈妈,直到我妈不认识我了,在民政部门的安排下,我妈住进了精神病院我才自由点。但不行,我习惯和精神病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我能不爱上有点精神病的那女的吗?我想娶她,照顾她一辈子。我得意又高兴,就跟李文杰说了。这家伙就用这件事威胁我了。要不我是不干的,给二十万也不干。我进过监狱,我不想再进去。但是不行,李文杰不答应。我就干了,答应干了我就也想赚那十万元钱了。和精神病结婚过日子也要钱啊。"

林豹子已经明白钱小帅说的女的是谁了,又问:"李文杰是干什么的?"

钱小帅说:"李文杰是个混子,早年咱们在一个号里呆过。又在劳改队汽修厂劳改过,是我带他修车的,他知道我懂车,才非找我干不可。咱们劳改出来后时常有联系,他混得好,在开洗浴中心的徐成富手下当司机和打手。"

林豹子说:"你认识徐成富吗?"

钱小帅说:"现在在山城有不认识他的吗?那家伙是一个洗白了的老牌小混子,她老婆外号叫俏白虎,下面不长毛啊,早先也是一小偷。"

林豹子又问了其他几个问题,钱小帅都回答了。然后,钱小帅被带了下去……

马兴祥说:"林队,刘铁军的死看起来并不复杂。只要我们查到他毁掉的照片上的人是谁,真正的凶手就是谁了。"

方亚男说:"林队,我们现在该干什么?"

林豹子说:"组织人打捞刘铁军的尸体,还有李文杰的尸体。另外监控徐成富。"

方亚男说:"林队,你脸色不好,回医院吧。"

林豹子摇摇头……

3

林豹子组织人员准备去打捞刘铁军尸体的时候，罗祺和莫小丹已经回到了莫小丹的家。罗祺的情绪变得奇怪了，躺在床上嘟哝："是不是做了的事真的要还啊？"

莫小丹也上了床，躺下，说："那是一定的。"

罗祺说："哦！我想也是的。晚安！"

莫小丹说："晚安！"

莫小丹关了灯。但她无法进入梦乡。她又开了灯想看会书，想起身拿书时，忽又没有了看书的兴趣。就在灯光下安静地躺着，却发现背对她的罗祺也无法安睡，并在装睡。莫小丹知道了，罗祺快开口了……



第十章

山城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女尸，地点是哈泥河南面山坡的一片全是石灰岩的地方，那里有一间倒塌的用石灰岩石块垒起的石屋，据说以前是守林人住的。在石屋里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奇怪的是女孩的尸体没有烂掉，是一具干尸。

1

莫小丹翻身坐起来，把罗祺的脑袋搬得转过来。罗祺闭着眼睛，灯光映照下，她的眼窝里全是泪水。莫小丹抱抱罗祺的头，亲一下罗祺的脸。

罗祺哽咽了一声，说："做了的事真的要还的。"

莫小丹说："还了就轻松了。"

罗祺说："我的头早就好了，我早就全都记起来了。"

莫小丹说："我知道你记起来了。"

罗祺吸了吸鼻子开始讲述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十年前的7月4日，是一个周日，上高一的罗祺接受小学时的邻家男孩佟川的邀请，去参加一个陌生派对的野营活动，这次野营活动不是校方组织的，而是自发的，参与者都是山城几个中学的高中学生，彼此大都不认识。大家费用自理，用具自带，都骑着自行车，去哈泥河野营。

大家早上6点在新华桥汇合出发，在9点赶到了哈泥河。大家在河里挖河蚌、捉小鱼、游泳，玩得很开心。

也就在那次活动的过程中，佟川开始追求罗祺。比罗祺高两年级的佟川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

这对于中学生来说，是一次有益的野外活动，本来是不应该发生什么事的，但还是发生了事。

下午的时候，佟川约罗祺去山坡上采花，说把花带回家可以养一个星期。初时罗祺忙着挖河蚌玩沙子，不想跟他去，但看佟川和另一女孩去了，又突然想去了。而且赌气似的不尾随佟川和女孩走路上山，独自去走了另一边，是可以瞄到佟川和女孩行动的一边。

哈泥河河岸的山形比较复杂，罗祺上了山坡，采了几枝红红的山百合和几枝黄黄的黄花苗就高兴地忘了去瞄佟川和女孩了。等罗祺采了大把野花，双手拿不了的时候，再想找佟川和女孩就找不到了，她也走进了山坡深处。

罗祺这时满眼野草，看不到人她有些怕了，就喊佟川。喊到第三声，听到另一边有个男孩喊："在这里，快过来。"

罗祺就闻声跑过去了，就看到四个男孩围着一块大青石在忙碌。罗祺认为这四个男孩也是参加野营的同伴，就走过去问他们回不回去。这四个男孩听到罗祺喊佟川，是出于无聊才喊了"在这里快过来"这句话的。想不到一个女孩真的过来了，而且还是一个校花级的漂亮女孩。

这四个男孩的行为就下流了。

一个瘦男孩说："小妞，佟川是你男朋友吗？"

罗祺说："不是啊，你们是谁啊，看到佟川了吗？"

瘦男孩说："我们听说佟川搞野营，我们没有女伴他就不要我们参加，我们就自己来了。小妞，你给我当女朋友吧。给我抱抱。"

罗祺哼了一鼻子，说："流氓，找猪八戒当女朋友吧。"

罗祺掉头就走。可是，一个矮个子男孩，突然将一条血淋淋的红绿花纹的蛇扔在了罗祺的头上。

罗祺抬手抓下来看到是蛇就叫一声吓得坐地上了，四个男孩一下就上去了，罗祺吓懵了，感觉到有一只手抓住了她的一只乳房，还有一张嘴咬上了另一只乳房，很痛、很痛。还有手去拽她的裤子，也有手伸进了内裤，进入了，也弄痛了罗祺。

罗祺反应过来，刚刚喊了两声，嘴就被两只手捂住了。

罗祺绝望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大喊："放开她，你们这四只小狗。"接着有石块投过来。

四个男孩放开了罗祺。

罗祺从草地上爬起来，完全是无意识地整理了衣服，掉头就跑，跑去很

远，又回头看，看到一个穿浅蓝长袖衫和牛仔裤的女孩提着画夹在大声教训这四个男孩，罗祺就掉头又急忙跑掉了。

罗祺记得这个女孩，那是在来哈泥河的路上，罗祺看到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背着画夹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骑在她的旁边，佟川还和男孩说过话。其中就有这个女孩。

罗祺在当时因为注意另外两个男孩女孩才顺便看了这个女孩的，因为这个女孩衣着别致，穿了“叫花”版的牛仔裤，是露膝盖和露后大腿的，又长了一张小巧的娃娃脸，很精致。另外，这个女孩安静地骑着车子，距离两个同伴有两个自行车位的距离，这个女孩的女同伴和男同伴有说有笑像一对小恋人。这也是罗祺注意她们的原因……

罗祺跑下山坡才从惊慌中回过神来，才蹲下喘粗气，才感觉左边乳房痛，下身也疼，摸一把下身，手上也粘上了血。罗祺吓哭了，她感觉到她的下身曾经被手伸进去过。但她那时不知道是某个男孩的手指把她的处女膜抠破了，血已经浸湿了裤子，而且左边乳房上也被牙齿咬破了，留下了一圈翻开的小伤口。

这个样子的罗祺不能叫同伴看见，也没有心情找佟川了，她就从另一边来到河岸，在路口取了自行车提前回家了……

罗祺讲到这里吸了吸鼻子停止了讲述。

莫小丹问:“后来那个女孩发生的事你知道吗?”

罗祺说:“后来就是上学了，我和佟川他们不是一所学校的，我不知道后来的事。但我当时只记得那个瘦男孩和矮个胖男孩，后来时间长了，也就模糊了。我没告发他们，也没对任何人说过那件事。包括父母，我不能说的。”

莫小丹说:“那你不知道救你的女孩后来的事了?”

罗祺说:“我当时不知道。这样说吧，我是在两年前的5月重新想起那个女孩的。那时我做报社社会新闻版的采编记者。我记得那年五一长假后的一天，山城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女尸，地点是哈泥河南面山坡的一片全是石

灰岩的地方，那里有一间倒塌的用石灰岩石块垒起的石屋，据说以前是守林人住的。在石屋里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奇怪的是女孩的尸体没有烂掉，是一具干尸。这具女孩的干尸被发现时是裸体的，堆在女尸头边的衣服也没有霉烂，是完好的，只有裤子上有破洞，后经检查，那种裤子的洞是原有的，是一种当时比较流行的'叫花'版牛仔裤。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部照相机和一个画夹。女孩的死亡时间已有八年，因为在女孩的画夹里，佟川发现了三幅炭笔画，一幅画了哈泥河河道的山水和远处水湾的村落，画上的日期是 96 年 7 月 4 日。另一幅画了四只小狗在欺负一只小兔子，画上的日期是 96 年 7 月 4 日 02 点 13 分。另一幅是没有完成的速写画，画的就是那座石屋，由于画没画完，上面没有留下日期。以此推断，96 年 7 月 4 日 02 点 13 分的这个日期就应该是女孩的死亡时间。而且小狗的这幅画的背景是一面有几块山石的山坡草地。女孩在这幅画上还留了用拼音字母写的一句话："'小狗队的恶心记事'。"

罗祺喘了口气又说："这是我采访佟川时佟川告诉我的，干尸也是佟川为破案解剖的。佟川说女尸之所以八年没腐烂，是因为女孩躺在一张距地面一米高的木板床上，先被毁掉的木制顶棚压住，后被倒塌的石灰岩石块埋起来的，形成了一个既防雨，又有空间、又通风又不被地气浸入的石穴。另外，那一区域是一个潜在的石灰岩矿，这种石灰矿石本身极为干燥，经过高温加工就是建筑用石灰。而且 5 月份又是干燥无雨的季节。这样，这个空间的多种自然原因保护了尸体，也就是说，女尸在没腐烂之前就干透了，就形成了干尸，那样，才可以较长时间没有腐烂。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女孩死的地点距我被欺负的地点不远，女孩死亡时间也和我被欺负的时间相近。而且发现的那条'叫花'版牛仔裤我记得和女孩穿的那条一样。我怀疑会不会是救助我的女孩遭遇了我那时的事，我就追踪这个案件。可是……"

罗祺突然发现莫小丹早已满眼泪水，就愣了愣说："丹，你怎么了？"

莫小丹就伤感地看了眼罗祺。

罗祺轻叹口气说："我知道了，那个女孩是你的妹妹对吗？"

莫小丹点了点头。

罗祺一下坐起来，打了个冷颤。

罗祺脸色惨白，说："难怪我看到那六个她的泥像就感到似曾相识，丹，你？啊，没什么，我都想起来了。她从被发现那天起，她总是穿着白衣服进入我的梦里，还怪我怎么忘了她。现在想来，她就是要我想起她为她报仇的。小丹，我现在可以办到了。"

莫小丹也坐起来问："真的吗？你怎么办到呢？你有证据证明谁是凶手吗？"

罗祺看着莫小丹，用力点头，说："我有证据，它可以证明佟川办了假案，这个证据就是我到处找的小皮箱子……"

莫小丹想到了这一点，说："那我们现在去找吗？"

罗祺点头说："好吧，早点结束吧。"

莫小丹看着罗祺起了床，穿上她的那身女式浅棕色小方格唐装，莫小丹也去取了同样款式的一套唐装穿上了。

莫小丹说："在我妹妹离开后，我每次买衣服，都买一样的两套。现在她的那套终于有你来穿了，我妹妹会喜欢的。"

罗祺扁扁嘴，又要哭了……



罗祺和莫小丹连夜回了自己家。

罗祺这次没记错，她在厨房里踩着凳子，顶开一块装饰板，从屋顶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皮革的长形小皮箱子，这个小皮箱子是花花公子腰带的外用包装。

莫小丹看到罗祺手里的小皮箱子，莫小丹的脑袋产生了眩晕感，无力地

坐在了床垫子上。

罗祺的脸色也是惨白的，从厨房走出来，发软似的抱着小皮箱子坐在了床垫上。

罗祺看着莫小丹，半天才说:“这是一条腰带，我用三篇稿子的稿费给佟川买的。佟川失踪的那一天，就系着这条腰带。”

莫小丹点点头。

罗祺说:“你看看吧。”

莫小丹又点点头。罗祺打开了小皮箱子。莫小丹看到的是一张折叠的旧报纸，莫小丹展开，眼睛一下子闭上了，把脸扭一边去了，她不忍心看她妹妹的、像枯树皮似的干尸。

罗祺说:“这是当时发现妹妹尸体的报道，是我写的，报道下面的文字是我采访佟川的采访稿。”

莫小丹再一次点点头。

罗祺拿开报纸，下面是一个白皮信封。

罗祺说:“这就是证据了，是佟川藏在一本书里的，是一张在石屋前的合影照片。照片上面的四个男孩是:小瘦子陈锋、矮个子吴家庆、小白脸徐成富和董修文。照片上的石屋，就是你妹妹的被害地点。在照片上，石屋没有倒塌。照片上的时间是 96.7.4。那一天也是我受他们欺负的同一天。”

莫小丹看着照片上的四个笑嘻嘻的男孩，莫小丹咬了咬牙齿，说:“这张照片是怎么到你手上的？我记得，在警方确认了我妹妹尸体之后，警方还给我母亲我妹妹的遗物里，是有一部陈旧的海鸥照相机，但照相机里面没有胶卷。据我母亲说那是我妹妹的照相机。”

罗祺说:“我想你母亲可能记错了，那部照相机应该是凶手的。要不佟川没办法整到这张照片。”

莫小丹说:“那么，在你发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向警方举报呢?”

罗祺说:"我认出了那个女孩就是那具干尸,我当时又不想叫佟川知道我的过去,我又想调查,我就在佟川的书柜里找破案方面的书,无意中在一本书里发现了这个信封和照片。我认出了照片上的小瘦子和小矮子就是欺负过我的四个人中的两个。这个发现使我吃惊。但我了解佟川,他是个正直的法医。可是,随着我深入了解,我知道了这四个人是谁,也知道佟川是认识这四个人的,他们是同校的校友,但在离校后就没有联系了。"

莫小丹看着罗祺,目光闪闪地不问话。

罗祺又说:"后来,我接了一个电话,那时佟川和豹子下外县办案了。那人说打不通佟川的电话,叫我转告佟川,那笔钱迟几天汇到他的账户上。我不明白是什么钱,那人的口气很不耐烦,说一句是他妈卡脖子的钱,就挂断了电话。两天后佟川回来,我对他说起这事,佟川没有解释,只说和朋友做了笔股票的生意,大概能赚笔大钱。这叫我吃惊,他还会做股票生意。但我没往照片上联想,那几天我心神不宁,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照片的事。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佟川和一个矮胖子从帝皇洗浴中心抱着膀子出来,我认出了矮胖子就是照片上的小矮子,他就是吴家庆,我才将这一切联系起来。而且我走访了许多这四个人的同学,有人回忆起吴家庆他们四个人,叫他们小虎队,也说他们坏透了,也有人叫他们小狗队。而且徐成富丢过一部照相机,说是丢野外了。我就想在他们欺负我的那天,他们是去过发现你妹妹干尸的石屋的,另外你妹妹和他们四个人是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比他们低一届。也就是说,你妹妹有可能认识他们。那时我在忧虑,我把这张照片和报纸装小皮箱子里藏在厨房屋顶。我又想找豹子商量,我当时真的拿不定主意。可是,佟川发现这张照片没有了,他不问我,他悄悄找。而我也想听听他的解释,但是万一他在办案呢?那我就冤枉他了,我也不用告诉他吴家庆他们四个人欺负我的事了。而佟川找不到这张照片,也就知道是我拿了照片。但他还是不问我,而且对我突然好了。给我买了部踏板小摩托,并说他在处理一个棘手的案子,前一阵子冷落了我。说以后就好了,他丢了个证据也没

事了。但我却不能放心了，因为佟川说少女干尸的案子结了。结论是：女孩是被突然倒塌的石屋活埋致死。但不排除他杀的可能，警方会备案待查。也就是进入档案的无头案了。我得到这个结论，就认定了佟川在这件案子上动了手脚。我想向豹子说照片的事，可是我却出事了……"

莫小丹说："你遭遇了车祸，是吗？"

罗祺说："不是车祸，我没有被车撞，我在单位下了决心，就邀了豹子，叫豹子等在我家楼下，就想回家取小皮箱子。我的单位在西山顶上，下山的路是一道大弯，大弯的内弯是一片居民区，外弯是一条通向市区的排雨水的天然大山沟，山沟的另一边也是居民区。我骑着小摩托在西山单位下来，刹车突然松了，我冲山沟里了。后来，我被人救去了医院，我三个月后从医院出来，就再也记不起这件事了。也做不成采编记者了，因为脑袋老短路，就去文艺副刊做了编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每一晚，只要多喝点干红葡萄酒，就非常想做爱，在梦境里和女鬼做爱，和梦到的认识的男人、女人做爱。但不喝干红葡萄酒时，就和正常人一样。这些你也知道的。但我好了，我找到小皮箱子就是真的好了。"

莫小丹说："是啊，你是好了。幸亏你好了，我妹妹可以报仇了。"

罗祺却很郑重地看着莫小丹，说："小丹，我想问你，你会原谅我吗？你是为了……才有意接近我的吗？还有，你给我喝的到底是什么汤？"

莫小丹似乎知道罗祺会这样问，她说："我无法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那不用回答。第二个问题嘛，我想也许是天意吧，也许是我妹妹叫我们相遇的。第三个问题，我给你喝了治胃溃疡的药膳。也许你不喝干红葡萄酒了，你的脑袋才好的。"

罗祺说："我也这样想，可是我怎么找不到你给我喝汤的那个埋里埋汰的泥罐了呢？我抱着你睡觉时，我做梦和你吃饭，你给我又喝了那种汤。"

莫小丹愣了愣说："是吗？我可听你不止一次地说过，是女鬼叫你喝什么汤的。那个泥罐还在厨房里。但它是草药浸泡出来的，不用的时候还要浸泡在草药水里。回头给方警官治胃病时还要用的。"

罗祺说:“它还在呀,那么那只银色锅呢? 我在厨房里也没找到。”

莫小丹皱了皱眉头。

罗祺说:“丹,你不要皱眉头。我不是想怎么样,那只银色锅和我梦里的银色锅是一样的。”

莫小丹说:“你有特异功能吗? 我家里没有银色锅的,有一只上百年的银质火锅,会是它吗?”

罗祺说:“是张着大口,中间有个烟囱的锅吗?”

莫小丹说:“是呀,你会梦到那只锅吗?”

罗祺说:“我记不准了。”

莫小丹给罗祺搭脉。

罗祺就忍不住笑,说:“你一给我搭脉我就想撒尿,还特想亲吻你。”

莫小丹说:“你没什么问题,不要胡思乱想了,咱们办正事吧。现在,去找林豹子吗? 你决定了吗?”

罗祺说:“好吧,做了的事要还的。这件事在两年前就解决定了的,我们走吧。”

在出了门,走进黑暗的楼道的时候。罗祺突然说:“丹,你说他,钱小帅会被枪毙吗?”

莫小丹说:“不会吧,他只是枪击刑警和抢劫,不会枪毙。你爱上他了吧?”

罗祺叹口气,说:“我爱上了你,你可以给我安全感。可是,你妹妹是因我而死的。你不会原谅我的。”

莫小丹想想说:“我可以理解你,在那种情况下,逃跑是正常的。”

罗祺说:“我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不用安慰我。”

莫小丹和罗祺走进了满天星斗的院落。

莫小丹说:“林豹子家的灯是亮的,他回来了吧?”

罗祺说:“我就是打算去他家的,我不喜欢刑警队的办公室,他们都是心里有鬼的人。走吧。”

莫小丹和罗祺上了林豹子家的楼，莫小丹按响了林豹子家的门铃，就听白彩霞在房里喊："你还回来啊？臭家伙！"

门开了，白彩霞看是莫小丹和罗祺，就一愣，急忙让进来，又说："臭豹子从医院逃了，姓宋的妖精医生电话打家里来了，把我教训了一顿。你们说，她是豹子什么人啊？气得我睡不着觉了。还有啊，她的妹妹，那个姓宋的女法医去保险公司查佟川买寿险的事。她不是刑警的，装牛。你还别说，佟川真的买了寿险，是给罗祺买的，罗祺你出意外死了佟川就是款了。"

莫小丹看着罗祺。

罗祺苦笑摇摇头，问："豹子没回来？"

白彩霞说："他回不来了，刘铁军的尸体还在江里，正等天亮打捞呢！"

罗祺和莫小丹都吃了一惊。

白彩霞说："刘铁军那小子人挺好，我正给他张罗女朋友呢。小丹，你说这山城怎么了，佟川失踪了，刘铁军被谋杀了，臭豹子中枪了，还有开啤酒屋的什么胖子和银行的一人被人割去了脑袋。这凶手现在连影都不见。臭豹子他们刑警队都是吃干饭的。"

白彩霞看莫小丹和罗祺在发愣，又说："就刚刚啊，我打豹子电话，他不接。我就找了马二丫，马二丫说她在南山公墓挖尸体，是被姓钱的小伙子枪杀的一具尸体，小伙子会藏尸体，给埋一座没人管的老坟里了，可是坟挖开了找不到尸体了。马二丫着急，马兴祥也着急，埋尸体的小伙子呢，这小子哈哈笑，他不着急。可是找不到尸体着急也没用是吧。这时呢，公墓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头，这老头说那个小伙子不住在他老伴的家里，那个小伙子住在有青蛙叫的小山沟里。马二丫说老头瞎说，老头恼火了，带着马兴祥和马二丫几个人在公墓边的小山沟里找到了小伙子埋坟里的那具尸体，尸体都烂了。马二丫边哇哇吐边告诉我这些。还说豹子在江边捞刘铁军的尸体，刘铁军就是姓钱的小伙子和同伙害死的，同伙又被小伙子杀死了。"

罗祺的脸早吓黄了，眼睛直直地盯着白彩霞，眼仁上翻，全是白眼珠了。白彩霞看到了，吓一跳，急忙过去，一手抱头，一手去掐罗祺的人中。

罗祺却一把拍开白彩霞的手，说："我没事，他终于要被枪毙了。"

白彩霞知道说多了，这是不应该外泄的，白彩霞是气急了才一股脑说出来的。这时过完嘴瘾了，才后悔似的去给罗祺和莫小丹倒水喝。

莫小丹端起一杯水，吹凉了才给罗祺喝，罗祺接过水杯握在手里玩儿。

白彩霞看到，先皱皱眉头，就笑了，说："你们俩呀，我看是没救了。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你们俩睡一块怎样才算是做爱。说吧，找豹子干吗？我先声明啊，豹子是你们的姐夫，他的 jj 是不能外借的。"

莫小丹和罗祺的脸都红了，罗祺垂下眼睛，向莫小丹的怀里靠了靠，看眼莫小丹说："丹，你说吧。"

莫小丹说："彩霞姐，罗祺找到小皮箱子了。"

白彩霞说："真的有小皮箱子？我操！罗祺你的脑袋好了？我操！你怎么能好了呢？你同性恋了呀。"

莫小丹说："真的，彩霞姐，小皮箱子里有佟川的犯罪证据。"

白彩霞吓了一跳，说："真的？那，那我叫豹子回来。"

白彩霞就打林豹子的手机，打了三次，白彩霞说："他不接，他不接我怎么办呢？好吧，我也和你俩搞同性恋吧。"

莫小丹和罗祺就微笑了。

白彩霞坐立不能地走动，说："嗨！干什么光找豹子。找马二丫，这会她准在刑警队想招躲避那具烂尸体呢，她准来。"

白彩霞就给马二丫打了手机，马二丫接听了，白彩霞叫莫小丹简单地说了几句，马二丫就说马上来。

白彩霞在房里转了几转，才下决心对莫小丹和罗祺说："你俩别黏在一块，坐开点，马二丫看到了别扭。我看也别扭。等明天我立马就去给你俩每人买只喷水的、会摇的快乐器，六寸长的。你俩用用就正常了。"

罗祺和莫小丹都羞答答地瞪着白彩霞。

罗祺说："我们不要，你自己留着用吧，你就天天高潮了。"

但罗祺还是和莫小丹分开坐了。

白彩霞坐近了罗祺仔细看罗祺的脸。

罗祺不自然了,说:"你干吗呀? 像头女色狼。"

白彩霞手一甩,说:"我不是同性恋。我说罗祺,你的眼神感觉不一样了,和两年前一样了。你怎么能好了呢?"

白彩霞一扭脸对莫小丹说:"小丹,你给罗祺吃了什么? 她像换了个脑子。"

莫小丹说:"我可没办法换脑子,中医不是万能的。"

罗祺说:"是我喝了一种女鬼给我熬的奇妙的汤,做梦喝的。我的脑袋才灵了。"

罗祺说着看着莫小丹笑。

白彩霞说:"又瞎说。总之你好了就太好了。我为你高兴。"

莫小丹说:"是啊,现在我看是彩霞姐不正常了。"

白彩霞说:"我正常,就是豹子中枪了,这一阵虚火上升,肝火大。"

罗祺说:"是欲火大吧? 唉,马二丫怎么还不到? 我困了。"

白彩霞说:"才过了 15 分钟,就快到了。"

白彩霞想想给罗祺倒了杯茶水,说:"用茶水顶一顶,罗祺,姐问你,佟川给你买寿险你知道吗?"

罗祺说:"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白彩霞问:"那为什么?"

罗祺说:"现在我想,佟川在两年前就希望我突然死掉。"

白彩霞说:"你是说你那次滚山沟里的意外不是意外?"

罗祺说:"是的,虽然现在已经无法证明佟川在我的小摩托车上动过手脚了,但我清楚佟川希望我死掉。因为我掌握了佟川的犯罪证据。"

白彩霞说:"那么佟川是犯了罪才失踪的?"

罗祺说:"我想是的。"

白彩霞用手敲了几下脑门,想想说:"我妈是好刑警,是侦破高手。我呢就有侦破案件的天才。我想佟川的失踪另有原因,你想啊,你的脑袋短路

了,你失去了佟川犯罪的记忆。就不对佟川构成威胁了,佟川又用你买了大笔寿险。他干吗不等你突然死亡当款爷,而突然跑掉呢?会不会佟川也被什么人给整死了?整死佟川的人再利用佟川出来作案?"

罗祺喝了口茶,放下茶杯,注视着白彩霞,听的很认真,等白彩霞说完了。罗祺说:"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我调查过,佟川只干过这一次犯罪的事。而且佟川可能很有钱。你有时间建议豹子去银行查一查,佟川的存款还在银行没动,你这种猜测才能成立。"

白彩霞说:"但也有可能是杀死佟川的人取走了佟川的存款,这也是有可能的。"

白彩霞说:"知道吗?豹子也像我这样想。"

罗祺笑了,说:"难怪案子越来越古怪,总也没进展。"

莫小丹也笑了。

门铃响了。

白彩霞说:"来了。丫来了。"

白彩霞就去开门,进来的是马二丫和马兴祥。

马兴祥看到莫小丹和罗祺穿衣打扮都一样,想起两个人疑似同性恋的举动就皱了皱眉头,坐下来就掏烟。

马二丫坐下说:"队嫂,我要累死了。真要累死了,我抓住嫌疑犯一定两脚下去叫他先变成太监。"

马兴祥说:"正好,和你就是一对了。"

马二丫一反常态没理马兴祥,说:"罗祺,你和莫小丹穿这样在街上走,街上的男人会疯了。想不到唐装穿你俩身上会这么漂亮。"

马兴祥拿着烟不抽在手里玩,说:"队嫂,我说实话吧,在路上马二丫就说了,借来向罗祺了解案子的工夫,在你家多呆一会,那具尸体太恶心了,马二丫一手下去就抓下块生了蛆的头皮,恶心得苦胆都吐出来了。可是呢?还有奇怪的,就是公墓里的那个老头,硬说是他的忘年交认识那具男尸,也认识男尸的女朋友。还说他的忘年交初七会去和他的老伴下棋,他老伴上

次输了棋现在还不服气。"

马二丫说:"你别说了,那老头没准是鬼呢? 想起他飘飘悠悠从公墓里突然冒出来就不是人。他还硬说老坟里住着他老伴。"

白彩霞说:"怕还说? 喝茶水,你们就言归正传吧。"

马二丫说:"罗祺,我们现在可以谈吗?"

罗祺说:"可以的,我等你 40 分钟了。"

马二丫还不放心,说:"我们可以谈佟川的情况吗?"

罗祺说:"没错呀,就是谈佟川啊!"

白彩霞说:"马,麻溜问吧,罗祺一切没问题了。"

马二丫说:"好,罗祺你说吧。"

罗祺说了两年前发现的那个少女干尸案,又讲述了自己的调查和发现。最后把小皮箱子里的证据交给了马二丫。

马二丫看了照片说:"我知道两年前的少女干尸案,但不了解,马兴祥那时还没进刑警队更不了解,好像是李局和佟川处理的那个案子。但这个线索太重要了,我们会重视的。"

马兴祥也看那张照片,说:"这四个坏小子,死了两个了,另两个疑凶为什么会放过呢?"

罗祺一愣,问:"死了两个了吗? 是哪两个死了?"

马兴祥指着照片上的小矮子和小瘦子说:"这两个死了,矮的叫吴家庆,人称吴胖子。瘦的叫陈锋,他的死又牵涉了经济案。这两个家伙都被人割去了脑袋,成了无头尸了。"

罗祺问:"凶手会是佟川吗?"

马兴祥看着罗祺说:"没准。"

罗祺笑了笑说:"那就是你们没有掌握了,也许是女鬼割去了他们的脑袋,他们死了可真好。"

白彩霞说:"我看也像,这就不像人作的案。人要他们的脑袋没用啊。"

马二丫皱皱眉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看来宋美岩占上风了。"

马兴祥说:“停,停,你别提那变态的女法医。那鬼东西牛,太牛,尿性啊。看见那么烂的男尸,那小眼睛闪闪发光,像看见男朋友传电似的。”

马兴祥的这句话出口,一下子整笑了屋里的四个女人……

3

刘铁军的尸体在天亮后被打捞上来了,尸体比较惨,没有衣服遮挡的肉基本上没了。是被一种产于江河的水生小龙虾、俗称蝲蝲蛄的家伙吃掉了。也就是说,刘铁军的脸、双手、双臂、小腿上的肉基本没了,那些部位只剩下了白骨。而且尸体胀得挺胖挺胖的,如果再晚些天发现,刘铁军的尸体完全腐烂了,就会被蝲蝲蛄全部吃掉,那么就只能剩下白骨了。这个样子的刘铁军看哭了所有在场的女警察,就连林豹子都掉了泪。

对刘铁军尸体的尸检结果是人为溺水死亡,也就是说,刘铁军在准备爬出车窗时遭遇阻碍才溺水死的。这个结果是结合钱小帅的供词得出的,也就是说,是钱小帅的同伙李文杰事先等在水里,趁机使刘铁军溺死。这是罪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但是,具体是不是警方判断的这个样子,关键的疑点部分已经无从求证,因为李文杰已经死了。

另外,据钱小帅交待,钱小帅之所以和李文杰火并,是在看到李文杰从江里出来后,看到李文杰并不是去和他约好的地方会面,而是回家换了衣服,然后坐上出租车直奔了火车站。

钱小帅意识到李文杰要逃跑,才在火车站截住了李文杰,迫使李文杰上了自己的车,去了火车站通向南山区域的后街。

李文杰的身上并没携带多少现金,李文杰声称不会少了钱小帅的那十万。但是钱小帅不能相信,两个人争持起来。李文杰才说钱还没有拿到,人

家要肯定咱们干成了才付钱。如果钱小帅不信也没有办法。

但钱小帅下了决心一定要拿到钱，李文杰就假装打了个电话，然后说带钱小帅去取钱。在钱小帅开车到了南山路口时，李文杰拔出刀顶住钱小帅的脖子叫钱小帅往南山公墓开。

钱小帅才意识到李文杰动了杀心，但钱小帅也有准备，就把车开到了南山公墓。在南山公墓的边缘，李文杰叫钱小帅停车，他告诉钱小帅本来不想杀他，也会给钱小帅钱，但不是现在给，也不是给十万，而是给四万。因为这次的活事主一共就给十万，他的策划、他的指挥，他亲手淹死了刘铁军，他应该拿六万以上。但他们是朋友，他愿意在风头过后给钱小帅四万。还问如果钱小帅同意，他先付一千，并要钱小帅送他回火车站。如果不同意，他只好杀了钱小帅这个朋友，这样他更安全。

钱小帅在刀下就同意了，还哭了。又要求去撒尿，他说快尿裤子了。

李文杰本来就轻视钱小帅，就拔了车钥匙，和钱小帅下车叫钱小帅撒尿，并说如果赶不上火车就修理钱小帅。

钱小帅退开两步就跑，李文杰比钱小帅跑得快，很快追上了钱小帅，也看到钱小帅从裤腰里掏了一个东西，他还说，你他妈不听话你死定了。就对准钱小帅后背刺出一刀，钱小帅没躲利索，右肋被刀刺过时划破了皮，钱小帅又被草绊倒了。

李文杰就又扑上来，钱小帅在地上侧了下身，一连两枪全射进李文杰肚子里了。李文杰摔倒了，但还没死，非常吃惊钱小帅会有枪。

钱小帅从地上爬起来，把李文杰掉进草丛的刀踢开，就看着李文杰。看李文杰气息弱了才翻李文杰身上的兜，翻出了几千元钱不满意，却在李文杰腰间摸到一个小腰包，里面有银行卡和两张身份证。

钱小帅就问李小杰银行卡号，李文杰喘息着骂了几句，慢慢伸展四肢，就放挺了。

钱小帅坐在地上想了半天才通过回想自己知道的鬼故事，把李文杰埋在一座老坟里。又把李文杰的手机扔进了江里。

这是钱小帅上次没有讲出的细节。这也和宋美岩尸检的结果一致，李文杰是腹部连中两枪，失血过多而死。

但是，谁是李文杰说的“人家”和“事主”？钱小帅不知道。经过搜查李文杰的住处，也没找到有用的线索。但李文杰策划杀害刘铁军，这是他人指使的，这是可以确定的。

那么，是什么人非要置刘铁军于死地呢？为什么呢？这就是破案的关键。这个关键，林豹子、马兴祥、马二丫、方亚男、张队等人都意识到了，就是刘铁军毁掉的底片上、那个矮壮的正整小姐的裸体男人。

在刑警队全力调查侦破刘铁军被杀案时，也就是刘铁军的尸体被打捞上来的第三天，林豹子终于又一次从医院逃出来了。

林豹子是在打捞上刘铁军尸体后，被张队强行送回医院的，那时，林豹子虚弱极了，坐都坐不住了，脸色蜡黄。

这次，林豹子从医院逃出来是因为方亚男有了重大发现。方亚男调查刘铁军案子时发现，在刘铁军去王文化家里取到照片之后，在把照片和底片交给方亚男之后，刘铁军的手机来往电话调查显示，在那个时间之后，刘铁军往市局李局办公室打过电话，没有通话时间。在 3 分钟之后，刘铁军打了李局的手机，还是没有通话时间。是李局没有接听。在 23 分钟后，李局用手机给刘铁军打了电话，通话时间是 2 分钟。之后，刘铁军去了市局李局办公室。经看到刘铁军的人证实，刘铁军在李局办公室和李局交谈了大约 20 分钟。刘铁军走时，手里是拿了个纸包走的。后来，按照时间推断，刘铁军从李局办公室出来，他没有回家，也没有回刑警队，也没有去调查案件，而是和四个女朋友中的一个女朋友去吃饭了。经方亚男查证，和刘铁军吃饭的女朋友抽烟，那天在陪刘铁军吃饭时，刘铁军送了她两条软包中华烟。女朋友说当时刘铁军挺得意的，说以后在刑警队、在公安局谁也不怕了。这烟是局长赏的。

林豹子听方亚男汇报了这些情况，冷静地想了，才从医院逃出来去找了张队。

张队听了林豹子的汇报，张队很为难，因为刘铁军和李局通话见面这并不能证实什么。这也是林豹子为难的地方。

张队问林豹子:"这个调查都有谁知道?"

林豹子说:"没谁,就你、我和方亚男知道。但我告诫方亚男不能外传。"

张队就看着林豹子点点头,说:"你打算怎么办下去?你是绕开李局还是碰一碰李局?"

林豹子说:"绕开也行,但从徐成富下手有了难度,李文杰确实是徐成富的司机兼打手。可是马兴祥在找徐成富调查时,徐成富声称李文杰小偷小摸毛病不改,被他炒鱿鱼了。李文杰不论在社会上干了什么事、杀了什么人,都和他的公司没有关系。不能因为李文杰曾是他的员工就乱调查。马兴祥的这一招虽然敲了徐成富一下,但也泄漏了咱们的底牌,咱们没掌握指证徐成富的证据。马兴祥这调查办毛糙了。"

张队说:"那就绕不开了,是吧?可是这不行的。"

林豹子突然火了,挺直了腰,争辩的口味就有了:"张队,你我心里都明白,王文化形容的矮壮男人多像李局,也都知道李局没少和徐成富泡一起,加上刘铁军的可疑举动,这就是明摆着的,你穿着警服护着嫌疑犯是不是?你……"

张队也挺直了腰瞪着林豹子,说:"你这坏家伙小点声,我还不了解你,就算是市长被你怀疑了你也敢去碰。和你岳母一个臭脾气。也只有你岳母看你顺眼,才把宝贝姑娘嫁给你。要不你就是没姑娘要的光棍。"

林豹子说:"这可是两回事,你张队若去嫖鸭子我也查你……"

张队脸一下子红了,说:"去,打住吧。满嘴喷疯话。说吧,你打算怎么去碰?"

林豹子说:"我和你去找李局汇报工作,我想个招叫李局脱衣服,只要李局的左肩膀上有那颗上面有毛的黑痦子,下面就好办了。另外,张队你要想个招拍李局脱了衣服的照片,有了这个照片就可以叫王文化指认了。"

张队说:"你这家伙长了什么脑子?我也好好想想怎么干。"

林豹子说:"没错,万一搞错了咱们就遭罪了。李局心眼小不一定会听咱们的解释。干是干定了,但要谋划好了,不能留后遗症。"

张队说:"我今天了解你了,臭豹子,你比你岳母办事聪明。"

林豹子笑笑说:“这不和你学的吗?我出了警校可是你带我上道的,后来才是我岳母带我。我就把你们两位女师父的长处往一起一搅和,就是现在的我了。”

张队也笑了。

林豹子又说:“还有一个招,咱们用就是损点。我去请李局洗澡,我叫王文化或者男马去偷拍李局的光屁股,怎么样?”

张队说:“这是非法取证,是损了点。再想想。”

林豹子想抽烟,但他的伤还不允许他抽烟,林豹子就把烟举在鼻孔上嗅。

林豹子和张队隔着大班台面对面坐着,两个人正在思考着损招。张队无意中向办公室外探头看,看到马二丫在敞开的办公室门前来回过了两趟,也瞄了林豹子的后脑勺几眼了,就知道马二丫在等林豹子。

张队就敲了敲桌面,示意林豹子回头。

林豹子以为张队在催他快想招,说:“都是这一枪挨的不是时候,害我不能抽烟变笨了。我在想会儿。”

马二丫忍不住了,在队长办公室外面敲敲门,向张队问了好,说有重要案情向林队汇报,叫林豹子出来了。

马二丫在取到罗祺提供的佟川的犯罪证据后,没有向林豹子汇报。因为马二丫在担心罗祺的脑袋是否还是正常,就决定先调查一下再说。

在马二丫调查之后,马二丫确认了罗祺提供的佟川犯罪证据是破佟川失踪案的关键,才向林豹子汇报……



马二丫在得到罗祺提供的照片之后,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仔细研究了罗祺提供的徐成富、吴家庆、陈锋、董修文四人在少女干尸发现现场的合影

照片。技术人员的报告表明这张照片是十年前拍的。

也就是说，一部在干燥的环境里存放十年之久的照相机里的底片，是可以在十年后洗出照片的。这就是说这张照片不是伪造的。

这样，马二丫就重新找出两年前的少女干尸案进行查证。两年前的这件少女干尸案是李局任刑警队长时，在佟川的协助下处理的，这件案子在发现后不久就结案了。

但在马二丫此时看来，这件案子结案的论据不足。

疑问一：没有给出一个去野外写生绘画的少女为什么会在身边带一部没有安装胶卷的照相机。

疑问二：为什么少女会是裸体身亡，少女衣服完好也不能证明是少女自己脱下来的。

疑问三：解剖干尸的报告称，少女处女膜完好，没有遭到性侵犯。这报告是否准确?

另外，在案卷中，马二丫还找到了少女在96年7月5失踪的报案资料和警方的调查资料。

少女叫苏小豆，是于96年7月4日清晨外出写生后失踪的。苏小豆的母亲于7月5日上午向警方报案，并有7月4日和苏小豆一起外出写生的一个女同伴和一个男同伴证实，她们一行三人于7月4日在哈泥河写生，在到后不久，苏小豆主动和一男一女两位同伴分开。并约好在下午3点钟在存放自行车的路口会面。

后来，苏小豆的两位同伴在3点钟在存放自行车的路口没有等到苏小豆，就认为苏小豆自行先回去了，她们才回家了，因为苏小豆的自行车不在那个路口了。这是同伴认为苏小豆已经离开的证明。

当被问到苏小豆为什么和她们在野外分开时，苏小豆的同伴女孩不肯说，苏小豆的同伴男孩说因为他和女孩是情侣。苏小豆尴尬才主动分开写生的。

后经警方查寻无果，将这一案定为人口走失案搁置起来了。

疑问四：在苏小豆的干尸被发现后，在确定了苏小豆的身份并找到苏小豆的家属的情况下，警方没有对苏小豆十年前的失踪背景进行有力的追踪调查。总之，这件少女干尸案是凭借佟川的法医鉴定报告结案的。

马二丫又就解剖干尸的疑问去请教宋美岩，不想引起了宋美岩的极大兴趣。在宋美岩对苏小豆的干尸照片、干尸出土时形态、衣服的分布、木板床上遗留物品的分布，以及佟川的尸检报告的细致查寻下，宋美岩告诉马二丫，少女不是正常死亡，是被暴力谋杀，并有极大的可能在生前遭受了性侵犯。而且那座石屋有可能不是自然倒塌，也不是佟川报告中指出的突然倒塌，而是人为倒塌，目的是埋尸。

这样，马二丫和宋美岩都可以认为，遗留在苏小豆干尸旁边的照相机就是嫌疑犯遗留下来的，佟川正是利用了照相机里的照片找到了嫌疑犯，也就是说，罗祺提供的照片上的这四个人，就是少女干尸案的嫌疑犯。

尽管如此，马二丫没有同意宋美岩的建议马上汇报，而是拉着宋美岩做了进一步调查，她和宋美岩找到十年前和苏小豆一起去哈泥河写生的那位女同伴，现任山城某中学的美术教师、同时已是山城小有名气的女画家的肖如意。

肖如意问清了两位女刑警的来意，表示愿意回答她能回答的关于苏小豆案子的问题。

在肖如意仔细看过罗祺提供的那张照片之后，肖如意表示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张照片上的是陈锋、吴家庆、徐成富、董修文四个人。因为照片上的这四个人和苏小豆、肖如意是同校不同届的同学，这四个人比肖如意她们高一届。但这四个人在学校是淘气的学生，所以肖如意记得他们，并记得他们的外号叫小虎队。而其他学生背后叫他们小狗队。

据肖如意说，在 96 年 7 月 2 日，同是高一届校友的佟川招集同学在 7 月 4 日去哈泥河野营。佟川认识人多，他招集的大多是其他学校的学生，男女比例又要求一致。这样徐成富、陈锋他们四个和佟川说得来的同学因没有女伴情愿同行就被佟川拒绝在外了。

肖如意当时的男朋友，是肖如意和苏小豆在文化馆美术班的同学，也是和她们一起同去哈泥河写生的那个男孩也被佟川邀请了，但那个男孩另有打算，他就邀请肖如意也在7月4日去哈泥河写生。肖如意担心单独和一个追求者去野外危险，就邀请了好朋友苏小豆一同去了。

当马二丫又问起好好的三个人都安静地画画、为什么会在野外分开时，肖如意忧虑了一会，才不情愿地说了如下的话。

肖如意的男朋友邀肖如意去哈泥河根本不是为了写生，而是另有目的。这样，跟去的苏小豆就是多余的了。

三个少年男女勉强在哈泥河玩到了中午，肖如意的男朋友对苏小豆说了不礼貌的话，苏小豆才主动和肖如意分开的。这三个少年男女当中也只有苏小豆真正是为了写生。

马二丫和宋美岩通过对肖如意的观察，也就明白肖如意难以启齿的、又同意和好朋友分开的另一部分的原因了。

马二丫不禁想到就这么一点情感上的原因，加上罗祺的遭遇，就改变了一个少女的命运，就叹了口气。

马二丫又问肖如意在哈泥河的一天中，见没见到过照片上的这四个人时，肖如意回答说，她和那个男孩没有在哈泥河见到过小狗队。但肖如意想起陈锋曾经追求过苏小豆，也被苏小豆嘲讽过。

马二丫在结束对肖如意的问话时，突然问了这样一句："陈锋他们四个人，有可能认识苏小豆的自行车吗?"肖如意回答，有可能认识，因为吴家庆帮助陈锋堵截过苏小豆，也用刀割过苏小豆的自行车胎。

马二丫就皱了下眉头，看了看录音的宋美岩，宋美岩就突然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在苏小豆失踪的八年中，你和你少女时代的男朋友想过苏小豆吗?"

马二丫看到肖如意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弯弯的眉更弯了，肖如意说，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你们想了解的案子无关。

宋美岩不依不饶，又问："在你得知苏小豆的干尸被发现的这两年中，你

和男人做爱有过高潮吗?"

肖如意的脸瞬间苍白,弯眉上挑,一下站起来,说:"你给我出去。"

宋美岩笑了笑,说,如果你在当时负一点责任,少好一次色,你少女时代的好朋友就不会惨死。但愿你下半生能有高潮。

马二丫看着咬牙切齿的宋美岩,嘿嘿直笑……

马二丫和宋美岩离开肖如意的家时是下午2点,那时室外气温正高。两个人跑到冷饮店去吃冷饮,在吃冷饮时宋美岩还是无比愤怒的样子。

马二丫说:"我今天才发现你有嫉恶如仇的一面,你的那番话恐怕会吓得那女画家再也无法有高潮了。挺解恨的。"

宋美岩说:"这种不懂负责任的女人,我看到就生气。你说,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案子呀。居然被处理得如此草率。这是什么事呀,漏洞百出居然叫佟川一手遮了天呀。"

马二丫说:"我了解过,是一帮承包山林养木耳的农民在石屋那里重新盖房,在清理那些石块木材时才发现了苏小豆的干尸,哈泥河镇上的警员接到报案去处理的,他们把现场保护得很好。咱们刑警队接到报案,当时大部分警力在处理其他案件,李队就带着佟川去了现场。谁能想到佟川会做手脚呢?多可惜的一个女孩啊。"

两个人吃完了冷饮付了账,出了冷饮店。

马二丫说:"咱们去医院向林队汇报吧,这案子基本清楚了。可以直接审问董修文和徐成富了。"

宋美岩说:"还不行,不是有一部照相机吗?那部照相机被当成死者的遗物交给苏小豆的母亲了吗?咱们要找到它。那样加上罗祺的指证就更有力了呀。"

马二丫说:"对呀,咱们现在去找苏小豆的母亲。"

这样,马二丫和宋美岩按照苏小豆母亲当时留的地址找到了苏小豆的家,当看到开门的是莫小丹时,马二丫和宋美岩都吃了一惊。

马二丫冲口就说:"莫小丹你怎么在这里?"

莫小丹说："这是我家呀。"

马二丫看看宋美岩，马二丫猛然想起了一件事，说："呀，我应该想到的啊。苏小豆父亲早逝，和母亲一起生活。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当兵的姐姐的。你是苏小豆的姐姐，可是你叫莫小丹，你们怎么不一个姓呢？"

莫小丹说："我随我爸爸的姓，我妹妹苏小豆随我妈妈的姓。你们是办我妹妹的案子来的吧，请进吧。"

马二丫和宋美岩进了莫小丹家的厅堂，就看到罗祺在给两个人沏茶。看马二丫和宋美岩坐下又突然说："天太热，吃西瓜吧，我冰镇的西瓜。"

罗祺就去厨房切了西瓜，放盘里端上了茶几。

宋美岩看着两个穿同一款式居家休闲衣服的漂亮女人，她就皱了皱眉，表情古怪地看了看马二丫。

马二丫可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她也想到了罗祺从白彩霞家离开后就住进了莫小丹的家，这也难怪，她们两个像同性恋，当然要在一起了。马二丫这样想着，就和罗祺打了招呼。

罗祺就招呼马二丫和宋美岩吃西瓜。宋美岩说："我不能吃西瓜，它克我。我会坏肚子的呀。"

马二丫吃了一块西瓜才说："小丹，伯母呢？咱们今天找伯母了解一些你妹妹的情况。"

莫小丹用嘴角笑了笑，但莫小丹的眼睛里却蕴含着深深的伤感，说："我妈妈去世了，找到我妹妹的尸体后不久就去世了。"

马二丫和宋美岩叹了口气，她们能想到一个母亲猛然见到失踪八年的女儿的干尸时的痛。

马二丫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

莫小丹说："这没什么。你问我吧，我妈妈和我说过一些我妹妹的事。"

马二丫说："我和宋法医调查了一些当年认识嫌疑犯的人，也了解到徐成富在高三时曾在野外丢过一部照相机。咱们也询问过你妹妹当时去野外写生的同行者，我们掌握了基本的情况。我们来这里，是希望找到那部当成

死者遗物交给你母亲的照相机。你可以找到它吗?"

莫小丹说:"我知道那部照相机,我妈妈说那是我妹妹的呀。"

马二丫说:"这可能是你妈妈整错了,现在重要的是找到它。这很重要。"

莫小丹说:"我懂的,我找找,我记得那部照相机没有烧掉,我妈妈放起来了。它旧得也许不能用了。"

莫小丹去了她妈妈生前的房间,在一只古式的木箱里找出了一只木盒子。可是木盒里却是两部照相机。"

莫小丹也说不清为什么是两部同一款式、同一牌子的照相机,不同在于一部没有锈蚀,是比较新的,一部锈蚀了。

马二丫和宋美岩也迷惑了,也想不通苏小豆的妈妈为什么把这部照相机认成了女儿的遗物。为什么又将它和女儿的照相机存放在一起。

马二丫问:"小丹,这部好的照相机是你妹妹的吗?"

莫小丹说:"是的,我记得我参军那年我妹妹即将上高一,我妈妈送给妹妹的就是这部照相机。"

宋美岩问:"那你没有礼物吗? 会不会是你的照相机呢?"

莫小丹说:"我的礼物是一块手表。不是照相机。"

马二丫说:"你好好想想,你妈妈和你说过关于照相机的事吗?"

莫小丹说:"警方找到妹妹尸体之后,我接了我妈妈的信回来的,处理了妹妹的事,我妈妈就一直病着。我妈妈和我说的都是我妹妹小时候的事,没说过照相机的事。"

马二丫说:"这就奇怪了,你妈妈为什么要认错照相机? 她是发现了什么还是当时认错了呢? 那为什么在找到另一部照相机的情况下,你妈妈不向警方反应呢? 那样就有可能引起警方的重视了。"

莫小丹嘴角再一次淡淡一笑,眼睛除了忧伤又加了嘲讽。

宋美岩说:"你妹妹还有其它遗物吗? 我是说从警方领回来的画夹和三幅画、手表、黄色玉石项链和其它的遗物。"

莫小丹说:“你说的这些遗物,都是我妹妹生前喜欢的,我妈妈都烧给我妹妹了,没有了。”

宋美岩说:“这怎么能烧了呢? 这是重要证物呀。”

莫小丹脸色变了,涨红了,盯了宋美岩一眼,说:“这是你们公安局犯的错,也是犯的罪。”

宋美岩看着恼火的莫小丹,也涨红了脸,说:“公安局也是人在办公,是人都可能犯错,这不在纠正吗?”

坐在一边,安安静静听了半天的罗祺突然说:“我听不懂了呀,难道没有苏小豆的那些遗物你们警方就不能破这个案了? 你们有佟川留下的罪犯的照片,你们也会查到佟川在办这个案件的同一时间段上突然多了存款,你们有我的指证等等的物证、人证还不够抓嫌疑犯审问吗? 你们这样大张旗鼓地到处找所谓的证据,嫌疑犯闻讯跑了呢? 嫌疑犯再割了我的头呢? 你们是一群只有本事捉小偷、抓小姐和吓唬弱势群体的刑警。”

宋美岩说:“你这是什么话!”

罗祺说:“是实话!”

马二丫急忙说:“宋法医,你冷静冷静。罗祺你也冷静冷静,你不可以这样说警察。嫌疑犯我们已经布控了,是逃不掉的。只是我还要问你佟川的一些情况。”

罗祺说:“对不起! 佟川没有遗物留下来让你们现在看,因为佟大法医逍遥法外嫖娼杀人你们刑警没本事、没能力,光用嘴是捉不到他的。”

莫小丹看马二丫也气得涨红了脸,就问:“马警官,你还有别的事吗?”

马二丫明白莫小丹不想说什么了,也不想留她们了。就说:“暂时就这样吧,希望你想起什么及时告诉警方。我们走了。”

莫小丹说:“好吧,你知道我想起什么会告诉警方的。”

马二丫和宋美岩离开了。

罗祺说:“丹,怎么会这样呢? 这也是刑警?”

莫小丹说:“你呀,错怪她们了,她们想把想到的线索都做了,是充分准

备，好一下击败嫌疑犯。她们是好刑警。”

罗祺说：“但愿吧。”

罗祺看到莫小丹在换衣服，就问：“你想去哪？”

莫小丹说：“去公墓。”

罗祺说：“今天初七？”

莫小丹说：“是呀！”

罗祺说：“等等，你别想丢下我，我陪你去，我要看着你和鬼唠嗑。没准你是和情人幽会做爱呢！”

莫小丹说：“你不能去！会吓坏的。你也不能这样想我。”

罗祺说：“你别想骗我。我就跟着。”

莫小丹扭脸看着罗祺，罗祺凑上去吻了莫小丹一下，又说：“你真的别想丢下我。今天是初三，离初七还有四天。所以你不是去公墓。”

莫小丹就愣了……

罗祺慢悠悠地又说：“只要你不丢下我，我就乖乖地不烦你。”

莫小丹就脱了准备出门的衣服，她决定不出门了……



马二丫向林豹子汇报了她和宋美岩对两年前少女干尸案的调查，林豹子就双目放光了，但瞬间又暗淡了。

林豹子感觉到两年前的干尸案和割头凶杀案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思索下去林豹子又感到了茫然，因为想不通佟川割去吴胖子和陈锋脑袋的动机。也没有线索表明佟川受到了吴胖子和陈锋的威胁。如果有来自吴胖子和陈锋的威胁，那么佟川为什么不杀死徐成富和董修文？难道佟川对这四个人是两种态度？割头凶杀案从一开始发生，林豹子就怀疑这有可能不是佟川

作的案，但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了佟川，这又使林豹子极为茫然。而且佟川在苏小豆干尸案发现后，由于罗祺的介入，佟川有谋害罗祺的重大嫌疑，这一切都说明佟川在极力掩饰那件少女干尸案，而不惜谋害自己的妻子。那么佟川杀死吴胖子和陈锋这不是自曝疑点吗？这会把警方引向两年前的少女干尸案嘛。但佟川这样做，也有进一步掩饰干尸案的成因，是什么使佟川铤而走险非失踪又割头杀人不可呢？

林豹子嗅着手里的烟的味道，不禁想佟川是否真是割脑袋的凶手。以前林豹子不止一次地这样设想过，但都被指向佟川的证据打破了，现在这个设想又冒了出来，但却使林豹子陷入更深的迷惘之中。

林豹子问马二丫怎么在苏小豆家取到了两部照相机。

马二丫说："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莫小丹的妈妈去世了，这件事也成了谜团了。我不理解，一个母亲怎么可能会认错了女儿的遗物？也许是这个老太太另有想法和发现吧。"

林豹子等马二丫说完了，才问："你刚刚说的是莫小丹的妈妈？应该是苏小豆的妈妈吧？"

马二丫笑了，说："一样的，莫小丹和苏小豆是双胞胎姐妹，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不过莫小丹长期在外，知道的不多。刚刚我和宋美岩在她家查证时，我们和罗祺和莫小丹闹得很不愉快。"

林豹子轻轻点点头，说："这真是想不到的，你观察罗祺的脑袋没问题吗？"

马二丫说："我仔细观察了，罗祺还是有点不正常，她非常依恋莫小丹，她和莫小丹可能发展成了同性恋。"

林豹子说："这个得问问宋家姐妹，一个失去部分记忆的人，进入恋爱中有可能受刺激恢复大脑的记忆吗？"

马二丫说："外国电影里能办到，我想这是可能的。那种恋爱毕竟不一般。"

马二丫看林豹子在玩烟又不能抽，就说："瘾上来了吧？这说明你的肺

长好了。对了林队,下面是不是抓捕董修文和徐成富?"

林豹子说:"先等等,我和张队商量一下就回来。"

在林豹子看到方亚男进来时,林豹子问:"方,你表弟有'楼兰公主'的消息吗?"

方亚男说:"没有真的'楼兰公主'的消息。在全省、全国的范围内,也没有佟川的消息。佟川真的做到了无影无踪。而且佟川的主要财产,那两百万存款,在他失踪的第二天上午就通过网上银行,拐了个拐到了长春的一个账户上,然后就被提走了。林队,综合地看,这件案子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没头了。我们只在警方内部通缉佟川是不行的,这很难得到佟川的线索。是否向全国发通缉令是你们头应该考虑的问题了。"

林豹子点点头。

方亚男又说:"林队,刘铁军的被杀案就到此为止吗?刘铁军算因公殉职还是算偷盗证物的嫌疑犯?"

林豹子说:"你哪这么多怪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整别的。准备抓捕董修文和徐成富的行动,我马上回来。"

方亚男说:"你在努力我们小人物的劲就没白费,宋医生可催你回医院哪。"

林豹子摆摆手就去找了张队。到了张队那里坐下就说:"马二丫进展顺利,利用罗祺提供的照片,已经挖出了两年前少女干尸案的四个嫌疑人。这四个嫌疑人就是吴胖子、陈锋、董修文和徐成富。而咱们可怕的法医佟川保护了这四个嫌疑犯。张队,咱先不用碰李局了,先抓徐成富和董修文,这还不带出一堆垃圾吗?"

张队说:"我也在想,李局左肩的痦子我们在大连旅游游泳时我是见过的。"

林豹子悄悄想笑,又想说什么,但看看张队,就收了笑容,也闭嘴了。

张队说:"我把李局邀来向他汇报工作,你安排王文化认人。"

林豹子就叫马兴祥把王文化带来了,把王文化伪装成受审的样子等在

了刑警队办公室里。

李局来了，听张队汇报了一个小时的工作之后，认为抓捕董修文和徐成富的行动要慎重，准备也要充分，要万无一失才能动手。并说不要认为少女干尸案是他办的就缚手缚脚，他错了他承担，重要的是还死者公平。然后，李局就走了。

林豹子和张队送走了李局，把王文化叫进队长办公室。林豹子关上了门，叫王文化坐下，又给了王文化一支烟，因为王文化正紧张着。

张队和林豹子说了几句轻松的话，林豹子才问王文化有什么发现。

王文化犹豫了一番说："林警官，我打听了，人家叫你豹子刑警。你是个挺怪的好刑警，我信你。"

林豹子笑笑，说："没事，往轻松里说。"

王文化说："你知道林警官，我的职业就是照相。我呢，我的记忆力就强。我只要看一个人的半边脸，就能认出这个人。我向毛主席保证错不了。刚刚那个大警官就是丢了的那张照片上的人。他整小姐的方法恶心，我是忘不了的。"

林豹子看着张队，张队叹了口气。

林豹子说："你不要怕，我会安排警员保护你。这个案子很快就结束了。"

王文化却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说："我想好了，我不用警察保护，林警官我有地方躲，这是我的联系电话，你只能一个人知道。我也只信任你一个人，你叫我我就来，没跑。"

王文化站起身说："我要走了。"

林豹子看了纸条，记住了电话号，就把纸条用火机烧了。王文化站着看到了，才掉头走了。

张队叹口气，说："现在我们警察的信誉不比从前了。"

林豹子说："警队中的垃圾整坏了人民警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嘿嘿，挺痛心是吧？"

张队说:“你身体不行,留家里指挥吧。我去向杨局汇报。记住了,你不能参与抓捕,你的脸色难看极了。要不听命令就送你回医院。”

林豹子说:“大姐翻脸就不认人了啊,我服从张队的命令。我打算叫马二丫带一队人抓捕董修文。叫马兴祥协助方亚男带一队抓捕徐成富。张队,你说咱们李局会怎么指点徐成富?”

张队说:“李局不是老谋深算的人,弱点是遇事责怪部下,少担当。我想如果他真和徐成富扯不清,他会整毛了徐成富。”

林豹子说:“那就马上行动,防止徐成富得信出逃。”

很快,抓捕董修文的马二丫回来了消息,董修文的老婆死了,董修文正在火葬场办老婆的丧事,马二丫问怎么办。

林豹子犹豫了一下,告诉马二丫守着,在这种情况下抓捕不人道,但不能叫董修文发生意外,丧事过后立即抓捕。

林豹子坐在桌前抓头发,他不担心抓捕董修文的这一队,他担心方亚男和马兴祥带的这一队,徐成富毕竟和董修文不一样,在四个嫌疑犯的青少年时代,徐成富的家境最好,又是干部子弟,但他却是个小混混,成年后的徐成富在四个嫌疑犯中也是最有势力。所以林豹子担心,但又觉得如果有了意外,在徐成富背后的人物就会更快地浮出水面。也就是说,林豹子的潜意识里,是希望徐成富逃跑的。因为指向李局的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也只能说明一个警务人员有腐化问题,其它的事暂时无法证实的。

林豹子在桌上坐不住了,跑沙发上躺下来歇会儿,又在脑海中从头顺溜这个案子。正想着,电话响了,林豹子起来时用劲大了,抻痛了伤口,但忍住了。

林豹子潜意识里的希望实现了,徐成富逃跑了。方亚男这一队人没有抓到徐成富。这几天负责监视徐成富的警员没有发现徐成富什么时候失踪的。初步调查发现,徐成富在马兴祥上门调查李文杰的第三天就出逃了。也就是说徐成富出逃接近两天了。

林豹子想到李局离开时的从容,在电话里嘿嘿笑了。方亚男在电话里

听了心里有点发毛。

林豹子说:“找到他,不要放过任何线索。他的文件、物品更要查仔细了。也去他家里查,向他的老婆了解。”

林豹子把这一结果通过电话向张队汇报,张队说她在杨局办公室向杨局汇报,并交待林豹子务必抓到徐成富。

林豹子放下电话,捂着手术的刀口,心想,案子拐弯了,越拐弯越能带出更多的垃圾,这弯拐得好。



第十一章

董修文的讲述击碎了林豹子心中的怀疑，那个时时闪烁在林豹子脑海里的、佟川有可能也是受害者的潜意识被颠覆了。林豹子往佟川心理有病这一方面考察这个案子，这就使得佟川失踪案、割头凶杀案最终走向了不能挽回的错误方向。

1

董修文被带到刑警队，看了一眼林豹子手里那张十年前的石屋合影，淡漠地笑笑，喝了一杯茶，吸了两支烟，努力提了提神，就彻底交待了十年前的少女干尸案的发生过程。

董修文说，他早早就想过来投案交代了，只是妻子的病使他的打算延缓了。现在好了，没有牵挂了。

下面是董修文交待的犯案经过：

在 96 年 7 月 4 的下午，董修文、吴家庆、陈锋、徐成富四个小子在哈泥河南面山坡的石屋里抓了一条蛇。蛇是吴家庆在石屋破旧的木板床底下发现抓到的。

那是他们四个小子在石屋前的留影。而且，徐成富在留影后还用彩色签名笔在石屋的墙上写了"徐成富、陈锋、吴家庆、董修文四小侠到此一游"。陈锋夺了笔又写了"小虎队十年后名扬天下"。

吴家庆玩着蛇笑眯眯地看字，突然建议去哈泥河用蛇吓唬佟川带来的女生。陈锋、董修文、徐成富就同意了。

四个小子离开石屋通过山坡往哈泥河的河道走，徐成富在山坡的石堆里又发现一条蛇，就叫吴家庆和陈锋去抓，因为董修文和徐成富是怕蛇的。

陈锋抓住了蛇，发现蛇的肚子比较大，就想剖开蛇的肚子看有没有蛇蛋。四个小子在青石上正整着蛇，就听到一个女孩喊佟川。

陈锋就装成佟川的嗓音回了话。女孩过来了，这四个小子的心态都在那一刻起了变化了。

当女孩掉头走开时，吴家庆把蛇丢到女孩的头上，陈锋对其他人招了下

手，四个小子都扑向了摔倒的女孩，女孩的肚皮摔倒时露出来了，很漂亮。

董修文在脱女孩的裤子，徐成富捂住女孩的嘴。因为女孩喊叫，吴家庆趴上咬女孩的乳房，也摸另一个乳房。陈锋用手伸进女孩的内裤乱摸抠破了女孩的处女膜。这是在后来回想时，董修文才想到陈锋手指上的血，那就是女孩的处女血。因为在这四个小子的高中时期，只有董修文和两个女同学发生过性关系，只有董修文懂得多一点。

在董修文快把女孩的裤子脱下时，苏小豆出现救了女孩，女孩才逃了。董修文他们四个小子是认识苏小豆的，苏小豆和他们四个小子同校，比董修文他们低一届，是高二的漂亮班花，董修文他们曾经帮陈锋使用下流手段追求过苏小豆。

当时陈锋挺不好意思，叫苏小豆不要说出去。苏小豆脾气很怪，她不怕董修文他们，还大声教训他们。然后苏小豆就提着画夹走了。

董修文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找苏小豆谈谈，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企图轮奸一个女孩。

陈锋他们四个小子就去找苏小豆，在石屋那里找到了苏小豆，苏小豆坐在石屋外的石块上，支着画夹在画石屋。

在陈锋他们四个小子当中，最有心计的是陈锋，他观察到这里只有他们四个小子和苏小豆一个女孩，他就先悄悄过去准备和苏小豆谈谈，却吓了苏小豆一跳，苏小豆画画的手抖了一下。苏小豆不理陈锋，收好画夹要走，陈锋就趁机搬过苏小豆的头，亲了苏小豆的脸，被苏小豆甩手打了耳光。

陈锋就恼了，摔倒了苏小豆，董修文他们就上去了。

苏小豆嚎叫，又抓又咬的，叫吴家庆一拳打太阳穴上打晕了，董修文他们四个小子就把苏小豆抬到石屋里的破木板床上，扒光了苏小豆，把她轮奸了。

董修文说，我记得陈锋先整苏小豆的，但却不行，他没进去就先泄了，徐成富在看见苏小豆裸体时就泄裤子里了。吴家庆脱裤子最快，但他怪，又用嘴先咬乳房，在咬苏小豆乳房时泄在苏小豆身上了。那我就先整了，因为我

整女孩有经验，苏小豆是处女，这和我想的一样。

然后是陈锋，在徐成富整时，徐成富几下就泄了。苏小豆醒了，又拼命抓咬喊叫。陈锋就掐住了苏小豆的脖子，等吴家庆整完，陈锋整第二次时，苏小豆已经死了。我们害怕了。但是陈锋想到了主意，他把苏小豆的画夹丢在石屋里，又把苏小豆的衣服堆在苏小豆脑袋上边的床板上，我们先整塌了石屋的顶，又推倒了石屋的四面墙。然后就离开了……

董修文讲得极为从容，像在讲述别人的事。讲到这里董修文停下来，要求吸烟。林豹子丢给他烟，董修文一口气连吸了两支。

董修文又说："你们没有疑问要问吗？快点。"

马二丫问："谁的照相机丢在了作案现场，丢在尸体的旁边了？"

董修文说："照相机是徐成富忘在苏小豆身边的，他当时抬的是苏小豆的右手，照相机挂在左手腕上，往木板床上放苏小豆时照相机也丢那了。这家伙在第二天才想起照相机丢了，我们也想到可能丢在石屋里了，但没有勇气去找。照相机里的底片和洗出的照片是佟川卖给我们的，他一共要了我们二百万元，我们每个人付他五十万。但我想不到佟川会多洗一张合影的照片，并留下那张合影照片。佟川是变态的。从敲了我们二百万元以后，就总在周三、周五去找徐成富安排小姐，他把精子射进小姐嘴里，看着小姐吞下去，他会激动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像鸭子似的嘎嘎地笑。我们也是在苏小豆案发后，和佟川接触了才认出佟川的老婆就是在我们手里逃了的那个女孩。陈锋比较了解佟川，知道佟川的心病是因为她老婆不是处女。"

董修文咧嘴笑笑，说："人生很奇妙，做了的事真是要还的，谁也逃不掉。我也想不到佟川会这么狠。就因为陈锋和吴家庆在当时对他老婆狠点，吴家庆咬伤了他老婆的乳房，陈锋抠破了他老婆的处女膜就玩失踪割人脑袋？哈哈，你们？还刑警？谁能真正了解一个变态的法医呢？佟川有一次喝酒多了说过，别的男人进入的女人的阴道他决不进入，那样生了孩子就破坏了他良好的遗传基因，因为女人的子宫记住的是第一个进入子宫的男人的精子。但是佟川又认为，玩女人的嘴巴就是不一样。"

董修文看着沉默中的几个刑警，说："还有别的要问的吗？我想好好睡一觉然后等死。"

马二丫干咳了两声，说："你们四个人，是谁发现的苏小豆的自行车？苏小豆的自行车你们丢哪了？"

董修文淡淡地笑了，满眼嘲讽的味道，说："你们认为我们是天生的罪犯吗？我们在那个年龄干了轮奸杀人的事，能想到推倒石屋埋上尸体已经很了不起了。谁还能想到处理什么自行车？"

马二丫意识到，肖如意和他青少年时代的男朋友在这件事上说谎了。也许这两个人在当时根本没等苏小豆出现就离开了。

马二丫想起苏小豆的干尸的惨，在心里一下子翻上了痛。

林豹子说："你仔细说和佟川的交易。"

董修文说："很简单了。我们和佟川是同校一届的，比较说得来。佟川在04年5月11日中午把我们邀到吴家庆的啤酒屋，丢下那张合影挺尿性地就走了。我们那时看新闻知道苏小豆被发现了，心里正没底呢。我们就商量了，最后佟川一口价要了二百万，我们就照办了。我也是因为付佟川五十万才动用了公款，又卖了我妻子父母留给我们的房子，才付出了款。他们三个付款比我容易。就是这样。"

董修文要求喝浓茶提神，说不喝不行，给老婆办葬礼他几天没睡觉了。林豹子就叫人给董修文泡浓茶喝。

董修文叹口气，说："从苏小豆的干尸被发现起，我就失眠了，和我老婆做爱，恍惚间我老婆就变成苏小豆了，就惊出一身冷汗。"

董修文停了停，说："我挺对不起黄金菊的。她是吴家庆的老婆，但没办法，情人嘛，是要承担苦果的。我和黄金菊做爱也会是这样，一旦把她看成苏小豆就会嗅到一股臭肉的味道。现在好了，我什么都没了，这条命就还给苏小豆吧。要不是想说出这些，我早就逃跑了。"

董修文看着林豹子笑笑，说："你们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佟川失踪又割了吴家庆和陈锋的脑袋的吧？是徐成富告诉我的，徐成富非常清楚佟川利用

女尸失踪的这个案子,你们的进展情况他都知道。在你们调查他和我的时候,他建议我快逃,快死的老婆不能管了。我不干,我建议他逃。原因有二,其一,徐成富逃了可以引开佟川。其二,我想我们都逃了这件事谁承担说出真相呢?佟川割了吴家庆和陈锋的脑袋突然不割了这为什么呢?我猜到了。佟川要我和徐成富说出真相,佟川在办理苏小豆案子时也发现了他老婆的疑点,他老婆在当时跑了啊。屁股上有血她肯定不能叫人看见,她肯定提早跑回家啊。我们还担心她报警呢。可是她没报警,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佟川发现了疑点,一旦和我们的任何一个人碰面,总是旁敲侧击地问谁在当年留意过他老婆。我们不能说呀,所以佟川先割掉了最怀疑的两个人的脑袋,留下我和徐成富观察谁是第一个整了他老婆的人。徐成富这一跑还不引走佟川吗?"

董修文歇了口气,说:"我们四个虽说都是主犯。细想想跟着我们吃瓜烙的就是徐成富,他亏点,他捂佟川老婆的嘴巴是为大家服务。他泄了两次就整了苏小豆几下,他应该是排第四的主犯。陈锋第一,死了。吴家庆第二,死了。我第三,我承担。至少我不用被佟川割掉脑袋了,我会留下个全尸,要不我妻子在阴间就找不到我了。而你们也能破解了苏小豆的干尸案,这不挺好吗?徐成富还有其他问题,和死了的陈锋的经济问题差不多。他其实是个胆小的人,尿性是装出来的。白道上的朋友是用钱交往的。你们可以另案调查他。还有啊,我提醒你们,佟川除了我们四个人,就不会去割别人的脑袋了,他毕竟是执法队伍中的法医呀。我和徐成富都怀疑,在佟川找我们敲诈两百万元的时候,他就在准备这样干了。执法队伍的佟法医深谋远虑了不起,变态了的佟法医更了不起。我想,你们找到徐成富时,他的脑袋也一定被割去了。佟川那家伙爱吃鱼,他能每根鱼刺吃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能保证鱼刺的完整。你们是佟川的同事,亲眼目睹过吧?那不正常。对吧?"

董修文说完,没喝那杯浓茶,垂下脑袋,硬挺了一会儿,听没人问话,就睡着了,并打了挺响的呼……

2

董修文的讲述击碎了林豹子心中的怀疑，那个时时闪烁在林豹子脑海里的、佟川有可能也是受害者的潜意识被颠覆了。林豹子往佟川心理有病这一方面考察这个案子，这就使得佟川失踪案、割头凶杀案最终走向了不能挽回的错误方向。

在旁听的宋美岩在董修文被带下去收押之后，犹豫着讲述了佟川整她恶作剧的另一件事。

那时宋美岩刚刚分配来做佟川的助理法医，初时佟川对待宋美岩比较正常。但发现宋美岩抽烟时，就不那么友善了，也不愿意和宋美岩主动说话了。当发现宋美岩另一个习惯时，佟川就忍无可忍了。

宋美岩在夏天不爱穿袜子，坐着工作时习惯跷起二郎腿，斜着身子坐着，用脚尖挂着拖鞋式的皮凉鞋，一下一下地在脚尖上晃。这是有的女人的正常习惯，谈不上心理疾病、心理暗示等等。你不喜欢某个女人有这种习惯你不看就行了，没必要认真。

佟川不是这样，他无法忍受，但又习惯性地、忍不住地去看那晃晃的脚和鞋，而一旦看到就露出咬牙切齿的丰富表情。

有一次，宋美岩这样晃着脚尖，困了，趴办公桌上小睡了一会儿。佟川就用强力胶水涂在了宋美岩的挂在脚尖的鞋里，等胶水干了些，就叫醒宋美岩去做一件急事，宋美岩脚踩实了鞋，发觉了潮湿以为是出汗也没在意，事情又急，就去办了。回来时，又那样翘起二郎腿晃时，鞋和脚掌已经紧紧粘在一起了，用手用力脱都脱不下来。

宋美岩想到也许是佟川搞的鬼，抬头看佟川，那一瞬间，宋美岩打了一串冷战，佟川在笑，没有声音的阴森森的笑，并对宋美岩说，我这是教你女人

在办公室应该怎样穿鞋……

宋美岩说："我之所以讲这件事，是提醒大家佟川是一个一旦讨厌了什么就会去毁灭什么的人。"

林豹子、张队等人都沉默着。

宋美岩说："还有。佟川有时会悄悄地拉开裤子拉链，坐在办公桌后面拿出生殖器看，还会用红色笔在龟头上画上人的眼睛。我无意中看到佟川这样，我就有意拒绝和他一起加夜班。这是一种心理疾病，他渴望他的生殖器上能有眼睛，在进入女人时看清楚女人是否干净。"

马二丫说："照你这么说，佟川有严重的处女膜情结了？他有怪嗜？"

宋美岩说："我们了解到佟川是怎样和他妻子过夫妻性生活的事就可以这样认为了。佟川在性生活上完全把妻子当成了可以口交的小姐。另外是佟川有谋杀妻子的嫌疑。在两年前，罗祺追踪苏小豆干尸案时，曾经有骑着小摩托摔进山沟的经历。在当时看是罗祺的小摩托刹车在下坡拐大弯时出了问题。但现在我们联系上当时的苏小豆干尸案和佟川在干尸案上动的手脚，就可以怀疑那不是意外的事了，那有可能就是佟川对妻子执行的第一次谋杀。请注意，我是说那是佟川第一次谋杀他的妻子，可以说是急性的谋杀。那么第二次是个慢性的谋杀，为什么是慢性的呢？因为罗祺摔下山沟后，她没有死，而是伤了脑部失去了部分记忆。而佟川在这期间，才为妻子买了高额人寿保险。在保险期内，罗祺一旦死亡，佟川会得到一大笔保险赔付金。所以佟川用加入危险物质的干红葡萄酒慢慢谋杀罗祺。因为丢失部分记忆的罗祺，在那部分记忆没有复活之前，佟川是安全的。他可以慢慢地执行他的其它计划。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不只是罗祺介入了少女干尸案，也不仅因为罗祺不是处女……"

宋美岩由于讲述激动咳嗽了，也就停止了发言。

马二丫说："我们了解到佟川非常喜欢他的妻子，曾经追求多年才如愿。而他的妻子罗祺也是喜欢佟川的。但她不愿意对佟川讲出不是处女的原因，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罗祺就是处女，因为罗祺认为佟川就是她的第一

个男人。可是，说佟川因为这么一点事就失踪作案、谋妻杀人，这说得过去吗？这件案子会不会另有起因？"

宋美岩说："这个问题，男人应该是在乎的。尤其佟川这种变态的男人，他努力多年追求来一个不完美的女人，他会容忍吗？以我对佟川的了解，佟川不论做出什么案子我都不奇怪，我只感到他的可怕。"

张队说："看来我们不能再有哪怕是微小的犹豫了，应该全国通缉佟川。"

林豹子默默地点了点头，说："我的失误在于以一个心理正常的嫌疑人的角度去判断佟川作案的可能动机。我一直认为佟川也可能是受害者，因为两起割头案指向佟川的证据使我感觉有些轻易和做作。凭佟川的头脑他不应该这样留下线索，尤其是死者手机上的线索，这像是有什么人在帮助我们把线索指向佟川。现在看来我的这些臆断是错误的，我忽视了佟川是变态的，是一种心理疾病在引导佟川选择了这么奇怪的作案方式。也许是佟川故意自我暴露，因为佟川了解我们，知道他越是伪装成不经意地暴露线索，我们就越是怀疑他的作案动机。佟川是用正常人的思维判断我们，又用非正常的思维作案。我想董修文的疑虑是对的，佟川之所以没对他和徐成富下手，是佟川在观察谁是要了罗祺第一次的男人。我想可不可以利用一下网络，以董修文的讲述少女干尸案，在李守奇和'楼兰公主'交易的那个网络论坛上设一个局，局的名目就叫：'96年的少女干尸案中逃跑的女孩的处女身给了谁？'。如果佟川上钩了，就稳住他，并讲述是董修文要了罗祺的处女身这一谜底。这样，有办法查到他在哪上网吗？"

林豹子看到方亚男表示有些难度，就又说："那么就泄漏董修文的地址，引佟川上门找董修文，我们趁机抓捕他。佟川利用'楼兰公主'的名字上网找过李守奇，他就有可能再次上网，再次进入那个论坛看到我们设的这个局。你们认为佟川看到这个局他会怎么想？"

马二丫说："会怎么想？高兴吧。但他不知道董修文被抓了才能上钩。"

宋美岩说："另外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泄气了。另一种是上门找董修

文挥刀割他的头。"

林豹子说:"对,但是,这个安排是撞大运,几乎没成功的可能。但我们也是另有目的。"

马二丫说:"我知道了,这至少也会使佟川放弃割徐成富的脑袋,也为我们找到活的徐成富提供了时间啊。"

张队说:"有这个效果就可以一试,那就马上执行吧。"

马二丫和宋美岩就上了网,利用少女干尸案设这个局。

林豹子和张队另有心事,他们在等方亚男、马兴祥这一队的消息。刑警队得到徐成富老婆的报警,林豹子叫方亚男和马兴祥带徐成富的老婆去了……



方亚男和马兴祥带着徐成富的老婆挺高兴地回来了。他们在徐成富的老婆那里有了重要收获。这个重要收获是一卷录像带,录像带上清楚地记录了徐成富和李局的一次交易面谈。

原来,录像带的交易内容是:徐成富的洗浴中心每年给李局纯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李局在吃百分之二十的干股。交易时间是 04 年 6 月 6 日下午 6 点,地点是徐成富的洗浴中心的办公室。

那么,是什么使得徐成富的老婆反水了呢?因为徐成富的老婆在方亚男和马兴祥找上门找徐成富之后,她用了所有的方式也联系不上徐成富,她就认为徐成富不是丢下她逃跑了,而是被人暗害了。

据徐成富的老婆交待,徐成富曾经让她往李文杰的银行卡上存入三十万元。徐成富的老婆就过问这笔钱的用途,徐成富就说是帮李局摆脱麻烦的。徐成富对待老婆和别的商人不一样,可以说徐成富他们夫妇是真正的

全方位的伙伴。不论什么事情，徐成富都会尊重老婆的意见，而且往往按老婆的意见行事。

徐成富是有钱人，也就偶尔嫖嫖小姐，但他老婆不去管，徐成富也算自觉，他也不养小姘。在徐成富看来，偶尔嫖一嫖，那是不伤夫妻感情的。洗浴中心的财权他给老婆管，由老婆说了算，这也是他们夫妇和睦的基础。

但在帮助李局摆脱麻烦这件事上，徐成富的老婆是不知情的，是徐成富独自决定做的。

当徐成富告诉老婆，李局在洗浴中心玩"一炮双艇"时被人偷拍了照片，徐成富的老婆一下就乐了。她就认为徐成富是用三十万买照片。就说，家贼难防，李文杰不是你的好兄弟吗？他干这种事这不是害你吗？

徐成富知道老婆理解错了，就说李局来找我发了脾气，李局说是刑警队的刘铁军得到了这张照片，去办公室给他的。李局想叫我出钱摆平刘铁军。咱得保住李局啊，我就找了刘铁军，给刘铁军三十万要他永远闭嘴。可是刘铁军这小子问清了咱们和李局的关系，这小子开的价就大了，一是要求李局在半年内给他安排一个所长的位置，先干副的主持工作也行。二是要吃咱们洗浴中心每年百分之十的干股。这就闹心了是不？凭他一个小破刑警，除了报个信啥的没别的用啊。

徐成富的老婆说，就是呀，那你怎么答复的？

徐成富说，我告诉刘铁军这事好办，李局一句话叫刘铁军取代林豹子都行。百分之十干股的事也好商量，但容我回去商量。我就回来和李局商量。李局这个王八蛋叫我先给刘铁军三十万，再答应给百分之十的干股，当所长的事容后再说，重要的是先摆平刘铁军。

徐成富的老婆当时就生气了，问，李局怎么这样，我早就看出这人没有担当，不像个男人。那你怎么办的？

徐成富说，我上火了，能不上火吗？我不能再找个小爸干养着。后来我想通了，又不上火了，这件事出的多好啊，这以后咱就算是把李局拴裤腰带上怎么拎都行了。我呀，我叫李文杰悄悄整死了刘铁军。

徐成富的老婆这才紧张了,也明白这三十万元是什么钱了。

徐成富见老婆害怕,就说,没事,我救过李文杰的命,他就算死也不会出卖我。李文杰说了,刘铁军已经死在江里了,是淹死的。李文杰是朝鲜族人,我帮他联系了去韩国的签证,他去了韩国就不回来了。他本来就要十五万,我想兄弟一场又帮我杀了小刑警,就给他三十万吧,你快存钱去吧,他先去沈阳办了签证然后出境。咱们帮李局摆平了这事,李局以后就会更听话了。这坏家伙一旦谋上正局的位置,那就"终身制"了,对咱们更好啊。

这就是徐成富的老婆怀疑是李局杀害徐成富的原因。当徐成富的老婆把这个怀疑挑明了的时候,在林豹子的眼里,徐成富的老婆就像个女鬼。

徐成富的老婆说:"姓张的姓林的,我不怕你们刑警队维护李局。尽管在两年里我们给了李局三百万元,而且没要他打收条,他也不会打收条。我也不怕你们毁掉这盘录像带。在你们刑警队找了徐成富了解李文杰之后,李局把徐成富约出去了,徐成富回家告诉我李局怪他办事太莽撞,可以用钱摆平为什么谋杀刘刑警?他们两人还发生了争吵。在第二天,徐成富说出去躲几天,也等李局的最新消息。我去办公室才发现徐成富的保险柜失盗了,钱丢了二十几万。这不重要,这是盗窃的家伙故意打的马虎眼,好转移视线,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徐成富的记事本和钱一起丢了,那本子上根本没记录任何有关李局的事,是我丈夫抄写的我们的来往短信,他说老了的时候看着回味会是一乐事。我随后打徐成富手机问过徐成富,徐成富不认为是李局干的,没准真是小偷干的,叫我不要担心,咱没亏了李局,李局会摆平的,刑警队是查不到我们的。但我担心,我不能信任一个贪官,就像我不相信一个小偷不多拿点值钱的东西却拿走一个记事本。我就去银行的保险柜取了我偷偷拍的这盘录像带,一旦有意外我就公布出去。这盘录像带的前半小时是徐成富和李局谈交易的对话。那时是 04 年 6 月 6 日,当时佟川也在场,他被我叫小姐约房间里玩去了,李局也是佟川介绍给徐成富认识的。这盘录像带的中间是空白的,后半个小时我录了李局嫖小姐的实景,李局很厉害,每次都玩两个小姐,一个整前面,一个整后面。而佟川呢?他就整小

姐的嘴巴。你们学着点吧，那才是贪官警察的生活。"

张队拍了桌子叫徐成富的老婆严肃点。

徐成富的老婆盯了眼林豹子，又瞪着张队，说："我不能严肃，你们懂得公布录像带是什么意思吗？会造成什么影响吗？不过我还没公布，现在还不到时机，我对你们刑警队还有幻想。李局是个贪官，他忘了我们是商人，我们最懂得自我保护，也敢于拼命。我不是我丈夫，我丈夫徐成富相信李局，我可不信，所以我录了这个录像带。我丈夫敢主使李文杰杀人这我挺吃惊，我还怀疑这不是我丈夫的主意。现在我就要你们刑警队还我丈夫。我也知道，因为十年前的少女干尸案发了，李局就保不住徐成富了。这就是天意，如果只是刘铁军的被杀案，不用李局动手脚徐成富也会没事，因为李文杰和他的同伙都死了。你们从银行卡的入汇线索也查不到我。我想李局也清楚这一点，那我为什么怀疑李局谋杀了徐成富呢？还是因为少女干尸案，李局怕抓了徐成富扯出他来，他是个贪得无厌没有担当的人。"

张队说："你的情况就这些了吗？"

徐成富的老婆说："是啊，我回去再找找别的，没有徐成富真不行，他不算是好人，也不算坏人，但他是爱我的丈夫，死了活着我都要跟着他。我给你们二十四个小时抓李局，否则我就通过网络公布这盘录像带，你们知道后果。你们可以像上次那样扣押我四十八小时，给自来水方便面吃就行。那样的话，两个小时之内这录像带就上网了。我走了。"

张队说："等等，我们派个人保护你，你不用误会，这个人不限制你的自由，你干什么都行。"

徐成富的老婆盯一眼马二丫说："好吧，那我就要她，带她去当保镖，保护我光了屁股嫖鸭子。"

上次扣押徐成富老婆的就是马二丫。马二次知道徐成富的老婆要她是想抱复她，她的眉毛就竖起来了，要发脾气了。

张队说："行，你们去吧。"

马二丫就转头看林豹子。

林豹子说:"行,吃鸭子这想法真不错。烤鸭多香。但我说的你不一定要听,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有耐心在这里或者在外面近处的咖啡厅、冷饮店等上三五个小时,说不定你就知道想要的结果了,你赶回来也快些。而且我们马二丫刑警有足够的耐心和肚量听你说话,吃你请的咖啡冷饮。还能帮你抵挡突然来临的拳脚和子弹。"

徐成富的老婆盯了林豹子一会,说:"我喜欢你的建议,你要是李局我就不一定会录你的像了。"

林豹子说:"不好意思,我们笨人没这个缘分,叫你失望了。"

徐成富的老婆在马二丫的肩膀上拍一下,说:"妹子,我就请你喝咖啡冷饮了。有危险替我挡子弹啊。"

马二丫在男女同事笑嘻嘻的注视下随徐成富的老婆出去了。

方亚男笑了笑,说:"张队、林队,咱们行动吗?"

林豹子看着张队眨左眼皮。

张队早年带过刚进刑警队的林豹子,和林豹子曾是搭档,明白林豹子的用意,就点点头。

林豹子说:"方,你组织警力,动员派出所,街道,全城查找徐成富。我想徐成富没离开山城。男马,你是福将,你带人再摸一遍徐成富的关系网。我建议你去说服徐成富的老婆,由她带你和女马去找一圈,顺手摸更多的情况。"

马兴祥突然说:"行,那女人其实不坏,也不讨厌,我去试试。"

宋美岩注意了马兴祥的这句话,从电脑前扭脸盯了眼马兴祥,又低头忙上网的事了。因为马二丫离开了,钓"楼兰公主"就是她的事了。

林豹子和张队互相点点头,就去了市局。在两个小时之后,林豹子带着两个穿制服的武装警员来到李局办公室。

李局背对着门在办公室里翻东西,听是林豹子,就叫林豹子坐着等会儿,并没意识到今天林豹子来意不对。

林豹子坐在李局办公桌的对面,从办公桌上拿了一支李局的软包中华

烟举在鼻子上嗅，等李局回过身、看到林豹子身后的穿制服的武装警员才愣了一下，接着就坐下了。

林豹子说："师兄，对不住了。"

林豹子这样称呼李局是因为和李局是同一所警校毕业的。林豹子对李局出示了逮捕令，李局叹了口气，林豹子示意武装警员，武装警员给李局戴上了手铐，带回了刑警队。

审问李局的成员只有三个人，市局的一个督察、林豹子和方亚男。林豹子给李局大略地看了录像带的内容，就沉默地看着李局，在 30 分钟内没问话，也没说话。市局的那个督察就是带着耳朵来听的，他不会问话，准备录音和做记录的方亚男在安静地玩手里的笔。

林豹子在第 31 分钟时给李局点了第二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抽第一口挺好，抽第二口就呛咳了。林豹子的伤刚刚好，肺还不行，受不了烟呛，但林豹子又坚持抽第三口、第四口，接着又咳。

林豹子就掐灭了烟，说："李局，你还记得有一回你带我去蹲坑抓叫刘虎的杀人犯吗？那是冬天，那一宿蹲在大街口把咱俩冻的，就靠烟顶着，我记得你耍赖，你把空烟盒卷一下，丢地上，叫我认为没烟了。在我眯觉的当口，你拣起烟盒，原来烟盒里还有一支烟，那支烟应该是我抽的。"

李局也回想起有这么回事，说："谁叫你少颗心眼呢？"

林豹子突然笑了，问："佟川真是邪门了，他又割了徐成富的脑袋。"

李局一愣，说："你找到徐成富的尸体了吗？他也被割了脑袋？那也许就是佟川干的了。"

林豹子说："你记得佟川是怎样割人脑袋的吗？"

李局说："你报告上写着哪。"

林豹子说："那你知道我怎么知道是佟川割的脑袋吗？"

李局说："你的报告还写着，是佟川的头发留下了线索。"

林豹子说："对，现在办案讲证据，在证据面前嫌疑人抵触是没用的。"

李局说："是吗？"

林豹子说:“李局见老了,头发见白的了。”

林豹子说着,盯着李局的脑袋,伸手出去,说:“看看,这一根就是白的。”

李局皱了下眉,因为林豹子已经拔下了一根李局的头发,林豹子又说:“李局的头发容易掉啊,一划拉就掉几根。”

那个督察听了半天莫名其妙的话了,这时皱起了眉头看着林豹子。

方亚男嘴里咬着笔看着林豹子,也是一脸的莫名其妙,她不知道该怎样记录了。

林豹子把李局的这根白梢的头发举在眼前仔细看了看,就掏出手机打电话,电话通了,林豹子问:“宋,我,你豹子哥。徐成富手里的那根白梢的头发是李局的头发吧?”

李局突然冒火了,一下站起来,喊:“林豹子,你他妈冤我,死人会拔你妈的头……”

李局突然停了话,意识到走嘴了,脸色变了变,脚软了,又坐下了。

旁听的那个督察愣了愣,微微叹口气,摆了下头,不知道他是佩服林豹子,还是为李局可惜。

方亚男转转眼珠,抿嘴嗤嗤笑了,笔也拿好了。

林豹子说:“说吧,李局,徐成富的头你丢哪了?”

李局瞪着林豹子,两只眼睛都红了,但是慢慢地,这双眼睛里褪去了红色,透出了绝望的光。

林豹子又给李局点了支烟,说:“你李局毕竟不是佟川,佟川割人的脑袋割出了艺术味道,像庖丁解牛。你是左撇子,你不行,虽然在努力模仿习惯右手用解剖刀的佟川,但割的伤口像你用牙啃的,别说骗不过宋法医,连我也骗不过,你还割破了自己的右手大拇指。”

李局把右手大拇指往手心里藏,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

一个警察作案,并不一定就是天衣无缝,就算是真做到了天衣无缝,那同时也是漏洞,没有人可以作出天衣无缝的案件。而且由于警察职业的关系,作案后心理也就有可能更脆弱,也就很容易被突然击破。

李局本来认为，林豹子给他看录像带片断，要问的也是嫖娼、受贿以及和徐成富的关系等等的事。他在心里准备的说辞也是这方面的。但是林豹子没有问这些，拐了几个拐就直问徐成富的人头，这是最隐秘的，也是最容易攻击的，林豹子就击中了李局心理上最脆弱的地方。

李局挺不住了，额头也冒汗了。

林豹子说："我在你手下十年了，咱们破过多少案子，审过多少案子，在证据面前，有不趴下的罪犯吗？李局，说吧，徐成富的脑袋你丢哪了？"

李局深深抽了口烟，说："砸碎了，一块一块地丢江里了。不用找，找也找不到了，我认了。"

那个市局的督察和方亚男的脸上都有了笑纹。

林豹子却叹了口气，说："师兄，你死定了。"

李局把头摆了一下，猛然闭上眼睛又睁开，就滚出了泪珠，说："贪啊，一百五十万元摆在面前！哎，再看到两个裸体美女，十八九的少女的身体。哎，豹子！豹子，我他妈……"

李局又一摆头，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林豹子又给紧闭双眼的李局点了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陪着李局默默地抽完，就说："李局，撂了吧，大家也好做点。"

李局咬了咬唇，说："我和徐成富的关系你们清楚了，两年，就两年，徐成富给了我三百万。徐成富也是在两年前在我的保护下涉黄的。但刘铁军不是我授意谋杀的，我和徐成富合作也是看准了徐成富胆子不够大，为人好装点牛，但他讲信义。这样的人不会惹大祸。徐成富他就涉黄，这多平常，娱乐场所谁都明白。他不沾毒品，也不涉黑。但我想不到徐成富会大起胆子主使李文杰杀刑警。也许刘铁军叫徐成富的自尊心受了刺激吧。"

林豹子说："李局，讲讲你怎么杀的徐成富吧。"

李局说："本来没事了，刘铁军死了，杀害刘铁军的李文杰也死了，钱小帅不了解情况，你们怀疑徐成富也没有证据。但是我想不到突然又翻出两年前发现的少女干尸案，徐成富又是主犯之一。你林豹子追查下去徐成富

还不拖我下水吗？我知道徐成富没有留下我的受贿证据，但也不行，我不能放心。我叫徐成富出去躲避几天，我偷偷搜查了他的办公室，我拿到了他的笔记本，在后来看时才知道那不是对我不利的证据。我拿走的二十二万元是转移你们的视线，叫你们认为是普通的盗窃案。我就在昨天晚上，把他邀到山上公园的后山，在那里用解剖刀杀了他。他的尸体在公园后山日本炮楼里面的石洞里。脑袋的处理方式我已经说过了。"

林豹子又给李局点了支烟，这次自己没点，把烟拿在手里玩，问："李局，两年前发现的少女干尸案，你和佟川做了什么手脚？或者我这样问，佟川在那件案子上做手脚你知不知道？"

李局说："少女干尸案我没往心里去，一切以佟川发现的证据处理了。在当时我没觉得有问题。"

林豹子又问："李局，对于刘铁军的死，你是不是对徐成富做了某种除掉刘铁军的暗示？"

李局说："我了解刘铁军。一个用钱可以摆平的人，我没必要杀他，也没对徐成富做过暗示。刘铁军是刑警，加入进来会有用的。我想不通徐成富怎么会主使李文杰谋杀刘铁军，我现在还认为，徐成富没胆子做这件事。"

林豹子想一想，站起来出了审讯室，向等消息的张队做了汇报，由张队安排人去找徐成富的尸体了。

林豹子夹了一条软包红盒人参烟回来，说："李局，我没什么可问的了，你还想说什么？"

李局看了看林豹子，说："佟川真是割了两个人脑袋的凶手吗？他应该还是嫌疑犯吧？"

林豹子说："你应该了解佟川变态的一面。"

李局说："谁不变态呢？但徐成富真的不是主使杀害刘铁军的人，他是个肯出钱的人。他没必要杀人的。"

林豹子说："你应该问过徐成富，他说不是了吗？"

李局说："就因为他承认的太干脆我才怀疑不是他的主使，他好装牛。

我问他少女干尸案的事,他居然说他第一个强奸的那少女,少女情愿被他整,而且不像被别人整时那么挣扎。这和董修文的交待是两回事。"

林豹子说:"但他死了。"

李局说:"是,我也死定了。"

林豹子把那条软包红盒人参烟夹在李局的腋下,说:"在里面有什么要求记得找我们。"

李局把头垂下去,点了一下。

方亚男的鼻子也突然发酸了……

4

马兴祥带人去山上公园后山,在一座伪满洲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日本人修的炮楼里的地下石洞里找到了徐成富的无头尸体,带了回来。

徐成富的无头尸体没来得及变质,因为现在是七月的夏天,山洞里凉爽,新鲜的尸体在那种环境里没那么容易坏掉。

一直由马二丫陪着等消息的徐成富的老婆,看见没了脑袋的徐成富,叫一声,向后挺,就晕过去了,被马二丫掐人中救醒了。这女人就哭着确认了尸体是徐成富。徐成富的老婆认徐成富的尸体简单,拉下徐成富的裤子,说:"是他,是我老公,他 jj 根部有一颗红痦子,道家算命的说这是财运旺盛的痦子,佛家算命的说这是短命横死的痦子。"

徐成富的老婆就哭得死去活来,突然吼一句:"是我害了你呀。"就突然哭得抽了羊角风,被马二丫送医院去了。

宋美岩做完徐成富的尸检,来对林豹子说:"林队,李局割脑袋的本事有点幽默,使用解剖刀像使用锯子,他怎么不事先练练?那刀功比佟川差远了呀。可是李局他也真行呀,胆子挺大,嫁祸佟川也不怕佟川找上他割他的脑

袋。死者的尸检死因报告在这里了,死者被人从背后突然下手,猛地一刀割断了脖颈上的血管,死者应该逃出几步才倒地死的,死者的双手上沾满了自己的血,这是死者企图控制伤口所致。徐成富这家伙死得有点冤。"

宋美岩看林豹子阴沉着脸听着,有点不高兴,就说:"林队,我真的挺佩服你的,你是怎么推断出是李局谋杀徐成富的?像你亲眼看见了似的,你不会是帮凶吧?林队,这句是开玩笑呀,不生气好吧?"

方亚男看着林豹子也说:"是呀,林队,我在记录时就莫名其妙地也这样想了。你讲讲你是怎么断定是李局谋杀了徐成富,而且你当时不问别的,拐了莫名其妙的几个弯就问出了徐成富的脑袋丢江里了。我当时还想,李局是我见过的最弱智的罪犯,可是过后想,还是你林队厉害,用心理战一击必中,叫李局撂了。我又学了一招。"

林豹子提不起精神讲述这些,林豹子不想说他是根据徐成富外出躲避、又专等李局的消息,而又不和绝对信任的老婆通话这一可疑之处引起了林豹子的怀疑。从这一点开始推断出徐成富已经死了。如果这一推断能够成立,而徐成富的死亡方式一定是被割去了脑袋。而且,李局的右手大拇指上有伤,李局可是轻易不会受伤的人。这是简单的推断,因为如果徐成富一旦非正常死亡了,那么办案人员会认定凶手的重大嫌疑人是佟川。那么如果是李局作案,李局必然会这样布局。

林豹子不想说的原因还有两点:

其一是,林豹子不想说因为他了解李局的弱点,审讯的方式就是利用李局的这个弱点而从容不迫地准备的,因为李局的弱点就是,一旦被抓住痛脚,他的易怒和急躁性格就爆发。但李局不是笨人,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在平时他把这一弱点控制得很好,他也很会打理上下级的关系,否则,业务能力不是很强的李局不可能当刑警队长,也没可能在四十三岁就升至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其二是,林豹子在王文化说出被刘铁军毁掉的那张底片上的人的特征时,林豹子就想到了是李局。因为林豹子在李局手下被李局使用了十几年,

林豹子不可能没见过光了膀子的李局,就自然知道李局的那颗长黑毛的痦子。也就在那个时候,林豹子悄悄地也在给李局布局,就是不论是对张队还是李局,林豹子将案件汇报得十分详细。调动李局和张队跟着他办的案件的思路走,从中调动李局心乱,那就会帮助林豹子找到犯罪的证据。有这种方式并使用这种方式,不能认为这是林豹子心机深,办案怪。这是好刑警应该有的特殊思维。

然而,这不是林豹子得意的地方,林豹子也不是因具备这种特殊思维而得意的人。林豹子在为李局惋惜的同时,在重新思索这个案子。他隐隐约约地想到,并推断出主使李文杰谋杀刘铁军的人不可能是徐成富。因为徐成富主见性差,在上次来刑警队要求释放他老婆时,徐成富的好装牛又缺乏主见和变通的性格就泄底了。

在少女干尸案中,徐成富是盲从的那个人,连董修文都不如。董修文是知道怎么做的人,陈锋和吴家庆是敢于那么做的人。

那么这个主使李文杰谋杀刘铁军的人就最可能是徐成富的老婆了,她有仇恨刑警的理由,她表现出的性格比徐成富有主见,也比徐成富莽撞和大胆。而徐成富呢?一个能把老婆的短信息一笔一笔记在笔记本上,希望留到老了时再看再回味的爱老婆的男人,替老婆担主使杀人的罪名,来变向依靠或胁迫李局来摆平案子也是可能的。

但是,林豹子也知道他和李局虽然这样推断,就算推断成立,也是没有证据来支持的。就算徐成富的老婆自己承认了,也没有人能证实徐成富的老婆是否具备那个主使者的事实。

林豹子由徐成富的老婆,又想到了吴胖子的老婆,这两个十年前犯下强奸罪、轮奸罪、故意杀人罪的罪犯的老婆,对案件起的作用,使整个案子变得清晰和容易破解。吴胖子的老婆更是大胆的、有主见的、又不失智慧的女人。这两个女人参与进案件中来,是否是某种必然和天意?

这样思索的林豹子,更加的高兴不起来。

还有另一个犯下强奸罪、轮奸罪、故意杀人罪的陈锋,他的老婆,在陈锋

的经济案件中，这个女人坚持自己和陈锋是AA制，她坚称从不过问陈锋的事，她不是依靠丈夫的女人。但她又态度顺从又正常地配合检察官的工作，知道的事就交待，不知道的事就是说不知道。并且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巨额财产的正常来源。检察官们明知有诈，又极为头痛，因为陈锋经济案涉外的款项至少有三分之一收不回来。陈锋的老婆的确是个智慧的女人。

另外，重新思考这个案子就不能不想到至今没有任何线索的佟川，想到佟川就不能不想到罗祺，是罗祺使这个案件获得了突破的线索，这是必然还是天意？

林豹子此时想不到，也许永远想不到，也是罗祺使这个案子改了方向，走上莫小丹希望走的方向。

思索这些的林豹子又想到已经埋进南山公墓的那个没见过面的女人，那个董修文的老婆，她应该是幸福的，因为曾经是浑蛋的董修文倾尽所有，举债数十万，陪着这个女人走完了她的一生……

第十二章

在一片老坟包围的荒地上，莫小丹把黑色方便袋点燃了，黑色方便袋里装的就是那小米看到的那女人穿的戴的那些东西。莫小丹再也不用伪装成佟川了，这一切过去了，莫小丹的目的全部达到了。

1

林豹子是被马二丫推了一把才从沉思中回过神的。

从医院回来的马二丫说："林队，宋佳岩医生叫你最近这一两天去医院复查一下，宋医生说你的伤不那么让人放心。"

林豹子点了点头，说："好，累了吧？麻溜地去歇会。"

宋美岩说："还是咱们女马有面子呀，我和方亚男可不行，林队只叫做事，不叫歇会儿，问话也不搭理，不给面子呀。"

方亚男说："就是，怕我多学一招，白等了半天也不说，小气鬼。"

马兴祥从外面进来，说："林队，咱们能松一口气了吧？就剩佟川了，咱们歇口气好好想想招，抓住佟川就大获全胜了。"

林豹子皱了皱眉头。

宋美岩说："我叫技术室盯着网上呢，还没有有价值的发现。不过林队，你这招也许不灵。但在论坛上引起反应了，有许多论坛给做了链接推荐，很多人留言讨论，如果佟川看到了又留了言，就看我们能不能识别出来了。"

马兴祥看着林豹子想咧嘴笑又忍住，又看着马二丫咧嘴嘿嘿笑，却惹到了马二丫。

马二丫冲口就说："吃了羊腰子壮胆了？你笑个屁，用你瞅我笑了，一张破脸造的魂儿画的，做事稀里马哈的，麻溜一边呆着去，别在这找烦。"

马兴祥说："嘴真臭，这还是女人吗？我笑是看你的头发破马张飞似的欠收拾。你快找个旮旯猫起来得了，省得影响了市容。"

马兴祥不再理会向他怒目横眉的马二丫，对林豹子说："我说林队，我想了，我看你有机会了。"

林豹子没理解马兴祥是指什么机会来了，也不关心，看了马兴祥一眼，

大脑还在思索这个案子。

方亚男听懂了,说:"那是明摆着的,咱们破的这个案子多大,算从警之最了吧? 张队进市局接替趴下完蛋的李局的位置,咱林队不就接张队的位置吗? 我不就接林队的位置吗? 你们就等着瞧好了。"

马二丫和马兴祥愣了愣,马兴祥看着表情突然不大自然的马二丫,就笑了,说:"我也这么认为,方亚男业务能力强,又有组织能力,就应该升位。是吧宋法医?"

宋美岩知道这是陷阱,说:"我没吃羊腰子,我胆不大,我也不会预测。不过我看林队不那么乐观。是吧林队?"

林豹子不接这个话题,说:"都走吧,加了那么多班,今天提早下班。走吧,我盯一会儿,也想好好静一静,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不对头。"

宋美岩说:"是呀,回想整个案件是有小遗憾,不过抓住佟川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林豹子不想和宋美岩争论,看大家不走,就说:"得,你们随便,我走吧,真有点想我老婆了。"

林豹子在几个部下的笑声中离开刑警队开车回了家,在楼下碰上了那个有点神经病的前局长的老婆。

林豹子和老太太打了招呼,脚下不停往前走。

老太太却说:"你等等,我天天等你哪。"

林豹子停下问:"你等我有事?"

老太太说:"可不,没事我等吗? 你又不是我老头。你的枪伤好了?"

林豹子说:"小伤,全好了。谢你记挂。"

老太太又追问:"别的地方的伤也好了吧?"

林豹子知道老太太神经短路,就说:"是呀! 都好了。"

老太太说:"那行,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帮你盯着你老婆了,你伤全好了我就告诉你吧,你老婆帮法医的小媳妇搬了家你知道吗?"

林豹子说:"罗祺搬家了? 这事我不知道。"

老太太说："你能知道吗？你不在养病吗？可我知道，你老婆也跟去了，那女人没男人了就改玩女人了，她同性恋了。"

林豹子马上抬腿快走。老太太追着林豹子的背影吼一句："抓紧吧，再搞回来啊！女人搞女人不是事，社会怎么发展呢？"

林豹子回了家白彩霞果然不在家，就给白彩霞打了手机。白彩霞告诉林豹子，她在莫小丹家帮罗祺收拾房间呢，如果晚了就不回来了。然后就挂断了。

林豹子放下电话，心里反而突然轻松了，就吹起了口哨，去洗了澡。在客厅看电视时，女儿来了电话，问林豹子肺子痛不痛了。她的作业都做完了，可不可以去参加一个学生自发的野营活动。

林豹子告诉女儿去野外注意完全，要当天回来，说完就赶忙挂了电话，因为电视里正在直播对张队的现场采访，采访的对象还有市局的杨局。

林豹子初时听得嘿嘿乐，但很快不笑了，又一下关了电视。因为记者问负责此案的责任人的情况。杨局说，负责侦破这一重大刑事案件的刑警队责任人，凭主官臆断和私人情绪，耽误了抓捕主要嫌疑人佟川的时机，使此案的侦破有了误差。但该责任人及时调整了办案的态度，在整个案件的侦破中功大于过，这样的案件责任人是警队的中坚力量，值得在批评中表扬和肯定。并就警队中出现的不良分子，向广大群众检讨，并表示将严肃整顿，并欢迎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林豹子真的生气了，隐隐觉得伤口也痛了，气息感觉喘得也不太顺畅了。他捂着伤口在客厅里转圈吸气。

林豹子生气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林豹子意识到上层认为，这件割头凶杀案可以结束了。尽管没有抓获重要嫌疑人佟川，但在证据面前，可以认定佟川就是凶手。也就是说，在追捕佟川的过程中，如果佟川有过激反应，就可以随时将佟川击毙，无需抓捕审讯了。

而随着这个案件的进入尾声，林豹子发觉在破案的过程中，好多关键的线索，并不是刑警在侦查时发现的，而是巧合，或者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

力量引导而发现的。这是不正常的，但林豹子又抓不住破解疑点的关键因素。

林豹子的脑门冒汗了，他奇怪伤口怎么会越痛越厉害。林豹子就坚持穿上衣服，缓缓下楼。他无法开车，走在街上想打辆出租车，但现在正好是下班时间，自行车、行人、机动车辆像是洪水滚滚流动一样，等了半天，出租车一辆空的也没有。

林豹子站了一会就打晃了，靠着路边的树坚持，但终于站不住了。而这时一辆两厢破旧的夏利车开过去了，又突然停下了。

开车的司机是个大胡子，他探头看了眼林豹子，下了车问："兄弟，病了？你靠着树都晃了。快，咱上车去医院。"

大胡子司机的破夏利阻了路，一时喇叭声四起，有人还骂，这他妈是黑车，拉客，胆太肥了吧？

大胡子司机把林豹子扶进后座，关了车门，上了车开动了才冲外面喊："缺德吧你们，老子就是游击队，撤还不行吗？"

林豹子觉得幽默，想笑一下，但笑不出来了，也咳了，伸手抹嘴，手上就有了血。林豹子知道不好了，掏手机按了宋佳岩的电话，告诉宋佳岩他马上去医院，他感觉很不好。

下班时间路上人多，车走得慢，但是大胡子司机有办法，他离开大街拐小路，左拐右钻地穿过几个小区，就到了市医院。

大胡子司机扶林豹子下车时，林豹子努力笑笑说："你行啊，路走得比我牛。"

大胡子司机说："咱是游击队，用的是游击战术。走，我背你进去，你的脸像快酸的大豆腐，灰色的了。咱得挂急诊。"

好在宋佳岩等在门口了，看到林豹子就叫大胡子司机直接背林豹子进了急诊室，检查结果是伤口内部渗血……

林豹子伤势减轻的时候是第二天了。林豹子迷迷糊糊睡了十四个小时。醒了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老婆白彩霞。

林豹子笑笑，说:“我和你就是有缘，每次醒了第一个看到的都是你。”

白彩霞说:“你就白话吧你。我现在知道了生气也能引发肺出血，你那破肺子还不如狗肺子。我昨晚也看了直播的采访，我一听杨局那么说，我就对小丹说你豹子姐夫要是听了准气死了。看看吧，不一会宋美岩就把电话打莫小丹家找我了。宋家姐妹真是你命里的贵人，总在你倒下的时候帮助你。”

林豹子笑笑，说:“我想起个事，送我来的是个开黑车的大胡子，你给他车钱了吗？多给点，他救了我。”

白彩霞说:“我不知道啊，我没看见有个大胡子啊。你没付钱吗?”

林豹子说:“我记得我没付!”

白彩霞斜视了会儿林豹子，就抓过林豹子的衣服翻钱包，却在钱包里翻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要是草民我就不收车钱了，但你是带枪的刑警。我改主意了，收二十元。这张纸条算发票，你能报销的。下面的落款是:我是爱国的游击队员。

白彩霞给林豹子看，林豹子就笑了，说:“那家伙懂苦中作乐的生活，看来挺快乐，也挺幽默。说着又咳了几声……”

马二丫在中午时来医院看望林豹子，那时白彩霞去单位了，林豹子有护士照顾。马二丫告诉林豹子队里决定由她继续抓割头凶杀案的案子，直到抓获佟川。其他人分散了，去侦破新的案子。这就是说割头凶杀案真的收尾了。

这个结局林豹子已经在昨天的气恼中想到了，这会听马二丫说了，就不怎么生气了，他咧嘴笑笑，没说话。

马二丫说:“林队，我们知道这个案子你觉得遗憾，但能破得基本彻底，这样细想想也挺好了。”

林豹子忍不住了，说:“你想过没有，如果佟川也是受害人呢？割脑袋的嫌疑犯另有其人呢？这些疑问时时在冲击我的脑仁，我见鬼了啊。”

马二丫说:“我不这么看。你看啊林队，咱们假设佟川也是受害人，假设

佟川不是割脑袋的嫌疑犯。那么佟川还是犯有多种重罪的罪犯。那么佟川同样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另外,如果割头凶杀案的嫌疑犯另有其人,这个嫌疑人的目的就是吴胖子和陈锋,因为只有这两个家伙被割了脑袋啊。那么我认为,嫌疑人就不会再去割另外的人的脑袋了。但这是假设。因为咱们没有能够排除佟川不是凶手的任何线索,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证明了佟川就是割头凶杀案的凶手。"

马二丫看林豹子皱眉,犹豫了一下,说:"林队,你和队嫂和佟川夫妇是有私交的朋友,我们私下里讨论过,可以理解你的犹豫。但你最终没让我们失望。你还是不变色的豹子刑警。"

林豹子听了马二丫的这番话,脑门上一下子冒出冷汗了,也清楚了杨局在电视直播中为什么那样评价他了。原来身边的人,在办案时,全用眼睛在盯着他。

林豹子擦冷汗的时候,马兴祥来了,把一大堆水果放一边,坐下说:"马二丫,我不知道你来,你别瞪我,你眼睛再鼓也不如牛眼珠大。我有高兴的事来告诉林队的,不是尾随你来的,你别自以为是啊。"

林豹子就拽拽耳朵,他太烦女马男马这两个家伙的爱情攻防游戏了。

马二丫也就好奇了,不理会马兴祥的语言攻击,开口就问出了最关心的事:"你得到林队扶正的消息了?来源准吗?"

马兴祥说:"你就是一小官迷,林队扶正你和方亚男就有戏了?开玩笑,给你们个组头当当就不错了。"

马二丫说:"那你干什么来了?高兴事是啥呢?"

马兴祥嘿嘿笑,说:"我不搭理你,我和林队说,林队'楼兰公主'冒头了。"

林豹子心里狂跳了一下,问:"找到目标了?"

马兴祥却不说话了,吃起了带来的香蕉。

马二丫也急了,问:"你快说了,平时嘴松得像棉裤腰,这回装紧了。"

马兴祥把香蕉咽下去,说:"咱们宋法医一直泡在技术室盯着电脑,我怀

疑那丫头和佟川有仇，她抓捕佟川最热心。别说，真给宋法医盯上了，是一条匿名留言引起了咱们宋法医的注意，那留言的内容是：谢谢你讲的这个故事，我等了好久才看到这么好的故事。真心谢谢你。宋法医叫技术室的人查留言的 ID 地址，这一查吓一跳，ID 地址显示就是咱们山城的一个局域网。咱们马上分析，就锁定了山城西街胡同里的一个小网吧，咱们赶去，可惜没抓到。"

马二丫冷哼一声，说："真是扯啊。"

马兴祥又说："方亚男问了网吧里的其他人，有人证实，没有通缉令上的那小瘦子来过，但有一个个头较高的、也比较瘦的陌生女人在网吧上了 55 分钟的网，在 15 分钟前离开了。这个女人挺奇怪，穿了宽松的垂地的黄色裤裙，上身是黄色长袖衬衣。画了浓妆，染了黄头发，是中短发，戴了红边框的大号有色眼镜。"

马二丫又冷哼一声，说："那是佟川吗？开玩笑。"

马兴祥说："是，是佟川。你别老猪似的哼，我听了烦。因为网吧老板在收钱的时候，留意了这女人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这个戒指和佟川手上的结婚戒指是一样的黄白色的螺旋款式。"

马二丫不冷哼了，冲口说："一个开网吧的男人不注意女人的脸，会注意一个女人手指上戴的戒指？这可信吗？开玩笑。"

马兴祥说："错了，你错了。开网吧的不是男人，是个漂亮姑娘和一个中年老女人。说起来这两个女人咱们一个认识，一个应该知道。那个漂亮姑娘就是从水库里逃生的那小米。"

马二丫说："吴胖子的小姘，怎么会是她？"

马兴祥说："我们也好奇，我就问了。那小米说，她有了个新妈妈，她的新妈妈的唯一的儿子为救她淹死了。她就决定从事正行，养新妈妈的老。林队，你知道那小米认的新妈妈是谁了吧？"

林豹子说："我能猜到，就是在吴胖子被杀时，把车开水库里淹死的那个小伙子的妈妈。那小米懂得感恩了。挺好。"

马二丫说:"那也不能证明是佟川啊,那小米也没道理注意女人的戒指。她也没见过佟川的戒指。"

马兴祥说:"那小米就注意女人的戒指,她曾是二奶、小姘。她最渴望能戴上结婚戒指,这种心理习惯当然和你不一样。你不是女人啊。所以那小米讲述时才讲到了那个戒指。"

马二丫说:"去,我问正事,不是吵架啊。那还是不对,一样的戒指多了去了,何况那小米看到的人是个女人。"

马兴祥说:"对,你心里酸得对,也酸得好。那小米还是小画家,对吧?咱们见识过那小米画画的功夫。方亚男想到,现在到处通缉佟川,佟川就有可能化装成女人出现。而且在割吴胖子的脑袋时,佟川就化装成女人了。方亚男就建议那小米画出那个女人,那小米就画了。画着画着,那小米突然打个冷战摔了笔,抬手捂脖子,说,我想起来了,这女人就是杀吴胖子的那个女鬼……咱们在看画了大半轮廓的画,可不,就是化了女装的佟川。"

马二丫又哼一声,说:"还是有漏洞啊……"

马兴祥这次急眼了,说:"你怎么回事?你小心眼吧?对了,张队是指定你接着追查这个案子。宋美岩得到线索急急忙忙找到方亚男咱们就行动了,是没叫你。也许方亚男是有意不叫你,或者忘了叫你。这没什么。都是办案子嘛,谁叫你先走了呢?你和方亚男争什么?争着补林队的缺,有劲吗?没见过你这么酸的女人。"

马兴祥气呼呼的,没和林豹子打招呼,掉头就走了。

马二丫想叫马兴祥,却扁扁嘴要哭了。

林豹子笑了,说:"马,我告诉你啊,有些东西,你想要,人家不一定给你。你去和人争,那好,该给的也不给了。给谁呢?给不争的。"

马二丫说:"我不争什么?只是不认为方亚男比我强。"

林豹子说:"你们两个各有所长,比高低没意思。回吧。你到点上班了。顺其自然,我也顺其自然。"

林豹子看着马二丫走了,他慢慢坐起来,突然笑了,笑声怪怪的,是嘲笑

自己，因为此时的林豹子终于认定了割头凶杀案的凶手是佟川了。理由是佟川没有离开山城，自认为了解佟川的林豹子认为，不达目的不罢休才是佟川的最真实的性格。

那么，在林豹子看来，离抓获佟川的时间不会久了……



莫小丹是坐在自己的车里，在通向那小米网吧的街口看着方亚男、马兴祥带便衣警察围了那小米的网吧的。

莫小丹就笑了，这一次莫小丹笑得灿烂无比，眼睛里也没有了往日的那些许忧郁。莫小丹启动了车子，开车离开了街口，就去了南山公墓。把车停在老地方，下了车，拎着一个黑色的方便袋，从树林深处的一边进入了公墓深处。

又从公墓的老坟区进入新坟区，在父母妹妹的三座墓碑前停下，把黑色方便袋放一边，动手清理了墓碑旁的少许杂草，坐了下来。

那时刚刚过了中午，公墓中除了偶尔的鸟叫，是安静的。莫小丹坐了一会儿，就看到那个老人走过来了，莫小丹就看着老人微笑。

老人笑笑说："今天不是初七，我来了你也来了。"

莫小丹说："是啊，见到你很开心！"

老人说："你变了，我第一次见你笑，美丽的笑容。这就对了，我想你的心结解开了，以后的初七你就不会来了吧？"

莫小丹说："是的。"

老人说："那么我们留个纪念吧！"

莫小丹说："好啊，我会想你的。"

老人说："我也是，我给你的纪念就是给你讲的那些故事。我希望你给

我的纪念也是故事。我认为一个人创作的故事被另一个人记住才是最珍贵的纪念,你也留给我一个故事吧。"

莫小丹为难了,莫小丹根本不会讲故事。但看到老人渴求的目光,莫小丹说:"好吧,我只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本来想永远不会说给任何人听。但你是我的忘年交,你在两年来给了我许多安慰,我就讲给你一个人听吧。"

老人说:"那我坐下来听,你也坐下来讲。这是讲述珍贵故事的方式。"

老人和莫小丹面对面坐在三座墓前的草地上。

老人说:"我准备好了听了。"

莫小丹说:"好吧,我讲了。"

莫小丹说:"在两年前的5月的一天,我妈妈告诉我,我失踪八年的妹妹找到了。我妹妹成了具干尸。"

老人说:"是个悲剧的故事,开头就吸引我了。"

莫小丹说:"妈妈告诉我,我妹妹不可能是意外死亡的。可是警方不这样认为。我妹妹很惨,被埋在石灰岩的石堆里,成了一具裸体干尸。那时我在特种部队,我是个上尉。我要求转业,由于我们部队的特殊性质,我被当做普通部队的军官转了业。我回到家里,看到的是生病的妈妈和妹妹的干尸。"

老人说:"是个悲惨的故事。"

莫小丹说:"我在处理警方交还的妹妹的遗物时,我发现了妹妹是死于谋杀。我妹妹的遗物里有一部没安装胶卷的照相机。这部照相机不是我妹妹的,因为我妹妹是画家,我妹妹不喜欢照相,她常画自己不同时期的肖像。那么这部照相机是怎么来的?是我的妈妈在警方那里错认回来的,因为在我和妹妹即将一个上高中一个参军入伍时,妈妈给我买了照相机,给妹妹买了手表。我的照相机和妈妈在警方认回来的照相机是一样的。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疑点,为什么不是我妹妹的照相机会和妹妹的干尸一起出土?为什么照相机里会没有胶卷?"

老人说:“是啊,是个大疑问啊。”

莫小丹说:“还有,从警方还回的妹妹的遗物里,还有妹妹的画夹。画夹里面有十张画纸和两幅完成的炭笔画、一幅完成一半的速写画。有一幅画了四只小狗欺负一只小兔子的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那幅画上,我妹妹留的日期太完整了,连年、月、日、小时、分钟都留下了。而且还留下了一行用汉语拼音写的字,是‘小狗队的恶心事记’。另外,在那幅没有完成的速写画上,有一笔是奇怪的,就像一个写字的人,突然被别人推一下手,手中笔就会受外力的干扰划出一道多余的痕迹。这就是说我妹妹在野外写生时,她的身边是有人的,那个人很可能是打断妹妹完成那幅画的人。而那幅画的画面正是我妹妹的死亡之地。我去那里看过,问过那些发现我妹妹干尸的人。他们在那一片山坡种木耳,他们说,那里以前是座石屋。这和警方说的一致。但是我不同意警方臆断出的结论。我妹妹那年十七岁,她不可能一个人在野外的一间石屋里脱成裸体,并躺在集满尘土的破木板床上,而被突然倒塌的石屋活埋憋死。我妹妹也不可能和那个喜欢的男生在那种埋汰的地方做爱。那样最少我妹妹的身体下面会垫上干净的东西吧?那么就是一男一女两个人被倒塌的石屋活埋,而不可能只有我妹妹一个人。所以我开始调查我妹妹的死因。”

老人说:“对的,你应该调查清楚。要还死者公道啊。”

莫小丹说:“我从妹妹八年前的学校开始调查,但没有有价值的进展。因为妹妹是个高傲的女孩,妹妹交往的说得来的同学不多。而我由于性格和多年特殊部队生活的原因,我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展开调查。但我还是找到了线索。我在和我妹妹一同去写生的两个同伴中找到了一点线索。”

老人问:“是什么重要线索?”

莫小丹说:“当时和我妹妹一同去写生的是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这两个人是一对即将成为小情侣的学生。本来是这两个人约好去野外写生的,那个女生是我妹妹的好朋友,她临时心血来潮邀请了我妹妹。但她们三个人到了目的地后,那个女生就后悔约我妹妹了,因为那个男生夸奖我妹妹的

画有才气。那个女生对我妹妹使了小性子，她担心我妹妹抢她的男朋友，我心高气傲的妹妹自然和那个女生分开了些距离。那个男生是担心我妹妹的，跑过去告诉我妹妹不能走远了，在下午3点在放自行车的路口等我妹妹一起回去。"

老人说："这很好啊，是个男孩应该做的事，而且还应该做得更好些。"

莫小丹说："可是，那个女生却用想和男生搞小动作为诱饵，带了男生去了很远的另一边山坡，故意躲开了我妹妹。那个男生也是在那面山坡上和女生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但这一切我妹妹并不知道，还认为双方距离并不远。这样我妹妹想着可以一起回去就安静地画画。然后就出了事。"

老人说："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莫小丹说："我在那个男生的房间里找到了那个男生在高中时期的日记本，他记录了这些。"

老人问："那男生知道你偷看他的日记吗? 这是侵犯他人隐私。但你为找线索，可以理解。"

莫小丹说："我和那个男生交往了一个星期，我可以看到他的任何东西。"

老人笑了，说："噢，你用美人计。好办法。"

莫小丹说："正因为那个男生表示了对我妹妹的怀念，我才原谅了他。我也调查到了在当时，有另一批学生也在那里野营。"

老人问："那些学生里就有凶手?"

莫小丹说："确定凶手是我妹妹留下的线索，就是那幅画了四只小狗欺负一只小兔子的画，还有那行拼音字。我从小狗队这三个字下手，调查到了小狗队就是小虎队，那四只小狗就是代表了小虎队的四个男孩。这是我妹妹那幅画留下的线索。"

老人问："是你妹妹看到小狗队干了什么坏事了，才画了画当线索的吗? 你妹妹真是勇敢又聪明的女孩，可惜死了。"

莫小丹说："不全是这样的。我分析我妹妹当时画那幅画并不是想留存

证据，想留证据就直接画人了。我妹妹是画家，她在气愤下，将看到的事随手演绎了。因为小虎队的四个男生，被其他同学叫成小狗队。我妹妹把四个男生画成四只小狗是可能的演绎。那么，这四只小狗到底怎样欺负了一只小兔子呢？既然四只小狗是影射四个男生，那么这四个男生欺负的小兔子会不会是个女生呢？是怎么欺负了那个女生呢？"

老人说："是啊，如果四只演绎成小狗的男生欺负了另一个男生，你妹妹就不会画小兔子了，而会画小猪了。"

莫小丹笑了一笑，说："所以我就调查那些学生了。我查到了一个提前独自离开的女生。也查到了小虎队中的一个人曾经在野外丢过一部照相机。因为这两个发现，我改变了我的复仇计划。"

老人说："不对吧，那个独自离开的女生说明不了什么的。"

莫小丹说："我不这么认为，和大家在一起活动的一个漂亮女生，应该是男生关注的中心，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悄悄地独自离开的。除非这个女生在当时发生了意外，而且是难以启齿的意外。另外，我妹妹在那幅画上留下的那行拼音字是：小狗队的恶心事记。一个女孩，说什么事用恶心两个字呢？"

老人说："越来越好听了。是啊，我想四个男孩一定欺负了那个女生，而又被你妹妹看到了。那你妹妹应该管啊。"

莫小丹说："我想，正是我妹妹管了。那个女孩才能离开，而我妹妹才遭了厄运。而且我妹妹是认识那四个男生的。我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小虎队的四个男生和我妹妹是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比我妹妹高一届。随着我的调查，我发现另一个主要人物出现了，他是那批去野外野营学生的组织者，他的妻子就是在当时独自提前离去的那个女生。更意外的事发生了，那个组织者，就是办理我妹妹案件的法医。而这个法医和小虎队四个男生是好朋友。"

老人啊了一声，说："他们是一伙的。"

莫小丹问："你最近不看电视新闻吗？"

老人一摆手，说："我在这里找到老伴就不看电视，更不看新闻了，因为我忍受不了撒谎。那不是撒尿……"

老人停了嘴，看着莫小丹，突然问莫小丹："你不撒尿吗？"

莫小丹微微一笑摆摆头。

老人说："那我也不撒尿吧，这里的厕所太远了。你接着讲吧。"

莫小丹说："我还发现了一个情况，那个独自离开的女孩，那个法医的妻子也在调查我妹妹的案件。我妹妹的案件也是她报道的，她是一个女记者。随后我又发现，她的丈夫，那个法医在计划谋杀那个女记者。法医丈夫给记者妻子买了一辆女式踏板摩托车，法医丈夫不马上把摩托车交给记者妻子，而是在一段有斜坡的小路上反复测试调控摩托车的刹车。测试调控得满意了，法医丈夫才把摩托车慢慢骑回家交给记者妻子。而她的记者妻子每次都把摩托车骑到单位的山下，存好，步行上山去报社。"

老人问："是法医丈夫的记者妻子知道法医丈夫要用摩托车谋杀她她才不骑上山再骑下坡吗？"

莫小丹说："不是，是法医丈夫的记者妻子喜欢步行。"

老人说："那么法医丈夫怎么办了？"

莫小丹说："法医丈夫有耐心地等。因为有一天，记者妻子因为早上起来晚了，为赶时间，她把摩托车骑上了山。这样，在骑下山时，摔进了路旁的山沟里。"

老人说："法医丈夫得手了？记者妻子死了，这个法医丈夫应该判决下油锅。"

莫小丹说："记者妻子并没有死，我观察下去发现记者妻子伤了头部，引起了部分失忆。也就是记者妻子忘记了在摔伤之前的那段记忆。我还发现，法医丈夫在找一样东西，为了这件东西，他居然可以牺牲自己妻子的命。那是什么东西呢？我想，那是一件足以毁掉法医丈夫自己的东西。而且，法医丈夫的杀妻游戏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方式。法医丈夫在记者妻子每晚必喝的干红葡萄酒里勾兑其它物质，我曾目睹记者妻子多喝了这种葡萄酒

睡着后的怪异,她可以和自己做爱。而在记者妻子的潜意识里,她不是和自己做爱,而是在和别人做爱。"

老人说:"我知道,这是在梦里和鬼做爱。这个法医丈夫应该判决下油锅再判决上刀山。"

莫小丹说:"我偷走了一瓶干红葡萄酒,我分析出了成分。我悄悄进入记者妻子的家里,也给其它干红葡萄酒加入了其它缓解药物的成分。我这样做是可以确保记者妻子不会突然在梦中死掉。因为我想知道法医丈夫在找什么,也想知道记者妻子到底藏起来的是什么。这样,我确保了记者妻子一年三个月的生命。她可以做怪异的性梦,但不至于在药物的作用下,在性梦中突然死亡。"

老人说:"啊！你是好样的。"

莫小丹说:"法医丈夫不常回家,而且只要记者妻子喝了干红葡萄酒睡觉了,法医丈夫不是悄悄起床睡在另一个房间里,就是离开家。当然法医丈夫和记者妻子也做爱,但那是变态的一种恶心的方式。另外,我对小虎队四个男人的调查也受了记者妻子的启发,因为在记者妻子出事之前,记者妻子看到法医丈夫和小虎队之一的矮胖子从洗浴中心抱膀出来,记者妻子是震惊的,而且在惊讶中惊慌地躲避了。这一点我分析,是小虎队的四个男生在野营的那一天欺负了高中时代的记者妻子。那么,我妹妹的死也就和小虎队四个男生脱不开联系了。"

老人说:"对,你这样分析是正确的,否则记者妻子不会关心你妹妹的案件。她一定发现了什么。"

莫小丹说:"是的,我也这样认为。这样,我只剩下一种尝试了。因为我发生过一次失误,在我妈妈去世后,在处理丧事时,我没有及时在记者妻子的干红葡萄酒里加入缓解物质,记者妻子差一点在性梦里死掉。"

老人问:"是谁救了记者妻子?"

莫小丹说:"是我,我潜进记者妻子的家,救了处在休克中的记者妻子。我不担心她感觉到我,我是化了装进去的,她醒来会认为是做梦。也就是从

那次我救了记者妻子之后，她做梦的对象才变成化了装的我了，就是绿牙齿的女鬼。这就是说我救她时，她在休克中看见我了。另外，在后来，我和记者妻子成为朋友之后才知道，记者妻子还有一次危险，那一次记者妻子喝了太多干红葡萄酒。而那天晚上正是我使法医丈夫失踪的那个晚上。是一个刑警救了记者妻子，把她送到了医院。那是个能做出爬阳台进入朋友家找人的怪刑警。但他是个正直的好刑警。"

老人说："好，给他加寿十年。"

莫小丹说："这样，我开始行动了。我问你，你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方法可以治愈痴呆者或者大脑受损的人的病吗？"

老人想了想，说："我当然知道，请判官动手术换脑袋可以治，这个你做不了，只有我来能做。再者，用某种类似人的动物的脑髓加珍稀药材熬药汤喝也可以治。怎么，你会这个？"

莫小丹说："是的！我祖上是中医名家。我粗通医道，我在一本古医书上找到了这种药方。但我不清楚这种药汤可不可以治疗失忆。但我必须行动，我利用我的关系搞到了三颗野生动物的脑袋做了汤。我必须试一试，因为如果记者妻子突然死了，或者永远失去了那部分记忆，她藏的东西就没有人能够找到。这是为我妹妹复仇的关键，因为我如果直接给我妹妹复仇那容易得很，但我要知道我妹妹被害的真相，不能让自己陪葬。我受的特殊教育是，'活着才能更好地杀死敌人'。我就决定治疗记者妻子，让她来揭露真相。"

老人问："'活着才能更好地杀死敌人'，这句我喜欢，你怎么做的呢？"

莫小丹说："我策划了行动方案。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模仿法医丈夫的刀术，就是解剖尸体取骨分解的刀术。我利用法医丈夫在卫校讲解解剖尸体的时机，冒充学生录制了法医丈夫的动作习惯。然后用刀削泥人来练习。我懂医道，就懂人体骨骼经脉，我只练一个动作，就是一刀割头。第一个被我下刀割头的人就是法医丈夫，因为法医丈夫在我妹妹的案件中做了手脚，他又谋杀妻子，他应该死。"

老人说:"痛快,当喝一大白。"

莫小丹说:"我观察到刑警队在那天晚上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我就利用这个案子开始布局。我算到法医丈夫会在晚上加班解剖女尸,我潜到解剖室的后院等机会,那时天下雨,又是夜晚,没有人可能发现我贴着墙站着。终于等到法医丈夫离开了解剖室,我趁机潜进解剖室,我把法医丈夫解剖的女尸藏进存放尸体的一只冰柜里,和一具碎尸放一块,掩饰好。我就躺在解剖床上装女尸,等法医丈夫回来了,我先悄悄说,'痛,你好坏! 开膛也不给人家打麻药',然后起身,看着法医丈夫说,'做了的事要还的',法医丈夫其实胆子很小,再加上我的打击,他就昏迷了。我带走了他,他太轻了,不到一百斤,我利用解剖室后面石崖下日本人修的那个存放药品的山洞,通过一道被碎石堵塞的小洞进了另一个山洞。其实那个山洞是洞中有洞的,只不过没几个人知道。公安局只是把山洞当成了存放杂物的地方。他们不知道那里可以通到山上公园的旧炮楼里,我从法医丈夫的嘴里知道了想知道的事。当然,那些事法医丈夫不会主动对我说的,我使用了使他非说不可的手段。然后我割了法医丈夫的头,留下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比如他使用的手机、戒指、银行卡。法医丈夫的尸体我埋在了死人应该埋的地方。我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叫警方认为法医和女尸一起失踪了。这是我策划的整个事件的高明的开始。"

老人问:"你是怎样知道日本山洞的秘密的?"

莫小丹说:"是你在以往的故事中告诉我的。我观察解剖室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山洞,我从山上公园旧时的日本炮楼里找下去,就证实了你的故事的真实性。"

老人说:"是啊,这我就不奇怪了。我小时候淘气,喜欢钻山洞。山城里的山洞我都知道。咱俩也是一伙的。那你治好了记者妻子的失忆?"

莫小丹说:"是的,我利用法医丈夫的线索,选择了小虎队中两个应该死的人。我用法医丈夫的手机先邀出了粗心又大胆的吴家庆,我是扮成女鬼的样子,也把车子扮成鬼车的样子去割吴家庆的脑袋的。我为什么那么装

扮呢？因为我发现法医丈夫挺像我的，穿上女装更像我，只是比我矮了几公分。那样装扮有可能使警方想到法医丈夫会男扮女装，或是装成女鬼出来作案，也会锁定法医丈夫。但那一次是没把握的一次装扮，也产生了失误，间接地害死了一个小伙子。其实我不想伤害他，只想叫他记住是只女鬼割了人头。我第二次割的脑袋是自己送上门的。在我谋划怎样割他脑袋时，他自己主动打法医丈夫的手机邀请法医丈夫。我想到也许警方忽略了，或者还想不到监控法医丈夫的私人手机，就决定冒一次险，将计就计割了这颗送上门的脑袋，又利用我缠在尸体手指上的法医丈夫的头发迷惑警方。另外，我事先利用网络，用'楼兰公主'的网名上网聊天，找到一个长得像法医丈夫的男人。以三万元为条件，叫他在指定日期在边境小镇露一下脸来吸引警方。我使用的所有费用都是法医丈夫的，这笔钱有两百多万。我在整个事件中用一系列的手段引导了警方，让警方去认定法医丈夫就是割头凶杀案的凶手。当然，我割的脑袋都处理了，没人可以找到。"

老人哈哈笑，击掌说："杀该杀之人，救该救之人，又让坏人背黑锅。好，你行事大合我心，不愧我的忘年交。给你增寿二十年，这二十年你会过得非常辛苦，再给你减寿三十年。因为小伙子虽是自己去找死，也是因你而死。"

莫小丹说："谢谢你。在后来，记者妻子的失忆恢复了，她果然掌握了法医丈夫的犯罪证据，这个证据，也为我妹妹报了仇。正是小虎队的四个男生，把我妹妹轮奸致死，又推倒石屋埋尸的。"

老人说："好凄惨的故事，痛快又痛苦。"

莫小丹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却爱上了记者妻子，我们同性恋呀，我们该怎么办？"

老人说："爱可以爱的人，这是快乐的事。我祝福你。"

莫小丹说："谢谢你，在我的生命里，这个故事只讲这一次，讲给了唯一的你。你是我的知己。"

老人说："我理解，我老伴做好饭了，我不留你吃这里的饭，你离吃这里的饭还有四十年。好好珍惜吧，那时我会天天请你吃饭，你也会很快乐。我

们现在也不用说再见，我们互相的故事会陪着我和你，你是我永远不忘的忘年交。"

莫小丹点了点头，说："好的，不用说再见。"

老人说："这就好，今天老伴开饭早，才下来夕阳啊这里就吃早饭了。"

莫小丹看着老人起身，飘然地往公墓深处走去……

莫小丹看老人走进了夕阳里，莫小丹把黑色方便袋点燃了，黑色方便袋里装的就是那小米看到的那女人穿的戴的那些东西。莫小丹再也不用伪装成佟川了，这一切过去了，莫小丹的目的全部达到了。

莫小丹看着黑色方便袋一点点燃烧，看着黄衣黄裤、黄色假发、红框眼睛在一点点燃烧。她又笑了一笑，她想起了罗祺，是罗祺在莫小丹的博客上看了莫小丹挂上的那篇关于小说《狼狗》的读后感的文章，没看懂也没多想，才在网上搜索可读的文章时、看到了宋美岩和方亚男按林豹子的指示，在网上布的引诱佟川的那个局，那个题目一下子吸引了罗祺，罗祺通过宋美岩发布的文章也知道了她不知道的事，她相信了在当年，是董修文用手指抠破了她的处女膜，她很痛苦。但中国特种部队出来的莫小丹一眼就看穿了刑警队的把戏，她就决定将计就计，让佟川再露最后一次面。这才有了在那小米网吧的那一幕。

而莫小丹为什么选择那小米的网吧露面呢？那是在找寻合适的网吧时，莫小丹看到了那小米的网吧，认出了那小米，才有意为之，也故意让那小米注意她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而这枚戒指就是她上次留下的佟川的戒指。

莫小丹又取出这枚戒指，看了看，投进了燃烧的火里。看着不能烧毁的戒指，莫小丹又笑了。等到可以成为灰烬的东西成了灰烬，莫小丹把戒指拿起来，戒指很热，烙伤了莫小丹的两根手指尖，也许，这是莫小丹做这一切割头案中唯一的一点外在的伤痛。

莫小丹站起身，她挖开旁边的一座坟，把戒指埋了进去。她也就走了。莫小丹的身后是红彤彤的夕阳，身前也是红彤彤的夕阳，她就走在红彤彤的

夕阳里……

可是，老人突然又回来了，从左手无名指上取下莫小丹埋在那座坟里的那枚戒指，找莫小丹，找不到莫小丹还自语："我是来还她戒指的，这东西不能放在我家里。我上司看到了以为我受贿了，就加不成我忘年交的阳寿了。可是她人呢？她的故事像真的一样好听。我以后也用第一人称讲故事，那样亲切，像真实经历一样……"

老人找不到莫小丹，嘟嘟哝哝又掉头走向公墓深处，手里的戒指用两根手指尖捏着、玩着，捏着玩着就没了，不知道被老人丢在哪里了……

3

随着山城雨季的过去，全国通缉佟川也过去一个多月了。

张队顺利进了市局，接替了趴在监狱里的李局，主管刑侦。林豹子出院上班了，他的伤完全好了。他又能使劲地抽烟了，身份也不一样了，是刑警队主持工作的副队了，等于代理队长了。看来，去掉副字除了时间问题还有考察的问题。

马兴祥突然被升了职，是队长助理，这有点意外，连马兴祥自己都不相信。但别人指点马兴祥，分析是由于马二丫和方亚男闹意见争升职才间接地帮了他。马二丫和方亚男争得过分了。马兴祥问林豹子他为什么会升职，林豹子告诉马兴祥，说马兴祥是福将，为人正直有肚量。这样的刑警升职是正确的，缺点就是有待提高业务能力。

然而，佟川没有抓到，佟川一点线索也找不到了。

在林豹子主持开会的时候，林豹子仍叫马二丫抓下去，这个割头凶杀案不能松劲。但又一个月过去了，佟川仍然没有线索。参与侦破割头凶杀案的刑警们偶尔谈起，言语中颇有佩服佟川的意味，认为佟川这家伙行，不声

不响干了个惊天的大案,又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只有佟川这种变态性格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马二丫无从寻找佟川线索的时候,马二丫在网上看到了发生在山城里的一个笑话,这也不应该说成笑话,因为代表了一个女人的名誉。这个女人就是山城里小有名气的女画家肖如意,她背着丈夫和一个小情人在野外野合的照片,被人偷拍整网上了,十张照片,清晰非常,还颇具艺术照的特点。看得马二丫笑了好一会,这个女画家的家庭自然解体了。

这件事没有引起马二丫的重视,马二丫也不会去重视,因为马二丫想不到肖如意是莫小丹惩罚的最后一个仇人……

在06年10月2日的下午,值班回家看了会电视的林豹子突然想起好久没见到罗祺和莫小丹了,也没见老婆白彩霞去找过罗祺和莫小丹,好像白彩霞也好久没见到罗祺和莫小丹了,也不当面提罗祺和莫小丹了。他就向白彩霞建议,趁着国庆节,找罗祺和莫小丹来家聚聚,去外面吃顿好的。

白彩霞瞪了林豹子一眼,说:"我还在生这两个家伙的气呢!这两个家伙就算是同性恋,也应该有我这个好朋友、好姐姐吧?"

林豹子说:"是啊,她们不能不要你这个好朋友啊。"

白彩霞更觉生气,说:"那为什么罗祺怀孕了,连是谁的孩子都不告诉我?"

林豹子吓了一跳,问:"真的,罗祺怀孕了?这不太可能啊。"

白彩霞瞪着林豹子,冷笑说:"我有耐心啊,等罗祺生下孩子我看像谁我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那个流氓是逃不掉的,没准他会是佟川下一个割头的目标呢。他就死定了。"

林豹子看了老婆白彩霞的表情才想到白彩霞在怀疑他,也不解释,想了想,突然说:"你提醒我了,佟川是变态的。好,对,没准从这条线下手能引出佟川,就能抓住佟川了,这小子太会藏了。"

林豹子就给马二丫打电话安排利用罗祺怀孕的事,执行诱捕佟川的计划。

白彩霞听林豹子真的这样布局了，说："你想用罗祺当诱饵？你疯了吗？佟川是变态的。"

林豹子说："罗祺的孩子肯定不是佟川的，这也是保护罗祺。佟川知道了没准真会出现。也会割了罗祺的脑袋，我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吗？"

白彩霞说："那伤了罗祺和小丹怎么办？再说我还不能确定那孩子是不是你的。你不能这样瞎整。"

林豹子说："瞧瞧，露底了吧？

白彩霞说："我想了，我还是相信你的，不过我不相信罗祺，她为什么瞒我呢？还说怕你知道丢脸。"

林豹子想到罗祺和钱小帅的那一幕，就明白了，说："罗祺是难言之隐啊，你记得钱小帅吗？"

白彩霞说："就是给罗祺讲鬼故事的小伙子？开出租的小偷？打伤你的那人？他枪毙了啊。他妈的，操！我说罗祺怕你知道呢？原来是那小子干的。"

白彩霞就着急了，在客厅里转圈，突然停下，说："跟我走，去叫罗祺打胎，杀人犯的孩子不能生。她打胎不用去医院，莫小丹一副药汤就解决了。你看我，我身体整起来像刚结婚那质量了吧？就是小丹给治的，便宜你了。"

林豹子抬手抓头皮，咧嘴笑。

白彩霞推了把林豹子喊："快点，咱们快去。"

林豹子和白彩霞来到莫小丹的家，叫开了门，随莫小丹进了厅堂，看到罗祺正在包饺子。罗祺见到林豹子和白彩霞也是很高兴的样子。

白彩霞问："罗祺你没事了？"

罗祺说："我没事呀，你不是在生我的气吗？还关心我呀？你不怀疑了吗？"

白彩霞就恼火了，说："我是问你的肚子，你真要气死我吗？"

罗祺说："噢，肚子？肚子没事了，里面的东西我还给钱小帅了。"

白彩霞一下子就放心了，去洗了手坐下包饺子，说："小丹，现在我放心

了，要不真气死了。"

林豹子不坐下，四下打量房子。

莫小丹说："这是老房子，你是头一次来，现在这种老房子不多了。"

林豹子说："不对，这个院我上初中时来过，和我妈来找苏中医看病。那时这个北房是诊所。一个小姑娘在院里玩泥巴，另一个小姑娘叫玩泥巴的小姑娘坐好别乱动，她在画玩泥巴的小姑娘。玩泥巴的小姑娘还故意乱动，叫画画的小姑娘画侧影。气得画画的小姑娘把玩泥巴的小姑娘画成了猪脸，又给贴在了东面的墙上。两个小姑娘吵架了。把我看笑了。"

林豹子的讲述引吸了罗祺和白彩霞，罗祺说："我猜你就喜欢上两个小姑娘了是吧？现在还有个大姑娘在呀！"

林豹子不回答这个问题，说："我还记得当时我妈带的钱不够，苏中医没要钱。还给了一个星期的药。药也灵，治好了我妈妈的病。人生真是奇怪，如果在两年前我接了你妹妹的案子，就不会是现在的结局了。是我接了案子，而我又忙着结一个案子。那会我看还不是李局的李队闲着讨厌，我建议李队带佟川出现场的。想不到会是当年的一个小姑娘。算算我真是欠了你的，你和你妈妈都帮过我。"

莫小丹的鼻子酸了，眼睛也花了，但忍住了泪，说："我不记得了，我妹妹小时候就倔强，不听我的。我总是惹她发脾气。现在都过去了。"

罗祺说："还没过去，佟川还没抓到呢。他像个鬼，不容易抓的。豹子你不能松劲，要加油。"

白彩霞问了一句："罗祺，你恨佟川吗？"

罗祺打了个哆嗦，想起和佟川的性生活，一下子翻上了恶心，呕了一声，捂上嘴就冲去了院子，哇哇地开始呕吐……

莫小丹看懂了白彩霞和林豹子怀疑的目光，说："她没事，她不是怀孕。是恶心了。豹子，你坐着吧。彩霞姐你包饺子，我再做几个菜。本来我和罗祺打算明天去找你们的，我问了马二丫，她说豹子明天休息。"

很快，三个女人做好了饭，一样一样摆桌上，就开吃了。

罗祺看着别人吃，她自己不吃，她说："知道吗？我想好了。我过几天去单位辞职不干编辑了。"

白彩霞问："那你想干什么？"

罗祺说："小丹经营她的泥吧很辛苦的，一周要上两天课呢。我帮她忙。然后我业余时间就写作，我当作家了。我准备写一个法医谋杀妻子的故事，为什么法医谋杀妻子呢？因为法医阳痿她妻子搞同性恋。怎么样？情节好吧？"

林豹子在嘿嘿笑。

莫小丹在皱眉头。

白彩霞说："不好，还不如写一个刑警的怪故事呢。这个刑警有三怪，一怪是办案怪、二怪是破嘴说怪话、三怪是性生活怪，永远用一种动作。"

林豹子就低头使劲吃饺子，因为他的脸红了。

罗祺说："这个刑警的前二怪挺好，第三怪不好。这个刑警的老婆不会多用几种做爱的方式吗？在床上不浪，她是女人吗？太木头了，我是那刑警我就踹了她重找。"

白彩霞也低下头使劲吃饺子了，她的脸也红了。

莫小丹说："以后再说你的小说吧，你会想到好题材的。"

罗祺看着莫小丹，嗤嗤笑说："有了，我决定写初七和鬼约会的大美人的故事。内容是，每个月的初七，一个大美人会在月上枝头的时候，去公墓和一个老头鬼约会，她们做爱会做几个小时。然后呢就互相讲人的故事和鬼的故事。这个好吧？"

白彩霞看着眼珠闪烁的罗祺，说："你的脑袋又坏了。"

莫小丹说："好，我们两个一起写。你吃饭吧，不要再把吃了的再吐出来重吃啊。咱们今天是和豹子和彩霞一起吃饭。你要文明点。"

罗祺已经把含在嘴里的饺子又吐了出来，又吃了进去，才说："行，下次不这样了。"

白彩霞看看罗祺，再看莫小丹，又看林豹子。然后和林豹子一起看罗祺，罗

祺又一次把整个饺子吞嘴里，含住，再吐出来，再吞进嘴里。看到林豹子和白彩霞看她，她就说："我没有再吐啊，你们不能冤枉我。下次不这样了。"

可是，罗祺虽然这样说，但还是重复吞吐再吞……

饭后，罗祺去洗碗了。

林豹子趁机问莫小丹罗祺是不是脑袋又有问题了。

莫小丹说："我也担心，这就是我们呆在家里不能出去吃饭的原因。罗祺这种样子持续两个月了。"

白彩霞说："脑袋的病，神仙也治不好啊。这病得的，就他妈怪佟川，他应该下地狱进油锅……"

白彩霞还没说完，罗祺的声音从厨房传过来："我听见了啊，我知道你们说我又说佟川。佟川现在就在地狱里，从油锅里出来了，正上刀山呢。是初七和大美人在公墓做爱的老头鬼判的，他是阴间的判官。豹子。"

罗祺又喊："判官给你增了十年寿，你使劲活吧。你还能娶个老婆，就是宋佳岩医生……"

白彩霞脸色变了，气得甩了手。

莫小丹说："没事，她听鬼故事听多了。"

莫小丹把林豹子和白彩霞带到院里，说："罗祺的耳朵变灵了，猫走路的声音都能听见。眼睛也好使了，关了灯可以读小说，和白天一样。她还说，她把佟川一点点烤成肉串吃了。"

白彩霞问："真的吗?"

林豹子说："那不可能。"

莫小丹笑了，说："她这样说是心理的反应。也许真要写起了小说也就好了。其它方面挺正常。你们也看见了，像个全职太太吧? 你们就不用挂着了。"

林豹子和白彩霞告辞离开了。

莫小丹关了门回来，也去收拾桌子，不理睬罗祺。

罗祺扮个鬼脸，说："下次不这样了。你信我。我这样是怪你，谁叫你去公墓不带上我的。"

莫小丹说:"下月初七带你去,但你要乖。"

罗祺说:"太好了,终于可以在公墓看你和老头鬼做爱了。丹,我乖。咱们现在就去吧! 我等不及了……"

4

走在路上的林豹子和白彩霞,走着走着两个人的手就牵在一起了。也靠得更近了。

白彩霞说:"佟川抓不住我总是担心罗祺,她真是神经病了。这是什么事嘛,谋杀自己的人就睡在身边,想想就打哆嗦。"

林豹子握紧了老婆的手,却想,也许这个案子从开始就错了,也许佟川早就逃出国了,也许佟川已经死了或者早就死了。也许明天就抓住佟川了,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佟川了。

林豹子就抬头叹口气,因为老婆有一点说对了:谋杀者渗入的恐惧。因为往往谋杀你的人就在你身边,你逃都逃不掉……

那么,这个案件就结束了吗? 莫小丹就可以不受法律制裁了吗? 不管怎样莫小丹是杀人犯啊。但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因为只要是人就有可能犯错误。这样看这个案件也就真的结束了。

但在一年后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和这个案件联系起来想象一下,就知道还是应了那句话,"做了的事要还的"。原因是这样的,莫小丹带着罗祺去度假村休闲。在那条山路的拐弯处和一辆卡车迎面相撞,撞得不是很重。莫小丹和罗祺都受了伤,罗祺伤势轻,四肢什么的都没断,脑袋也完好,就是被挤断了一根肋骨。莫小丹惨点,头骨撞裂了,胸骨也被方向盘挤断了。在医院住了一年才醒过来,但智力所剩无几,除了罗祺谁也不认识了。就是不知道除了莫小丹自己,谁还有本事用野生动物的脑袋熬汤治脑袋了……